

二版緒言

初版基督傳，因購閱諸君之踴躍，竟於短時期內完全售罄。當此重印二版時，除文句中偶有舛訛加以修正以免亥豕之譏外，餘均一仍其舊。特誌數語，以作弁言。

民國十九年七月

賈立言序於廣學會

基督傳目次

序·····	一
馬槽·····	一
牧羊的人·····	二
博士·····	三
該撒亞古士督·····	六
大希律王·····	八
失而復得·····	一四
木匠·····	一九
爲父的職務·····	二二

舊約·····	二八
先知·····	三八
將來者·····	四三
河上先知·····	五二
隱晦時期·····	五九
洗禮·····	六三
曠野·····	六五
回到人中·····	七九
迦百農·····	九一
首先四使徒·····	一〇六
登山·····	一一三

哀慟的人·····	一一九
經上說·····	一二八
但是我說·····	一三五
不抵抗·····	一四二
反常·····	一五〇
博愛·····	一五七
用愛·····	一六七
我們在天上的父·····	一七七
大能·····	一八二
瞎子看見·····	一九〇
大利大古米·····	二〇〇

迦拿的喜筵·····	二〇七
咒詛無花果樹·····	二二三
餅與魚·····	二二六
非祕語乃詩意·····	二二三
筵席·····	二二八
窄門·····	二三三
浪子之喻·····	二三九
罪惡之喻·····	二六〇
十二門徒·····	二七一
稱呼彼得的西門·····	二八〇
雷子·····	二八六

其餘的門徒·····	二八九
瑪門·····	二九五
魔鬼的臭物·····	三一〇
國王·····	三二六
刀與火·····	三三一
婚姻之喻·····	三二九
父與子·····	三二三
馬大與馬利亞·····	三四六
沙土上畫字·····	三五一
罪人·····	三五五
她愛的多·····	三六四

我是誰·····	三七一
雪與光·····	三八〇
受苦·····	三八三
馬拉拿他·····	三八八
賊洞·····	三九四
石上不留一石·····	四一四
綿羊與山羊·····	四一八
永不廢棄的言語·····	四二八
第二次降臨·····	四三九
人所不喜歡的那一位·····	四四四
猶大的謎局·····	四五四

拿水瓶的人·····	四六九
洗脚·····	四七九
拿喫·····	四八三
阿爸父·····	四九九
汗與血·····	五〇七
黑暗的時期·····	五一六
亞那·····	五二一
雞叫·····	五二五
撕裂的衣服·····	五三二
蒙著的臉·····	五四〇
本丟彼拉多·····	五四六

彼拉多的夫人·····	五六一
華麗的大衣·····	五六五
衆人齊喊除掉這個人·····	五七〇
巴拉巴·····	五七七
戴冠冕的君王·····	五八四
逾越節的預備日·····	五九八
猶太飄流人·····	六一〇
青翠的樹木·····	六一五
四個釘子·····	六二五
悔改的一盜·····	六三一
黑暗·····	六三八

『拉馬撒巴各大尼』	六四三
無形的十字架	六五〇
水與血	六五五
睡人的釋放	六六四
空墳墓	六六六
以馬忤斯	六七三
討取食物	六八三
懷疑的多馬	六八九
耶穌復活還有人否認	六九五
海岸上的顯現	七〇五
雲彩	七一四

基督傳

馬槽

耶穌降生在一間真正的馬棚中。所臥的馬槽，與後世圖畫上光華美麗、華麗的槽相差的很多。他臥的馬槽，確是餵養牲畜的器具。而且馬棚也為窮人所有，四面只有粗牆，地下污穢不堪，屋頂披着些爛草，絕沒有甚麼修飾，其中透光不多，牲畜的氣味更是很大，僅有這安放草料的槽比較好的還算稍為潔淨的地方。耶穌於此降生，這最污穢的地方因此就成為最聖潔者的居所了。

人子降生所住第一搖籃，就是牲畜吃草的槽，這件事不是偶然的。世界好比一個大馬棚，世人醉生夢死，吃喝宴樂，把世上最美麗，清潔

，和企慕神性的道德，一切有用的東西，都變爲臭惡不堪的排洩穢物了。耶穌降生在這污穢的世界，只有一件作他的保障，就是『他無罪』。

首先拜見耶穌的，不是人，乃是牲畜。基督在世所尋求的，是坦白虛心的人；而人中坦白的莫過於小孩子；然而那比較小孩子還坦白的牲畜，却首先歡迎接待耶穌。

牧羊的人

其次，拜見耶穌的，就是牧羊的人；他們在這漫漫而長的冬夜，假使沒有天使表現的報告，他們所見者，不過荒郊的景況，對於熱鬧的事，是無分的。但是忽然看見大光，又聽得天使高唱，說『願榮耀歸於至高神，地上平安人蒙恩』，就一直進到馬棚，看見年輕少婦默不作聲的抱着初生嬰兒，又看見嬰孩張目四顧，他們大受感動。試想這一個人人生

在世上，就是一個靈魂要和那衆靈魂一同受苦。世間苦人這樣的多，何必再加添受苦的人？這真算一奇妙之謎。因而感動了那坦白虛心的牧羊的人，知道這嬰孩必非尋常，就是以色列人數千年來所盼望的救主。

於是，牧人便獻上他們帶來的禮物。東西雖不甚多，而愛心却是極大。猶太國古時有兩位名王出身於牧人之中，但是牧人絕不敢因此自驕。牧人多是窮人，所以不輕看窮人，是他們的一種好習慣。而且他們性情是坦白的，所以愛惜嬰孩。今日他們看見這初生的嬰孩，知其出身貧窮，向後且作救世的彌賽亞，必定要拯救受苦而窮的人。

博士

再過幾天，從東方來了幾位博士，一見耶穌，便俯伏下拜。只知他們來自東方，騎着駱駝，並在鞍旁掛着裝滿了禮物的口袋，經過幾千里

的長途，照着新星的引導，一直來到伯利恆地方。按照他們來的本意，是要拜見一王，及至到了，卻是一個吃奶的嬰孩，而且臥在窮得不堪名狀的馬槽裏。試想在將近千年的前頭，有個女王曾從東方來到猶太拜見過有名的大王，並獻上她所帶來的黃金，寶石，乳香，沒藥，和貴重的禮品，那女王而且從大王受了許多教訓。這次博士從東方來到這裏，所拜見者不是大有威權的君王，乃是一個方出世的嬰孩，不能問，不會答。這嬰孩從這時候一直到他長大成人，一點用不着地上生產的寶貝東西。

在東方的波斯，米太，博士不是君王，而權柄却在君王之上，作君王的導引，職司比君土還要緊。『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由博士管理；非與博士議決，君王亦不敢主戰；並作解夢的先知，宣講的大臣，並且爲國除害，親手殺盡毒蛇，惡蟲，和貓頭鷹，一切不祥之物；別人

不得舉行。只有他們能知道天地的奧祕，因而用宗教和學問，作人民的領袖，導引一切。

這樣的人來敬拜耶穌，是應當的。最首先拜耶穌的是牲畜，是自然界的代表。其次，來拜見的是牧者，是人民的代表。再次是博士，是智識宗教界的代表。

博士在伯利恆所行的這些事，是表明神學界首先承認了新來的福音，要代替舊有的學識。更表顯「聖潔無罪」比學問還高，寒微並不下於富貴，貧窮比較錢財爲美。

博士獻上帶來的黃金，非必爲助耶穌的缺乏，因爲主後來不以黃金爲寶，嘗勸人：「當賣去所有，調濟窮人」。獻上乳香，不一定是希望滅除馬棚的臭氣；正表明以前宗教的香獻，從今要廢除無用了。獻上沒藥

，是表明新生的嬰兒安受死，可以薰尸不壞，現在這含着笑臉的母親，後來要尋用薰尸的香料。

他們不愛惜富貴華美的長袍，摺屈跪倒在爛草之上，正表明把自己完全獻於耶穌；並且將學問能力，宣講威權，並世上一切所有，都伏服歸於基督腳下。

這樣看來，耶穌對於各種，已經受了爲王的承認。但是在博士一走了之後，而恨惡耶穌直至要制他死命的人，就開始下手加以捕害。

該撒亞古士督

耶穌降生的時代，正是惡人當國的日子。按政治說，可算他處在兩層權力管理之下。一個權力大的住在羅馬，一個權力小而更加凶殘的近在猶太。一個用戰勝攪得了國權，一個用貪狡竊取了權勢，更藉着權力

把大衛所羅門的王位佔有了。他們二人都是用計畫成全了自己的目的，然而多是不公道，不合理，那現狀就是內亂，賣友，暴虐；只爲了二人性情相近，所以常是一同合作。

管轄羅馬帝國的該撒亞古士督，雖得了皇位，却是戰爭上的怯者。但對於戰勝的敵人絕無憐憫，用暴虐對待人民，用欺詐賣却朋友。有一次，一個臨受死刑的人，要求准親屬領屍埋葬，他說：『不必問我，那是鷹鳥的事』。有時，攻下一城，城中人民懇切的求他開恩，他說：『你們都是該死的』。一次，對於疑爲有罪的大臣，不但加以死罪，並且於未刑之前，親手挖其二目。直至殺盡敵人，竊取了皇位以後，這纔裝出溫和的假面具來，掩飾着要作一善人。

住在西方管轄猶太的該撒，對於耶穌降生的事不聞不問；但是方出

世的基督，將來要推倒亞古士督所成的大功，雖然該撒不知道，但是以上所說的第二個主人希律卻不能不知道。

大希律王

希律是東方唯一的怪物。他不是猶太人，也不是希臘人，更不是羅馬人，乃是異邦中半開化的以土買人，曾在羅馬帝前匍匐膝行，極盡諂媚的醜態，用盡詭計，得握猶太的全權。他父親賣友，他一一效法其父行奸，奪取了哈毛尼安（或作馬加比）朝的王位。爲討猶太人的喜悅，就娶了王的姪女爲妻，以後卻又用暴法把她殺死。他又沈死他的舅兄，殺死岳母和他的親戚。在這大事之間，又殺死不少猶太人和法利賽人。怕前妻之子，爲母報仇，就將他縊死。在自己臨死的時際，還吩咐人殺死第三的兒子亞基老。他簡直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屠伯了。像這樣一個荒淫

，無良，殘暴，而又貪財，仗勢的人，所以無論對於自己心懷，和自己家庭，以及所管理的地方，一生絕然沒有一點平安。然爲要使羅馬帝不問他的暴行，自然常把攬取人民的金錢貢獻該撒，求其歡心。

一個半開化的以士買人，想牢籠希臘人猶太人作他的朋友。希臘人有時贊成他，但是猶太人沒有一時不恨惡他。雖然他重修了撒馬利亞城，又把耶路撒冷的聖殿裝飾得十分壯麗，都是徒然，猶太人看他總是一個由異邦闖入的霸王。

在他年老的時候，疑心更重，聽得小小謠言，就懼怕起來。更受了迷信的束縛，所以一聽得博士被新星引導，來拜見新生的王，自然怕的更加厲害，想他的王位，不久要被奪了，那心中不安的情形可想而知。又不見博士前來回報遣新王的所在，便下令把伯利恒所有的嬰孩都要殺

死。

希律因為懷有懼心，就慘殺坦白無罪的嬰孩，想用一網打盡之計，受害者究有若干，難以知其數目。按慘殺嬰兒，在猶太人中，這不算爲第一次。古時希伯來人每次攻下一城，常是把壯男老婦以及嬰孩全數殺死；只留下童女，擄爲婢妾。甚至耶和華嘗屢次吩咐希伯來人殺盡仇敵。現在屬以土買族之希律王就按照摩西『眼還眼牙還牙』的法律施行於摩西的子民身上了。

被殺的嬰孩，人數雖不知確有多少，但按某歷史家記載，其中確有希律的一個少子，——寄養於奶媽，——也同時遇害。再過不久時間，希律身染惡瘡，有蟲咬食其肉，痛苦之極。一日，正吃飯之間，就要用刀自殺。在將斷氣的時候，還吩咐撒羅米殺死若干青年的獄囚。

慘殺坦白無罪的嬰兒，爲希律在世最後的一件大事；然而此中有預言的表現。耶穌在十字架捨身以後，必有無數無罪的人因爲信仰耶穌而遇害。而耶穌的目的，降世是爲人犧牲自己；然而在他初生以後，便有若干孩童爲他犧牲了。

像這樣流無罪嬰孩的血，實是一奧祕之局，他們所屬的種族，就是以後要寶耶穌流耶穌之血的種族，不過這些孩兒沒有親眼看見耶穌受死，而自己先受死，免掉嬰孩耶穌的死。

耶穌度了些馬棚的生活，實未曾得到平安的穩睡：先有牛驢的囂叫，再則有牧羊人的拜見，繼而又有博士的前來慶祝，這種種動作都是煩擾，使他不能穩睡。但是還有一件尤其使他大大的不安者，就是希律王的偵騎滿城捕殺孩童的慘聲呀。馬利亞一聽發生這樣危險，便在夜間暗

暗逃避，遮遮掩掩的出得城去。她這樣作，不但脫離希律的毒手逃出一命，而且成就了人民的希望，也保存了新生的救世的牧者。

馬利亞帶着嬰孩，騎驢逃往埃及，正值冬天日短，一天行不了許多路程，好容易才得到了尼羅河。

新生的耶穌，是繼續摩西作釋放者，但是他的事實與摩西相反，其行程也是相反。一個從埃及出來，一個往埃及逃去。想當年以色列人在埃及盡是爲奴，受盡壓制之苦，那米甸的牧者，就是自稱爲以色列人牧者的，引領那些硬心的子民，經過曠野，看見那塊主所應許的福地。而耶穌的祖宗亞伯拉罕，曾離開所住迦勒底，其後，列祖隨着約瑟下到埃及，直到摩西又把他們子孫引領回到迦南。到了現在時候，這最大的釋放者，却逃往尼羅河去，作一避難所。按這尼羅河，已經作過第二釋放

者摩西的避難所，在此得救，以後他要釋放他的子民以色列人，更要從尼羅河地方出來。

自古以來，埃及常爲逃難的所在，因爲那裏的教化很古，那裏的奇蹟也多，尼羅河一帶流域爲了河水漲發泛汙的緣故，地土異常肥腴。假使沒有這條河，全國幾成曠野。生於此地的人民，最怕死亡。按他們傳說，死亡是可以免掉，於是想法用香料薰屍，或雕刻肖像，更設備種種貢獻，一如生前，這樣可以免去死亡。推其原義，人民富而有財，不願死去，所以不惜耗費，爲來世建造地宮，其中充滿了薰屍和木雕石刻的肖像。

耶穌以後講道，要糾正判斷埃及人的謬誤，就是爲了埃及人勝過死亡的思想不僅流傳在這尼羅河流域，幾乎普及了當時的全世界。然而他

們所望而不能勝過者，耶穌基督却大獲全勝。他勝過死亡，不是藉着人造的地宮薰屍和雕刻的肖像，乃是藉着一種道義，令人知道人的靈魂可以不死。正如用香料潔淨可保皮膚不壞，而靈性潔淨亦可使人靈魂不壞。拜金主義的埃及人，不能自救脫離死亡，爲死者修的地宮王墳雖然像山那樣高，雕漆極盡華美，刷白遠勝法利賽人修飾的墳墓；究竟無非充滿了死尸，不能用此勝過死亡，因爲石頭漸漸剝蝕，木頭終必朽爛，兩樣都要變成土，表明沒有永在的可體。

失而復得

耶穌與他母親在埃及避難，爲時不多。馬利亞便抱着他回到故鄉拿撒勒，在那長途之中，用上下顛簸的驢鞍作了小兒安睡的搖籃，及回到家，便住在一個窮木匠的屋裏，從早到晚聽的都是斧鑿鋸磋的聲音。

四福音不多提耶穌幼年家庭的事，聖經外傳却說得很詳細。路加是個智慧的醫士，不過記了一句，說：『孩子漸漸長大，強健起來，充滿智慧』。可知耶穌幼年，身體強健，沒有疾病，看到他後來用手撫摩，醫治病人，知他幼年健康，是很自然的。

路加福音記載說：『耶穌的父母，每年上耶路撒冷去，過逾越節』，是和許多親戚鄰舍結伴同行，一則彼此照顧，再則彼此談談，可免長途的寂寞。他們行走在這條路上，實在是安排去過一個快樂的節。爲的紀念從埃及出來的那件事。因此，這個節就成了散居各地的猶太人聚會的節了。

現在所說的，是耶穌降生以後第十二次的那一個節期。在耶路撒冷那些朝聖客四散歸家的日子，馬利亞也回去。走了一天的路程，沒見着

他兒子耶穌，問遍了同行相識的人，但是他們都沒有人知道此兒所在。到第二天，馬利亞回到耶路撒冷，到各街各巷尋找她失掉的兒子耶穌。每見一個十幾歲的男孩，便跑上前去追認，但全然不是。也徧問巷口站的婦女，並訪問往來過路的人。試想失了兒子的母親，在尋不見兒子的時際，心中是何等煩擾。她顧不得自己飢餓，不管別人的目笑，也顧不得衣上灰塵，也不管鬆散的亂髮，心上只想念一件：「我失掉的孩子，在那裏呢？」

到第三天，她尋到聖殿裏去，穿門過院，徧處尋找，忽然看見一個廊下，有一班闊袍長鬚的教師，馬利亞用那銳利的眼光，和怯怯的腳步，上得前去，就看見她的兒子和顏悅色的坐在他們中間，和這些老教師談論律法與先知的大旨；先是他們問，耶穌答，再是耶穌問，他們答，

而且他們很奇異如此年輕的童子，怎能於聖經智識那樣富足。

馬利亞注目看了一回，她那憂愁的心腸，先是驚疑，後就變爲喜樂，忽然喊叫說：『我兒耶穌』。這些老者退開一路讓她前來，母親抱着兒子，不免流出傷心熱淚。

她把兒子領出，反想到這三日內過去的痛苦，就對兒子說：『你爲甚麼向我們這樣行呢？你看，你父親和我傷心來找你。耶穌說：爲甚麼找我呢？豈不知我應當在我父家裏麼？』看到耶穌這樣的回答，若想他不過十二歲的一個童子，又加以母親受過三日的痛苦，竟說出這樣答覆，叫他們不能不覺爲希奇，所以福音上說：『他所說的這話，他們不明白』。在當時看，不免不體諒母親的憂苦，發現自己之驕態，然而在他們已經有了二十個世紀基督教史的經驗，當然可以明白其中的真義了。

耶穌說「你爲甚麼找我呢」？他的意義是這樣說：你不知道我一生不能失掉；你不知道甚至將來殺我，也不能失我；無論在那裏，有人信我，雖然肉眼看不見我，那裏仍是有我；無論在那裏，有人心中有我，便不能失我。我獨自在曠野，獨自在海面，獨自在橄欖山，獨自在墳墓，都不能算是失我。我能隱藏，我能顯現；我死，我能復活；有人尋我，那人必得見我。

你提到我父親；但我父到底是誰呢？按照人的法律，在世有父；但我父是在天，在古昔對列祖親面說話，向後對先知屢次顯現，所論我的事（即指爲彌賽亞爲基督），現在我也應當知道父的永遠意旨是甚麼。我也知道父訂立的法律和與人訂的約，我既然要照着父的旨意行，必先考察父的事。這地上一切，比較將來，算有甚麼價值可說呢？

木匠

但是耶穌離開本家的時期還沒有到，因為還沒有聽見施洗約翰所行的事蹟；所以在這次仍是隨着父母從耶路撒冷回到拿撒勒，住在木匠的家裏。

耶穌青年受的教育，未入文士學校，也未進希臘學校。他只有三位教習，或者比較博士的學問還大，就是自然界，與其工作，和聖經。

吾人不可忘記耶穌是一個勞工，他的寄父約瑟也是一個勞工。更不可忘記他是窮人中間生出的，這窮人是靠他雙手工作，維持度日的用費，並且耶穌自己在未曾出外傳揚福音以前，每日也是藉木匠生活度日。可想他的兩手，向後要祝福虛心的人，醫治癱瘋病者，又開瞎子眼睛，使死人復活；最後被釘子穿通。總而言之，他的兩手，原來經過出汗，

起庖，或出力過度的拳曲，沒離了勞工的態度。

耶穌起先是用物質爲其工作，以後就用人的靈性爲其工作。起先他自己從窮人出身，其後便請窮人來到天國坐席。按世家說，是王子的後裔，却沒生在富貴之中；雖是天上降下的聖者，却養在馬棚之內；一生不屬上流社會的首席，不是有鎗階級的領袖，不是大富翁的一位，也不是大祭司的僚屬，是生於下流社會之中，除却乞丐，流氓，奴才，罪犯，娼妓外，沒有比他下賤的。直至他棄掉物質工作的生活，而去作人性工作的生活，還是從下流社會入手，沒有向甚麼名人中講過道，這也是在他未下到死人地獄工作之先，已經先入了活人地獄工作了。吾人不可忘記，從人的一方面說起，耶穌始終是一個窮人，是一個勞工。

耶穌所作的木匠生活，在猶太習俗看來，是最古最體面的職業。試

想農人，鐵匠，泥水匠，木匠，這四等人是普世界一日所不可缺的。比較的說，也屬這四等人坦白而不易犯罪，而且可以容易受宗教的感動。反面說來，兵丁的下場易變爲土匪，水手的末局易流爲海盜，生意人容易變爲奸商。至於前面所提說的那四等人，他們所出的物品最平常，所用的材料很普通，不過把尋常材料，變爲大眾需用，顯而易見的，穩固的實際東西。農人犁田下種，能從其中得着養人生命的穀粒，能作善人惡人的食物。泥水匠用石頭，木料，泥土，建造居所，不但造作窮人的住屋，並且作富家的宮室，以及神的聖殿。鐵匠將鐵經過火的鎔冶，可以做成刀，或耕田的犁，或木匠的鋸，斧，錘，鑿。木匠用木料和釘子，做成作人保障的門，和使人安睡的牀。

這四等人所供給的東西，最是平常，然却最有大用，甚至令人習而

不察，以爲不關重要，熟視無覩。耶穌的青年生活，就是在這種平常事業中做他的辛苦工作罷了。

耶穌從他的木匠生活中得到了一種很大的教訓，就是他學着將無用的廢物變爲有用的器具；又學了將最拙笨不美的材料變爲美觀靈巧的物件。從其中又學得救濟方法，使一切無用者成爲有用，譬如有一塊彎曲不好看的木料，他可以將牠作成一個嬰兒美好的睡牀。同理，他也能把無恥的娼妓和無良的好商變成天國的子民。

爲父的職務

在自然界的日光，照善人，也一樣照不善的人。結實的麥子，養活猶太人，也一樣養活異邦人。發光的星辰，照亮監獄的囚犯，也一樣照亮自由的牧人。葡萄樹所結的葡萄，能作喜筵上結歡的酒，也一樣作咒

殺場中逞暴的酒。再是，自然界中，鳥在天空，飛鳴自由，而且不用勞苦，可得食物，而狐狸出洞，必得偷竊，方可得飽。那田野的百合花比較王宮的王子裝飾的尤美。這一切都是耶穌從自然界中顯明上帝真性的一種證據，而且曉得上帝不是行過一次恩施，以後向人要永遠的責償；更曉得上帝不似以色列人所想的要殺盡敵者的耶和華，更不是一位要勉強人用無數的繁瑣禮節向他跪拜的霸王。

耶穌是上帝之子，所以知道上帝是父，且是萬人之父，不僅爲亞伯拉罕子孫之父。不錯，夫婦之愛是大的，然不免有嫉妬情欲；兄弟之愛是親的，但不免因怨望破裂；而且兒子的愛心，有時忤逆；朋友的愛心，有時欺詐；主人的愛心，不免驕傲。惟獨爲父的愛兒子的心，是完全的，純潔的，不求甚麼酬報的禮節，甘心願爲兒子出力，因爲看兒子是

自己的骨肉，如同自己另外的一份子，日日在眼前生長；如同自己的一個小體，另外得了一成全。老人看待幼小，直是一位已經生活者願意爲那一位將來生活者犧牲一切，爲父的看兒子直接爲自己生命的中心點，或就是爲兒子受盡苦難，也不辭勞，也不發怨。聽得兒子能說第一句話，會走第一步路，就必驚異起來，以爲在這小身體中，又有一新魂靈發現於人羣之中了。這種寶貝比其餘一切更覺寶貴，絕不是用別的財物可交換而得的，因此，父對於他的兒子，覺得自己爲創造者，爲慈愛者，爲權柄者，爲幸福者；而兒子對於父親，也有完全的信服，覺得有他的父在，其餘甚麼都可不懼怕了。所以父一生爲兒子出力，成爲父的職務，父看其子好似一神品，兒子看父也同是像一神品。

兄弟的和睦，朋友的交誼，夫婦的愛戀，統比不上父親之愛，那純

潔唯一的愛心，全是爲謀兒子的幸福。這樣的意義，就是耶穌所表顯的『上帝是父』的意義，也就他在自然界內所尋見者；譬如說，上帝疼愛我們，如同父親疼愛兒子，並不是如同一位王者愛他的人民，主人愛他的奴僕。又說，上帝把日用的飲食天天賜給萬人，不分上下。又說，甚至犯罪的人，假若悔改，還是願意接納，因爲耶穌是上帝的子，所以他心中充滿了上帝爲父的職務的意義。此乃古昔先知所遠望未見的，在耶穌則親見而實現了，並且把這新的意義傳揚在人中，又從自然界中，目光所接近的，一一表出他所見及的意念。他願意人都能明曉上帝爲父的新道理，因而多引用自然界的物類作爲比喻。

罪人懺悔過犯，最愛巖谷的幽棲；聖人敬拜上帝，最愛林木的蔭翳；詩人抒寫懷抱，最愛山水的清秀；而耶穌最是愛慕田野。他發抒他的

教訓，不用抽象說法，不取隱僻名辭，不說不清楚的思想；最多用的方法，是以田野常見的事物，作他演講的教材。他看田野是充滿了花園的風味，無處不發自然的色彩。譬如常見者有來往的牛羊牲畜，隴畝間的撒種收割。在加利利，則有無花果樹，大葉婆婆；葡萄樹則結實纍纍，可幹，而枝，而葉，以漸開花結果；描寫自然，直是一幅園林圖畫，引人入勝。又見芥子之小，長大可以供鳥的棲止；半夜之風，聲響可以振動林木；更見一粒麥子，落地腐爛，再成一新種；那紅白燦爛的百合花，陽春一到，各呈放牠的異采，而茂盛的青草，一經曬乾，終局不免入爐。更見馴良的馬牛，以及吃人的猛獸；常見的小鳥，和不多見的鷺鷹；麻雀雖小，不能輕易墜地；烏鴉羣飛，無非尋食死屍；而母雞常覆翼他的小雛，狐狸終是偷人東西，狗是常吃主人桌下的零碎，蛇是曲曲行

他的道路，毒蛇是隱藏在枯骨的墳墓之中。

耶穌以後要爲一牧者，因而在牧羊的地方出世，明白了羊的性情，知道母羊如何尋求其羔，也知道羔羊如何哀鳴呼喚其母，而一同顯出他的愛惜。耶穌愛惜最小極弱的細草，一樣也愛惜蔭可覆屋的大樹；愛惜不種不收的空中之鳥；一樣也愛惜供給牠與門徒作食品的水中之魚；而且在天氣炎熱的時候，也曾親眼看見暴風，又看見閃電從東到西，衝破天空的黑幕，變爲大光。

耶穌不但明瞭眼所能見的自然界之情形，也明瞭靈性界神人交際的事功，曉得上帝在始初藉着天使，列祖，先知，和世人來往，詔人明白他的話語，他的法律，和他一切得勝的事蹟，而一一都記載在經上。耶穌所讀的經，只有一本，就是他的父紀錄他本國的歷史，和列祖的事蹟。

，以及先知所見的異象。耶穌雖是只明白了這一本書，然而比較文士博士還要精深的多，甚至能穀使他從徒弟的地位，一躍而變爲教師的地位了。

舊約

從歷史上的觀察，以色列人一方是最幸福者，一方是最憂患者。他的歷史，直是一個很長的謎團，始局是埃田園，終局是各各他。

他們的始祖，是上帝親手造成，同時也作了埃田園的主人翁。這樂園四季長春，河水流清，田土肥美，東方所有好吃的果子，纍纍滿樹，伸手可取。當時的天，蔚藍如洗，纍無半點的雲障，更沒有雷電的破裂，與黑暗的轄制，惟有不寒不煖，爲人生安適過度的一座大帳幕。

亞當夏娃，不過僅有一種本分：『愛上帝而又彼此相愛』，這是上帝

與他所立的第一次之約。在那裏沒有痛苦，死亡；死亡的懼怕，也是沒有的。

他們第一次受罰，是第一次悖逆的結果；第一次刑罰，是被驅逐。男人的罰是勞工流汗，女人的罰是生產痛楚。這勞工與生產，受苦是沒錯，但是尚可得有收成，和得有兒女的安慰，仍算苦中有樂，漸漸把這次一等的快樂也就消滅，好像一個果子被蟲蝕去。

其次快樂的消滅，是發現了哥哥殺弟弟的慘事，那流在地上的血，便發出罪惡的氣味。而天生的偉人與世人的女子，交合生子，所產生的這般武人，又多是性情殘暴，半似人性，半似獸性。他們把世界弄的變成地獄。所以上帝預備施行第二次刑罰，潔淨世界，就用洪水淹沒大地，把世人和他的罪惡一同洗去，只留下一個義人，便在洪水後和他立了

第二次的約。

挪亞可算以色列第一位列祖。繼續他而後起的祖宗，多是以游牧爲業，從迦勒底直到埃及，全可作他們的游牧場，尋茂草而食，覓清水而居，無非要求得安適。他們沒有房屋，沒有住家，領着妻女子媳，以及無數的子孫和奴僕，以及成羣的公牛，和乳房擁滿的母牛，騰躍活潑的牛犢，更有臭穢的公羊，多毛的綿羊，高峯的駱駝，有力的馬，餘外攜帶着金子銀子作的器皿，更有家室內供奉的木作鐵製的偶像。

每逢走完一段的路程，看是離水泉不遠，便支搭他的帳幕。那老家長坐到樹蔭之下，看到四面寬大的田地，一望無涯；刈櫛而居的帳幕，炊煙四起；而男女的蹀躞，牛羊的往來，以及喧雜不可名狀的羣聲；因爲他既然作到這一切的主人，不能不『顧而樂之』了。

到了晚上，老族長舉目望去，天空羅列的星辰，粒粒如金豆，月光照亮的長鬚，條條像銀絲。有時，天使前來拜見，與他同桌吃飯，且向他報告將來所要行的大事。有時，上帝自己如同一遠方的客，來到帳幕門前，向老人顯現，二位對坐談話，好似一對知己朋友。在素日老者常是作主人，到這時老人變作奴僕，伺候天上來的主宰，聽受上主的詔諭和應許，便立了第三次的約，比較一次二次的約更爲嚴緊，就是耶和華和亞伯拉罕所立的約。

列祖中的一位兒子被他的弟兄賣到埃及爲奴，但是在那裏得了大權，而且使他同族的人一同下到埃及。在這時間，希伯來人養成一種新國的思想。他們不但人數繁多，並且財帛豐富。可惜沾染了埃及人拜多神的迷信，因而召出耶和華第三次的刑罰，就是使他們在埃及爲奴也。上

帝叫法老剛硬，爲的使以色列人備受艱苦，然而上帝不久在他們中挺生了一位救星，引他們脫離這苦海。

雖然如此，以色列人的難關，還未曾渡過，在曠野又有四十年的飄流，晝間有雲柱，夜間有火柱，作他們的引導。上帝應許給他們一個流乳如蜜的新地，清泉長流，青草無缺，而且橄欖樹滿山滿谷，葡萄樹遍地成園。不過在未到這地之先，在行程中發生不少的困難，沒有水喝，沒有糧喫，因此惹起怨望，想起埃及有肉有葱，有些反悔。於是，上帝使磐石流出清水，從天上降下嗎哪。但是這些羣衆爲了身體困乏，心思憂鬱，仍是悖逆上帝，而相率敬拜金牛犢爲他們的神。試想摩西爲一先知，自己心中不免憂愁；爲一引導的救護者，當時的人又不明瞭他的深心；爲一發現新的領土者，更不能免除相從者的後悔返顧；一身而擔當

着三種困難，領着這般不甚明白，不甚信服，不肯前進的男男女女的無數羣衆，就懇求上帝大發鴻恩，把自己的生命收回天去。上帝耶和華已經定了旨意，就與他的子民立了第四次的約。摩西便上得山去，下山時候帶下耶和華親手所寫刻的兩塊法版。

摩西望而未得見的那應許地，可以代替亞當夏娃所失掉的樂園。雖是摩西沒得進入那應許地，然而上帝的應許不能落空，必定成就。那繼續摩西的約書亞和其餘的勇士，渡過約但河，進入迦南地，並且勝過本地的土人；他們的城牆，隨着以色列人號筒聲音就倒塌了。底波拉女士師也高唱得勝歌。可見這選民常有耶和華作他的保障，而且作爲救護者：開戰就助他們得勝，用牛車載着約櫃，說以色列的神住在其中。但是敵人數目非常衆多，而又加以奮鬪的敵抗。這般以色列族，東走西奔，

隨地飄流，一方以游牧爲業，一方以劫掠爲生，遵守法律時就可得勝，不守法律時仍不免失敗。

有個勇士參孫，他獨自一人殺死幾千非利士人，亞馬力人；以後被一女子引誘，把他賣了，落在敵人手裏，那敵人把參孫的兩眼挖去，強迫他出力推磨。此後，以色列人覺得勇士是不足引領他們，便要求也像列國一般的立一個王。恰巧有便雅憫支派一位青年人，身體魁偉，面貌倜儻，到處尋找他父親跑失的驢，老先知遇見這人，就把膏油倒在他的頭上，立他爲王。這掃羅得了王的權勢，打敗了摩亞和亞馬力人，並且設立軍國政策，使四方的鄰邦聽見懼怕；不久，立他爲王的那位先知又反對王的作爲，就另立了一位敵手。

敵手是誰？就是青年的牧者大衛，把王的仇敵大人歌利亞殺死，並

且用彈琴解釋王的恨怒，更與王子約拿單結爲知心朋友，又娶王的兒女爲妻，戰時且爲陣前的勇士。然而掃羅王終不能消除那無禮的嫉妬，總想致大衛一死。大衛便逃在各山洞躲避，而去幹些劫掠生活，作土匪的領袖。直至掃羅王與非利士人在基利波山戰敗，王和諸子同時遇害，以後大衛便繼續作了以色列的王。這位壯膽的牧者，又爲淵雅的詩人，並且爲榮耀的君王；但是淫慾薰心，性情殘暴。他在耶路撒冷建立一新朝，一時的威權，震動了四面鄰村。這是以色列人歷史上破天荒的新紀元，使四鄰震驚，而承認以色列爲一大國也。所以以後的猶太人，不斷的回想大衛時代，而又盼望從大衛後裔中，再生出一位大君王，拯救他們脫離苦難。

大衛王是用刀和詩，所羅門王是用黃金與智慧；父子相承，造成了

以色列黃金時代。所羅門的王宮裏充滿了鄰邦的財帛，珍寶，便爲耶和華建造了第一聖殿，外面多用黃金裝飾，輝煌耀目，備極華麗，仍造航海的船，往遠方搜求金寶。有示巴女王，前來拜見所羅門，女王把裝滿的金袋，放在王的腳下，作爲禮物。雖是黃金多智慧也多，但不能救王脫離污穢的沾染，不能救國逃避傾覆的禍患，老而失德，多娶異邦女子充斥後宮，因而又敬拜外邦的偶像。上帝顧念從前，便從寬容忍這位老王。在王去世之後，國土分裂爲二，一廬有幾百年之久，成爲衰敗時代。在這分國時期之中，充滿了詭詐，弑君，內亂，戰爭，拜像，種種不德的事。雖其中的王者也有暫時的悔改，大概的說，總是不聽先知的勸言，以致又受腓尼基，埃及，亞述，巴比倫，四面敵人的欺侮，被強迫爲他們每年納金進貢。直至在紀元前六百年，耶路撒冷被攻破，聖殿被

燬滅，以色列人被擄到巴比倫去。這是第四次受的刑罰，比前三次更加重大，而且長久。自從那時以後，猶太人便永遠受異邦人的轄制。其中有些人願意回國，重修聖城和聖殿；及至回到本國，還是受外邦人的管轄。有時附屬希臘，甚至半開化的以土買人希律作了他們的王。

這猶太民族經過幾百年的功夫，享受自由生活，常以自己是上帝選民，爲上帝驕子，別族都是異邦。然而在這時期大變了從前同形勢，受異邦的轄制，被列國的譏笑。迨至他們殺害耶穌之後，耶路撒冷受了二次的燬滅，在這破滅之下，希臘，羅馬，作了這地的主人翁，以致以色列零碎的後裔散居天下，如風吹散的塵土一般。

從來沒有甚麼民族，受上帝寵愛如此之深，受刑罰如此之大。起首耶和華選他們作世界主人，以後變爲奴隸，所求的是一新地，而又得到

勝利，但終久被擄到別人的地方去，作寄居的人。

猶太人的本性，雖是牧人，而其屬於軍事者比牧事爲多。不是內爭，就是外戰，與鄰邦戰，與朋友戰，與自己的王戰，甚至與先知戰，上帝戰。雖處在這殺人，流血，詭詐，奸淫，拜像，種種不德之下，然而卻能挺生最有名譽的大先知——耶穌基督。

這民族雖沒有科學，音樂，雕刻，建築，種種的特長，然而從其中出有名震古今的詩篇，和先知書上的詩歌。

先知

世界上從來沒有甚麼民族受警告多於猶太人的，因為他們無論在君王時代，被擄時代，散居時代，時時都受有警告。

印度有修士，想用刻苦方法，勝過自己肉慾，把靈魂沈在寂滅之中

；中國有聖人，想用昇平治術，使君垂拱而治，民安居樂業；希臘有哲學，詳細的解釋哲理；羅馬有法律，作了各國法律的典型；歐洲中時代有宣傳者，逞演講口才，想從苦海的沉溺中，喚起人的良心；猶太人則有他的先知。

這先知不是一說書者，坐在山洞，講說些衆人不明白的話；是說預言而不僅是預言。對於過去的，現在的，將來的，三種時光，都作他宣講的範圍。對已往就解釋因果，對現在就照亮黑暗，對將來就警告危險。猶太先知，或用言語，或用文字，在王宮，在山洞，在城內十字路口，時發出他的聲音。所用的方法，或祈禱，或警告，滿口都是說出從天上來的指示。心中裝滿憂愁，口中時有責備人的話語。高抬其手，似有逢人欲打的樣子。因為擔當了民衆的痛苦，不能不有從愛心發出的責罵

，指明他們從經受苦難，方能得到復活與生命的道路，大衛的新國，和永不毀滅的新約。

先知的工作，能使拜偶像的悔改，再敬拜真神，使賣友的再紀念所立的誓約，污穢的恢復清潔，暴虐的轉爲憐憫，爲君的講求公道，悖逆的聽命，犯罪的願慮刑罰，驕傲的變爲謙卑。而又敢到君王面前，責斥其非，在大衆之前，指摘人短；對祭司，對富者，各有相當的警誡；對窮人，對孤寡，則有極端的安慰；使憂愁人得着體恤；使受傷的人得有救援；對奴僕，則願其得着自由；對受轄制者，則願其得有釋放。

先知不是君王，不是王子，也不是祭司，文士，而爲獨自的一個人，沒有戰具，沒有產業，而且也無有證書，又不收徒弟。他不過像一個聲音，有時發抒他心裏的憂傷，有時大聲呼喊，勸人悔改而承受應許的

永福。

先知不是哲學家，講究萬有由來。地球爲水成，或火造，全不研稽過問，因爲水火不能改造人的靈性變惡爲善。有時雖然作一詩歌，乃是一種誠中形外的自然流露，並不是出於有意的。他不曾受膏，而爲一祭司；不組合軍隊，而作一君王；他的指揮刀，無非是天上發下的真神的訓誨之言；雖不是一軍人，然而還是爲他的上帝，他的子民，願意捨命受死。

先知像是奉上帝之名而說話的聲，又像是傳寫上帝的文字的手；更是被上帝所遣派的使者，引導失路迷惑的人，指教他們，再紀念上帝和他所立的舊約。先知既然是受上帝的差派，所以他的職分，比較背逆上帝的君王更爲寶貴；比較不聽從上帝的祭司更爲聖潔；比較非毀上帝的

哲學家和廢棄上帝敬拜偶像的一切人們更爲正大而且尊貴。

先知對於今時的罪惡，預知將來的刑罰，心中不能不滿了憂傷；雖然如此，而他的眼光絕不受憂傷的遮蔽，仍是十分清楚，並且更看深下去了。一層，就是：在將來還有一幸福時代。

先知是代替上帝不言的聲音，是代替上帝不書的手筆，而且是上帝子民的保障，是貧窮人的律法師，是謙卑人的報復者。他不是富貴人的朋友，是被人輕看者的朋友；他不與富足者來往，是與缺乏者作伴。

先知被上流階級的恨惡，被羣衆的輕視，屢次且受朋友的詫異，君王的疑惑；有時像一喪家之狗，東奔西走，沒有安身的地方，在以色列全地，隨處奔波，不過受得窮人的稱讚；但是這般人沒有甚麼力量，所以也不能加上多少幫助。

因爲他說出的是真實話，所以不免使主人失掉他們的安康，因此，人多看先知好似一大麻瘋，實在討人厭惡，恨不得將他除去以爲快。君王也不知道先知到底意欲何爲，就不能不疑惑，祭司也反對他，財主也恨惡他。

試看以色列歷來所有的先知，那一個不是如此呢？以利亞被女王耶洗別的恨惡；阿摩司被耶羅波安的厭棄；烏利亞先知被約雅敬王所殺；以賽亞先知被瑪拿西王所害；撒迦利亞被殺在祭壇之間；約拿先知被投在大海之內；到了施洗約翰，先下在監裏，後被殺於婦女的計劃，頭放在盤子內；大先知耶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流無辜的血。

將來者

耶穌在拿撒勒的家庭，屢次默想法律上的十誡；但是指明他後來的

工作並不在此，而在先知書上常表示他的憂苦和要受的患難。先知書中所有上帝的應許，極其鞏固，絕無變更，好像人的心門，剝啄連聲，不開便終不干休，而且所應許的話，沒有一次反背，有時說的最是詳細，如同在實事以前已經記載明白耶穌的歷史。

及至耶穌三十歲的時候，就是他在衆人面前自認爲人子的時候，一切將要發生的苦楚，直到最末後的那一日，他沒有一樣不知道的，因爲在他未有降生以前，他的歷史早已一天一天寫的詳明。如同說，摩西說：『要從你們弟兄中間，挺生一位先知像我，你們要聽從他』申命記十八章十五節。又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裏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上帝，他們要作我的子民』耶利米卅一章三十三節。可見這新約，不是刻在石版上，乃是銘刻在人的靈性

上。這約不是刑罰的約，乃是饒恕赦罪的約。並且這將來的彌賽亞必有一位先鋒爲他開路，如說：『有人聲喊着說：在曠野預備主的大道，在沙漠修平主的小路。山窪都要填滿，山岡都要削平，高低崎嶇的都要修爲平坦』以賽亞四十章三四節。又說：『有一嬰孩爲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爲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賽亞九章六節。

但是以色列的子民，歷來已經成了聾瞎的人，聽見也不信從，看見也不明白，正如經上說：『要使這百姓瞎了眼，聾了耳，迷了心；恐怕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裏明白，回轉過來，便得醫治』以賽亞六章十節。又說：『他正作了他們的絆腳石，跌人的磐石』以賽亞八章十四節；因爲耶穌來的時候，沒有威嚴和外面的榮耀，不似一得勝者奏凱歌而來；然而經上有話說

：「郇山的子女，你要歡樂；耶路撒冷的子民，都當歡呼；看阿，你們的主要騎着驢，和和平平的進城而來」撒迦利亞書九章九節。

他來了要行爲正直，並可憐憂傷的人，又說：「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以賽亞六十一章一節。到那時候他「使瞎眼的看見，耳聾的聽見，癱腿的跳躍像鹿，啞

吧的舌頭必能唱歌」

以賽亞五十六章五節

。但是他仍是被人丟棄，反對他使他受苦

的，就是他所要拯救的人。又說：「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剪羊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人還使他與惡人同埋；誰知死的時候，與財主同葬。耶和華定意將他壓傷，使他受痛苦，以他爲贖罪祭。他看見自己勞苦的功效，便心滿意足。有許多人因認識他得稱爲義，並且擔當了他們的罪孽。因

爲他將命傾倒，以致於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卻擔當多人的罪，又爲罪犯代求」以賽亞五十二節。

有人最厲害的罵他，他不因此退縮，如同說：「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腮頰的鬚鬚，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並不掩面」以賽亞五十三章二節。

到了最危急的時候，幾乎人人都反對他，如說：「惡人的嘴和詭詐人的口已經張開攻擊我，他們用撒謊的舌頭向我說話，他們圍繞我，又無故的攻打我，他們與我爲敵，以報我愛」詩篇百零九篇二節到五節。又說：「辱罵

傷破了我的心，我又滿了憂愁，我指望有人體恤，卻沒有一個；我指望有人安慰，卻找不着一個；他們拿苦膽給我當食物；我渴了，他們拿醋給我喝」詩篇六十九篇二節二十一節。

到了最後的時際，釘他在十字架上，並分了他的衣服。如同說：「

大類圍着我，惡黨環繞我，他們扎了我的手，我的腳，分我的外衣，且爲我的裏衣拈鬚』詩篇二十二篇
十六節十八節。

所可惜的，他們不明白所作的惡事，後悔已晚。如經上說：『耶路撒冷的居民，他們必仰望我，就是他們所扎的人』撒迦利亞書
十二至十三節。

「諸王都要叩拜他，萬國都要事奉他。因爲窮乏人呼求的時候，他要搭救；沒有人幫助的窮苦人，他也要搭救；他要憐恤貧寒和窮乏的人，拯救窮苦人的性命」詩篇七十三篇
十一至十三節。「素來虐待你的，他的子孫都必屈身來就你；藐視你的，都要在你脚下跪拜；他們要稱你爲耶和華的城，爲以色列聖者的錫安」以賽亞六十章
十四節。「看阿，黑暗遮蓋大地，幽暗遮蓋萬民，耶和華卻要顯現照耀你，他的榮耀，要顯在你身上，萬國要來就你的光，君主要來就你發現的光輝」以賽亞六十章
一至三節。「我已立他作萬民的見

證，爲萬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素不認識的國民，你也必召來；素不認識的國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華你的上帝以色列的聖者，因爲他已經榮耀你』以賽亞五十五章四五節。

耶穌到將要出門傳道的時候，經上所有指着他的預言，都已記明在心。雖然明知前途所要遇見的一切，但是他絕不退避；知道衆人不回報他的愛心，知道伴友的意念愚笨不明；更知道掌權柄者的恨惡，和人的掌臉，唾面，辱罵，丟棄，手脚要被釘穿透，經過死亡的痛苦。深深的明曉『憂苦人』有說不盡的難處。雖明明知道這一切，然而並不曾回轉作退一步的思想。

他知道猶太人的意念，是屬於情感的，物質的，世俗的，就是他們因爲心中充滿了受壓制的委屈，要報復是其唯一思想。所以猶太人所仰

望的彌賽亞，絕不像這樣被人厭惡，貧窮而溫柔的一個弱者。除了先知們以外，國民都希望挺生一位大君彌賽亞，是一個勇士，作大有權柄的君王，爲大衛第二，起來殺敗一切仇敵。

這位勇士彌賽亞，要流出敵人的血，要重建聖城和聖殿，普大之下
的君王都來進貢；從前與以色列爲仇敵的，都懲罰他們；從前使以色列
受苦的，都要報復他們；藉着他勇武的行爲，叫現在的奴僕變爲主人，
現今的主人變爲奴僕；聖城耶路撒冷，要作天下萬國的京都，萬國的君
王，都前來俯伏下拜。甚至以色列的地土比較列邦格外肥，青草格外綠
，而牛羊牲畜比較的尤其繁殖衆多，禾稼一年可有兩次的收成，麥穗多
有雙歧的祥瑞，兩人抬一穗葡萄，尙覺吃力重大，盛油的缸，家家常滿
，裝酒的袋，都不敷用，樹林徧是蜂巢，道旁且有流蜜，結果的樹因爲

果子繁多，折而下垂，所結的果子，比從前更甜更美。

以上的景象，是猶太人理想中的欲望。耶穌自己知道不能成就國人這等欲望，又知道不能作得勝的勇士，不能作勇武的君王，更自己知道不屬於地上的世國。他所供給於國民的，不過生命的糧，與自己的性命和慈愛。然而國人不信服他這一切，並且看爲是欺世的愚弄人的一位魔術家，所以必要殺之而後快。

這種種事的將來，好像都一一排列在目前，所有要擔當忍受的痛苦，如同在身上已經實現了。然而還有深切自信而明明知道的，就是他所撒的種子，和施行的訓誨，雖然有的落在荊棘，有的被人踐踏，但是春天一到，終要漸漸發芽長大，起初或是微弱纖小，以後必長成大樹，枝葉參天，樹蔭且可覆蓋全球，普天之下，萬族萬民，都可聚集在那裏，

一同紀念撒種的那位元勳。

河上先知

當耶穌在拿撒勒木匠店工作的時間，約但河邊，離死海不遠的地方，曠野中有位講道的先知，也就是先知中最末後的一位，名叫施洗約翰。他勸誡猶太人悔改，報告天國臨近，預言彌賽亞要來。

他責備罪人，便有許多人到他跟前，在約但河受他的洗禮。這肉體上的洗禮，正可以作靈性上受洗禮的一種標記。

在這個時候，正是希律王當國。猶太人受有不可名狀的痛苦，就是被半開化的以土買人用強權盜取了王位，以致國土受異族的污穢，又受希臘人的沾染，羅馬軍隊的轄制。自己沒有君王，沒有統治權，沒有榮耀，有時且被自己祭司和羅馬狼狽爲奸，欺侮國人。所以一般國民不斷

的想念所失去的一千年前的威權和榮耀，不知流了多少傷心淚。便指望有一報仇時期，作殊異的復興，恢復勝利之威權。希冀所敬拜之上帝，大施憐憫，早誕生一位救主；這救主應當在新耶路撒冷作王，比較舊日的耶路撒冷更是強盛。這新王在此設立他的寶座，使本國子民和萬國的人都因他得福。猶太人最恨的是異邦人作他的王，又不喜歡法利賽人和讀書人，尤其厭惡的是敲骨吸髓榨取其汁的收稅吏。像這樣一般民族，處在這種情勢之下，積恨已深，報復心切，一旦聽得有人在曠野中講道，發出『天國近了』的呼聲，自然人人都到那河邊上去就他。

施洗約翰晚年的形狀，體態服飾，非常殊異，不能不令人驚奇。他是在他父母晚年生的，他父母許願叫他從幼小便作『拿細耳』，意思是潔淨之義，一生不薙頭髮，清酒醇酒都不曾入口，而且終身未娶，謹守童

身，心中只有一愛，就是愛天上的上帝。

在青年時期，就離開家庭，住在曠野，隱居有幾年的功夫。沒住房屋，也沒住帳幕，而且也沒有伴護服事的人，除卻隨身衣服之外，可算一無所有。穿着駱駝毛的衣服，腰束皮帶，身長骨立，經日光的久曬，皮膚黎黑，胸生長毛，頭髮披肩，鬍鬚不薙，蓬鬆四起。從那長眉之下，發出銳利的眼光；從那于思之口，發出責備的話語。外觀雖似一野人的樣子，但是人都願意承受他的教訓，覺得這位先知，就是以色列當來的拯救者。

耶穌聽得自約但河受洗回來的人極口稱道施洗約翰，從此，耶穌便知道自己的時候到了。

耶穌此時，正當三十歲，恰巧適合預定的時期；因為在三十歲以前

，仍算有幼稚性質，還不多明瞭別人心理，對人施教，尙缺乏師尊的資格，所以他在少年時就不能使人多聽從他的教誨，無法拯救別人。

施洗約翰在曠野，外面感受薰人的日光，內心充滿熱切天國的烈火，就發出第一呼聲說：將來的彌賽亞好像一種火焰，新來的君王正像不仁的園夫，把不結果子的枝子斫下來扔在火裏，又用簸箕揚淨麥子，把麥子收在倉裏，把糠用不滅的火燒了。他要用火給人施洗。

施洗約翰的性格，直言，好怒，容易罵人，含有醋酸氣味，就是前來親近他，也不能得他過於誇獎。而那般有名望，善文學，熟聖經，爲平民所尊敬的法利賽人，撒都該人，到他面前來，罵的更加厲害，說：

「毒蛇的種類——誰指示你們逃避將來的忿怒呢？」馬太三章七節

你們這法利賽人，住在高樓大廈，在那裏隱藏你的罪，好像毒蛇藏

在磐石之中，心比石頭還要剛硬，智識已成殭石，再不回轉，心思全被法律捆綁，牢不可破；窮人向你求餅，你就給他石頭；有人犯一小罪，比較你們的罪，本不算甚麼，或就被你用石頭斫死。你的驕態，好似一石雕的偶像，不會近人；水在你身上，一經流過便乾，是不生效力的，惟有火可以勝過你。上帝曾用土創造亞當，現在上帝能用約但河邊的小石子或立着的磐石造成活人，用他們作他的子民。上帝能將石頭變爲身體靈魂，你們卻將身體靈魂變爲石頭；所以約但河的水在你們身上施洗是沒有多大用處的。這無非外面的禮，你們所缺少的，是內心的改變；非把從前一切作爲反轉過來不能有濟。否則，那一位用火施洗的要來把你們一齊燒燬了。

於是，衆人就問約翰說：『我們當作甚麼呢？』約翰回答說：『有

兩件衣裳的，就分給那沒有的；有食物的，也當這樣行」路加三章十節。

稅吏前來受洗，問他說：「夫子，我們當作甚麼呢？」約翰對他們說：「除了例定的數目，不要多取」。

兵丁問他說：「我們當作甚麼呢？」約翰對他們說：「不要以強暴待人，也不要訛詐人，自己有錢糧，就當知足」。

這樣看來，施洗約翰說到屬於善惡的教訓，他是超越衆人。但是說到屬於地上的生活，無非仍是一些尋常法利賽人所行的道理：勸衆人周濟貧窮，把自己的有餘幫助他人的不足；勸稅吏照公平辦事，分毫不要多取；勸那些兵丁，有糧便可知足，不要強奪亂取，妄行非分；這種道理，無非還是摩西時代的公理。那先知阿摩司以賽亞們所講的，比較這些已高深了許多，所以施洗約翰自行退步，讓耶穌前來，那也是理所應

當的。

從來那作先鋒的，他們的命運多是可憐，成功而不居，雖然明知前途有榮光，但自己不能看見，只能到約但河，不能進入迦南地。不過修平道路，作個前驅，使那後來的走在這坦平的道上，越發進行的快些。有多少先鋒，好似一僕人，不認識其主人，而約翰很知道他自己不過是後來者的先鋒而已。

試看約翰對人所說的一切，就知道以上的實在。有人從耶路撒冷下來問他，說：『你是以利亞麼？』他說：『不是』；又問：『你是那先知麼？』他回答說：『不是』；於是，他們對他說：『你到底是誰？你自己說，你是誰？』他說：『我就』在曠野喊着的人聲，說，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賽亞所說的』

約翰一章十九至二十三節。

但是，在拿撒勒小村有位尋常的人們所不認識的工人，正預備自己要前來就見約翰了。

隱晦時期

約翰的施洗，既然是爲的表示悔改之意，那麼，耶穌前來要求領洗，豈不是耶穌也承認自己有罪麼？在聖經上說的很清楚，『約翰來了，在曠野施洗，傳悔改的洗禮，使罪得赦』馬可一章四節。這樣，可見凡是受洗的，就是自己以爲有罪的。

耶穌自幼小到三十歲的一切景況，吾人無由詳細知曉；所以有人大概的說，在耶穌自己看，與尋常人是一同有罪。

但是耶穌在三年中作宣道的功夫，從吾人所能詳細知道者，實在看不出他有罪孽的思想。試看他一生的言行，絕然不見有甚麼用着悔改的

印象。他的話語，自最先的開始，直到最後的收結，前後有同一的威權，不像別人的言行，由修養而後纔有進步。因為耶穌的教訓，好像清泉的水，一直外流，不染塵埃，又毫無渣滓。所講的道理，是堅信的，絕無的。他的聲韻，暢談闊論，直是悅耳的高歌，既無有宿酒未消的倒臊，又無有憂悔在心的敗興。而視線是光明正大，笑貌是和易近人，思想極端清潔，但不像暴風之後，逐出塵埃，漸次發現的清明；又不像晨光以後，驅除黑暗，漸進發展的清空；乃是湛然一碧，一片赤誠的天真，自幼小以至成人，無事虔修，不需涵養，好似一絕無黑夜的長天，完全都是光明，不能加以沾染，不能加以毀壞。所以雖然和污穢人有來往，但仍能保持他的純潔；雖然和罪人同處，但總不受罪的玷污；雖然和病人同在，然而仍可保守他健康的力量。

在悔改的人，不時顯有不平安的思想，常是懊悔從前所犯的罪惡，好像吃過苦物在脣上所餘留下的餘味，所以每逢有試探來到的時候，心中便呈露一種懼怕的形態。或是比方一個奴僕忽然一旦變爲主人，他總不免顯出不自然的樣子；不然，也或因爲自己作了主人，對待奴僕，就格外凶暴；所以悔改的人，對待犯罪者，不免缺少體諒，虧欠憐憫，是常有的事。

再是，已經悔改的人對於罪人講道，勸他悔改，不能不紀念自己從前所犯的過惡和自己所得的釋放。所以要引領人使其易於受感動，每提舉自己所已經嘗過的作爲榜樣。見證從前犯罪者，如今可以完全得到拯救，這樣提自己已往的事，不必是表揚自己長處，發現驕傲，無非要使人得着感化的作用。因爲吾人於親身經歷的事，雖然能設法忘記，不再

提及，卻不能完全除滅淨盡。也不能使從前所撒的種子在如今不發生效果。

但是，看到耶穌的事蹟，卻與以上所說的大大不同。在他身上，無論作出最細小的事情，或說出最無關係的話語，總不發現有已經悔改的痕跡，或是從前犯過罪惡的印象。他疼愛罪人，勸人悔改，但絕不顯露出是有同病相憐，或是「過來人」的意味，敘述以前所經歷和遭遇的一切苦楚危險。他的愛心，乃是一種天然的愛，又像是弟兄的愛，其中沒有責備，也沒有已經勝過罪惡而又自忘其罪的那種體諒，完全用赤誠的愛，是絕對不求甚麼利益者。在耶穌降世以前，在世間不曾發見有如此的愛心。

他與罪人往來，但自己沒有犯罪。他到約旦河受洗，卻沒有甚麼污

穢。赤誠的心，好像一個孺子，智慧超越過文士，聖潔遠過於聖人。他愛慕清潔，但不像猶介自愛者那樣的拘束；厭惡罪惡，又不像吹毛求疵者那樣的嚴酷，人或無意的違犯了法律六百條中的一條，他不說你是完全犯了衆誠，絕然不是一個瘋狂的法利賽人，謹守小節。他分別善惡甚清，但是不被法律死板的束縛，因為罪惡不是在乎吃甚麼，喝甚麼；也不在乎做這樣，作那樣；他所主張的就是：『心不清潔，便是罪惡』。

洗禮

以上所說，雖是真實的話，而耶穌還是隨着犯罪的人一同前來領受洗禮。假使耶穌領受的洗沒有特別的意義，那麼，他的受洗不能不算爲奇特。但是，耶穌受洗這件事，所包括的意思，總超越平常人受洗的意思。

在耶穌這唯一的洗禮，雖然照吾人的眼光看去，是和尋常人的洗禮一樣，其中的精義卻是不同。洗禮不僅表明身體靈魂的潔淨，也是完全古來的禮節。從約翰手下領受這禮，也是承認約翰的工作，是從天上而來，受了上帝的使命。自耶穌經受他這一番的洗，到底就算加以印證，那工作便完備而成全了。

有人對於耶穌的受洗，另外又加上講解，說：下到水裏，是表明捨去生命，獻給上帝。在上古時，本有獻俘敵爲祭的規矩，有時，情願獻上自己弟兄或是兒子作罪的代價，而求特別恩賜。在猶太人中，也有獻長子於上帝的習俗：亞伯拉罕獻上以撒，正是表明當時的規例。雖然上帝吩咐不准焚殺以撒，然而後來還有殺長子享獻其神的規矩。

沈在水裏，或用火焚燒，是獻祭物的一種方法。古時候，居比路海

島，馬賽，等處，每年把一人當作祭品，投在海中掩死，以爲挽回的代價。所以受洗的從水裏上來，一方面表舊人已死，一方面表另爲新人；也可以說，洗禮表死亡又表復活。

論到耶穌領受的洗，可表脫去舊生活，進入一新生活。從前爲工人，以後作一施教的，而且此後的新生活，就爲他的正式生活。藉着約但河的一洗，表明他願爲羣衆犧牲而死，又表一定還要復活。下到約但河的水裏，即爲他新生活的第一步。最後在十字架的捨身，是暫時的，外面的，形式的；同樣，他領受這潔淨的洗禮，也是形式的，因爲本然聖潔，無需乎此一洗。

曠野

耶穌受洗以後，即到曠野；從羣衆之中，進入這無人之地。從前自

加利利農田之鄉，來到約但河上，乃是一大平原，綠草如茵，一望無涯。如今下到曠野，荒石滿目，穀麥不生，清泉絕少，能生者不過荆棘蒿萊，能活者僅有蟲豸走獸。回想耶穌，先不過是拿撒勒的一個勞工，後來受了約翰的洗禮，就進入一無人之地，舉目荒涼，獨居自在，大有一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氣概。

有人看獨居是一件可憐的事，這無非從一懼心說起，因為群居不常常是一件美事，常羣居總不免無謂的犧牲，受同居的束縛。君子的人獨居，藉他的思想，能創造完美的心境，其實不必盡是寂寞，而且可以尙友古人，關懷羣衆，隨意所之，不受拘束，毫無隔閡。

小人獨居就不是這樣了。因為心空，就生懼怕。他的心境好像一處曠野，沒有甚麼青草活物，如果略有所生，也不過是毒草一類的東西而

已。自離開衆人，便驚惶失措，或即有許多無謂的話，破除這可憐的景況，因爲這等小人，非與人往來，就不能生活。而所說的話語，無非是一些聲音，於人是不發生有益的價值的。

耶穌在未到曠野以前，是在羣衆之中；他離開曠野以後，又回到羣衆之內。但是他屢次的離開衆人獨自避去，甚至對親愛的門徒，也要離開他們，而去作成他獨自退修的功效。

『離開人纔能得人』，這話是十分可信的。小人在獨居的時候，多是想念別人待他的短處，就發起報復的思想，甚至嘴唇也被烈火灼乾。君子不是這樣，獨居多以恕道存心，而紀念別人待他的長處，甚至因爲人的一件小善，連那人的大惡也取消了。若是再和那人相遇，便渙然冰釋，如從前作弟兄的道理，一樣看待了。可見和衆人同在的時候，評判容

易有誤，退修而自己加以思量，每每悟出正義，原諒衆人；可見『離開人纔能得人』是誠然不錯的。

耶穌在曠野，度這四十天獨居的生活，可以算他的最後預備時期。猶太國人全體是算耶穌的預表，他們在未進入那應許地之先，在曠野有四十年的飄流。摩西受誠命的時候，在山上與上帝有四十天的同在。以利亞逃避女王的捉捕，在曠野有四十天的行程。照這樣看來，新來的救主要宣佈上帝所應許的天國，自然也少不得在曠野有四十天的退修；在那裏，與上帝來往，接受那最高的感召。

這樣，耶穌四十天的曠野生活，是獨在，也可說不是獨在；有天使，並有野獸。野獸比人爲小，而天使則比人爲大；野獸屬於物質，天使則屬於靈性。

那麼說來，一個人可以從他的獸性變爲屬靈的天使，就是由物質完全變爲靈性。假使一個人，常叫他的獸性在他身上得勝，如王掌權，這人的人格就墮落在下一程級，因爲他所有聰明都被獸性佔有了。反面說來，設若那人身上屬天使的方面得勝，他就可以與天使並列，不但能作上帝的平常之事，而且那人的性質完全變爲屬神的性質。

耶穌最反對人偏重屬物質的生活。他降生來到世間，爲的改造人類，把獸變爲人，把人變爲天使。他自己果然勝過世界，因爲耶穌和世界之王——就是反對上帝和人的那一位惡者——交戰，終於把他從地上逐出去，正如上帝把撒但從天上趕出去是一樣的情形。爲成就這事功，所以撒但在曠野對耶穌有四十天的試探攻擊。

人生唯一需吃飯，是屬於物質之一，無論賢愚，是必不可少的。耶

耶穌降生爲勝過物質，而既成爲人身，吃喝自與常人一樣。一方面既有身體，則不逃脫身體的法律，一方面要作榜樣，用以懲責那些假冒爲善和眼光窄小的禁食。可以看他一生宣道的事功：最後的一件是聖餐，最先的一件是禁食。但是，爲在獨居退修時際，吃飯一事可以置之不問的。直至過了四十天，後來就餓了。撒但窺伺有機可乘，就說：『你若上帝兒子，可以吩咐石頭變成餅』。然而耶穌早有預備，說：『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裏所說的一切話』。

撒但不以自己爲失敗，再試一計，說：『你可以從殿頂上跳下去』。耶穌說：『不可試探主你的上帝』。

末後，領耶穌到最高的山，使他看天下萬國一切榮華，說：『你若拜我，我將這一切賜給你』，耶穌立刻回答說：『你要拜主你的上帝，單

要事奉他』。

路加書記『魔鬼暫時離開他』，這『暫時』二字，究竟何義？在上邊所記一問一答，粗看外面字義，似是聖經常有的體裁，都引用舊有經語，並非從心中發揮新意，就此，令吾人想是兩位神學家的辯論。但是詳察其內意義，此一番問答，乃聖經福音中第一次的大比喻，不用甚麼文辭，直接以實事表現正義。

撒但前來，行他的試探，盼望獲得勝利，是自然的。耶穌既成爲人，有受試探的地位，也是自然的。而魔鬼的方法，最重視的，是試探清潔的君子，其餘不足計數的小人，正無所用其試探。他們自有生以來，就隸屬於魔鬼權勢之下，而且也滿心悅意的服事魔鬼，鬼還沒有召呼他們，他們早已自己歸服了。甚至有一般人，還不知道有魔鬼，因爲他

們習慣成自然，覺不出有魔鬼，尤其是不認識魔鬼，成了魔鬼化，直接以爲魔鬼是絕然沒有的。屬鬼的人，若到了不信有魔鬼的地位，那便算完成了魔鬼本來的意義。有一個聰慧的著作家說：「魔鬼最大的聰明，是能穀叫人說有魔鬼是一種謊言，總不信有魔鬼；那方是魔鬼的唯一的『手段』。魔鬼能隨意改變他的形態，有時或像美麗光明的聖者，把他真性質掩藏不露。在希臘宗教界，本來沒有魔鬼的座位，而希臘同衆神，卻沒有一位不發現魔鬼性質的。從他們的華麗冠冕底下，一個一個的都帶着撒但的角。」

對於世界大多數的人，撒但是不問不聞的，甚或有人譏笑說：『魔鬼論』是人心想像之說。雖然如此，而魔鬼正要攻擊認識他而不服從的人。在最早，他設法把無罪的亞當，夏娃，破壞了；把勇敢的大衛污穢

了；把大有智慧的所羅門跌倒了；又在上帝面前，控告了義人約伯。在曠野隱避着愛敬上帝的一切聖人，都一一的被過他的試探。你越要遠他，他越發近你；你道德越高尚，他越要拖你墮落；因為惟有清潔的人纔受污穢。倘是已經如臭腐不堪的穢糞，他便不事過問了。爲其如此，吾人不可忘記，你若受試探，你必是有清潔的心和高尚的道德；假使你親眼看見撒但，也不必失望，因爲主耶穌也曾親自受過試探。

撒但試探耶穌，首二次是用挑戰方法，末一次是用貢獻方法。先是挑動耶穌，叫死物質變成養活生命的食物；又要他從殿頂跳下，冀得上帝特殊的救護，顯明爲上帝之子。再後，又貢獻地上一切的榮華，叫耶穌拜他而不拜上帝。鬼問耶穌的，是屬於物質食物的餅，及屬於形式的奇事；而耶穌回覆的方術，是說鬼退去罷，並把一切物質，都置於無足

輕重之列了。

基督爲彌賽亞，不滿足世人大多數的盼望，又不迎合撒但魔鬼的希望。因爲彌賽亞來到世間，並沒帶下養身體之糧，使石頭變餅，乃是來作衆人靈魂之糧，用真理餵他們。除此而外，沒有甚麼糧食。不錯，當耶穌和相隨的門徒衆人離人家遙遠無從得吃食的時候，耶穌把門徒所帶的幾個餅，分給衆人，叫他們都吃飽了，收拾剩下的零碎，還裝滿幾個籃子。但是不到這樣必需時間，不要把身體需用之糧分給衆人。假若把路旁石子隨意變餅，那麼，人人爲自己身體的缺乏，前來跟從，虛心假貌，善惡難分，恐怕連狗都來天國吃餅得飽。然而耶穌並不如此，無論是誰，若要信從，就應當越過這飢餓痛苦，不必看爲重大，尤其應當撇下生麥的田產和萬能的金錢。實現的跟從耶穌時，甚至可以不帶口袋，

不穿兩套衣服，生活度日，如空中飛鳥一樣方法，經過麥田，便手搓麥穗，站人門前，可隨在求食。因為沒有麥子作的餅，人不必立至餓死；無花果樹剩下的果子，湖邊釣的魚，吃了也可飢充，代替麥子的餅。但是天上永生之糧，是必不可缺少，誰若沒有這糧，就難免受永久的死亡，不得享受天糧的滋味。人活著不單靠餅，也當靠愛心，熱誠，真理。總而言之，耶穌願意把世國變為大國，但不願意把石頭變為餅，也不願意把這一種物質變為那一種物質，只願意把屬世界的變為屬天國的而已。

耶穌反抗第二挑戰，所採用的理由，方法，和應付第一挑戰多是相仿。人在世上，最欣賞的是奇能異事。從萬物的常理，把不能變能，無論他是魔鬼或是魔術家，若能行出大小的奇術，均可以得人的信服稱讚。

。所以耶穌來的時候，衆人要他顯一神蹟，無非要求他行件大奇術。但是他常不如此，並且不藉用這方法，吸引人的歸服。不錯，耶穌以後爲人醫病，並醫心靈的病，但誠人不要聲揚，而且多次要^參避免行異能的時機。至於爲自身利益，永不作異能以自救。在喀西馬尼，撒但試以把杯子離去；在十字架上，鬼藉猶太人的口激他從架上下來；然而他絕不會用權柄拯救自己。甚至連在世最後的那一夜，最後的那一天，還是反抗撒但，並不肯作奇事以成就自己的利益。足徵吾人要信從耶穌，應當不顧眼前的事。他受凌辱時候，仍信他爲君子；他身體在最卑微墮落地位，仍信他爲神。若作從殿頂跳下的事，於拯救人的痛苦本無甚關係，不過藉驚心駭目的作爲吸引衆人信從。假使上帝成全一件無用的奇事，戰勝撒但的賭賽，那絕然不是耶穌所用的方法。耶穌願意信他的人們都完

全像他。他心量寬宏，靈性聖潔，愛心博大。也願意變小人爲善人，有他那樣寬宏的心，充滿的愛。這樣，耶穌不是一魔術家，從殿頂跳下來，乃是上到山頂去，用八福教訓人。

撒但貢獻地上國家，是耶穌所鄙視的；所要求的代價，更是耶穌所厭惡的。鬼貢獻自己地上所有，本不爲奇。這世國以強權爲基礎，用詐術謀保存，撒但佔有這世國，算是恢復他所失去的天堂，而以世界掌權的作他高枕而臥之用具。掌權的就沒有一天不是籍着他們的思想行爲向撒但作竭誠的敬拜。假使耶穌願意用不勞而獲的食品，變世界爲魔術的劇場，那麼，一定可以從世上掌權者手中奪取世國而佔有之，也勿需向魔鬼下拜。假使耶穌願意作猶太人所盼望的彌賽亞，他很容易藉着飽煖把人的道德消滅。如果那樣，世界成爲大怪場，耶穌坐了地獄所派方伯

的首座

但是，耶穌一方面不願復興已衰的國家，一方面不願攻擊敵人的國家。權力和榮耀，是他平素所不重視的。他所宣傳代替世國的天國，不屬於世界，乃在吾人心內。一個人悔改，就算世國失去一個，天國得了一個。到那時候，人都善良公義，親愛如父子兄弟，仇敵字義無處安放。財物不妬不爭，飢者送食，寒者送衣，貨利思想絕然沒有。世國更沒有存在的餘地：不爭地盤，不奪權力，用軍隊做甚麼？法律刻在人的心裏，不知犯罪，用審判和巡警做甚麼？沒有官吏，焉用君王？家給人足，納糧何用？人心這樣改變起來，吾人所謂社會，國家，公理，都成爲一場夢景了。基督教用不着貨財，無需乎軍隊。道在人心能變爲永不毀壞的生命，而且可消除盲目的捆綁和武力的強權。雖然所住的世國，尙

有不少的戰場，血光的榮耀，然而遲早終必墮落，如早晨的雲霧，被日光曬消，被風吹散。到那時，無數的世國都變爲一個天國，人人解脫物質的束縛，獲得靈性的自由；再沒有君王，人民，爲奴，自主，窮人，財主，假冒爲善，粗暴犯罪，種種的分別。上帝的大光，照遍全世界，使天下爲一家，人人相親相愛如父兄子弟，天堂的門，爲亞當的後裔永遠開放，正如經上說：「人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樣」。

耶穌在內裏勝過撒但；現在要到外邊人中間去勝過撒但。

回到人中

耶穌回到人中間去的時候，就聽見分封王希律把施洗約翰下在馬克魯監獄。

在曠野喊叫的聲音，現在沉寂了，約但河邊再不見施洗的大先知。

他的工作已經完畢，特讓給他權威更大的那一位，而自己在監牢等候；等候斷送流血的頭盛在盤子裏呈到筵席之前，那便算成了賣人主義的終局。

耶穌感受到這番警告，知道自己日子已到。就開始經過撒馬利亞省回到加利利去，在那裏大聲傳揚說：『天國近了！』

他不一直的上到耶路撒冷大君的京都。以後，到耶路撒冷的時候，不傳說：『天國近了』，卻對這剛復驕傲的城說：『一塊石頭不留在石頭上』。耶京很驕傲的矗立在三山之上。住在城中的人，他們的心剛硬得好像石頭。耶穌要來打倒住在大京都享受榮華的人，叫他們知道不要仗這屬於世界的耶路撒冷大君京都。

在都城住有地上掌權的羅馬人，他們管轄西方天下和猶太全地。都

城駐有武裝的軍隊。更有酗酒暴虐皇帝提比留的代表，作猶太省的方伯，雖不常駐此間，然而有大事就必前來。此外，有看守聖殿的大祭司，和法利賽人，撒都該人，利未人。他們都是迫害先知的後裔，也就是被律法一字一字的束縛，變爲殭石一般的動物。

在耶路撒冷有上帝和該撒的銀庫，有人看守這金錢和寶貴的東西，更有稅吏與其差役，有富人與其婢妾，有大商賈和他們擺設的攤市。

耶穌來爲要反以上所說的一切，爲要勝過地上的主人；因爲地是屬於衆人的，不是屬於幾個人的。耶穌來要打倒軍隊的權勢，因爲他們壓制人的身體；要推翻聖殿祭司的權威，因爲他們壓抑人的靈魂；更要推倒資本家的集中，因爲他們吸收人的血汗。耶穌來爲的釋放人們的身魂而拯救貧苦，所以反對羅馬，則傳揚自由；反對聖殿，則傳揚仁愛；反

對資本集中，則傳揚貧窮人有福。

耶穌唯一傳揚的聲音雖是如此，但他最先第一步，不向耶路撒冷施行攻擊，報這樣消息，因為京都的仇敵，人數衆多，權勢又大。所以必先繞道而越過京城的堅壘，從別的方面，施以種種擊打，稍微給以時間的醞釀，等着跟從自己的人多了，就一直的把天國的能力圍繞着耶路撒冷而戰勝之。足徵攻擊耶路撒冷的戰爭是末一次的戰爭，也是最大的戰爭，更是最大先知攻擊殺害先知城最劇烈的戰爭。以後，他進入京城的時候，如同一位王者；被埋葬在那裏，如同一個罪犯。假使耶穌當日最先第一步就進入耶路撒冷去，必要感到天下人間再沒有別的地方像那樣剛硬，撒了福音種子而竟不肯發芽的。

耶路撒冷大京，亦如別的京城一樣。其中各地的壞人都有：有流氓

派，無事而食；有冷淡派，諸事不問；有懷疑派，畏首畏尾。更有失勢的貴族，喪掉舊日威嚴，只剩外面架子，空守遺傳無謂的禮儀，時常懷抱無限的鬱悶，頹唐無味，動輒罵人。此外，有羅馬驕慢的軍隊，更有無數屈服的羣衆，他們缺少智識，沒有平安，一方面受聖殿的迷信，一方面怕外人的武裝。試想，像這樣一個雜亂的城，決不是撒福音種子的好田地。

耶穌本是鄉村的居民，身體健壯，理智充足。但因為習慣幽雅孤靜的生活，所以回到本鄉，願意傳佈福音給那些應當接受的人，——這就是那般窮人和卑微的小民。——傳揚福音的好信息，特別的是給仰望這信息的人，而且他們也歡喜接受。

耶穌樂意尋求窮人，所以他避開耶路撒冷，而上加利利的會堂裏去

教訓人。

耶穌最開始所講的幾句話，是單簡的，淺近的。這些話語，很有幾分像施洗約翰所說的，如：『時候到了，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信福音』。

雖然這些話是簡單而淺近，但是到如今，還有人不明曉其中的正義。若是吾人要了解透徹主所說與約翰有甚麼分別，應當再三的思量一番，可以把牠原來當有的意義加入其中，因為他的意義充滿了永活的生命。

第一句『時候到了』，所說的『時候』，就是衆人所盼望的『時候』，也就是先知所預言所報告的『時候』。施洗約翰曾說：有一位君王要來設立天國。現在這位君王已經到了，並且由他自己報告信息，說天國的門已

經大開了。這位坐在天上榮光裏的大君王，現在臨到世間，先作道路，又作援手，要引領衆人前來，進入天國。

耶穌所說『時候』二字，不是指着提比留在位的這一年或那一年，乃是包括現在與將來，都在其中，就是他生的時候，又是他死的時候；是再來時候，也是在天上完全享受榮耀時候。這樣，無論那一天，都可說時候到了。吾人作主的工作，若是自己預備好了，那一天都可以說時候到了。因爲不論那一天，全可以算是屬他的時候。主耶穌的『時候』，不能用1234等等碼字寫出來。這永遠的時候，也不能用『紀年』的方
法記下來。每逢有人盡力尋求進入天國，使天國人數增加，使天國工作擴張，或是保守天國，或是傳揚天國，傳揚天國是聖潔的，永遠的，超過別的國家的，每逢實現如此景象，便可算是時候到了。所以『時候』二

字，可以稱爲『耶穌時代』，也可稱爲『紀元後』，又可稱爲『新立的約』。照吾人眼光，主的時候，已有二千年；照上帝看去，或不過是二天，因爲在上帝眼中或是在與上帝有一樣識見的人，看千年如已去的昨日。今天還在這個『時候』之中。耶穌照舊的招呼吾人前來，他的第二天還未曾過去，他的國不過是方纔開始，發軔的初步。若照吾人目下經驗的生活，人人都能在天國內有份進到裏頭，在那裏享受永生的快樂。這天國不是一個可慘可憐的猶太人，在二十世紀前，作的一個幻夢；也不是一個老古物；更不是現在的人一種超越的異想。天國乃是今天存在，明天存在，永遠天天存在。是將來的絕對物，是現今的絕對物，吾人伸手，可以一舉而得。因爲大國正像一種工作，正在開始動手，人人可以加力幫助，去作成這件大工。福音傳佈，雖已經過二千年，似乎已是故舊的，

其實天國是常新的，是青年的，是昨天發生的，是能長進的，發展的，是能開花結果而興盛的，耶穌把這種子撒在地上，而且這播的種子已經經過六十六世^{人常以三千年爲一世}，無非算是方纔發芽，而吾人所盼望的陽春發育的時期，試問敢盼望能快到不能呢？

天國是甚麼？吾人看耶穌所說的話，可以漸漸學習天國的意義。但是決不可認爲像亞當夏娃所住的樂園，更不像畫圖上所繪的一隊一隊的天使飛來飛去自由自在的天城。

照耶穌之意，說上帝之國與撒但的國是相反的；天國與地上的國，是不同的。撒但的國，是罪惡，謊詐，暴虐，驕傲；上帝之國，是善良，公義，仁愛，謙虛。

地上的國，是屬物質，肉體，自利，嫉妬，貪婪，情欲，就是世人

熱狂的，和污穢的，一切心愛之物。這天國卻是靈性，靈體，犧牲，聖潔。人必是明白『萬物都是虛空』以後，方纔知道天國實是他們所尋求的『至善』。

屬於獸性之人，多俯視地上可愛的物質，而屬靈性的聖人，是仰觀天上永久的生活。但世人屬於獸性者居大多數，耶穌來到人的中間，願意使衆人都變爲聖人，這就是天國最坦白而永生的意義。

至於天國在那裏？經上說：『天國在人的心裏』，也就是吾人應當成就的一種工作，更是吾人在今世地上所能享受的一樣幸福，這樣，全是賴吾人定志努力，求其實現，不可視爲一種空談。如果人做到完全時候，天國必傳揚在地上，而且在人的心裏建立的鞏固。

因此之故，耶穌說：『你們應當悔改』。人對這一句話，常發生誤會

。耶穌所用原文之字 (Metanoia)，其正義不是要人改變外形，乃是要改變內性。進入天國，照耶穌的意思，就是完全全的悔改，也可說是『價格調換』：先前視為有益的，如今視為有損。向後一生的事，無論情感，思想，志願，一概都改變了。這就是對尼哥底母所說的『重生』。

他漸漸的講明這靈性完全的改變，是如何能穀成功，而一生的功夫，盡是用自己的言語，和自己的榜樣，爲這件事作切實的教訓。但是在起初的時候，只是說你們應當信福音。

對於『福音』二字，有人看不過是指明記載耶穌言行的一本書，就是四福音。但是耶穌不是一位寫書的著作家。他的思想全不注意於文辭的紀錄。所提說的福音，意思是好信息的福音。因爲他受的新使命，以到處傳揚幸福爲題目；如有病的得醫治，瞎眼的得看見，貧窮的得富足，

憂傷的得安慰，罪人得釋放，缺乏的得補足，獸性的人變爲天使，天使變成像上帝完全的樣式。

至於要講這樣的天國實現，是必需人人都爲這實現努力，尤其是必需信福音，必需先覺得天國近了。假使人不信此種應許，便不能出力助成天國之降臨；因爲既然不信有此應許，也必不肯爲這事努力了。必須信福音不是欺人的空談更不是癡人的臆想而後可。倘若有人不信天國有實現之事，而缺少這種誠實的信德，一定不願入手參加而去作這樣建設的大工作。

耶穌用幾句話，總括的說明他教訓的基礎，約有四樣：一，『時候到了』，就開始工作，不再等待。二，『天國近了』，是要靈性勝過物質，善良勝過罪惡。三，『重生』，是靈性有完全的改變。四，『福音』，就

是以上所說的三樣有永遠實現的可能的好消息。

迦百農

以上所說，是耶穌在加利利對衆人的教訓，而在這湖邊傍水而設的一帶市鎮，白粉牆前，綠樹蔭下，時有耶穌播道的足跡。最多是夕陽一抹，漁人歸來，拖得小艇出水，耶穌斜倚一旁，腳躡石子，對羣衆娓娓而談。直至晚霞的金光一線一線的褪出疏林，似乎下了逐客令，方纔四散，各事休息。

有許多人跟從他。照路加的記載說『他的教訓，如同有權柄的人』。雖然所用的話語，仍是舊有的話，然而他的人格是新的，一經他的口，那種仁愛的聲韻純是出於自然的流露，使聽的人不能不受感動，一直像從他的心坎推入別人心坎裏去。從古以來，絕然沒有聽見一種聲調能穀

如此動聽的。絕對的不像那位在遠方孤獨的先知，在曠野山坡上大聲喊叫，強迫人前來到他那裏去。這新受使命的耶穌來作一先知，照外面看去，是和尋常人一樣，日日作人的朋友，而又是孤獨可憐者的愛友。更作衆人的夥伴，不等着別人到他這裏來，反而就到別人那裏去，去尋找他的弟兄，在各人的工作地，在家庭，在街市，隨在可以和他們一同吃喝。趁機也可以幫他們拉網，而對於憂傷的人，疾病的人，都給予他們一番安慰的話。

那些虛心的人，愚鈍或像小羊，樸誠或像孺子，然而具有一種本能，很知道誰有愛心，就願意依賴誰。所以耶穌一來的時候，他們便滿臉笑容，喜歡他前來；耶穌去的時候，他們便憂鬱難捨，不願意他去。甚至有時不忍離開主，跟從了主一直到死。

耶穌在他們中間，度這宣揚福音的生活，從這一村遊行至那一村，離去這些人，遇見那些人，或坐在路旁，與舊相識道古，或小立街頭，與新交說教。一生最愛慕加利利湖邊風景，尤其是夕陽晚天，波平如鏡，水色天光，一望無涯，自曠野來得微風，吹起縹緲的波紋，那無數的釣艇，客船，無聲穩渡，但見風帆，沙鳥，相與上下。像這樣的風光，簡直是耶穌天性的國家在這湖濱尋見了。在此間最先聽受教訓的人大受感動，便作了最首先的門徒。

在這個時際，耶穌不多住拿撒勒，直到自己召定十二門徒以後，並且因爲行奇事已經聲名洋溢，這纔回到故鄉拿撒勒地方。但是在本鄉受的待遇，有如世界的各城對待他們本地的名人是一例的。就是本地人多輕看本地人，常譏笑說：「幾天的個小孩子，也會作起先知來哩」。甚至

要把耶穌推下山崖去，使他跌死。

耶穌不以甚麼大城市爲家，而一生作流離的人。那些便便大腹的富翁，坐在門口，指而目之的笑着說：『這是一個流離之子』。話也不錯，耶穌一生真可算是不息的旅客。他降生時候，母親住的是客店，連客店都沒有安身的地方。懷抱哺乳時候，就帶他逃往埃及，僕僕風塵，奔那炎熱薰蒸的長路。直等自埃及回到加利利省，方纔得見青田綠畝的涼爽大地。從拿撒勒屢次上耶路撒冷守踰越節，及聽得施洗約翰自曠野傳遞來的呼聲，心裏似乎受了強迫的一種感想，便就到約但河受洗。而且下到曠野，經過四十天禁食大試探以後，那種無家飄流的生活，就開始入手了。從這城走到那城，去一村又入一村，作個東西南北之人，走遍這統治不統一的猶太全地，然而多半仍是以加利利爲常經的地方，如迦白

農，哥拉汛，以及迦拿，抹大拉，提比利亞。但是，有時也經過撒瑪利亞，很願意坐在敘加的井旁作一小憩。有時，行過腓立比的分封地，如伯賽大，加大拉，該撒利亞。有時，也到希律安提帕所管轄的比利亞省。而每逢上耶路撒冷，多住在離京城不遠的伯大尼或是耶利哥。時或穿過猶太全境而往外邦人中的腓尼基，就是推羅，西頓，的境內。在登山變像的時候，是在敘利亞的一座山上；復活以後，有人在以馬忤斯看見他；升天的時候，是從離被救從死復活的友人住宅不遠的地方。

從此，可見他是沒有住處沒有休息的一位飄流人。因為心內充滿了救世的愛，就甘願自由撇棄鄉井，而去度那萍蹤的生活。據他自言，人子沒有一塊枕頭之地，更沒有牀可以安身，沒有屋可算爲自身所有。他的正式家庭，就是長途，就是道路，時或與門徒坐在道旁談經道古，也

可與新交聯絡友誼。而棲身的臥榻，或是大田的麥隴，或是漁船的板几。甚至橄欖樹下，也可作露天的旅社。若進入朋友的家，作暫時的客旅，那麼，可有房頂睡眠的安穩。按猶太的房頂是平頂的客房多在房頂之上

耶穌開始傳道的時候，常是在迦百農。按馬太福音記載，迦百農是他的出發地點，也是休止地點。論及這城的來歷，本是一個鄉鎮，居民不是務農，就是捕魚。但是到了耶穌住此宣道的時候，已經擴展而為一城市了。因為白大馬色往以土買，此地為沿海必經的大路，那些商客所用馱載的駱駝，結隊成羣的往來不絕。既然有了這商業關係，這鄉鎮因而佔有重要地位，無論行商坐賈，小店大肆，錢莊，銀業，以及百工手藝，無一不有。而居民繁多，人烟稠密，遽然變為一富庶的城。正如一個果子過於熟爛，那些蒼蠅俱集於此，是自然的理。有銀業商，

有收稅吏，和其他各類的人，甚至無賴兵丁，淫業娼妓，也無不應有盡有。哎唷，這個由鄉鎮一躍而爲城市的迦百農，正可作當時社會情形的寫真。但是因爲牠踞在加利利海濱，所以還沒到耶路撒冷那樣造孽的程度，也不像該撒利亞那樣腐敗，道德上的空氣總算是可以呼吸的。人民雖然不是絕對完全，那窮而善良的和虛心慕道的也儘有；農夫每天勤他的田畝，漁人每日忙他的漁業，這等人是可以和他講解天國的。

在安息日，耶穌進得會堂；這會堂不過是簡單而沒有裝飾的房屋。門是大大的開着，人可以自由進去，任誰也可以讀經講經。至於來會堂的人，多是三五結伴而來，各自成一小團，在此中可以彼此談講「思念上帝」的事。

耶穌在會堂禮拜的時候，就站起來，向管會堂的討一本皮卷聖經，

（要先知書多於律法書）用溫和的聲音宣讀幾節，以後用他的口才放膽解釋那一段經文，使那些法利賽人聽得覺爲稀奇，罪人大受感動，窮人多受吸引，婦女竭誠喜悅。

一段古經，經他的解釋，忽然之間變爲新義。從前不清楚的語句，如今明晰如同得了大光。衆人所認爲大好信息，就是感覺到自己獲得真理，似乎是破天荒第一次的新發現。這經上的一字一句因爲年湮代遠已變爲乾枯無味的古物；自經他一番解釋，一字一句都重新復活過來，好像久已頹敗的花蕊，經及時的雨露澆潤而忽然怒開，經曙光的照耀而忽呈寶色。將古文字句一一都照亮在人的心目中。這種新發現，真是意想不到的的一件大異蹟。

在迦百農從來沒聽見有這樣的啦吡如此講經，所以每逢他講書，會

堂常是座滿，甚至擁擠到門口，沒有插足之地，還有人想强行擠入，以得聽講爲快。

安息日向例是不准作工的。那園丁都放置平日的器具，可以不用澆主人的花，也不得灌自己的園。鐵匠在安息日，也得享受一日的幸福，爐不生火，而洗洗他那副煙灰鐵屑汗漬的臉。老人就用價廉的香膏竭力修整他的長鬚，可惜的，就是那副容貌終洗不掉晦濁黝暗的氣色。他們進得會堂前來敬拜上帝，聽聽列祖所受的教訓，那是誠然不錯；而會堂已成爲本城集會的中心地點，藉以會會親友，見見鄰舍，可消遣這不作工便無事可爲的長天，也是免不了的。還有泥水匠，這般人多是本堂的建築者。會堂左近社會上的領袖，平素都算好人，但爲建堂的捐款，大家不約而同的推讓起來，誰也不肯多納，因而會堂多是卑小。這般匠人

，他的臂膊已經受了六天的勞苦，本日還有些餘疼。每天站着工作，爲討主人歡喜，不免格外的出力，到會堂守守安息，顧不得身上新衣，便席地而坐。然爲了自己對本堂有一份工作，左顧右盼，時有得意之色。

接着，那漁人也來了，老的少的，結伴成羣。被太陽炙曬的臉滿現紅光，眼睛是眯眯的睜不開來，一見便知是水面上遠視收光的一種習慣。老人比較少者煞是好看，連頭頂到下腮四散蓬鬆的繞成一大個白團子，而中間卻鑲着一個紅臉。他們把小漁船拖到沙灘上，仆轉來，底朝天曬着，把漁網鋪張在房頂上晾着，工作算已完畢，安安靜靜的來守安息。乍進到四面牆的房屋裏，雖然門窗大開，總是覺着空氣不足，心裏眼底還不住的憧憬着波濤激打他的船頭。

農人也前來了，稼穡維寶，自古已然，他們不必盡是財主，但多是

溫飽小康之家。穿的衣服比較的格外齊整。這等人心中常盼望有好收成，一定不忘記上帝。因為看見麥子，穀子，發苗秀穗；橄欖，葡萄，開花結果；這都是表現上帝好生的大德。牧人也進來了，那種羶氣味，觸動人的鼻息，令人有些不耐。他們天天住在荒郊野地，只有山羊綿羊作伴，進堂守安息，也算分沾了城內人們的幸福。

更有地主，商人，和本地領袖人物，撒都該人，法利賽人，一齊也來守安息。他們是衆人所視爲一般上等階級，都站在會堂的最前一列，那種深自矜貴的氣態，低着頭，眼向着地，心中或想念自己的事情，或籌劃自己的商務，而良心上卻覺平安，自以爲律法的一條一條都遵守了。若從後面看上去，那一行肩背，全發現綢緞的光彩；肩背雖是彎曲，而體態卻是莊嚴，有地主的肩背，有富翁的肩背，豐肥寬展。他們以爲

對神對人兩無虧欠，既得有世界的權威，又受有宗教的培養。

此外，還雜有外來的客旅，路過此城，作一日勾留，或自提比利亞而來，或要往敘利亞而去。他們進來，一爲參觀，一爲敬禮，然而驕傲作態，多游目四顧。

會堂無非是一座刷白的大房子，作長方形式，門開在一頭。更可算是一所鄉邨學校。在門口隨時隨地有窮苦人蹲踞在那裏，像狗一般的不時被人趕逐，那等情形實是令人可憐；有只靠短工度日的。有靠人家擲一點食物過活的（真是苦阿）。有做小偷纔可得吃的。有衣裳鶻結的花子，渾身蟲子生滿，體面人望而遠避的。更有不能作工無業的孤兒，兒子遠出無靠的寡婦，以及曲背駝腰無人認識，身體不健的。有得不治之症，不能作工，或精神不足，或身體軟弱的。有吃了這頓沒那頓，沒有

一次得飽；在那裏歇腳便在那裏宿，沒有定處過夜的。甚麼爛魚頭，隔夜飯，饅頭皮，小菜腳，都是食品；冬天寒冷抖戰，盼望夏天快到，路旁可吃果子，已算是享受天堂的福氣。像這般的窮苦疾病的人，到了安息日，也可進到會堂聽講聖經，和別人有同樣的權利，他人不能禁止使他們不來，因為同是上帝的兒子，所服事的同是一位上主。在安息日，他們特別的一種安慰，就是覺得在靈性上所享受的並沒有貧富的分別；身體健壯的所聽的教勸，他們也能入耳；靈魂所食的天糧，他們也一同享受。絕不似平常的家庭，主人家吃好的，他們拿剩下的或掉下的充飢。按照摩西的律法，那富有肥羊的和那沒有一點羊肉過踰越節的同有一樣的效力。先知摩西的話誠然是好，但是新來的這位大先知所說的話更越過摩西。他安慰那貧苦受傷的人而責備那富厚不義的人，所以每逢安

息日，他們都樂意的進會堂去，盼望能够聽見讀以賽亞或是阿摩司二先知的書，作窮人的保障。而且也要聽預言將來的刑罰說：「終日宴樂穿紫色袍的人，不免要臥在糞土中」。

正是到了一個安息日，有一位從曠野新回來的，特別對他們講道，目的是要把好信息傳給病人和窮人。從古以來，沒有別人肯這樣對待他們，也從來沒有別人像這樣愛惜他們。新來的這一位很像舊日的先知，偏偏護惜貧窮和殘疾的人，而且反對財主和勢利的人。因此，使窮人的心滿了希望，滿了安慰，直覺得是舊日的先知重又回來。

等到耶穌講完的時候，那些上等階級的法利賽人們，又識字，又發財，自然極表示不滿。他們站了起來，緊閉嘴唇，面面相覷，在會堂之內，尚不便公然反對。及至出了會堂，就從那長鬚底下發出哼哼長嘯的

聲音說：『這等事總當設法』！公然顯出禁制的表示了；但是絕對的沒有一人敢加以非笑。

接着，那商人也出來了，他們仰着頭揚長而去，早打算他明天的生意。而留在堂中的，無非是園丁，鐵匠，農夫，漁人，牧者，和那一般窮而無告的殘疾病人，以及孤兒寡婦們。他們都注定耶穌，不肯把他們的眼睛從耶穌的臉上挪去，還仰望再有一番講解接下去，再把天國的日子傳揚一次；因為已經聽得天國降臨的日子，受痛苦的可得安慰，而且痛苦受的越厲害，安慰得的越飽足。聽得耶穌這樣的話，叫他們的心房突突的跳個不住，心內如同進入一種大光，又似開了一個新門，得以看見上天的榮光，而見着一種豐富的異象。到了享受安息的時候，這些人們的感想也有錯會，像財主和法利賽人一樣，不知道耶穌來的正義。因

爲他們所仰望的天國，不過是一種不勞而可享受豐厚的一個大節期。

羣衆們雖或誤會了正義，但是沒有別人愛耶穌像他們這樣的多。再是，看到耶穌行了異能之後，就可以證實——而且知道——沒有別人愛耶穌像加利利人那樣的。

及至耶穌出了會堂，衆人都在路旁等他過來，盼望再見他的顏色。但是不敢十分親近；看他進入朋友家去吃飯，還有人在門外等候；再出來的時候，便覺格外親近。跟他一直往加利利湖邊，在那裏也有別的人前來加入，就有人敢向耶穌詰問；他就用一些叫人永不忘記的話，教訓這困苦流離無倚靠的百姓。

首先四使徒

耶穌在迦百農的漁人中，首先尋得四位使徒。他每天到湖邊，有時

着他們開船離岸而去，有時看一帆風飽，湖上歸來。及近岸時，那些漁郎赤腳下水，深可及膝，拖上魚網，並收拾着裝滿了的那些魚籃，大的小的，好的歹的，潑刺跳躍，經日光一照，落下的鱗都作銀色。

有時晚間開船，趁着一湖月色，隨在撒網，終夜旁苦。趕東方現了魚肚色，便回到岸來。多是耶穌先在岸上等候，他們一到，便首先的向他們說『早安』的話。但是，有時得魚不多，或是空手而回，心中憂鬱，臉上難免沈沈不樂。耶穌用溫柔的話，一作歡迎，二作安慰。他們雖是終夜未睡，而且徒勞往返，不曾得魚，然而還是滿意的聽受耶穌的訓誨。

一日清晨，有兩隻漁艇從湖上回來，那時，耶穌已經站立在沙灘上，對環繞着他的衆人講道。這時，聽道的人頓形擁擠起來。那些漁人到，一面下船，一面收拾他們的網，耶穌趁這機會便上一隻小船，使其

撐的稍微離岸，如此可免去受衆人擁擠的不便，站在船的尾梢上，對着岸上羣衆再說『天國』講完了，對西門說：『把船開到水深的地方，下網打魚』。約拿的兒子西門說：『夫子，我們整夜勞力，並沒有打着甚麼，但是，依着你的話，我就下網』路加五章三至五節。

他們離了岸，把網撒在深水裏，拉回網來的時候，大魚滿了網，甚至幾乎把網裂破，便招呼那第二隻船前來相幫。他們將網又下了一次，也裝滿那隻船，西門，安得烈便驚奇，看爲是一件奇事。西門本性是個熱烈樸誠的人，就俯伏在耶穌的膝前，表示感謝的心意，說：『主阿，離開我，我是個罪人』六至八節。

於是，耶穌滿臉帶笑的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作得人的漁夫』

他們回到岸上，把船拖上沙灘，於是，這兄弟二人撇下他們的網，跟從了耶穌。再過兩三天，耶穌又見了西庇太的兒子雅各和約翰，——本是和西門同伴打魚的，——他弟兄二人正在補網的時候，耶穌招呼他們；那兩位弟兄就辭別父母，撇下魚網，也來跟從了耶穌。

這樣，耶穌往後不是過着孤獨的生活了，有了兩對弟兄，作他的同伴。這四個人因爲信仰，思想，目的，多是相同，自然一天深似一天起了友誼的情感。耶穌無論往那裏去，四人都願意相隨，也願意同受甘苦，而且願意把受的教勸重複對人傳說，那種服從比較兒子對於父親更多更深。試想，這四位本來不過是加利利湖上平常的漁人，性質樸誠，識字不多，談不到學問，口才面貌俱平平無奇，在人羣之中，沒有特長可以被選。然而耶穌揀選他們和他一同建設新國，這國且要充滿地極。正

爲了一經招呼，他們就撇下多次往還的湖，和慣常睡臥的船，又撇下他的魚網魚具，以及父母妻子和一切所有；爲要跟從這一位。這一位並沒有應許他甚麼金錢，地位；所談講者，無非仁愛，貧苦，聖潔，完全。

這四個人的心意自然不及他們夫子那樣的高尚，有時，連聽受的話都不明白，且不免有些懷疑；雖是如此，耶穌卻原諒他們。甚至在最後的那一夜，他們逃跑離去，主還是饒恕他們。全是爲的主始初招呼的時候他們已經誠誠實實的撇下所有的跟從主了。

說到我們今世的人，誰敢自己說，能比得上這些加利利湖的漁夫？假使有一位新來的先知對商人說：『撇下你的櫃臺賬目』；對教員說：『撇下你的講臺課本』；對官僚說：『舍棄你的職位虛榮』；對工人說：『放下工具，我要換給你另一種工具』；對農人說：『把犁撇在隴頭，我要

給你另一種良好收穫』；對管理機械的人說：『放下這些，修理靈性，比機械尤爲要緊』，對財主說：『把你財錢分給窮人，我要償你以永久的基業』。設若像這樣的一位先知，對各人說這樣的話，試問能有多少人敢像提比利亞海的漁人不用猶疑逕撇下所有而跟從這先知呢？耶穌當日沒有招呼十字路口的小商販，因爲他們視錢如命；也沒招呼農夫，因爲他們過於愛惜田畝；更不會招呼大資本家，因爲他們已經安享晏樂，得到今世的國，絕不盼望將來的天國。

耶穌揀選他首先的友伴，從漁人中得到，並不是偶然無意識的。是爲看到漁夫在海面上做到養成那等候的功夫，知道他們忍耐，絕不是忙迫的圖功，從容撒網，又不肯張皇作事，而且撒網之後，就全心依賴上帝。海水漲落，時有改變；有時得的魚裝滿了船，有時得的不足一餐之

用，自開船直至收網，全不由自己主張，一任上帝的安排和賞賜。若是得不到甚麼，還盼望總有那多得的好日子，可以自己安慰。他們不求發大財，只要所得者能換到衣食，已滿心足意。然而論到他的身體靈魂，雙方都是清潔的：身手常受水的洗濯，靈性常受孤獨幽靜的洗濯。

耶穌把原來無有名譽的一般漁人變為聖人，直至今日萬國稱頌景仰，永永不忘。耶穌所以能穀這樣改變他們的氣質，全是爲了他自己本來是超越人類的；能把原來睡覺的人，變換他們作了喚醒別人的人；能把原來怯弱的人，變換他們作了勇敢的人；能把原來作奴僕的，變換為主，有君子的氣概。因爲每逢一個大偉人出世，必有一般附從羽翼的勇士，這是古今中外歷史上的一種慣例。

但是耶穌所選的，不是殺人流血佔據地盤的勇士。他的使徒，要作

靈性上戰爭，就是：清潔戰勝污穢，聖潔攻敗罪惡，健康驅除疾病，靈性勝過物質，將來的世界推倒已往昨日的世界。這些使徒，把所聽受的信息傳揚給窮人和病人，並且要到他們所未曾到的地方，或是分散到各處，奉上帝的名，繼續他的工作，直到永久。

登山

斯世若無『登山寶訓』，人生實爲悲慘無味的苦海。若無『登山寶訓』，人類算是失掉作靈性動物的證書。若無『登山寶訓』，世界文明的進化直是一種自欺的泡影。自耶穌登山發揮出這一段寶訓——人生是可愛的，生活，也可證實人爲靈性之動物，而且有日日進化的可能。

假使有一位天使，從天上來到人中，詰問吾人：在世界甚麼物件算是有用的至寶，永久絕對的不改變牠的價值？再問吾人：靈性中有甚麼

功修算是出色的成績？吾人的答覆，敢保一定不提舉日日引以自豪的所發明的科學和機械，因為這一切無非引人作物質的奴隸。所敢提出者，惟有耶穌的『登山寶訓』。其次，要答覆大使的問，或可提舉列國最著名的詩歌。而寶訓在衆詩歌中，也好像獨一無二的金剛石雜在衆寶石之中，時時發射燦爛的白光。

假使吾人進到一個超越人類的審判廳前，受法官的裁判，而承認自己不能逃避的過犯，承認自古以來日日重演的罪惡，就是歷代殺人流血，以及殘暴無理的作爲，和人類子子孫孫所流的眼淚，和人心內說不出，的剛愎；如果，實現的有此一段光景，吾人在這種法庭上所申辨的理由，必不敢提舉哲學家的言論，或是科學家的公理，也不敢提舉法律家幾個時效的快過去的名辭，因為法律是由於人們懼怕刑罰而方始成立的。

我想，必不敢提出這一切；所敢提舉的，只可從寶訓中揀出幾節，或可藉以得法官的寬恕，而減輕一點發落。

假使一個人讀過這寶訓，他心中不覺得受劇烈的感觸，這人算是失落至寶，極其可憐。雖然他能得無數人的疼愛，比較的說，仍算所得不償所失。

耶穌講說寶訓時所登的山，比較其高，不及撒但領他所上的山。在此瞭望中所看到的，無非山下的田畝和山頭的夕陽，更有長而橢圓的加利利湖和隱約可見的迦密山，在那邊還令人容易想起巴力的祭司被先知所殺的情形。耶穌在此所登的山，不在其高，（或謂本不是山，乃是一山坡）然而卻從此發出那永不毀滅，不分國際，刻在人心，（不像誠命刻在石版）的寶訓，而且作了新人的詩歌，也就是人類中最超越的一種得

勝歌，正如以賽亞說：「這報佳音，傳平安，報好信，傳救恩的，他的脚登山何等佳美」。以賽亞五十七章七節。先知說這幾句預言，很有特別的興致。

耶穌上得一山，坐在他的使徒中，另外有許多人繞着，他們多注目看他，內中有一人問道：「夫子，你常說的天國，誰可以進入呢？」

耶穌的答辭，就是聖經上所常說的八福，並作寶訓的引言。

現在，已有許多八福的解釋，而失卻其中正義者仍居多數。就是不免破碎，割斷，揉擠，扭掣，彎曲，種種的變形，失掉原有的真象，忘記八福就是耶穌第一次教訓完全賅括的整個。

「虛心的人有福了」。按路加記載，用「貧窮的人」代換「虛心的人」四字。如今有多人看路加的記法比較馬太更為近是。

也有人把「虛心」二字作「缺乏智識」講解。

但是，耶穌不是專想到尋常的窮人，也不是專重缺乏智識的愚人。不錯，耶穌在世，不重視財主，而且極端反對集金主義，因為貪財是進入天國的第一障礙。他所以愛窮人，是因為他們缺少安慰，並且缺少人的親愛，因而加以安慰，予以親愛；這話也是不錯。然而這裏所說『虛心有福』四字，必不是說：作到窮人那樣的缺少食物或是缺乏智識方纔可以進入天國。

耶穌實在也不重視誇美皮相的智識人，僅是藉着思想，構造一事理，推想一原理，或是研究物理，或是明白書理。他所重視誇美的，是在於明瞭比喻和預兆的正義，而且所作的事有像先知的本領，更是自強不息的研究真理。他屢次憂愁使徒缺少這等賞賜。據他所看，那高尚的才能，是人當明白，要得唯一的福氣，只靠智力是得不到的，必須體與靈完全

改變，方能承受天國永福。但在此完全改變工作上，智力也爲不可缺的一部。所以耶穌爲天國所招呼的虛心人，並不是特別招呼沒有智力的人。

虛心的人，也可以說是人有靈性缺少之自覺，和靈魂不完之自覺，既是自己覺得有這樣的缺欠，自然要設法脫去這困難的境地。這等人與那富而自滿的人根本上有霄壤之別。自滿是自己不覺有何不足；對人說，是不欠人甚麼債；對上帝說，自以爲是上帝所悅的。這樣，就像人已經登到山的絕頂，再沒有向上的希望，他的靈性永遠必不能飽足；這是爲了他自己本不覺得飢渴。

這樣說來，那自覺爲虛心的，自覺爲窮人的，也就是願意爲完成受苦的，也就是願意爲真理服務的。他們以後必被稱爲聖，如上帝本來是聖一樣，而且天國也要屬於他們。反言之，那自滿的好像外面套上一件

新衣，看不出他內裏的污穢，這等人必不能進入天國。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要承受世界』。這『世界』二字，是涵蓄在耶穌的新國上，並不是承受世上的地土。至於要佔據世上地盤，則非出以強暴不可；溫柔的人怎能够如此行呢？爲此，無論何人願在心靈上得新天新地，必不可暴虐，因暴虐是愛心的敵對；必不可發怒，因發怒必產生罪惡。可見溫柔中必有忍耐隣舍之義，就是對於惡人加以忍耐，明知其惡，不要用惡勝惡，要以善勝惡。換言之，遇見一種障礙物，不必動怒，當用堅定不變的行爲化除這障礙；這樣，從耐心發生的力量比較暴發的武力更爲偉大。譬如水任人攪動，似天下之懦弱莫若水矣，及其漲發，決隄淹物，牠的力量何等偉大！誰能說柔不可勝剛呢？

哀慟的人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要得安慰』。耶穌說的哀慟人，到底是怎樣的人？就是自視卑微，而又可憐別人。他不像衆人只求自己安樂即算足心。他看着別人的不足，和自己不足有同樣的痛苦，所以發生非常的哀慟。或是看見行善徒勞無功；或是因為世間善惡之爭，善的得勝，盼望許久，來的很遲；或因看見衆人都沈在罪犯中，不肯回頭；或是行義則力有不足，而不義則在所難免；所以哀慟的人的哀慟，不是感覺物與寶物的缺乏而流淚，乃是在『尋求屬於靈性的寶物』上感到不足而哀哭的。因為這人充滿了這種種的憂傷，可以使悔改的觀念促進一步；那麼，後來的安慰也自屬當然的事了。

『在義上飢渴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要得飽足』。所說『義』字的正意，照耶穌的見解，不是指着人服從一種國法，也不是指着遵守古來設立

的法條。若細細比照詩人，先知，和聖人的看法，一個義人，就是信服上帝旨意，這人可算是一個完全的模範。然而這人的完成，不是服從文士所寫的法律和古經遺釋的法典，因為這一切已經都受法利賽人的蒙蔽，失去正義。這人乃是遵照耶穌所留下的最簡單的命令，你們應當愛人，無論親，疏，遠，近，朋友，仇敵，本國，異邦，一體相愛。人果是如飢如渴不住的尋求這樣的義，那人必然在天國裏得着飽足。

『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要蒙憐恤』。誰愛人，誰就受人的愛；誰助人，誰就受人的助；這是極自然的理。按照舊約那『眼還眼，牙還牙』報仇的律例，可以取銷；而報答的心意，在報恩上，則永久存在而適用。吾人心中常常犯罪，違犯上帝，而衆人也常侵犯我，若我饒恕人，我犯的罪，也可蒙上帝饒恕。耶穌基督時常住在我們各人裏面，我

要人怎樣待我，莫如我先怎樣待人，正如耶穌說：『這些事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可見吾人憐恤別人的時候，正像是憐恤自己。同樣，吾人赦免人對於我的過錯，那麼，上帝也赦免我的過犯。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要得見上帝』。所說清心的人，必是專心求着完成的人。他心內唯一最樂的事，就是以善勝惡。假使人的心不清，充滿了情欲，和世界的名利，物質的榮華；像這樣的人，永永遠遠嘗不到『得見上帝』的滋味。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使人和睦的人不和溫柔人一樣。溫柔者，只是不以惡報惡；而使人和睦者，是隨在的以善代替惡，以和平代替戰爭。耶穌說：『我來不是叫世界太平』，意思是他來

要與撒但戰，與世界戰，以及和一切罪惡戰。撒但作了罪惡權勢的魁首，以致世界成爲不息的戰場。耶穌的意義，是說他來要勝殘去殺。而這般勸人和睦的，必是推倒世界的戰爭，自己作了造成和平的工具。論到戰爭的來源，全起於爭名奪利的私慾。財貝越多，貪心越大，甚至引起恨惡的敵對，那麼，便釀成戰爭的導火線了。耶穌在這裏所設立的新法律，是使人克己，使人看輕世上可見的財寶，使人博愛，連那恨我的我都要恕他而且愛他。像這樣使人和睦，正是雙方的工作：一方勸導，一方施行；正如一有力的蟲日日剝蝕『戰爭的樹』的根，那樹必然要仆倒的。及至世界人人相愛，甚或愛他人還勝於愛自己，而犧牲自己。到那時候，戰爭的事，無論是大，是小，是國內，是國外，是言語的，器械的，人與人，族與族，國與國，一切的不和睦全然取銷了，世界大同，四

海一家。這勸人和睦的得稱為上帝兒子，而且為進入天國的第一隊，也是理所當然的。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當下耶穌差遣信徒設立一個天國，就是公義，仁愛，最高尚的一個新國，也就是信天父的人的國。所以耶穌的意思說，我差遣你們為要推翻不義的機關，攻破依賴武力的主人，除滅伺候撒但的官吏，但是，此方既加以攻擊，對方必出以反抗，因此，他們必要起來反攻你們了。你們為這公義爭戰，身上或不免受害，靈性也未免被累，甚至也就失去自由，因而喪命。然而如果樂意為打這美好的仗，甘心受苦，那些苦楚逼迫，可變為進入天國無人可阻擋的一種證券，因為天國的建立，這些人是早已有份在內的。

『人若因為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

就有福了，應當歡喜快樂，因為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人所加的這些辱罵，逼迫，毀謗，全是屬於物質，法律，或政治的範圍之下。人或可以把你的糧食取去，把你的自由奪去，使你不得見光，甚至打折你的骨骼。這等等的逼迫，還以為不足，更有預料不到的辱罵，毀謗；這正是因為惡人裝滿了罪惡，而且不肯脫離它，如同豬混處爛泥中，已經成了慣性；看到你們和他不同類，不但苦待你的身體，還要使你的靈性受苦。因而又加以誣告，捏造各樣辱罵不堪的話，堆在你身上。他們本來似豬，反說你污穢；他們笨如驢，反說你蠢笨；他們本像老鴉，反說你貪吃臭屍；他們本似公羊，反嫌你羶腥；無所不為的匪徒，反說你是敗類；殺人越貨的賊子，反罵你是強盜。雖然如此，你們應當越發喜樂，因為惡人所加的辱罵，正是善

人頭上的香膏，行爲善良的證書，所捏造的污穢，正是顯明你的聖潔。如法蘭西斯的話說：『人爲基督受逼迫，可算爲完全的喜樂。耶穌對於信徒的賞賜，這算是最寶貴的。因爲逼迫可以使人克己，叫人甘心滿意的忍受辱罵，毀謗，誣告。論到別的恩賜，是上帝從外面賞於我的，我無可誇口；但是身受的一切苦楚患難，是我親自擔當的，可以誇口』。古來的先知沒有一個不受人辱罵的，將來的先知也是如此。試想，我如何可認出一位先知：譬如有一人自我面前經過，衣服滿有水泥的污跡，隨後的有世人的唾罵，然而那人面不改容，口中仍是說法講道，絕不因爲衣裳被污和人的笑罵便塞住他的口；雖然有人把他打死，但不能把他傳揚的聲音滅掉，藉着他的死，反而四面擴大，直至萬代萬方成了傳揚的大響；這人正是個大先知。

說到這裏，八福講解已完。天國子民的資格從此規定；使反對的人受着警告；使膽怯的人得有激勵；而且使凡看見他們的人都可以分別認識他，如或在人前受了辱罵，算是宣告了及格的憑據。

至於那富足者，驕傲者，自滿者，暴虐者，不義者，好爭者，譏笑者，不求聖潔者，不受完全者，辱罵人逼迫人毀謗人者，都不得進入天國。除非他們回頭改向，反轉了地位，永不得入天國的門。照人的看法，現世有幸福，人所羨慕而稱道者，其實他們離着真正的福氣還遠；反而還是世界所輕視所辱罵者，他們離真福比較的還近一些。所以耶穌第一次傳揚天國的時候就把世人所重視的地位完全反轉過來。往後，他的宣傳大都也是如此，常是把人生觀反轉秩序，而且他自己的行爲也證實是和言語一致的，怎樣說也怎樣行。

經上說

人類的歷史，有似一種教育史，紀人羣進化的課程；也有似戰爭史，寫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宣戰，少數人以理性作機械，而多數人則以強權作軍裝。但是此等類似教育的進化史，常是進一程級，而忽顯一退步，所以常發生一種教令，也就是顯明人屢次反對，不願接守這教令。雖則常表現有此抵抗，然始終卻不能把這教令壓下去，使其不得存在。

那些古初編制法律的先覺，組織新國的元首，建立大城而又創造公義的君王，稟賦智慧而又聖潔的領袖，自古以來，像這些偉人，聖人，常是不斷的創設法律使人遵守，願意把人羣的獸性加以裁制。他們的言語，或是演爲口講，或是著爲筆記，總不外乎要把野人變爲馴人，把人們的殘暴好殺的氣概化爲文明知禮的樣子，凶殘的化爲溫柔，好爭的變

爲仁愛。

上古的法律書，如猶太的摩西五經，中華的大學，印度的亞吠陀；希臘的梭倫，羅馬的奴馬，或希臘的希西阿與其七博士的作品，都是一種嘗試的，要把這最低級的人類躋於高明，如同把一未經雕琢的頑石施以錐鑿雕刻，化爲美麗可愛的物件。但是這等首先的嘗試，本身的手續又常是不完全，而且粗淺不近情，所以多是達不到目的。

古人所編設的法律，吾人今日試一推求他的本原，無非是一些根本的禁止話語，譬如說：『不可偷盜』，『不可殺人』，『不可欺詐賣友』，『不可奸淫』，『不可苦待無力的弱人』，『不可苦待寄居的外邦客旅』，『不可虐待奴僕』。像這種法律，全是一種根本的制止。世界若破除這一切，社會上必立呈大亂，因而破裂；所以立法的聖人無非要把人容易犯的

過犯減少一些，如能收到滿意的效果，就算完成設立律法的理想，也就是普通大多數人所承認的公義。

但是既有律法，那便顯明在設立律法之先已經有此過犯。不然，就不必設此禁令。因為所以立此禁令，自然是先有違犯這禁令的，可見古初開首設立的律法，無非要提防獸性潮流的衝動。照人類最高的希望，一方面有公義，道德，聖潔，而對方又有不良的習慣，獸性，殘殺。惟有設立的律法介乎其中，作雙方維持的一種防範，使人有所畏懼，而又有所觀感。

上古的人類純是肉體用事，幾不知靈性爲何物。情欲熱烈，身強力大，面紅血旺，兩肩寬闊，胸涵長毛，生食獸肉，強姦婦女，搶刦牛羊，殺害仇敵，逞其兩臂之力，殺死敵人，繩縛死者兩腳，拖在馬後，直

赴得勝的大宴，席上飽啖牛肉，酣飲烈酒。像這種半人半獸的野族，常常犯法，如印度的摩訶婆羅多，或希臘的荷馬的伊立特，或舊約上所記的幾位大勇士，都是殺人流血的這類人物。既然有這樣暴虐，若再沒有法律，又不怕終身的報應，他們的凶暴殘殺到甚麼地步方算一個住腳？所以立有『眼還眼，牙還牙』這等法律，按照當時的環境，已經算是仁愛公義得勝的造端。在當時看，不是眼還眼，乃是眼還頭；傷一指則還一臂；殺人一命，報仇則還數命。所以立下還眼還牙的法律，已作了人羣造福的大保障。然而吾人處在今日，已經受了耶穌教訓之後，則覺得這還眼還牙的法律仍是可怕之極，非文明所當爲，亟在剷除之數了。

古人犯法者常比較守法者爲多，所以在當時掌權的看爲極不滿意。按之掌權立政的本意，應當謀人羣安全的幸福，一方立法，一方行法。

可惜，他們自己也不守法，即使這等人常是守法，仍不能算是勝過罪惡，因為守法僅可把罪惡壓下去，不是勝過罪惡拔出罪的根來。所以法律只能判定罪，法律不能消滅罪，如同用一條鐵鏈，縛住野獸的腳，能使他不跑，但未必能變化他的暴性。同理，人心可受法律的一點束縛，不免陽奉陰違，或是明處飾貌矜情，作一小善，而暗中更肆無忌憚。可見人守了法律的字義，未必盡了法律的正義。

耶穌宣傳登山寶訓的時候，人類正是處在這等地步，所以就為他們清清楚楚的解釋古人法律已經失卻效力，他們明明遵守法律，而已得不到法律真義。按照教訓人類正當的工作，總得叫人明白當初立法的正義，譬如掃除舊灰，可生一新火，同理，引導人回到原來的地位，而得到靈性完全的改變，就是所說的「重生」。如果這一切作到成功，無非成

就自古來已經枯燥的死律。但是要這目的成功，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創造出一新法來代替舊法，另設一新律，改變復還人的本性。

聖經上有一節書似乎與以上所說的意思相反，就是耶穌說：『不要想我來是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這一句話何其直捷清楚。然而馬太再記一句，就把上句的意思減少，而且也有些相反的趨向，就是說：『天地都廢去了，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都要成全』，有時人錯會本節的正義，常想，耶穌的法律無非繼續摩西的法律。吾人試再詳為推求耶穌的正義加以申明，他是說舊法律上所有的一切公義，真理，在沒有完全變為人生普通的規則和變成人的普及的習慣以前，律法上的一條一例仍有其時效，是不可廢掉的，可見舊法律算為新法律的第一步，作最低級的資格，直到舊法律完全成就而融

洽於人中，到那時候新法律便出現，舊法律即不適用，人素日所明白知道的舊法律，時效上的價值完全過去，而且有高尚的新法律代替舊者執行一切了。

耶穌在和法利賽人辨道的時候，明明的說：『律法和先知，到約翰為止，從那時候，上帝國的福音傳開了，人人努力要進去』路加十六節，按『努力』二字，不必是說從外面的強而用武，乃是指明新法律內所涵蓄的力量，自從耶穌以後，可以說舊法律是不全而且不適用，就是爲了他講道的時候，每逢提舉比例『經上說』的話，便創造一個相對的條件——『但是我說』。

從『但是』二字，開了人類教育的新紀元。吾人處在現今時際，雖有多人仍是暗中摸索，這是因爲人的智識不足，並非耶穌的教育不全。

但是我說

『你們聽見對古人說不可殺人；但是我告訴你們，凡人向兄弟動怒，難免受審判，凡人罵兄弟是拉加，難免公會的審斷』。耶穌直接的作一絕對的判定，他不想到人用刀殺人，或用刀刺他弟兄的肚腹，只想到人若有一點恨心罵弟兄一句，那便和殺人有相等的罪。因為知道忿恨生咒罵，咒罵生揪打，揪打生撕殺，所以若是僅僅制止最後的結果，便爲已晚而且不足。因為結果是在後的一種實現行爲，在先，早已有其所由來的造意了，要杜塞最後的行爲，手續上已爲遲晚，可見除罪當拔罪根；譬如，看見可惡的野草，應當趁其幼小時拔出那根，擲在火裏燒掉，不然，既有這樣野草，就難免不結惡果。

忿恨有如烈火，趁其發紅未及生焰，尚可撲滅，若待火然勢狂，就

不能制止了。所以耶穌的判決：始初最小的罵人和最後極大的殺人有同樣的罪名。他主張的這個理由，根柢極深。如果到了世界人人都能穀把忿恨報仇的心壓制下去的時候，那麼，無論甚麼爭端——或是言語，或是事實——都可以消滅了。到那時候，殺人的事就成爲一種傷心慘目足資紀念的古蹟，顯明古人的殘暴而已。

「你們聽見有話說，『不可姦淫』，只是我告訴你們，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裏已經和他姦淫了」。耶穌判定這件事，和上一件有相同的見地。就是不僅看外面的行爲，因爲只看外面事蹟，乃是一種粗淺的看法。耶穌從身體所犯的罪惡推到靈性所發始的意志，從眼可見的推想到眼所不可見的，也就是看果子知道樹，看樹推到種子，有相因而及的原理。

由此，可知眼所能看見的罪惡便是後起的，已經成就的，到了這時候，如忽然發現的毒瘡，其勢已成，若早早清其血液，毒瘡本可以不發的。

這樣，一個男子向一個婦女說誘惑愛戀的話，那婦女也表示同意，到這時際，姦淫事算已成立了。因為按照兩性的造意已相認可。所以要保持清潔，莫如把戀愛的話及早躲避，若不禁止戀愛，便容易造到姦淫成熟的時機。

若是，意志上想到負友，雖未成爲事實，已算是負友了。所以你要免避將來的憂愁，莫如拔除始初的造意。譬如說，『一個眼叫你犯罪，就剷出來，一隻手叫你犯罪，就斫下來』，聽見這話的人，無論膽大膽小都是要懼怕的。但是，到了事勢所逼，不得不做的地位，如害了毒瘡

惡疾，非截去手足，不能保命，連膽怯的人也得甘願受醫生的斷脰剖腹。哎呀，要保存身體，任何痛苦，或者情願忍受，然而要保持靈性健康，有點犧牲，人卻多不願遵行。殊想不到人若是只有身體的健康而無靈性的健康，無非是一種活動的機械而已。

「你們又聽見有對古人的話說，『你不可起誓，你所起的誓，總要還給主』，只是我告訴你們，甚麼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為天是上帝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為地是他的腳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為耶路撒冷是大君的京都；又不可指着你的頭起誓，因為你不能使一根頭髮變黑變白了；你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

無論是誰，說實話不必存懼怕心，說實話不必怕外權的迫壓，是要順着自然的道理，應當如此，這樣，無需乎起誓。若取信要約至於起誓

，到底是無用之物，因為雖然接受了起誓者的話，終久不能使人完全平安，消除疑惑。試看，古今歷史上背約反誓的事比較成全誓約的事多至不可計數，而且，所用起誓的話越大，那人的惡心越深。

經上說：『你當孝敬父母』，但是，耶穌說：『愛父母過於愛我的不配作我的門徒』，尤其有一句更重的話說：『人到我這裏來，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姐妹，連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門徒』。

耶穌不是判斷孝敬父母的心有甚麼不好，是要斷定孝敬父母的正當地位。在古人看，以孝敬父母爲最大的愛心。但是，耶穌說，不是如此，那最大的愛心，是爲父母者的愛。父愛子是向前看，愛其青年，和將來的成立；子愛父是向後看，顧念父母的衰老。耶穌加以修正，把古人

已往的看法變爲新的，在孝上不必受遺傳的束縛，對於復興世界和服務社會，愛萬人有時或比愛二人更爲重大而緊要，試看古今中外因公忘私，爲國忘家的，歷史上代有其人。中國儒者的話，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由親及疏，用愛似有次第，至於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那便算是難能可貴的要道。假使人要立定志意，建立不世的大功，必用完全的心力，完全的工夫，方可成功，那麼，要成就改變靈性的大事，總得把尋常的義務，古人所看爲重要的孝敬，比較的放後一點，那就是耶穌所講孝敬父母的正當地位了。

對於古人的法律，尤其是文士們解釋遺傳，陳述潔淨的條件，繁雜瑣碎，條分縷析，絕沒有甚麼正式的價值。然而據法利賽人的意思，違

守這遺傳，就是最高尚的信仰。殊不想到，洗濯一玻璃杯清潔比較洗濯靈性清潔容易得多。洗滌那死物，不過用一點水和一塊拭布便已足用，至於必要洗淨永活的靈性，則必需用愛心的眼淚和意志的烈火。

耶穌叫人明白『不是入口的污穢人，乃是出口的污穢人，凡入口的，是運在肚子裏，又落在茅廁裏，惟獨出口的，是從心裏發出來的，就是惡念，凶殺，姦淫，苟合，偷盜，妄證，謗讟，這都是污穢人的。至於不洗手吃飯，那卻不污穢人』。

用井水或泉水洗濯身體，不能代替內心的清潔，但是，內裏的清潔，反比身體更關重要。比方，一隻有汗不洗的手，比較一隻用水洗過而去作惡的手，還是那汗手算爲潔淨。茅廁裏的糞誠然是穢物，無如有許多人身穿華服，而他的內心比糞還污穢，他所有的污穢是藉着言語常常

發現，雖然他的口一天之間漱過幾次，而那種內心的污穢仍不能消除，比較穢糞更能污及普通人所吸的新鮮空氣。比如，有了這樣的人，他雖是一天洗手刷牙十幾次，吾人總當趕快的遠避他。假使一個人從心裏發出的思念是污穢的，他雖天天用香皂香水洗浴身體，仍算是不清潔。如果意念潔淨，雖作一掃除穢糞的苦力，比較那住洋房，洗磁盆，用香膏香水日日洗濯身體而內心滿有惡念的，還算潔淨的多多了。

不抵抗

直到這時候，耶穌還未講出那令人驚奇的訓誨，往下接着說：「你們聽見有話說：『眼還眼，牙還牙』，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和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給他；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裏邊的衣服，連外邊的也由他拿去；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

『。這一段教訓，把古人『眼還眼，牙還牙』的法律完全推翻了。

現今世界自命爲基督徒的大多數人，他們不但沒有奉行這新命令，而且連外面形式上也不曾注意這不抵抗惡的訓誨，從多數的信徒方面看，在基督教內不能接受這種不能成全的教義。普通則說，人對待惡人的強橫，只有三種方法：一，報仇，他打我，我就打他；二，逃避，他打我，我就跑開；三，不抵抗，他打我右臉，我連左臉也轉過來給他打。

其一，報仇，即是古人最通行的眼還眼牙還牙的法律。如今各國雖有許多繁文飾辭的種種法典，根本的說，仍是報復之律，以惡報惡。不直接由於自己，而由審判廳代我執行。這樣，是於惡人所犯的過惡，再重復演行一次，惡的結局，報仇可以再產生報仇的根基，於是，輾轉報復，就成了聯貫不斷的鏈條，惡報免不了歸到行惡的身上。即使是無心

之惡，惡的終局也不能免，無論是國家，是社會，是個人，均同一例，就是有惡果必產生一種刑罰禍災，早晚必歸到犯者的本身，幾乎成了一個無私的公理。總而言之，報仇的還眼還牙的法律，叫第一次被屈的或可伸冤。但是此種法律，不能化除惡的結局，反使惡惡相乘，其數加大，直至充滿天地之間。

其二，逃避，不能消除惡的結局，和報仇有相仿的情形。假使惡人打你，你逃跑躲避，那惡人或且追趕，及至趕到，就放膽重打。按尋常見解，惡人怕對手報復，或不敢放膽爲惡。若是你怯敵而跑，那就似乎是請他追趕；倘若你學狗的佯死，那就直是請求惡人下手殺害。由此，可見若用逃避而發生的不抵抗，不但不能成事，反而加添惡人的勢燄，足證惡總是再產生一惡，

其三，就是耶穌所說不抵抗方法，皮相的看，似是愚而且笨；其實，這卻是唯一的好辦法。假使，人打你的臉一下，你批他的腮兩下，他可以拿木棍，你可以拿刀子，或手鎗，這樣兩不相下，至少二人中必死去一個。設若，你怯敵逃跑，敵人追上，他膽量越大，打你更凶。耶穌說，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給他，這不必算是受二次的掌頰，這樣作去，直是把報復的鏈條一擊便斷了。在敵人初次打的時候，必是想引起反抗，或是不敵逃跑；若是見你把左臉轉過來給他，實在出乎他意料之外。這般對待方法，叫他自愧，他越想越無意味，那無名火就無可發作了。他再不能說你是挑戰者，因為你不回手；他也不能說你是怯敵者，因為你不惟不曾逃避，而且叫他再打第二次。

像這樣一個受欺的人，不發怒也不逃走，因此，便發現一種靈性上

的權威，作個君子的氣概，受衆人的稱揚讚美。推到究竟，所以肯不抵抗，不是從愚昧心發生的，乃是一種以柔勝剛的妙術，使那小人自愧，覺得自己沒有君子的氣概，甚至因此可變化那小人作一君子。因爲小人所創見的這一種新力量，必定覺得非常驚奇，而又把他的暴虐心志軟化，再不敢施行強暴了。

人的天性，本來是一種好鬪的動物，每逢打人的時候，早已想到那被打者的發怒，預料因爲這一下的擊打，能以發生接二連三反復的擊打。假使那被打者絕不回手，這等好鬪的樂意反而敗興了。因此，可以悟到站在面前的不是一敵手，乃是一個程度比自己高尚的人，似乎示意的說，這邊臉打的足意麼？還有那邊的臉再打一次吧。我願意在臉上受害，強於你在靈性上受害，你能使我的臉受痛，但不能強迫我發出像你的

野蠻狀態。

若是能殷詳細的接受耶穌這個新吩咐，必是人的神經在一切情欲上能自己作主，就是忍受平常人所不能忍受者。像這個本分，是叫人吃虧，（中國有句俗語，吃虧是佔便宜）又是叫人最不滿意的。但是，總要想到耶穌說這吩咐的時候，並不說是容易，人人能殷做到。他一生的訓誨，沒有一次說跟從他是一件易事，絕非不經過內心的努力就隨便成功的，要跟從耶穌，必先把『老亞當』（即人舊性）剷除，方可產生一新人，這不是一件不勞而獲的事功。

像這種不抵抗主義之結果，有時也不能完全把個強暴惡人變作一個柔和者。但是，無論如何，總比敵抗主義和逃避主義優勝的許多。不過，像這種不抵抗行爲，尋常是絕對少見的，也是平常所意料不及的，因

爲和素常的習慣是件反背的事實。如此行事，好似一件愚昧而拙的奇蹟，乃人意念中所不曾有者，所以人難以明白這種主義發起的原動。假使有人這樣行，而他的力量又是一個無病的健者，任誰也說行這事的不是一個人，乃是一個神，因爲所持的態度絕不類乎世上其餘的人，實在異乎人的常性，超越一切，絕對自由，不受他人所受的轄制。此等不抵抗的作爲，若果行了又行，不止一二次，而平時在別的大事上膽敢犧牲自己，捨身救人，很有冒險進取的精神，如今被打卻不回手，足令人知他的不抵抗並非膽怯，乃是照耶穌所吩咐的主義而行。

耶穌的命令，既然是難行的，又是從古以來沒有多少人肯實行的，然而卻不可說不能實行，更不可說應當取銷。這新命令，誠然是違反人的本性，但是行這種不抵抗，在靈性上算是一大勝利，原來是忍痛行爲

，譬如身體受病，必忍痛受醫生割治，雖割時不免受些痛苦，而結局則是使人健康，靈性上也是如此。

吾人無論是否願意接受這命令，但是，除此而外，實在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解決強權的問題：除此而外，沒有別的方法，不過是於惡上再倍加一惡而已。除此而外，更沒有別的方法，使受傷之處不沾染毒氣；惟有這忍痛不抵抗一法，能彀早行消除毒根，叫毒瘡不致發起。若是被打一拳還他一拳，直是從這一惡生那一惡，那麼，直接可算成全強橫主義，顯我與他是一樣的同類。若是我被打逃避，那是引動那惡人前來追趕。若是和惡人講理，也是徒然，因為正在那人發怒之下，說理是聽不進的。假使他打我的背，我轉給他胸；他要我裏衣，連外衣給他拿去；他強我吃一點鐘的苦，我給他吃苦三天；如此作爲，照皮相上看，是個落

伍的弱者，其實是個大勇的丈夫，甚至能把人強暴的性質變化過來，使他自己屈服，因為我要勝過別人，必先制勝自己。試看惟有聖人能服虎狼爲馴物，化其野性，甘心降從，可見必先完全改變自己的靈性，然後乃可變化弟兄的靈性，使世界人羣的生活滅除痛苦。

反常

這種不抵抗惡的主義，與人的天性相反，易致不滿羣衆之意。但是，耶穌來到世上，爲的叫入恨惡今天所愛的，而愛昨天所惡的，有種反常的變化，他一生講道，常以此爲根本宗旨。常認人的靈性，必完全變化，一反人性之常道：尋常人所偏愛的，我當推而避之；衆人所不贊成的，我當努力尋求；至於所常看見的人，不但反對他的教訓，而且反對其思想與其日日的行爲。

耶穌不主張說人性本善，是多說人當至於至善，而進到至善的方法與程序，就是把人生反其常道而行也。耶穌的工作，即是使人有充分的改變，另組織一新族，而以自己作這新族的模範的首領，也就是新造的人類的新亞當。蘇格拉底願改變人類的意志，摩西願改良法律，其他別的領袖，或要改良某禮義，某法制，或是這一種系統，那一種科學。耶穌的目的他不是改變人的這一部或那一部，是要人完全改變，如同房屋，自根基改變至房頂。所以他的工作，自人的內心作起，直至外之言語行為無一不變，其範圍又無所不至。至對於罪惡，絕不肯讓步，有商量辯護的餘地，讓人保持那不完全的本性。更不像哲學家，推求性的本原，爲罪尋求一卸責的地方。可見要跟從耶穌，就不能服從本性，願意和耶穌同行同在，必須反背舊日的本性，這樣就是耶穌所認爲正當，反常

而完全改變的真義。此外，或這樣說，那樣說，無非是些反覆的解釋而已。

貪財爲人類中最普遍的一種心意，只要得財到手，甚至用不義方法，亦有所不顧。俗語說：『數錢如看經』，又說：『要錢不要命』，都是說人貪財鄙瑣的樣子。但是真要跟從耶穌，心須撇下一切這眼所能見的財產，而代替以將來眼不能見的基業；所以作天國的子民，先經歷這一種程級，棄捨地上的，方可承受天上的。

憂慮是人所難免的，往往太過，憂慮明日喫甚麼，喝甚麼，穿甚麼，甚至，怕地球塌陷，愁子女難成；但是，耶穌說：『不要爲明天憂慮，因爲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擔當就穀了』。

好名，居首位，人人看爲人生中的第一樂事，都願意在同群中作調

榮耀的，掌權的，發令的，比較別人有名，有財，有智；試看人世的歷史，無非一些名利史，拌命競爭，怕居次等。但是，耶穌說：『爲大的倒要像年幼的；爲首領的，倒要像服事人的；自高的必降爲卑，自卑的必升爲高』。

虛驕算爲人類普通的流行病，虛驕能把善良變爲罪惡，因爲虛驕人所作的善，無非爲顯明自己是個善人，殊不想到『善欲人見，便非真善』，而況明處行善，暗中或不免行惡。所以耶穌的吩咐，極力反對這種作爲，說：『你們祈禱，要關上門，進入你嚴密的屋子，禱告你暗中的父，不要站在會堂裏和十字路口上，捶着胸，故意叫人看見；你禁食應當梳頭洗臉，不要臉帶愁容；你施捨，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無論在明處，在暗處，惡事必不可作，但是行善事則力求隱避，免得叫人看

見，受求名行善的誇獎』。

人生的天性，以保存生命，算爲唯一的重要，及到要保全生命的時際，甚麼背道，強權，怯逃，都能做得出來。但是耶穌明明吩咐說：『要保全生命的，倒要喪掉生命；喪掉生命的，倒要保全生命』；因爲人平常所看重的生命，不是真生命；一個人若是喪掉了他的靈魂，身體就算不得甚麼，終必也要喪掉了。

『論斷人』幾乎是人人所喜歡作的，因爲對於某某加以論斷，就顯明自己的地位出於他以上，而且論斷一定，便以爲自己比他好而又公義；譬如原告是顯自己無罪，俗語說：『老鴉看不見自己黑』，然而耶穌大聲吩咐說：『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因爲怎樣論斷人，也必怎樣被論斷；你們怎樣饒恕人，也必怎樣得着饒恕』。

成人是人生在世一種緊要的事，都願意自己有成人的地位，端莊自持，有智識，有學問，辦事有見地，得人的重視，經多見廣，辯理詳明，排難解紛，聰明殊衆，果能如此，就認爲滿意。假使對人宣講，出言完全誠實，人或笑爲不智，未脫孺子的呆氣。試一看到，門徒們問耶穌說：『在天國裏誰是最大的？』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人若不改變氣質像小孩子，萬不能進入天國』。

深自矜持與重視禮節，就是自認爲清潔的法利賽人。像這樣死守遺傳的人，若是他力之所及，或是有法可避，一定避去罪人，不肯和他們來往。在請人吃飯上，自然是只請和他同類的那樣自以爲義的義人。但是，耶穌不住的傳揚說：『我來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悔改；不是召善人，乃是召惡人得救』，而且耶穌也和稅吏一同吃喝，並有娼妓用頭

髮拭他的腳，他絕不會以那事爲羞愧。這正可表明若是十分清潔的人，無論甚麼沾在手上，都不能沾染了叫他污穢；並且，像真正清潔的人，也不應當怕沾污穢，任憑他的弟兄墮落留在污穢和死亡中，只要我保全自己不去，便爲滿足。

貪得無厭是人類通病，且越多越貪，總是設法收入多，支付少，幾乎古今人均不逃此惡癖。不過耶穌有一句殊衆超常的話，說：『施比受更爲有福』。

我們與衆人來往，恨惡的心在所不免。那恨惡的來源，也紛繁不一，或是恨惡別人的富有，或恨惡人不肯助我，或更恨惡他不與我同類，甚至，連自己的朋友，素日交情很厚的，有時也要恨他。但是耶穌囑咐說，要愛衆人，連恨惡你的，都要愛他。若有人不接受這命令，就不能

算爲基督徒。甚至在被人殺害的時候，不能愛殺我的那個人，也不能算爲基督徒，因爲自愛太過，即爲恨惡人的發源，自愛也就是一切情欲的原動。所以人能勝過自愛，而又能勝過恨人轉而愛那人，這個人的改變，算是完成到了最善地步。其餘的一切行爲，都算爲改變的自然結果。可見犧牲自己爲基督教的始點，愛仇敵爲基督教的終點。這番改變，爲人極大勝利，戰勝了原來盲目的舊人，而作一個善性的新人。假使不愛那咒罵你的人，自己的幸福平安決不能圓滿，如果做到這件事，那是銷滅世界相仇唯一無二的善法。

博愛

不願接受耶穌教訓的人，就提出反證的理由，說：「耶穌說的沒有甚麼新義，無非一些陳言。在東方在西方歷代各國聖賢多有類似這樣的

話，所以對於耶穌的人格，不必看的逾量偉大，更不必覺爲驚奇，一切訓誨更無遵守之必要，不過那般無知無學的人多讚美他，無能無力的人多服從他』。如果用這樣的話評衡耶穌教義和他的人格，實在對於耶穌教義無論爲舊爲新，絕然沒得到其中的真價值，是怎麼一回事？因爲他們絕不研究耶穌的教義，和從前各國聖賢的道理，是不是有根本的十分相同的地方，或者不過僅有皮相的相同。爲要用此爲藉口，加以議斷，不問是舊是新，一筆抹殺，都不順服，仍然聊以自慰，安心度他那與世浮沉，醉生夢死，裝滿慾樂的生活而已。

在上古時候，同族同種的人，有彼此相愛的情誼。遠而及於同村同城，或尚有守望相助，互相憐愛的交際。對於異族，除非他爲『主人』，得爲例外，其餘則一概視爲仇敵而已。可以徵實在那時社會的情形，在

家庭因有父子弟兄的情誼，可以說有愛的表現，在國家可多少有一點彼此公道待遇。但是一出自己的家門四壁之外，或一出自己的國際疆界，便全爲仇讎，均在恨惡可殺之列。

其間，歷一百年或數百年，有那不世出的聖人起而教世，倡爲博愛之說。他們主張，愛心不僅施於家庭，而且可以擴大，推而及於全國，放乎四海，天下爲公，化洽鄰邦，連異邦敵人也當待以公義。假使人類有如此的進化，那真是值得誇美的一件事。惜乎，一方言之諄諄，一方聽者藐藐，把聖人的話付諸過耳東風，肯接受聽從的，千百中或竟不得一人。

到了耶穌紀元四百年之前，在中國出一聖人，名墨翟者，他的學說的根本觀念，就完全顯著於兼愛篇中，其要言說：『聖人當察亂何自起

，起不相愛，……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皆起不相愛……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兼愛上篇）在兼愛中篇說：「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由此，可以看出愛有一種膠固力，如同石灰把兩塊磚粘聯在一處，同理，愛也可以把父子，弟兄，同族，異

族，聯絡爲一，照這樣說，一有博愛，社會問題就可以完全解決了。

又有聖人老子，他主張說：『以德報怨』，意思是有人犯我，我以溫柔報之，不和他相爭。但是老子所說的溫柔，去博愛尚遠，不過要以柔勝剛，防避因爭而起的危險。

同時，孔子講明一種道理，對他門人曾子說『正心』，別處也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說的『人』字，仍指接近的鄰舍，非外邦，亦非仇敵。孔聖人所講的孝道與仁義，實在可作國家的基礎，但是一點不提恨惡人有甚麼不好。反而在論語上有一句話，說：『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

在古埃及，墓中的死屍，都帶一本死人書，這彷彿是死魂見閻王歐西利的理由書，其上多記明自陳自誇的話，說：『我不曾使人受餓；我

沒使人流淚，我不曾殺人，也沒吩咐人殺人，又不曾欺哄人。有飢餓的我給他吃；有渴的我給他喝；有赤身露體的，我給他衣服穿；有走路無力的，我給他一小船。對於神明，按時祭祀；對於死者，供奉飲食。像這樣的道理，是表明公義，而且他憐憫衆人，但找不出仁愛，尤其找不到愛仇敵之愛。假如要知他們如何待遇仇敵，可看大王拍庇第一的紀念石刻文，記着說：「這軍隊平安而出，隨便進入西魯灑度民族的境地；這軍隊平安而出，把敵人的無花果樹，葡萄樹，一概斫倒；這軍隊平安而出，把敵人房屋一概燒燬；這軍隊平安而出，把敵人無數兵丁一概殘殺；這軍隊平安而出，把敵人男女老幼一概擄來；因此，可大奏得勝之歌。」

波斯聖人瑣羅亞斯德著有留傳的法律，吩咐人對於同教的人，要彼

此仁愛，『有赤身的，當予一衣；有受飢的工人，當予一食』。像這種愛心，不過從物質方面給一些接濟，而且範圍很窄，僅及於同族，不能算是博愛。

有人說，耶穌對於摩西的法律，並未曾添上甚麼，無非對於舊法特加一番注重解釋。按摩西法律，『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手還手，以腳還腳，以烙還烙，以傷還傷，以打還打』出埃及二十四至二十五節。又說：『這些城

，耶和華既賜你爲業，其中凡有氣息的，一個不可留存』申命記廿章十六節，再進

一步，就有愛心的發現了，說：『不可虧負寄居的，也不可欺壓他，因

爲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出埃及廿二章二十一節，這可算愛的見端，但寄居

的客旅，不是仇敵。說『不可虧負』，仍不會說加以厚待。到利未記就又

進一步，說：『若有外人在你們國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負他，和你們

同居的外人，你們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樣，並要愛他如己，因為你們在埃及也作過寄居的」利未記十九章三十三至四節。

利未記說：『不可心裏恨你弟兄，不可報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國子民，卻要愛人如己』。說到『不可報仇』，雖然這仇敵是同族的，還是一種進步，幾乎到了可以饒恕地步，然而仍只限於同族小範圍之內而已。

話說『愛鄰如己』

利未記十九章十八節

，這一『鄰』字或是同族，或是能於己有幫

助的人。至於應該怎樣對待仇敵，經上有話說：『你若看見你弟兄的牛失迷了路，不可佯爲不見，總要把他牽回來，交給你弟兄；若看見弟兄的驢，跌倒在路上，不可佯爲不見，總要幫助他拉起來』申命記二十二章四節；

按照古猶太人當時社會情形，所以存這樣溫柔的心，因為他們將一匹驢當作寶重的牲口，居家所必需，除了赤貧之外，家家都有。今天你的驢

在路上跌倒，難保明天不是我的驢在路上跌倒，因而不在于牲畜上報仇。反而在仇敵前立一個好模範，把他送回去，或幫他拉起來，我願着人怎樣待我，我就應當怎樣待人。

以上所說，程度雖然不高，比較的已經進步的多。舊約如詩篇上，有幾篇滿了咒詛仇敵的話，而且懇切的求主滅絕他們，譬如說：『願炭火落在他們身上，願他們被丟在火中，拋在深坑裏，不能再起來，義人必要稱讚你的名』。處在這種情勢的世界，一次，掃羅落在大衛手下，故意饒恕不殺死他，無怪掃羅覺爲驚奇。義人如約伯，還以『不幸仇敵之災』爲自己誇美。從此，可以顯明當時社會的程度何等卑下。及至說『報仇在主，主必報應』，到這地步，仍願敵人受罰，但那罰的權柄是願出自比我高的主的手下。再進一步，箴言上說：『你的仇敵，餓了就給』

他吃，渴了就給他喝』，實在進步的多，而有愛心的擴展；但這樣的話在舊約極少，而且隱而不顯。若是說耶穌的訓誨是重敘古人的意義；從幾句隱晦的話看來，像這樣小的源頭，怎能流出浩如江河的登山寶訓？

或有人說，在耶穌講道以前，有法利賽人名希萊爾的，具有博大眼光，過人智慧，作一個領袖的大拉比，耶穌講道，也不過如此。但是萬不能說那人所講的和耶穌一樣。希說：『我不欲人之加諸我者，我亦欲勿加諸人』，又說：『果行此道，即完全了法律，其餘盡可作這一句的解釋』，這話說的誠然不錯，然而詳細看去，與耶穌比較相差尚遠，因為所標舉的主義他是消極的，不可作這樣，不可作那樣，並未說到苦待你的人，也當厚待他。不過說，自己所看爲惡的，不再加諸人而已。比較的說，一方是禁止害人，一方是積極愛人。希的信徒，以後愈傳愈不真

，漸至消散；耶穌的信徒，變爲殉道者，而且肯爲仇敵祝福。

亞力山大哲學家名斐羅的，比耶穌早二十年之譜。曾著一書，名叫人之愛。按斐之才學，天資既高尚，思想亦徹底，而其作品，終亦不過希萊爾一流，作一能文章的理論家，說理精當，用字優美，以筆鋒文陣橫掃敵人。從其著作，始終尋不出一個字說「過去的罪過如何消除；現在的人心如何感化」。書中寫愛的動作，用的字比耶穌還多，但不曾說到——或是不曾詳解——像耶穌在山上對他一般無智識的伴友所說的『愛』的道理。

用愛

『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的仇敵，要爲那逼迫你的禱告。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在天上父

的兒子，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甚麼賞賜呢？就是稅吏，不也是這樣行麼？你們若單給你弟兄請安，比人有甚麼長處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這樣行麼？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耶穌不是哲學家發抒他的學問，然而這一段話，足足可為新民族的組織法。按世界民族可分為三級：第一級是未有法律前的野人，可以名為『戰爭級』。第二級是守法律的進化人，就是現世的民族，最高的理想，無非企望保持公平的公理，仍未能化除戰爭，僅想用法律代替戰鬪的糾紛，可以名為『公平級』。第三級是有正式人格的民族，不止公平，而且至於聖潔；不但化除獸性，而且可與上帝相仿；可以名為『神人級』。耶穌在這一段訓誨，只有一義，是要把屬於獸性的人，藉着愛心變

化而爲聖人。

吾人若想在這樣工作上有份，只有一法，就是心目中以上帝爲標準。因爲僅是根據人的思想和人的力量，沒法可以成就這功。所以我要聖潔，眼光一定不可離開目標——就是上帝，——因爲上帝曾說：『我是聖潔，你也當聖潔；我是完全，你也當完全』。

從這樣的話，吾人可以思想人的正式來歷，是從那裏而來。在最初撒但曾對人說，人當有像上帝的智慧；上帝對士師說，人當有像上帝的公義。但到了耶穌的教訓，像有上帝的智慧，公義，仍爲不足，因爲上帝不僅有智慧，公義；耶穌稱上帝爲我們的父，又說上帝是愛，而且愛到完全。試看上帝所創造的大陸，嘉穀名花，義人與不義的人一同享受。清晨日光，咒詛上帝名的，和跪禱上帝名的，舉頭望去，一樣照耀。

所以無論是丟棄他的，或是尋求他的，順從他的，或是悖逆他的，上帝的心中，一同爲他們擔憂，流淚。但是，沒有一個惡人能穀叫上帝和人一樣，一同報仇。

論到我們這般在世上好戰爭的人類，已過的昨日，好像夢幻，未來的明日，不知如何。生命藐如微蟲，既然蒙了上帝這般的待遇，吾人豈不應當彼此厚待，在上帝面前，盡同胞的交誼麼？

吾人的改變，是以上帝爲完全的標準。若是離棄他，放任他，而且是對待的不合式，行事不與祈禱說的話符合，豈不算是失迷行路的正軌，豈不算是失掉永遠的福祉。這永福乃是我們人類自古以來多方尋求而願意享受的。

改變而得有『像上帝完全一樣』，誰不願意如此呢？在吾人的內心，

原有神性，但常被獸性制服，加以束縛，獸性有如一層堅剛的殼，包裹內心生活的神性種子，不使發現。假使叫我的人格有完全的改變，豈不是吾人所極端樂意的麼。

這種具有神性的新生命，雖是生活在地，其實是屬於天上的，這新生命，就是『天國』，由此，可以徵實吾人願意天國降臨，先要自己越過人性，而且變為神性，也就是完全效法上帝。正如耶穌說：『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那麼，效法上帝的方法，就是行愛。愛能令人完全越過人性；愛以外再沒有別的。愛的對象，即是人，而人字則不分為敵為友，一概愛之。若是人看這種行愛方法，是不可能的，那便是不能越過人性；放棄人而不能愛，也就是丟棄自己福氣。假使看這種愛法是愚昧的，同時，吾

人被拯救的希望，也是愚昧的。在尋常人的思想，愛仇敵乃是癡人的一種行爲。然而吾人的得救方法，實際就在這等癡人行爲之中，因為愛仇敵與恨自己是相仿的事，恨惡自己（或是犧牲自己）就是造到完全福氣唯一無二的道路。

耶穌教誨吾人要一同經歷他的最高尚的經驗，就是愛。這種經驗乃是自古以來沒有一人經過的，雖然也有人作嘗試的，然而到底未曾經過這經驗。這最高尚的經驗也是最苦的經驗，和人類的本能也是最相反背的。然而除卻經過這經驗，再沒有別的方法，叫吾人能彀達到那最高尚的目的。

天然的，人只顧自己，只知自愛。在原人時代，僅知道愛妻子和與他獵獸殺敵的人，有時或也愛朋友。但無論如何，總是談不到愛及仇敵

的。

但是，愛仇敵，就是耶穌的命令。要創造一新人，先把舊人最深的根拔了出來。試看在这个世界上那些殺人流血的各種苦楚禍災，全由於愛自己的心發出來的。所以要制服這一老亞當（就是人舊性），先要從心裏把恨人的根拔除，並且在這裏，另栽一棵與本性相反背的新愛樹。不過，改變一個新人，是尋常人所視為愚拙的行爲；但是，要成就這行爲，只有愛仇敵唯一的愚拙的方法。

自古以來，人都是愛自己，恨仇敵，然將來的時候，人是當恨自己，愛仇敵。僅是愛人如己，仍爲不足，因爲有自愛便不能完全愛別人，就不免有時和人反對。所以要勝過盲目的自愛，那唯一的方法，是看到自己卑陋無能，而存謙卑的心。謙卑即爲進入完全的初步，且是只有謙

卑人能進入天國。因爲他們知道自己如何卑微，又知道天國如何高美也。吾人常常對別人發怒，總認爲他是得罪我，輕看我，換言之，是侵犯了我所自愛之我。有時，親兄弟若爲我的障礙，也能殺死。有時爲滿足我的欲樂，也能偷盜，強姦。貪心是甚麼？爲的人有而我沒有，或人勝於我所有。驕傲是甚麼？是爲我的才學，金錢，地位，優勝於人。所以凡宗教家，道學家，法律家，所認爲不合的，就是一個罪中所包括的惡習慣與特事犯而已。而推求罪的原因，無非因自愛而發生恨惡人；因恨惡人而發生罪惡。

既然我得罪仇敵，一如仇敵得罪我，彼此是一樣，可以算平等，那麼，我爲甚麼還恨惡他呢？而且，或者仇人所起的恨心，是由於我惹動他起的，和他交際的時候，其過在我，那麼，我更無所用其恨惡了。

恨惡仇敵的人，時常沒有快樂，而且自己苦惱。那麼，要免除苦惱，先當銷去恨惡。換一句話說，愛仇敵可以說是拯救我的苦楚了；所以應當每天謝恩。再是，仇敵能看透我心內的不善，有甚麼不及之處，而且，仇敵也能促進我，再三思量我原來的不善，使我覺得靈性上的苦。這種觀念，就是新生活的源頭，從這一方面說來，我也當愛仇敵。

我的敵人，也是缺少像我之愛。至於愛我的人，已經有其愛人的賞賜，所以用不着我再給他一份快樂。惟有恨惡我的人，他那心中如同染了毒氣的惡瘡，因為恨惡的發動，變成苦楚的心病；況且他所受的痛苦，或者不免有我的錯處雜在其中，即使我想不出自己有這樣的錯，我還應當藉着我的愛心用以安慰我仇敵的苦楚，總要設法感動這人，叫他變成良善的，也得着愛人的所得的福氣。若是，我果真的愛他，就可以

多多的認識他，向後越認識越愛。因爲凡係在世間和我作仇敵的，無非是靈性上我所不認識的弟兄，倘若一經認識，便可立刻變爲弟兄了！還有甚麼仇敵的話可以提說？

耶穌曾吩咐吾人，恨惡我從前所愛的，而愛我從前所惡的。果真到了那地步，吾人的性質，算是已經完全改變了。按照吾人現世的生活，既然滿了痛苦，失了盼望，那麼，將來的新生活，是要與現在的相反，情形自然也必是相反。就是除去痛苦，滿了盼望，必有新發現的福氣可以享受，天國就從此開始了。也就是從這時候可以尋着那已失的天堂，原來的天國。因爲最先的人，要分別善惡而丟掉了，及至到了那絕對的愛充滿宇宙的時候，善惡的分別界限便化除了，也就是以善勝惡，惡再沒有存在的餘地。這大陸變爲埃田園，其中充滿了愛，有神與人之

愛，有人與人之愛，所以現世能施行愛人之愛，就是重得着所失去的天堂。

我們在天上的父

十二使徒求他的主耶穌賜給一祈禱文。耶穌從前曾吩咐他們說：「你們祈禱，不可像外邦人，說許多重複的話」。又說：「當進入嚴密屋子，暗中祈禱」。使徒們總是覺得不熱心祭司們所用的套語禱文，和聖殿內所用的記錄禱文，都覺有不合宜之處。所以求主給一新禱文，作他們跟從主的一種標號。

在登山寶訓中，第一次提出這禱文，是耶穌所教授唯一的祈禱方法。話語非常純簡，算不得文學上作品，算不得科學上信條，然而那文辭最是適宜，不抗不卑，是一至美的禱範。

禱文語句雖是純簡，但未必人人均明透其中正義。想自教會成立直到如今，有許多人滑口誦讀，幾又成爲套言，失掉原來真味。其危險就是把『主禱文』變成聯字的一串念珠，失卻正義，現在試再一句一句重讀一番。

我們的父。這樣說『我們』，表現我們來自天上；而又說我們的父，試想從父手裏，決不會受得甚麼害處。

在天上。天與地相對，天上與物質，是相背的一個範圍，這個靈界，於吾人的靈性最是適宜。

願人都尊你的名爲聖。吾人不但用口中的話頌美上帝，而且行爲也要配作上帝的子民，用極大的愛親近上帝，因爲上帝不再作報仇的神，爭戰的神，是要作吾人的父，教導吾人於和平得着幸福。

願你的國降臨。天國是靈性之國，親睦之國，福音之國。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意思是說，以愛心的法律，和完全的法律，管轄一切。無論是靈界，是物界，是看得見的，是看不見的，是高處的，是低處的。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爲了吾人的身體，是屬於物質的，所以天天需用飲食的供給，而且在這個時間，我們的靈性也靠物質的扶持。但是僅求餬口，並不求多金，因爲錢多，屢屢作人的障礙。吾人的大目的，是求着在新生生命日日進步。然而活在世間，如果養身的糧食天天缺乏，恐怕最寶貴的生命之糧也要連帶受累。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饒恕我們的，和我們饒恕人的，同是一樣。上帝天父，是我們永永遠遠償還不清的債主，無論怎樣不能

清償。但是求上帝天父，不要忘了我們性質的惡劣。我們豁免人家欠我的一個小債，比較上帝豁免我欠他的大債還覺爲難。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吾人委實軟弱，而且還受身體的轄制，有時覺得這世界何等美麗，何等可愛，因而不斷的受物質的引誘，起情欲的衝動。所以懇求上帝的幫助，教我悔改，不再作阻礙進入天國的動作。

救。我。們。脫。離。凶。惡。上帝在天上，上帝是靈，能管轄凶惡，又能管轄吾人所不能敵擋的物質，也就是與上帝爲敵對的撒但，所以求上帝幫助。按吾人要得正式高尙的地位，全在乎這種勝利，也就是在於勝過散處各地發生的毒氛。但是這一部份的勝利，不得算完全，必待各處都得勝利，方算完全得勝。以後那勝利的我，纔到了最高尙的地位，然而這等勝利，非有上帝助力，離吾人還是很遠的。

到了這裏，『主禱文』算是完備了。在這禱文中，不發現東方宗教頌美的色采，又不發現古代詩人痛哭的懇求。古昔宗教，他們所祈求的，物質上的比較靈性上的還多；若是年成歉收，就作豐富的祈禱；若別人不與以供給，便求上帝降災禍，刑罰別人；自己不勝，便求上帝施展大能，替他復仇。

在這『主禱文』中，唯一的頌美話語，在一個『父』字。但其中絕不涵蓄甚麼不好的意義，無非承認吾人在上帝面前，有稱上帝爲父的義務，也正是表顯上帝的慈愛。所求的僅是日用的飲食，而且也願意傳揚天國，爲一種不可缺少的工作。再是，在父前求饒恕，然而自己也願意饒恕別人。在父前求保護，但僅是爲敵擋那凶惡，因爲凶惡不僅爲個人的私敵，更是人類的公敵，常作堅硬的大寨壘，阻礙人進入天國之路。

所以吾人誦『我們在天上的父』七個字的時候，不存驕傲的心，也不存卑下的心。好像兒子對於父親，話語的聲音，最是平常，無有懼怕而充滿了信服。知道天父的恩在他身上，又知道天父賜給日用一切，所以用不着說重複的話。耶穌曾說：『在沒有禱告以先，你們所需用的，你們的父早已知道』。所以每逢讀這美滿的禱文，就叫我們自己知道離天父幾多遠。

大能

耶穌把效法上帝的新法律宣告以後，就下了山。人是不能常住山上的，既已到了山頂，沒有別的路往上再走，就得下來，這是必有的途徑。無論甚麼，造到極端，其相對就是向下。

任誰的宣告，不能向空說話，必是佈告衆人。倘若常住山頂，自然

少有人上去，而且山頂的天氣也冷，那些不熱心的格外感覺的厲害。所以有人要想在大衆身上施捨恩賜，當知道世人的大多數不肯爬上高山，前來受教。況且人的腿，軟弱無力者多，上山更非易易。可見耶穌下到平原到民間去，自己就到卑下，正是爲的使衆人升高。

耶穌傳揚一個好消息。但是爲使人人都明白這好消息，講說道義，自不能用高深的文言，更不能用抽象名辭，叫尋常衆人難聆受明白。所以他所用話語，務必要和實事適合，就多用比喻，或是一段故事；話雖是簡單淺近，然而還有多人不懂得正意。

跟隨耶穌的民衆，智識多是粗淺的，他們多是在物質上謀生活，只求身體的利益，因此，難以語及靈界的生活。若是要叫他們了解靈性生活，必藉用物質的證據和屬於物質的比喻。假使沒有具體的外表，就不

能明瞭靈性的真義。因此之故，具體的見證與證據，在他們面前，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有一個合適比喻，就可以明曉一段道理的啓示，有一件神蹟，也可藉以證實一個新的真理。

對於富有幻想的東方民族，僅是講解道義，他們終覺不滿足心意，所以耶穌講道，用神蹟也用寓言，宣傳佈告他的新福音。

四福音所記載的神蹟奇事，在今世有許多人認爲成了吾人與耶穌接近的障礙物。下這種研究的人，絕不信神蹟，因爲殊異的事，不能感人他那枯澀乾燥的神經中，於是，就說：『所紀奇事，爲福音的說僞，記載不實』。又說：『福音既有此作僞，其餘一切，則多不可信』。試用一言概括他們的大意，總說，『耶穌沒有行此反常的大能——使人復活，所以他教訓人的話，毫無價值之可言』。

作這樣批評的人，他們看耶穌作的奇事，比較耶穌自己看他作的奇事，更加重要。假使這些人讀過四福音，便不能不知道耶穌屢次的受勉強，方肯作一件奇蹟，有人求他，他總是設法避免，甚至逃去。但是，同時又不能看奇蹟爲不重要的大能。

每逢有法推脫可以不作，他便不作了。設若人數衆多，而且人們又懇切的請求，爲了酬報而堅固衆人的信仰，就不能不行奇事。但是爲了自己的性命，卻永永不行神蹟以自救。譬如在曠野受撒但的試探，不作異蹟。在故鄉拿撒勒受人的逼迫，要推下山去跌死他，也不行奇事。在客西馬尼園，兵丁前來捉捕，在十字架上，路人搖頭譏誚，均是如此，不作奇事。他所有的權柄，爲的施恩助力人羣，使他們得着幸福。

有時，一般不信的人，請求他從天上顯一神蹟，顯明他是真實的。

然而他堅決的說：『除了先知約拿的神蹟以外，再沒有神蹟給你們看，約拿三日三夜在大魚腹中，人子也要這樣三日三夜在地裏頭』。馬太三十九

四十 福音書是在耶穌復活以後寫的，他們記載這段話，是要用約拿三日

從大魚腹中出來表示耶穌三天從墳墓裏出來。但是，吾人細看耶穌這次所講的這些話，是顯明他有另外的意思，譬如說：『當審判的時候，尼尼微人要和這世代的人一同起來，定他們的罪，因為他們聽了約拿所傳的，就悔改了，你看，在這裏有一位比約拿更大的』。正是見出尼尼微人並不求神蹟，僅是聽受了約拿講道的勸言，他們就悔改起來。然而與耶穌同時的人，卻以為只聽耶穌講道是不够的，又去求神蹟，耶穌比較約拿為更大，他們則比較外邦拜偶像的尼尼微人為更惡劣卑下了。

你們應當信我，不但因為看見我作的奇事，應當知道人不見奇事而

起的信仰，那是更美的。信仰本來就可以超過奇事，因為無論怎樣大的奇事，不能使那剛硬的心引起信仰，此等硬心，對真理如同已經關閉了門。正如說：『若不聽摩西和先知，就是有一個從死人裏復活的，他們也是不信不聽勸』。

至於在最大的城市，看見聽見耶穌的異能，仍是棄絕耶穌。譬如說『哥拉汛有禍了，伯賽大有禍了，因為在你們中間所行的異能，若行在推羅西頓，他們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當審判的日子，推羅西頓所受的，比你們還容易受呢。迦百農你已升到天上，你必要墜落到陰間，因為在你那裏行的異能，若行在所多馬，他還可以存到今日。但是我告訴你們，當審判的日子，所多馬所受的，比你們還容易受呢』。

耶穌不以行神蹟的大能為他自己所專有。有一次，門徒告訴他說；

『夫子，有人奉你的名趕鬼』，耶穌說：『你們不如讓他罷』。門徒們也有行神蹟的權能，如同：『醫治病人，叫死人活起來，叫長癲瘋的潔淨，把鬼趕出去，你們白白的得來，也要白白的捨去』。

人用魔術所作的虛偽的怪事，常人都認為奇事，異能，中國歷來是有的；法利賽人門徒也有這種事情。使徒講道時候，撒瑪利亞人西門想用銀子買行異能的權柄。但是，如果爲由魔術而作的奇事，算不得甚麼，毫無價值，雖然作出奇蹟，仍不配進入天國。正如耶穌說：『當那日子，必有許多人對我說，主阿，主阿，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奉你的名趕鬼，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麼？我就明明的告訴他們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罷』！可見從耶穌受的大能，單是在別人身上趕鬼，還是不足，必是先從自己內心趕出驕傲鬼，貪

財鬼。

在耶穌去世之後，還有別人也來行奇事。有不少的假基督，假先知，將要起來，顯出奇奇怪怪的事，很能引誘別人，甚至連信徒也能受其迷惑。所以耶穌說：『你們要謹慎，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多人，人子在未回來以前，奇事算不得甚麼』。言外的意思，這假先知的奇蹟，不足作證明其言爲真的憑據。

因爲這種種的緣故，耶穌很願避免行異能的機會。但是屢屢的爲解除衆人的困苦，也有幾次沒法推辭，更有時爲慈愛心的激使，不等待受苦的人的請求，而也行些奇事了。誠以奇事也是由於信心而產生的，並且顯明自己的信心的偉大，那求的人的信心也有同一的偉大，不過常是對受治愈好了的人，說：『去罷，不要作聲告訴別人』。

惜乎，有一般不信異能的人，因為沒聽見，沒看見，就不願接受基督的真道，但是當記得耶穌對多馬有一句話說：『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是有福了』。

瞎子看見

人生在世，有三樣必需而不可少者：一，食物；二，健康；三，希望。

除此三者之外，其餘，若缺少別的，尚可苟且生活。如缺乏此三者，就容易促起人的懇切求死。因為這人生活，雖生如同已死；尤其可說，這種生活，生不如死。因為這人既有了身體上的痛苦，轉不如死亡尚可平安睡眠也。簡括的說，缺少食物，算是削減身體；生了疾病，算是機體被災；缺少希望，無論何事均失滋味；因為失了希望的人，就沒有

生趣，存在何爲呢？作事何用呢？

要吸引促進令人對人生觀，向上而求得一新生活，必需於以上三者予以鑒足，就是飽食，健全，創造。

對如此的信仰，耶穌有圓滿的恩賜，譬如，民衆跟他到曠野，或在山上，他便將天上地上的糧食一並賜給他們。自己在曠野受試探時候，不願把石頭變作餅。但在衆人飢餓不能得食的地位，就把幾個大麥餅分散，使七千人個個飽腹。自己飢餓，不願把石頭變爲餅，但把衆人剛硬如石的心腸變成溫柔而愛的新心。

耶穌不會把病人揮之使去，一概不理，而更不是一位苦修者，願意藉着身體受刻苦，勝過罪惡。照他的眼光：惡，獨成爲惡，當趕他出去；病，是痛苦的一種現狀，要使靈性得完全的健康，不必從身體受纏綿

的痛楚。如果當受苦，那靈性的痛苦，即足可成功了。古猶太人常以疾病爲罪惡的懲罰，如今的基督徒，還有多人以疾病爲悔改的媒助。

但是，耶穌絕不是要藉身受的痛苦，如疾病，惡瘡，穿有刺的衣服等，有產生靈性救贖的可能。按照他的意思，身體歸身體，靈性歸靈性。所以每逢到晚間，吃晚飯時候，也是一如常人，要並肩的安息就食。在加利利的迦拿，也是隨和衆客，赴娶親的喜筵歡會。有一次，在席間，脚上受一婦女的香膏，並不推卻。不過，有時禁食，數日不吃；有時一點餅，半尾魚，也可充飢；或是，席地而睡，支石作枕。但絕不是故意去尋艱苦，找飢餓，忍困難。據吾人今日推測耶穌的意向，總以身體的健康爲人生一種幸福，是急急當保持的，然而必須謹慎，決不可爲謀自己之健康，作他人的阻障，更不可認疾病爲上帝所施的刑罰。

設若有病人親近耶穌，耶穌即予以治療的撫慰，因為他來到世間，不是爲反對人生，乃是爲顧全人生。若能創造完全的健康，那更是他快樂的生活。但是他不曾特別尋找病人，因爲那不是他降生到世的正目的。他的正工作就是把靈性上的瘡痕，潔除淨盡；同時，也連帶的把人們身體上的痛苦，予以救治，而有以恢復身心的康健，絕不辜負這種與人方便的機會。有時，似不甚樂意作此醫病的事：正是不願以非正式事件，誤了那高而且大的工作；更不願在民衆面前，令人認他是位游行的賣藝者；終不願引起羣衆希望他是以世權救國的彌賽亞；因爲他來是爲勝過罪惡，也減少人身體上的惡劣。

如果有患癲瘋病者，爲求大能的醫治，到耶穌面前來，解開衣服，露出斑白的現狀，從那腫脣脹腮的口，發出懇求的呼聲，慈愛的耶穌，

怎能穀推脫不予以治療呢？

更有那患癲瘋的，跌倒地上，滿身泥土，面色灰白如死，口吐黏沫，他怎能不醫呢？或是被鬼附的，晝夜住在墳墓，喊叫有似野狗，他怎能置之不顧呢？那癱腿的，只是受苦，不能作事，有生活的氣息，帶着死亡的身體；那瞎眼的，自從生下，被黑暗遮蔽，在光天化日之下，踢絆摸索，擡頭張嘴，狀極可憐；耶穌看見這種種苦難情形，怎能不一一加以助力呢？他的愛心超乎常人，天性自然也是超過衆人的天性，對於這樣痛苦，不能不發慈悲心腸的。

耶穌醫治病人，從其態度上觀察，絕不似魔術家用甚麼法力，也不用形形色色一切的器具，更不指天畫地，召請外來的幫助，只用一句話，或是一撫摩，就足以成功。而其中所不可少者有二：一爲他自己的意

志，一爲請求者的信心，所以每逢治病之先，常問：『你信不信我能作這事』。在醫愈以後，常說：『你去罷，救了你的就是你的信』。

根據耶穌的看法，異能是兩種善意合作的結晶。一方爲施者的信仰，一方爲受者的信心，彼此相遇而作一種活潑的力量。換言之，也就是兩種勢力的彼此相遇。

耶穌嘗說：『我實在告訴你，若是你的信有芥菜子那麼大，就是叫這座山移到深海裏，也是可能的』。但是沒有信心的人，他的信或不及芥子的萬分之一，所以他說耶穌作的奇事，是常理所不可能的，無非是一個欺世者。

四福音紀載耶穌所作奇事，有三樣說法：一，神蹟路加二十一節；二，奇事馬太二十四節；三，異能馬太七章十二節，按詳細解釋，紀念彌賽亞的預言

的，就稱異能爲神蹟。從尋常眼光的視察，就看異能爲奇事。而耶穌自己看這異能，無非是他那超越人的權力的發現。

耶穌醫治人的事，常是有兩方面，不但治人身體，而且也治人靈性。那麼，醫人性靈，治人疾病，雙方並進，正是實現在世間設立天國。人所有的病，大多數可概分兩類，耶穌所治的殘廢病，如癱腿，瞎眼，膨脹，血漏，熱病等；例外，是耶穌最末後作的一件，把馬勒古被刀削掉的耳朵治好了。此中特別意義，是顯明以善勝惡的法律，應當實行到底。

但是耶穌所治的病人，多半是被鬼附着的：如癱瘋病，癩瘋病，聾啞病，聖經上多說是『鬼附着』，其實就是神經病。大文學家亞理士多德也嘗說這是一種精神病。然而在耶穌同時的人，都信癱瘋，癩瘋，狂瘋

，是被妖魔附體。如今的科學發明，雖比古人進步，講解大不相同，但是仍未說出這種種病的來源和究竟，若僅是看外觀的現象，真可以說是『被鬼附着』的。

論及耶穌宣傳的工作，利用人人共信的『被鬼附着』來解釋天國的意義，正是一個良好方法，一方要建立上帝之國，一方要掃除撒但之國；所以趕鬼就在他的工作範圍之中。他不問人的病，是出於自己所犯的過惡，或是由於外來的鬼佔有人身，絕對的不加以分析的評判。只看到身體上的病和靈性上的病，是有連帶關係，並行相對而相似的。例如：好怒與癲瘋，懶惰與癱瘋，污穢與癩瘋，瞎·聾·啞·與看不見·聽不進·說不出·真理，死裏逃生與靈魂得救，都是相對而相似的病狀。

及至施洗約翰下監的時候，曾差遣兩個門徒到耶穌那裏問他，說：

『你是將要來的那一位呢，還是我們等候別人呢？』耶穌回答說：『你們去把所看見所聽見的事告訴約翰，就是：瞎子看見，癱子行走，長大癲瘋的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耶穌自己不把傳福音與行異能分作二事，二者是相聯並及。所以從以上的問答之語看來，是令人明白他醫治身體的病，重要的意義，爲的是使靈性接受福音更爲容易一些。

照耶穌的意義，是這樣說：從前看不見日光的，現在不但看見日光，另外又得見真理之光；從前聽不見人聲的，現在不但聽見人聲，而且又得聽上帝之言；從前被撒但惡魔捆綁的，現今得釋放自由了；從前滿身瘡癩，污穢不堪的，現今全體清潔，活潑一如赤子了；那癱腿不能動移的，如今能起來跟從我了；從前靈性上如死了一般的，如今聽得我的

話，復活了。至於那窮人呢，因為接受福音以後，比較財主更為有福。這就是我之證書。

如今有人批評耶穌的作為，說他無非是作了那有病的，無力的，污穢的，無能的，奴才的，這般人的神。然而耶穌工作的精神，正和這一切作敵對，軟弱有病的叫他痊愈，無力無能的使他強健，污穢的使他潔淨，奴才使他自由。所以他一接近病人，則病魔去；親近奴才，則束縛消；親近污穢，則不潔遠；親近軟弱，則健壯至。耶穌愛他們，不必是為他們生有這病，是為他自己絕對的愛慕健康，甚至對吾人所失去的，都要一一還給吾人。

從此，可徵耶穌是幸福的先知，生命的保障。然而他所保障的生命，比較平常的生命更為高尙；所行的異能，不過是完全應許的一小部份

而已。

『大利大古米』

論『死人復活』事，耶穌回復施洗約翰差來的人，曾提出這樣口號。又曾對朋友馬大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服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活着，凡活着信服我的人，必永遠不死』。那麼，復活是信仰中的一個重生，永生是信仰的確實證據。

福音記死人復活的有三位，是歷史的實事，有看見的人作見證：一，少年人；二，小女兒；三，耶穌的朋友拉撒路。

一天，耶穌進入拿因城（拿因的意義是美），城離拿撒勒不遠，造在一座小山岡上，非常的好看。無意中看得有許多魚貫而行的衆人，送一個寡婦葬子的喪事。這婦人死去丈夫，爲時不久，如今又爲兒子出殯。

耶穌看到那位爲母親的，踉蹌而前，憂傷至不可名狀，那副痛淚，只有母親哭兒子纔能有，任誰看見，也替她傷心。試想，這婦人，兩個親愛的人一先一後相繼去世，只留她度這孤獨生活：既死丈夫，失掉了青春戀愛；又喪兒子，摧殘了將來希望；傷心哉！世間快樂，這婦人一生再無分享了。

耶穌一看那寡婦的痛淚，激起了他的憐憫之心。

便對她說，不要哭，就前來輕輕按着棺槨。那少年人渾身裹着白布，只露着灰白的死臉。衆人都靜默無聲，寡婦也止淚觀看。耶穌說：『少年人，我吩咐你起來罷，你平安而睡，但你母親爲你憂傷欲死，起來，不要再躺臥了』。

這少年果然遵命起來了，並且說話。耶穌便把他交給他母親。按『

交給『二字，原文的字義是『歸還』，表明此兒已不屬她所有，失而復得；耶穌從死亡裏奪過來，交還那寡婦，叫他不再流淚。

一次，耶穌從加大拉回來，在走路的時候，有一人跪倒面前，說他獨生女兒快要死了。這人睚魯，雖是會堂的領袖，卻很信服耶穌。

他們同去的時候，有睚魯的僕人，告訴說：『你的女兒已經死了，不必勞動先生』，耶穌好像不知不聞，只管仍是前去，絕不怕死亡的威權，就對睚魯說：『你不要怕，只要信』。

一到那裏，看見外面吹吹打打，熱鬧的辦喪，裏面哭哭啼啼，親戚的喧嚷，耶穌說：『爲何亂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是睡着了』。

耶穌同孩子的父母和三位門徒，進到孩子所在的屋子，就拉着女孩的手，對她說：『大利大古米』，繙出來，是說：『閨女，我吩咐你起來』。

女孩子立刻起來了，並且行走。馬可又添記一句：『她已經十二歲了』。但是經過一長久的病期，身體軟弱，面色灰白。耶穌吩咐給她東西吃，這是表明女孩不僅是靈性復活，連身體也如常人實在的生活。

拉撒路與耶穌爲相愛的好友，耶穌和他以及他的兩個姊妹，有幾次在伯大尼吃過飯。有一天，拉撒路病了，他家中差人到耶穌那裏，告訴說：『拉撒路病了』。耶穌說：『這病不至於死』，而且在所住的地方，又遲延了兩天。到了第三天，耶穌對門徒說：『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喚醒他』。

走在路上，離伯大尼不遠的地方，馬大前來了。她來爲的要見耶穌，並含有一番質問意思，說：『主阿，你若在這裏，我兄弟必不死』。

再過不多時，馬利亞也來了，也說：『主阿，你若在這裏，我兄弟

必不死』。

這樣兩次的責問耶穌，耶穌感受非常的觸動，並不是怕她們的責問，是爲了愛他的人，還是這樣的缺少信仰。

便問道說：『你們把他安放在那裏？』

她們說：『請主來看』！耶穌哭了。這是人見他第一次哭。他們便走近墓門前頭。

『你們把石頭挪開』。

馬大說：『主阿，他現在必是臭了，因爲他死了已經四天了』。
但是耶穌不聽他的勸阻。

她們便把石頭挪開。

既把石頭挪開了，耶穌擡頭望天，作簡單的新禱，走近墓門前，就

大聲呼喚說：

『拉撒路出來！』

那死人就出來了。兩腳絆跌的行走，因為手足裹着布，臉上包着細麻布。

耶穌對他們說：『解開叫他走』。

耶穌和拉撒路，和他的姊妹，以及十二使徒，便在一羣驚怪的猶太人前一齊回家去了。拉撒路的眼睛，因為經過四日的死亡，初開還怯光，漸即復原，兩腿尙麻木，勉強支持，自己還時時摩搓其手，半驚半疑。而素有辦事才能的馬大，也顧不得收拾喪後的陳設，忙迫的先供給他們的飯食，而且更願意這新從死裏活過來的人同他們大家一齊吃。馬利亞不能不特別注意耶穌，這是甚麼人，連死亡也勝過了。雖然當日行過

這樣大的異能，而他們飲食間，一若無有甚麼希異，和平日一般。

這四福音所說的三位從死復活的人，如上所言。吾人從福音得着幾個教訓，比較討論這件事的有無更有價值。

第一，耶穌僅是叫三人從死復活，對於這三者，並不是耶穌要格外顯其大能，也不是爲的使人民見怪，正爲可憐這死了人的人，予一安慰。一是孀居的母親，一是愛女的父母，一是親愛的姊妹，各有不同。這三件事：有兩件是在公衆前行的；一件是只同女孩的父母，與三位門徒，在不多人中行的，耶穌卻吩咐不要告訴人。

還有一件更要緊的：在這三件事中，論人的死，耶穌說是睡。對拿因寡婦的兒子，沒有工夫多說話，蓋爲出自倉猝之間，忽然定意叫他復活，雖然不說他是睡，那話語之間，好像對於一個懶惰過於貪睡的少年

人說：『我吩咐你起來』。至於對睚魯女兒，來人說：『已經死了』，耶穌卻說：『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

所以按照耶穌的看法，死亡僅是一種短睡，復活便是醒悟。不過死亡的睡，比較每天的睡更深沉些，甚至只有超過人類的愛，能穀叫死醒悟，就是那死者的親屬五位痛苦的人。

迦拿的喜筵

一個尋常人，平素間愛惜金錢，不能大餐，享受果腹的豐飽。但是到結婚開喜筵的日子，是很有價值，更可算是一生很長的行程中一個出色的紀念。

擁有多金的人，每日晚上大餐，開筵讌樂，一席的費用，足抵窮人一星期的開消，或且過之。這樣，有錢的人吃酒席，本算不得甚麼，也

不覺有特別滋味。但是耶穌在當時，爲一窮人，是一個勞工，日日在田間出力，一年到頭，吃的無非麥麪餅，無花果乾，或是煮熟的雞蛋，和少許的魚；吃肥羊之肉，那是例外的機會。比如一個這樣的人，深知道勞力的苦楚，深知道儉省的艱苦，所享用的，不過僅足供給生活的溫飽，一遇到赴喜筵時候，即看爲非常可樂的事。比較那些國家節期，宗教節期，大衆所共同守的，分外覺得有興趣；因爲喜筵乃是私家親屬所單獨享受的。

當結婚開喜筵的時候，全家所有的寶物一齊陳列出來，一則博賀客的觀瞻，一則作新人永久的紀念，使其永不忘記這個可樂的日子。按猶太習俗的慣例，結婚的禮節是夜間，火把兩行，列爲前導，外有簫鼓的音樂，衆女的跳舞，一起出去迎接新郎。一回到新郎家裏，便一齊入席

，作非常的歡筵。設備的應有盡有，而牛羊肉，或燒或烤，雞魚鴨，這般那樣，靠壁間的堆着盛滿酒的皮袋。另外，陳設香膏，任客衆隨意揀抹，所以席間常是充滿了香氣；而音樂，而跳舞，總爲極意的盡主客之歡。這是一個富人資本家天天所享受的，當結婚開喜筵的日子，窮人也可在這一天有一次的享受。

對於這無罪的快樂，耶穌極歡喜而贊同，在這虛心的人，感受這一種非常的娛樂，和他們平日的痛苦，適當其反，不能不引起他無量的感觸。尤其是他看結婚的筵席，不僅爲宴飲的集會，結婚事實是在人類上兩個青年男女之愛，藉着婚配的聯絡，共同戰勝他們的一生不幸之命，更在人生生活上起一種新信仰，覺得人生生活有嗣續之必要，而看自己爲社會中之一份，對社會當負一部的責任。自己又爲一個新家庭的家長

，所以離開母家，比較從前得有自由，但是爲擔負社會責任，比從前更當盡努力。

結婚事涵帶兩方面的構造，一方是幸福，一方是痛苦，而痛苦尤其是難以避免的。雖則如此，人人仍願意擔負這種責任。

按耶穌的眼光，婚事還有更深之義，即爲永生生活的初步，是上帝所聯合的，人不可以分開。那麼，心志則彼此聯屬，身體則同受甘苦，沒有甚麼刀劍，甚麼法律，可以斬斷分離的。在我們人類最易腐敗，最易變遷的環聯生活中，惟有婚事是可以常存在的，直到死亡，仍可存在，甚至到死亡以後，還是照常存在。足可徵實人生的結婚爲一生的大事，在環聯過程的連條上，這結婚一環是永遠不破壞的。

耶穌講道，用比喻時候，有幾次提及喜筵和宴席，最好聽的，如同

說：『有一個王，爲兒子擺設娶親的宴席』。又說：『有十個童女，半夜裏拿着燈，出去迎接新郎，和新郎朋友』。又說：『有一主人，擺設請客的宴席』。耶穌有時以自己比方新郎，就是愛他和朋友所樂意迎接的，如說：『新郎和同陪伴的人同在的時候，他們不能禁食』。用這樣的話來回覆那一般『因爲耶穌與門徒也吃也喝而引爲可怪』的人們。

照以上所說的事，所以有人請耶穌赴迦拿的喜筵，他也同去吃喝，無足奇怪。而在那婚禮日子所行的異能，是人人共曉，交口稱讚的。按猶太舊例，六口石缸盛滿了水，作潔淨之用。因爲主人酒用盡了，耶穌使水全變爲酒，比較先用的酒，更好更美。據古老派的唯理論家說：『耶穌當日不會把水變酒，倒是他早已帶得酒來，作新郎新婦的賀禮，以後到了適宜的時機，便拿將出來，爲的使衆人驚奇』。這樣的唯理論者

，又加上一句話說，耶穌贈送這樣的好酒，顯明他的寬量，絕不吝嗇。

作這樣論調的，他們注重的這一件事，只有約翰記載，其餘福音不載，以爲約翰福音，是多偏重於寓言，和哲學材料與理論的。

其實，迦拿喜筵的奇事，並不是僅爲博得大眾的驚奇，或是一種欺人的動作。乃是把這種物質變爲那種物質，也是精神所管轄的物質所能有的。同時，在這件奇事，也可算一比喻，不過不用言語宣講，而用一實際表顯出來。

吾人看了變水爲酒的事所得到的訓誨，最顯著的，是作了他傳揚福音時代的開始。在曠野時候，衆人不曾聆得福音的信息，僅喝到一點水，已算心足。因爲那時代充滿痛苦，渴望極深，而現在說天國近了，這種大喜的信息，如同一酒，能把痛苦變爲快樂，把不完全的舊法律，變

爲完全的新法律，而且將實現在人的中間，所以這時期不是一痛苦時期，乃是一愉快時期。

吾人可以注意管筵席的對新郎說：人都是先擺上好酒，等客喝足了，再擺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這個先擺好酒，後上次酒，乃是猶太與異邦當時通行的慣例，但是耶穌要把古人的遺傳，倒反過來。古人先擺好酒，後擺次酒，而耶穌願意先擺好的，以後則上更好的，視變味如醋的酒，決不可下咽。這劣酒表明老古法律，而耶穌所陳上的美酒，既可口下咽，而滋味又香，使人發生快感。這種新天國之酒，就是以後人所稱呼爲『十字架之愚拙』。

迦拿喜筵，在約翰福音爲第一件奇事，是以實事表現福音的革命。

咒詛無花果樹

再有一種比喻，是以奇事方法產生的，就是咒詛無花果樹。

有一天，快到逾越節，耶穌從伯大尼往耶路撒冷去。在路間肚子餓了，看見一棵無花果樹，耶穌就上前去找果子吃，卻只有葉子，這是爲了結果子的時候還未曾到。

按馬太記載：『耶穌對樹說，你永不結果子，那無花果樹，立刻枯乾了』。按馬可記載，對樹說：『從今以後，永沒有人吃你的果子，次日，看見無花果樹，連根都枯乾了』。

福音書記明咒詛無花果樹的效驗，正表明耶穌『藉信心作大事』的意思。

在這件奇事，可以表示耶穌所常存的責備以色列人的態度。無花果樹，可比猶太人。也就是表猶太老派的宗教，那存留的禮節，既不適用

，又無滋養人的實力，正如樹上那一層遮阻日光的厚葉，是無用之物，沒有養人的實用，被詛而立即枯乾了。耶穌素日渴慕公義，而又抱持愛心，在這無用的葉子中，尋找有憐憫與清潔可食的果子，自然是徒然的。猶太教既鑒足國人的希望，猶太人又不予以成全，所以從今以後，再不依賴這棵，滿了葉子，外觀是不錯，但是沒有果子。因此，願意牠永遠枯乾了。論到尋求果子，只可另到別的民族中了。

咒詛無花果樹的奇事，與路加所記不結果的無花果樹，是相類的。說：『樹在葡萄園裏，三年來尋不到果子，把牠斫了罷，何必白白佔地土呢？』管園的說，且再留一年，以後若結果子便罷，不然，就把牠斫了。

在這比喻內，不是立刻判定樹的命運，因為園丁的請求，又得延長

一年。在這一年中，園丁格外的栽培澆灌，望他能結果子，此爲最末後一次的試驗，如再不結果子，只好斫掉，扔在火裏燒了。

比喻的寓意，耶穌在猶太傳揚福音，已有三年之久，本想離開這裏，把福音另傳給別人，只爲了與他同工一個使徒，仍疼愛本國的民族，代替他們求恩，不要立刻丟棄他們，盼望再多用一點延長的愛心，容留這奸惡的時代，作一悔改的餘地。雖然有一個嘗試，然而猶太教再不會發生甚麼希望，所產的結局，就是十字架。所以猶太的已經朽腐的無花果樹，應當早壞，再沒人吃他那來的太晚的惡果了。

餅與魚

福音書記耶穌分餅分餅的分字原意爲乘，有乘乘加多之義飽衆的事，有兩次，語意多相類。而其中的正義，實在於這數目的不同之中。

有幾千窮人，跟從耶穌到曠野地方去，三日的工夫，沒有吃的，後來就饑餓了。但是他們最饑渴的，乃是靈魂之糧。至到了第三天，耶穌可憐他們，便吩咐門徒給他們吃的。而門徒不過有幾個餅，幾尾魚，沒飯吃的人有幾千口，怎能設辦得到呢。但是耶穌叫他們，一排一排的坐在草地上，有五十人一排的，有一百人一排的。耶穌拿着餅祝謝了。分給衆人都吃飽了，剩下的還裝滿幾筐子。這是兩件奇事大規模的情形。

把這兩件奇事，作一詳細比較，可以注意其中特別的數目，第一次有五個餅，吃的有五千人，剩有十二筐子。第二次，有七個餅（多兩個）吃的有四千人（少一千），而剩下的不過七筐子（少五筐）。可見原有的餅少，吃的人多，而剩下的越多；原有的餅多，吃的人數少，而剩下的反少。這兩個反覆的比例，有沒有特別意思？據我看，其中的精義，爲糧

食越少，越能分散給衆人，他的結局，餘剩的越多。而福音的真理，算是吾人正式的天糧，是純一的，單簡的，越能使人饜足。至於那古來遺傳的法律，外表看來是很豐富的，條分縷析，包有幾百條，寫在皮卷之上，另外又加以文士和法利賽人想出的更有幾千條。看到這法律，好像長而大的一張筵席，擺設的齊備豐盛，可令全國人民都能前來坐下吃個飽足。但是他的一切條件，節目，規則，這些東西，無非是些破布，葉子，木花；人不能吃。這類東西越多，人越不能入口。至於那虛心的子民，和羨慕仁義如饑如渴的，決不能因為這些不可下咽的廢物，就可滿足他尋求真理的欲望。然而可用包涵真理的一句話，足能勝過那自古來僵硬如石的無數的禮儀，這一句話能叫他們的靈性充滿了愛，能叫他們欲望滿足而平安。而且只有這一句話能叫各處千千萬萬的民族饜足，那

餘剩的還能穀使未曾前來的人都吃飽而有餘。

這靈性的糧，牠的本性，是屬於奇事一類。因為麥粉的餅，用處是有限的，只用一次，再不能適用。而真理的糧，是快樂的天糧，用之不竭，把牠分給千萬人吃飽，而牠的原來成分，並不會減少一點，換言之，人人都接受了一分，還能有餘，如同在曠野，每人領受得一分餅，都得吃飽，而門徒們分散的越多，剩下的還是越多。

『一次，門徒忘了帶餅，耶穌警告他們，防備法利賽人之酵，那使徒們常是不明白耶穌的正義，便彼此說，必是警醒我們不曾帶餅。但是耶穌責備他們說，為何彼此紛紛議論呢？你們心還是愚頑，不醒悟不明白麼？有眼睛看不見，有耳朵聽不見麼？也不記得我擘開五個餅，分給五千人，又擘開七個餅，分給四千人，你們還是不明白麼？』從此，可

見門徒正是那腐敗法律下的盲目保護者。

這盲目的就是十二使徒，也就是使徒中最優秀而有恆性的。雖然作得領袖，但是還不會有舉一反三的覺悟，而且在應當有信時，卻常是缺乏信心。

在指斥風浪的奇事，耶穌曾責門徒的無信，一次，約在半夜的時候，忽然海上起了暴風，波濤翻騰，船幾乎下沉，他們懼怕之至。那時，耶穌睡在船尾上，門徒去喚醒他，說：『夫子，救我們，我們快喪命，你要不顧麼？』

『耶穌醒了，斥責風，向海說：住了罷，靜了罷！風就止住』。

『於是，耶穌對門徒說：你們小信的人，爲何懼怕，還沒有信心麼？他們慚愧的彼此說：『他到底是誰，連風和海也聽從他』？』

據此，可見他心內絕沒有懼怕的那一位，他不但超過人類的本性，而且他的信，他的愛，他的意志，固是偉大的。無論是高處的，低處的，看見的，看不見的，是生，是死，都不能敵擋他，爲了他看輕一切，所以勝過一切。棄絕肉體所喜愛的，因而能拯救人的肉體；舍置屬於物質的，因而能作物質之主。所以只要人有信，人人都能有其主人的得勝的一份，然而不要用此作爲自負自誇的把柄。

在紀元前不多幾年，有義大利的將軍——該撒，用一小船渡海，召集軍隊，開赴前敵，忽然海上起了大風，波浪滔天，船主，水手，驚駭無狀。船主要返回海口，將軍拉着船主的手，對他說：「該撒在此，你不要懼怕，往前走罷，有該撒和你同在；該撒的命，也在你這船上。」

經這一番自信自誇的話，船主水手壯膽了，似乎有該撒的力量，傳

達到他們心裏。於是，用力搖櫓，但船仍快要翻沉，終於不得已回到海口去了。像該撒這樣的高傲，全是出於自負的心。耶穌不是如此，他的信是充滿了愛：上愛上帝，下愛世人。

復次，耶穌藉履海事，堅固門徒的信心。一天夜裏，約有四更的光景，他行走在海上，如同行在青草陸地，迎着門徒們的船而來，門徒看見，驚爲鬼怪。耶穌說：放心，是我，不要怕。及上得船來，風就止息了，不久，船也到了要到的地方，他們心裏十分驚奇。按誠實紀事的馬可，附帶記着說：「這是因爲他們不明白那分餅的事，心裏還是愚頑」。

馬可把分餅的事和心裏愚頑，合併記在一起，似令吾人奇怪：然而從此得以明白一要義，即知曉分餅的奇事，可作別的奇事的根基。總之，耶穌的比喻，或是用言語宣講，或是用異能表現，方法雖各有不同，

而表顯爲靈性之糧，總是一義。其中耶穌所看爲必需不可少者，就是那唯一無二之真理，且只有這一樣配作人們的靈魂之糧，吃了這糧，便能作世界之主人翁。

非祕語乃詩意

歷覽四福音書，耶穌有似乎故用祕語，而行欺世作爲，例如，對於所治愈之人，吩咐他們不要作聲，告訴別人。對於祈禱和施行周濟，吩咐進入嚴密屋子，右手所作，不要叫左手知道。門徒們承認他爲彌賽亞的時候，更切切的囑咐他們不可宣告於人。登山變容的時候，吩咐三位親眼看見而作見證的門徒，不要告訴別人。尤其是在平常教訓人的時候，多有些大衆所不能領悟的比喻。

如果，詳細的研究這一切，這種祕不肯宣的動作，全不得謂爲有祕

密性質，有甚麼謎局的存在。因為耶穌的本然性質，原不作隱祕的形態，他所宣佈的道義，更是公開的，不僅是一般被選的人所獨自聆受的。而且他的工作極端反對自私，行蹤雖譎祕，而所到處，宣揚之地，是十字街頭，是湖邊，或是會堂之內，羣衆之前。

至於他所以不願人將他所行的奇事傳佈的緣故，因為怕衆人認他爲賣藝者，魔術家。他所以吩咐人暗中祈禱行善，因為懼怕人以自高的心把道德墮落。他所以吩咐門徒勿宣傳他爲彌賽亞，因為當時尙未進入耶路撒冷，他自以爲進入耶路撒冷，是作彌賽亞大功的告成。他所以教訓人的時候多用比喻，是因爲願意叫虛心的人和智識薄弱的人，一同能聆受教益，若是向他們講一段長而推理的理論，就不能領悟，向他們講故事，說比喻，便覺得富有趣味，而興致勃勃了。

但是，在路加福音，記載一段話，與以上所說的相反。話說：『上帝國的奧祕，只叫你們知道，至於別人，就用比喻，叫他們看也看不見，聽也聽不明白』『路加八章十節』，似乎是說，耶穌特意用比喻講道，叫人不易明白。

若是詳細稽考耶穌的意義，可以揣想應當這樣說，這天國的奧祕，只有你們知道；至於其餘的許多人，雖有耳朵眼睛和你們一樣，然而他們不會聽，不肯看。對於這等人，就用比喻加以教訓，爲要藉着實事，引起他的興趣。平常教訓孩童的時候，每每藉用比喻的文字，至於這般智識薄弱的人，他們那貧乏情形，直像孩童那樣單簡。所以對他的欲望，予以缺乏的補助，應是用幻想方面多，用理論方面少。像我如此施教，並不是爲要隱藏真理，不過用別的方法所不能叫他明白的真理，必須

這樣，方能使他得以明白。倘若仍是不能完全明白那真理，那是在於他的頑固之心，因為頑固不化的緣故，靈性時常要受壓抑，所以有耳不能聽見，有目也不能看見了。

耶穌本沒有甚麼隱藏的奧祕，他時常想把最空乏最無智識的人，也有以使他們明白真理。所用的比喻，決不超出這範圍之外，使人不明，乃是要藉用比喻，使教訓越加光亮，叫人人都能明曉。可惜，有時甚至十二使徒還覈不到明白的程度，這是耶穌所深知的。

耶穌一生沒有留下寫成的作品。福音書只有一次記他寫字，卻是俯身畫在沙地上，被風一吹，永不再見。假若他要定意寫一著作，必可算一名家。他所屬的猶太民族，自古產生了不少的詩人，富有想像的作力，如寫詩篇的那幾位，和著路得記小歷史的那一位，而約伯記，而雅歌，

均富有詩的美。設若耶穌果要注意文字作品者，必定比這一些高尚多多。

耶穌可謂一正式的詩人，其創作力特長，散見於他所摹擬的型範。因其精神強健，有如日見發育之青年；因其所處環境，正適宜於詩境；因其所讀的書，多充滿了詩意的作品；尤其是因爲心內充滿了愛，就切實的使在黑暗中的得見大光，而又要拯救失掉的人，賜恩給痛苦的人。因爲是一個天全的詩人，而成就了四福音滿有記載的新啓示，就是最高深的一種真理，藉着普通的故事，傳佈出來，所用的比喻教材，無一不是充滿了美。雖如今將及二千年，那種栩栩生氣，永久長新。

耶穌訓誨所用的教材，有是將他從前所發表過的抽象理論，加以重說。有的是絕未經見，而新的有創獲。因此，可說種種比喻都能作登山寶訓的註解，然決不是常人所能，乃是一本性的詩人，恰恰適合於其神

性的流露。

筵席

天國好像一永遠不散的筵席。吾人若非得了潔淨以後，必不能進入的，而且赴筵必穿上禮服。耶穌設一君王爲兒子開婚筵的比喻，只因被請之客都不肯來，就把下流的花子和廢人，都叫他們前來赴席。及至君王來席間觀看，而其中有一個未穿禮服，身滿泥土的，便把這人趕到外面黑暗而令人哀哭切齒的地方去。

按天國的筵席，君王所選而請的客，既不肯來。那麼，以後無論甚麼人，都可前來坐席。不來的客人，有的正新置田產，有的方買了五對牛，有的新娶了妻，各人有各人的事，顧不得赴筵。於是，君王吩咐僕人，到街頭東拖西拉，甚麼癩的，瞎的，光蛋，花子，都來充數，還有

空位，就站在宮門口，把過路的人，勉強的請進來，直到坐滿了座位，便開席大宴。

君王的筵席雖十分豐盛，到底無非一飽，到了次日，就算過去；筵席撤去，各人回家，仍經受照常的痛苦。這樣看來，那被請的客不來赴席，也未可厚非，不過是爲了這一種欲樂，放棄了另一種的欲樂而已。

天國的筵席，不是如此。君王筵席是屬於肉體的飽足，天國筵席是屬於靈性的飽足，而且是絕對的永遠的飽足。這樣，天國的快樂，與地上的欲樂，相差懸遠。尤其屬地的欲樂，好像臃腫的漲飽，靈性實是瘦弱。所可惜者，耶穌在萬民中所選而首先邀請的客，本想使他坐重生之筵的首座，他們竟掉頭不顧，脫身而去，去忙他那無關大體的小事，歡喜地上的貨財，勝過天上永久的真生命，真是輕重倒置，沒有比較衡量

的能力。

爲其如此，就約請其餘的人而代之，乞丐呢，可代富紳，罪人呢，可代法利賽黨，娼妓可以代命婦，白丁可以代文士，病夫可以代健者，痛苦的人可以代享樂的人。

連那最後來的，可以與首先到的，一同享受筵席。事同一例者：有葡萄園的主人，早晨雇人，進園作剪修的工作，講定一錢銀子，作一天勞工的代價。及至近午，主人在街頭見有閒站的人，也召入作工。到下午，日將平西，又召了些工人，進得園來，各忙作他的工作。到晚間開發工錢，晚來的領受一錢。那早來的也是一錢，便發怨言說：何以不多加我，而竟和後來的一樣呢？主人說：我和你講定的不是一錢麼？給後來的一錢，於你沒有受虧，那是我願意如此的。這樁事照外面看，是不

平等的待遇，而內意實是一種最高尚的公義。後來的和早到的受一樣工價，那是因爲他工作時間雖然較短，而他一樣的不曾半途而廢，同是一日完工而後回家，所以也配得一日當得的工價，享天國的幸福。

但是，要小心，設若工人來的過晚，怕就不能進入，園門或開或關，在甚麼時期，沒有人知道，所以不能隨便進入。萬不可以爲時期尚早，再少等無妨，倘若在想不到的時期，門一關閉，那麼，不得進入的，便在外面哀哭切齒了。

主人出外赴宴，衆僕人在家等候，不知道他甚麼時候回來。在主人回來時候，那徹醒未睡去的僕人有福了，主人叫他們坐下，反而親自服事他們。設若，當他回來時，衆僕人都一齊睡覺了，沒有人接待，沒有人開門，使他在門外久久等候，不住的叩門。終於有人前來開門了，

蓬頭散髮，現出那個急促慌張從睡夢驚起的樣子，或是燈也快要熄滅了，熱水早已冰冷了。假使主人看到這種情形，一定把這些僕人一起趕走。

人人都當儆醒預備，因爲人子好像盜賊，不知甚麼時候，半夜三更忽然臨到。又像新郎，在新婦家裏耽擱，回來或因而遲晚。有十個童女，各帶着燈出去迎接新郎，等他回來。其中五個是聰明的，早預備了油，而且很留心的等候，聽那路過的或遠來的腳走聲音。五個是愚拙的，不曾預備得油，並且因爲等候的時候長，她們就打盹睡着了。忽然之間，新郎和跟隨新郎的人回來了，聰明的跑上前去，快樂的接着新郎。其餘的童女，驚醒的起來，向聰明的夥伴說：『請借給我一點油吧，我們的燈，快要滅了』。但是他們回答說：『爲何不早預備？我們的油，不殼

你我用的，不如到油坊去買吧』。那愚拙童女，東跑西奔，向人求油，可惜不能，因爲人都睡去，店已關門，只有那未睡的狗，羣向她們狂吠而已。及至趕到新郎喜筵的家門，門已關閉，那五個聰明童女，早已入了筵席，在那裏陪伴新郎。下餘的五個愚拙童女，叩門，喊叫，祈求，但是沒有人前來開門。她們從門縫向裏邊睃去，見紅燈高燭，四壁輝煌，金樽美酒，杯盤狼藉。又聽得啖嚙聲，唱歌聲，簫鼓聲，歡笑聲，喧騰不可名狀。但無論如何，不能進入，只得等到天明，在長夜漫漫的黑暗中，大風中，心腸悔懼，手足寒戰而已。

窄門

『你們要進窄門；因爲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而且爲

時太晚了，要進去就不能進去，因為門一關上之後，主人就再不認識那叩門的人了。

不到審判日子，或是不是太晚時候，你若懇切祈求，叩門，也可得有如願開門。譬如一個人，平素心地剛硬，而又懶惰，絕不知存愛憐的心，雖是如此，若有懇切求的，還得應允他的祈求。何況在天上的父，完全是愛，懇求他，他怎能不賞賜你呢？

話說，有人在半夜裏向朋友祈求，使他醒起來；沒等得開門，便說：『請求借給我三個餅，因為有想不到的客到我舍下，我沒有餅供給他』。那位半睡半醒的朋友回答說：『請你不要麻煩，我和孩子已經睡在牀上，倘我起來，孩子必醒而號哭』。但是那求的人，不肯罷休的還是連連叩門，說：『我再沒有別處可以求借，而且我家的客餓着肚子在等候』

。連番的這樣吵鬧，把朋友鬧得無法，只得起來，把餅交給他拿去。

這位不肯起來的朋友，不過是懶惰，心還是善良的好人。甚至惡人也不能不聽受人懇切的祈求的。有一個官，素日是冷面無情，事不如心，就要發怒。而本城有一個寡婦，天天前來求這官按公道爲她伸冤，官是常常不接受她的祈求。但是這寡婦用耐心的懇求，不住的前來求着伸冤，到底這官爲免除自己的攪擾，終於爲她下公道的判斷。

有一要言，祈求不可過分。一個人工作，得餬口的工價，是應當的，但不可祈求多於你的弟兄，更不當祈求過於你的主人。

當僕人撒種以後，牧羊而歸，主人不必請他坐下一同吃喝，還得束帶伺候主人。這是表明盡僕人的本分，然後可以按公道支領工價。此乃耶穌爲了門徒爭論誰要爲大，要爭首座，因而說出這個比喻。有時，僕

人即便遵主人的吩咐做了，或者仍不免無謂的責備，這也許有的。

聽受吩咐，最要緊的在乎實行。有人聽受吩咐，滿口應許，說，是，是，及離開主人，也不肯作事。有人不願接受吩咐，但以後卻肯去作。第一類的人比第二類的人受罰更重。話說，一個人有兩個兒子，對長子說：『你可以往葡萄園去作工』。答應說：『我去』，卻不肯進園，走到外邊在樹蔭躺下睡去了。對少子說：『你可以進園去幫助你哥哥』，少年人說：『我不去，今天乏了，歇息一日最好』。但以後思想，老父因我的推辭，心中必不快活，爲何傷父之心，而且老父已無力工作，於是，自悔的心勝過了疲乏，就進園快活的工作，盡了一日之力。

僅是聽道仍爲不足，倘若僅藉口頭上話語，說，我深佩服這道，而一點不肯自己去行，那便算不得甚麼，主說：『凡聽見我的話，就去行

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他的房子蓋造在磐石上，雨降，河漲，風吹，撞着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聽見這話不去行的，好比一個無知的人，把他的房子蓋造在沙土上，雨降，河漲，風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並且倒塌的很大』。

撒種的比喻，和以上有一樣的教訓，主說：『有一個撒種的出去撒種。撒的時候，有落在路旁的，飛鳥來吃盡了。有落在土淺的石頭地上的，土既不深，發苗最快，日頭出來一曬，因為沒有根，就枯乾了。有落在荆棘裏的，荆棘長起來，把他擠住了。又有落在好土裏的，就結實，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這比喻門徒們尙不明白，耶穌自己就加以解釋：種子就是天國之道，不聽道的人，撒但就把他的道奪了去。有人歡喜接受，只因心內沒有根，一遇逼迫，就把道丟棄了。

。有人聽道，也肯接受，但勝不過世間的痛苦，貨財的迷惑，被這些東西朦蔽了心，如同荊棘壓住麥子。更有聽道的人，又接受，又明白，道作了他的一舉一動的法律，這人好像肥美的田地，結實可多至一百倍。

聽受道理，明白而實行了，仍爲不足，更不要私心隱藏，而要竭力傳揚。話說，人點燈必不放在斗底下，或臺底下，必放在高地方，爲的好照亮一家的人，使人人都得見牠的光。

有一個世子要往遠方去，叫他的僕人來，每人給他一千銀子，使其作生意而生息。及他回來算賬時候，頭一個前來說：『主阿，你的一錠銀子，已經賺了十錠』，主人說：『好，你可以管理十座城』。第二個來說：『主阿，你的一錠銀子，已經賺了五錠』。主人說：『好，你也可以管理五座城』。又有一個很謹慎的到主人面前，把原有的銀子，好好的

包裹着，交還主人，說：『主阿，你的銀子在這裏，我知道你的嚴謹，沒有放下還去拿，沒有種下要去收』。主人說：『你這惡奴，既知道我是如此，憑你說的定你的罪』！奪過來交給那有十千的，把他推到外面黑暗地方去，在那裏便哀哭切齒了。

從此，可知無論是誰，得着新道，就應當竭盡全力，想法使其結實百倍。倘若不願意去應用這寶貝，就是被奪去，也算理所應當而公道的。因為這樣的人，不像一個缺乏糧食的窮人，必需別人的幫助；乃是一個懶惰的農夫，把他那一段最肥美的田地，常舍置之而不用。

僕人受主人託付，管理產業，設若主人回來，遇見僕人殷勤的辦理，那僕人就有福了。

浪子之喻

有一個人，生了兩個兒子，他的愛妻就去世了。所幸者，兩個兒子總比一個爲好，因爲一個出外，一個還可在家相守；小兒子生病，大兒子還可相幫作工；倘若不幸一個死去，（但願不遭此事，而『黃泉路上無老少』，也或許有的），那老人年高壽大的時際，尙可以享受一個兒子的奉養。

這人愛護他的兒子，不分大小，都是一樣。大概愛小兒子或者過於愛大兒子，這是出於常情，自己所不知覺。看到『天下爹娘愛小兒』的一句俗語，可以道盡世人的常態。總覺得小兒子爲最末後的一個娃娃，對於他那種寶愛護惜的樣子，總是把他看成和昨天吃奶的孩子一般，忘不了他那學語學步的嬌態，即便他把屋裏的東西弄得亂七八糟，也是出於不知不覺的原諒，並不認不爲美觀。

這人寶愛他的兩個孩子，不分大小，看似比他的雙眼雙手更爲寶貝。對於他們的飲食和需用，不但沒有缺少，而且無不應有盡有。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此乃古今中外的常例。這兩個兒子在父親面前，思想自然不是一樣的，雖是同胞而生，脾性幾乎有霄壤之別。

那長子生有冷靜的面孔，孤稜的脾氣，恪守規矩；看他的態度，是一個成年的人，儼然有家長的風範。對於父親，很有恭敬的禮節，但是看父親爲主人的方面，重於爲父親方面，顯不出甚麼情感上的親愛。對於工作一方，自己是殷勤守分，甚至連一件最小的事，都存記在心。對待家中僕人，最刻薄寡恩，終日和他們拌嘴吵鬧。對宗教是恪守一切儀節，然而若有窮人到門求乞，他是有句慣熟的話，說：『我們家裏甚麼都沒有，只是一個虛架子』。對待小兄弟，外面多有親愛，內裏充滿了

嫉妬，和尋常所說『兄友弟恭，和睦同居』的話，是完全相反的。這本也無足深怪，自古來兄弟間的愛心，應有卻是不常有的，而猶太歷史中，滿了兄弟相殘流血的事：第一件大事，有該隱殺了兄弟亞伯；嗣後，雅各哄騙以掃；約瑟被哥哥們賣去；押沙龍殺死暗嫩；所羅門謀殺亞多尼雅。猶太歷史中，滿有兄弟相殺的慘事。

那次子別有風致，絕不像他哥哥，幾乎不似同胞而生。他年紀雖小，而絕不羞澀，老着臉皮，反以自已的年青，是一無上的尊榮快樂者。

青年人的欲望，這個少年次子，一樣一樣，都積滿心懷。有時仇視父親，有時又疼愛父親，愛到極點。有時幾天工夫，不肯與父親作一句的交談，忽然又抱着父親頸項而親嘴。平常的日子，多是避重就輕，不肯作工，寧可偷閒，手拿文明棍，出去和朋友玩玩。有請他喝酒的宴會

，絕不推脫，遇着俊俏的婦女，就和她們眉挑目送。最喜的是穿時式的新裝。雖然如此，而心中寬宏，不失爲好人，常是暗中背着哥哥，代替旁人付些無謂的冤債。有時也周濟窮人，安慰苦難的人。但是會堂中絕不見他的腳跡，因此，四鄰八舍，多指而目之的說，這是一個壞孩子，下流坯，警誡少年人不要和他接近。有人說他這種張狂炫暴的樣子，並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家私，怕他爹的錢，不穀他一脚蹬的。也有人批評他父親，自己誠然是個好人，但是溺愛不明，好像瞎了眼睛，看不見兒子的過惡。而這少年人對這種拘謹的家庭生活，極端不快，總想脫離家庭關係，解放而得自由，最好是留洋，到一榮華的上國，過大洋，越大山，均有所不計。即不然，最低限度也須離去這破家鄉，而適人烟繁華的一大商埠，有高樓大廈美麗的客館，那地方黃金與土同價，人人都會揮

霍，衣裳盡是綢羅，吃喝都是珍羞。婦女豔麗，個個仙子王后，蘭麝襲人，處處香沁心肺。卻不知道在這種紙迷金醉的城市，那萬惡的金錢，就是墮落的根源。

少年人在家的時候，無非是過些鄉村生活，有錢也不便任意放縱。況且父親又是視錢如命的，雖是財主，在化錢上卻一角當作一元看待。所以哥哥每逢看見弟弟換件新衣，就瞪着大眼，側而視之。他父子倆家常的談話，不過是年成的豐歉，犁鋤的修備，以及禾，麻，牛，羊，雞，犬，均是田舍風味；少年聽到這些不入耳之談，他的生活，過一天，捱一天無聊的時光。

有一天，把許久在心而未敢出諸口的話，壯着膽子，走到老父面前說：『父親，請你把我應當得的家產分給我，往後再不向你討甚麼』。

老人聽見這話，恍如青天響了一個霹靂，傷心到了極處，便一言不發的轉身到自己房裏，爲的不要叫兒子看見他傷心之淚。許久工夫再不提及這事，然而少年人滿臉堆着愁容，紅潤的腮變爲灰白，飯也不肯下咽。老父見兒子這般光景，加倍的憂傷，但是，如果由他快快出外，更有難堪的不忍。那麼，挨過了幾日，到得無可如何地步，便開了一個家庭會議，把家產加以統盤估計，每人得着一份，父親餘剩一份。那少年人摒擋一切，忙個不了。不能帶的物件，廉價售去，把所得的銀錢，裝滿了一錢囊，一天晚上，悄悄的騎着馬揚長去了。他出門這件事，他哥哥已經聞知，心中暗喜。自今以後，我算爲獨生子，這個東西一去決不敢再回，我可以完全作家中主人。而且父親這份餘產再沒有人從我的手中奪去。但是，那位老父親不如此設想，暗中傷痛，老淚橫流，皺紋的面皮

，常有濕痕。只有那愛長子的愛，支持他的心境，可稍微解除些憂傷，僅不至於死。

雖是如此，受盡不可名狀的痛苦。然尙存有指望，這兒子不是永遠失掉，在他未死以前，或能再見少子一面，想到這宗恩賜，老人從盼望中轉生出一番安慰。

說到那少年人，加倍的趕進行程，要快快到他的目的地。在大道上得意揚鞭，顧盼自豪，每逢轉彎的時候，手摸摸他纍纍的錢囊，覺得這一生費用，絕沒有缺乏。不久，那繁華的目的地趕到了，真是熱鬧非凡，名不虛有，就不問價值的買到一所大第，五六個僕人，把公館牌子懸起，服食起居，一如王者。趨炎附勢的朋友，不召而自至，有的每天早來晚歸，終日陪伴，肚子幾乎被酒漲裂。甚麼舞女，娼妓，無不隨召隨

到，尤其是在這般婦女身上，用錢是不論多少的。少年人一向在鄉村長大，受盡拘謹的束縛，一旦得暢所欲爲，格外放蕩則厲害。

這樣光景，不能長久，俗語說：『坐吃山空，死錢用一個少一個』，這浪子的錢囊，是有底的，不能用之不盡。到了一天，錢袋裏不但沒有金圓銀圓，連銅圓也『空空如也』了。如今金錢用盡，舊日的朋友，都不上門；要好的娼妓，都不來相見。爲餬口吃飯，只得把奴僕和傢俱變賣一空。而又恰逢本地大饑荒，度日格外艱難，浪子飢餓得不堪，但沒有人肯來照顧。朋友各人已難得謀生，娼婦早已逃往外埠，正是俗語說：『酒肉朋友千家有，患難知交一個無』。

這可憐的浪子，百無聊賴的離去此城，而往一鄉村，投靠一位財主，向他哀求，賜一噉飯地。財主看他年輕力壯，派他爲牧豬奴，因爲只

是牧豬有空缺，這個職業是無人願做的。按猶太人眼光，牧豬爲一種最不體面的刑罰，設若有事可作，誰肯爲此？埃及爲敬拜動物之邦，惟獨對於牧豬的人，禁止入聖殿。爲父的決不肯把其女嫁於牧豬奴，牧豬的女子雖帶有金奩，無人願娶。

浪子到這地步，顧不得揀擇職業，勢出無奈，祇好爲人牧豬。而又沒有工錢，祇給伙食，飯或不堪一飽；這是爲了職業的關係，人們看牧豬的不值得一顧的緣故。照豬的方面看，是沒有荒年的，甚麼菜根豆莢都可入口。那可憐的浪子，甚至用嫉妬的眼，看那些黑而粗笨的豬嘴插在爛泥中自由得食，巴不得也有些食物，充充他的飢腸。回想到家中的倉米，和在城市中吃的筵席，不覺得淚如泉湧。有時餓到極處，便急忙的和豬掘得些豆莢，用那豆莢的甜味，稍撥他心中的苦。哎喲，人生到

此，一豬不若，搶食豆莢，主人知道，還要受罰的。

論及他所穿的衣服，不過一件牧奴的褂子，破爛而且污穢；鞋僅是套在腳上；帽子像是失色的爛布。被鄉村的風吹日曬，向日紅潤的桃花面，變爲灰白紙，又瘦又長。寒風刺骨，不能不想到舊日家中自製的絨大衣，今在何處呢？從前以急促出售，賣去那些極便宜的衫褲，而今落在誰手呢？照現在說，父親家中的僕人，穿的還比我好，吃的還比我強，他們飽煖有餘，我就飢寒到死。

但是，回家的思念一入腦海，便急忙的把牠趕出去，不願意作如是想。因爲事勢至此，已經與家庭斷絕關係，輕看父家，不顧老父的流淚，戰勝哥哥的拌嘴。如今回家，有何臉面，可以見人？而日回去沒有好衣服，又是赤腳無鞋，身邊不名一錢，手上已經失掉自由人的戒指。形

態全非故我，美容變爲醜臉，更爲了常與這豬爲伴，自己也成爲不潔的穢物，有何顏面，談到回家的問題？從前離家時候，未向父親辭別，盛氣而走，如今回去，非跪倒父前謝罪不可。從前離家，是一公子氣概，如今回家，是一乞丐行裝。回家幹甚麼？家業財產，當得者已經得到過了，家產是再於我無份的。

在這種輾轉回想之中，忽有一新思想進入腦府。想起父親的家，自己的一份財產已經收到，雖然沒有餘份，然而還有那位老父親，是一生一世失掉不了的基業。我雖成一浪子，還是父親的骨肉，我仍是老父的兒子。那父親雖然受了得罪的傷疼，未必不承認我爲他的孩子。即使不認我爲兒子，也可認我爲奴僕。若是缺一人需用，寧可選他兒子作一奴僕，豈不勝於別人。我要起來，到我父親那裏去，向他說：『父親，我

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爲你的兒子，把我當作一個雇工罷。我求你忍耐，我不配接受甚麼，只求你拿些廚房的臘飯給我充充飢，就得了」。

於是，這少年人把緒交還他的主人，就起身向他的家鄉前進，在路中，東求一頓，西討一點，在樹蔭下和淚吞咽，作助餐的蔬菜，鞋是聊勝於無，幾乎赤腳而奔，因爲心中抱存的希望，一程又一程，忙迫的向着父家走上了去了。

有一天，快要晌午，到了自己的家門，但是不敢叩門，又不敢招呼，更不敢貿然進去。只得在大門外走來走去，盼望有人出來通報一信。恰巧老父親親自出來了，相離還遠，一看見就認識是他的小兒子，雖然浪子已大大的改變外貌，雖然那老人因流淚過多，兩眼昏花，但是，一看見就跑

上去抱着他的頸項與他親嘴，又用溫和疼愛的手，撫摩他頭髮上的塵土。小兒子經受這番感觸，羞愧無地，沒有一句話回答父親，也不敢擡頭。直待父親擁抱的手稍微放鬆一點，便急忙的搶跪到地，戰戰兢兢的向父親說那預備要說的話，說：「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爲你的兒子」。

浪子這樣的自責自卑，甚至不敢自稱爲父親的兒子，然而那老人越發認自己爲他的父親，心中好像覺得爲這兒子的第二次父親。所以絕不回答甚麼話，只是樂極而悲的，熱淚直流，便轉身用嚴重的聲音，吩咐僕人說：「把上好的袍子，拿來給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頭上，把鞋穿在他腳上」。

這正表示主人的兒子——少主人——不該穿破爛衣裳。而且那僕人

也當重復認他爲其主人。

更吩咐把肥牛犢宰了，我們大家可以吃喝快樂，因爲我這個兒子，是死了又活，失而復得的。這隻肥犢，早已餒養，原是爲的供備一次特別筵席，現在恰好，再無別的筵席比這次更大更美了。我以爲這孩子已經死去，爲他，我已感得無限的痛苦，如今我眼睜睜的又見他來到我的跟前，實在是已從這茫茫大世界中失掉了，忽然又從這大世界中還給了我。從前他在遠方，如今他回到家裏；從前他在外邦人門前作乞丐，如今他回到家中作主人；從前他是個飢餓者，如今在家裏有飽足的筵席。

那僕人們立刻遵老主人的吩咐照辦了。把牛犢宰殺，並分割燒烤着，把多年的陳酒拿出來，在特別的大廳中擺設齊備，便邀齊老主人素日知交的朋友。甚麼音樂班，跳舞女，都趕快的一時安排周備了，便稱觴

大宴，慶賀浪子的回家。

及筵席籌備齊全，那少年人沐浴換裝已畢，老父親就把他抱在自己的懷裏，再三撫摸，因為老父親的心中總不免有些疑懼，恐這件事是夢幻，未必是眞事。不久，衆賓入座，新回來的少主人對衆稱觴，歡笑聲裏，大啖大嚼，興高采烈的主賓歡宴起來了。

家中宴樂大作的時候，長子猶在田中工作，及到日暮，很乏倦的想着趕快回到家裏，還未到門口，已經聽歡笑的擊掌聲，跳舞的脚步聲，便發怔似的立住了腳，心中暗自想道，這是甚麼事，難道老父親瘋狂了麼，不然，又是誰家來借客廳行結婚禮呢？

爲了他素日不喜愛這花花熱鬧的事，又怕見陌生的人，所以不願一直的進入家門，便召一個僕人來，問道：今天家中這樣熱鬧，是怎麼一

回事？僕人說：你的兄弟回來了，老主人吩咐把肥牛犢宰了，召請朋友，前來吃喝宴樂，因為他是平平安安回來的。

那長子一聽這話，立刻變了臉色，心潮怒湧，極端不快的，發出忿怒和嫉妬，直把舊日存在心底的恨惡，重新發作了。因為，在他的眼光裏看兄弟以前的一切行爲，實在糟到極處，所以，便站在門前，心潮反覆激盪，怔怔的立在大門之外。

正在這個當兒，老父親出來了，呼叫說：『快來吧！你兄弟回來了，他已再三問到你，又很樂意看見你的面，快進來，我們一同吃喝，快活快活』。

但是，這時，長子半生存在心底的話，不能不放膽的說出來了：『我服事你這多年，從來沒有違背過你的命令』。

他說這樣的話，正顯明他那小人之心，以自己守規矩，算是盡本分，而誣枉父親看他爲奴僕；更評斷父親爲吝嗇，說沒有給他一隻山羊羔，叫他和朋友一同快樂；甚至敢譏刺父親溺愛不明，說：『你的兒子』，不稱『我的兄弟』，意思是說，你認他爲兒子，我卻不願認他爲弟兄，因爲他和娼妓共同吞盡了你的產業。你倒爲他宰了肥牛犢，我終年在田地勞力出汗，並沒得着甚麼酬報。

那老父親既然肯饒恕浪子的過失，自然也不計較長子的不義。便直捷的說：『我的兒阿，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只是，你這個兄弟，是死了又活，失了又得的，所以我們理當歡喜快樂』。

這老父親很覺得用這樣的話，可以和緩長子的忿怒，使他再沒有話說。像說：『他是死了又活，失了復得』，我歡喜而接受，是理所當然

，何用再說別的理由，他所作的一切不義，我都知道，他已經和娼妓共同耗盡我的財產，做浪子的行徑，壞到極處。而且他從家裏走出的時候，不辭而別，我爲他痛哭憂傷，也流盡了血淚。但無論如何，他不能不仍算我的兒子，設若他所作的，比嫖娼宿妓還要壞，但終不能改變而丟棄根本上的一件實事，『他是我的兒子』。假使他在山野作強盜，到鄉間作土匪，我還不可忘記他是我的兒子，是我的骨肉。從前他走了，如今回來；從前他失掉了，如今得着；從前他死了，如今復活；在我身上還有甚麼恩賜，比這更大更美呢？爲了這值得留一紀念的奇事，大家快樂而宰一隻肥牛犢，在我看，更算不得甚麼分外的東西。說到你，是我的長子，你從來未曾離開我一次，好多年的工夫，你作了我安慰的喜樂，一切所有的牛羊，全屬你所有，你要用時，只說一聲，可由你取用，你

日日與我同桌而食，天天相見。但是你這個兄弟，經年累月，離開家裏，有幾次不過在夢中會見他的面，有好久工夫未曾一起吃喝，今天他回來了，我們大家——你我，怎能不同奏『得勝之歌』？

耶穌所設浪子比喻，到此完畢。比喻中訓誨的大義，也算說到透徹，若再節外生枝，加添上一些，似乎也無甚大用。自有史以來，人所寫的寓言，故事，小說，描寫社會或宗教的人物以及其中的一切，這種作品，多至不可紀數。論到能感動人心，活潑而有生趣的，我想沒有及得上這『浪子之喻』的。一般解釋家，各由其會心之處，充分的加以解說。總括的說，不外有兩大意義與訓誨。有的，以浪子表寫獲得重生之人，他們經過人世的繁華和憂悔的痛苦，而後自己歸到父前，得了潔淨。長子表寫法利賽人，在法律上拘拘遵守，盡心之極，但是，在仁愛上則大

有缺欠。有的，以長子代表猶太民族，他們抱持狹義的教義，以上帝僅爲他們的神，不明白天父的博愛，也同樣的愛護異邦；而浪子則代表外邦人，曾經年累世的處於污穢之中，一旦翻然改悟，歸向天父，天父也必快意的收納。

耶穌曾有一最明顯而不肯隱祕的話說：『一個不義的人悔改，在天上的快樂，比較九十九個不用悔改的義人，快樂還大』。

有一個寶貝兒子，在快要沉淪，千鈞一髮之際，要改換他那屬於獸性的天性，不惜使他備嘗艱苦，用盡奮鬥的精神，博得最後的勝利，怎能不快樂歡喜呢？可再看以下的兩個比喻。

一個人有一百隻羊，失去一隻，豈不把那九十九隻撇在曠野，去尋找那一隻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歡歡喜喜的把牠放在肩上

，回到家裏，請朋友隣舍來，對他們說，我失去的羊，已經找着了，你們和我一同歡喜罷。

一個婦人有十塊銀錢，若失落一塊，豈不點上燈，打掃屋子，細細的找，直到找着麼？找着了，就請朋友鄰舍來，對他們說，我失落的那塊銀錢，已經找着了，你們和我一同歡喜罷。

一個失去的羊，比較復活的兒子，算得甚麼呢？一塊銀錢，比較一個人，有甚麼比例的價值呢？

罪惡之喻

人受得一槓釋放，不必爲他的特別便宜，正是負了一種新使命，應當也饒恕別人。此乃一定之律，決沒有甚麼例外。普通的說，仁愛如同火，不發燃而擴大，就減小而熄滅，同樣，仁愛也沒有兩道，不是消滅

，就是傳於別人。所以你受的怎樣，也當怎樣施於同人。

有一王者和他的僕人算賬，首先前來的，欠王一千萬銀子，因為無力償還，王叫他拍賣一切所有，連妻室兒女都要變賣，清償這債。那僕人絕了盼望，便俯伏跪倒王前，像從一堆爛布中，發出哀告的聲音說：『求王可憐忍耐我，請王寬限，不要把我的妻和小兒拖到市上賣去如同牲口，將來我都要還清。』

王一聽這話，大受感觸，因為想到自己也有妻室和小兒，是怎樣的愛惜。便釋放那僕人，並且豁免他的債。

這受大恩的僕人，很高興的出來，但是他的心毫未悔悟。遇見他的同伴，欠他十兩銀子。試想『十兩銀子』，比較『一千萬』，算不得甚麼。他一見，就揪住他，搭他的喉嚨，說：『快快還錢，不然，我叫差

役捉你』。那可憐的同伴，被他這樣威逼，便俯伏跪下，向他懇求如他向王哀求一樣。流淚的請求，並用嘴親這僕人衣帶的縫子，又說：念舊日的交情，更提到爲他小兒的緣故，寬容些日子，終必還清。

但是，這個惡僕一點不發惡心，正顯明是一下流，沒有王者氣量，竟把他下在監裏。衆同伴紛紛評議，有的代爲悲傷，有的代爲不平。不久，這事傳到王的耳中，王大發雷霆之怒，叫了那個惡僕來，交給掌刑的，說：『你不應當憐恤你的同伴，像我憐恤你麼？』

耶穌又有進一步的訓誨，說罪人到了覺罪悔罪的時候，那憂傷的心，比較自以爲虔誠的人，更近天國。

話說，有兩個人上聖殿祈禱，一是法利賽人，一是稅吏。那法利賽人，額上與左臂上的佩經，佩戴整齊，長袍的大帶，顏色鮮明，挺胸而

立，顯出那種主人的氣概，禱告說：『上帝阿，我不像別人，勒索，不義，奸淫；也不像這稅吏。我一禮拜禁食兩次，並捐十一的捐，律法上所載的，我一一遵守』。

那稅吏不是如此，遠遠站立，不敢擡頭，在天父面前，好像羞愧無地，不會說別的，只是捶石胸，說：『上帝阿，可憐我這個罪人』。

『只是，我告訴你們，這個人回家去，比較那個人，倒算得是義人了，因為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

有一位律法師，問難耶穌，誰是他的鄰舍，耶穌便說出一段故事，說：『有一個猶太人，從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經過那彎彎曲曲的山谷，路中遇有強盜，搶去他的財物，把他傷的半死，就棄下他走了。不久，有個祭司從此經過。在素日，過甚麼公會，或過節期，祭司都是坐

在前列的，而且自己誇耀明白上帝的旨意。但是目下他看見這個受傷的人，並不會留步，從路的那邊過去了。又來了一位利未人。在平素，利未人也是熱心禮節的，禮儀上最小的，也明白，也遵守，因而享有大名，甚至在聖殿內自以爲主人，不算聖殿的差役。從此路過，頭不會轉，斜眼一瞟也過去了。末後，來了一個撒馬利亞人。按照猶太人眼光，他們是宗教上的異端，從起先他們就反對尼希米的改革，不肯在耶路撒冷獻祭，與可惡的異邦人沒有分別。但是，這位撒馬利亞人，看見路旁一位受傷者，混身染滿了血，就大發慈悲。走近前去，拿出他驢鞍子中帶的小藥瓶，敷在他的傷處，又用布裹好，扶上他自己所騎的驢，陪送到一家客店裏，叫店主給他一張安息的牀，供備一份熱煖的飯，等傷人能吃飯，能說話，又陪他一宵。次日，對店主說，好好事服他，照應他，

一切所費用的，我回來，必都還你」。

照這樣看來，無論是誰，都是鄰舍；凡有感受痛苦的，當立刻幫助，並不分種族，國際，宗教。甚至你的仇敵，若缺少幫助，而且他也不求你，卻仍是你的鄰舍，你更要格外幫助他。

『博愛是進入天國之門的唯一證券』。有一個不肯可憐窮苦人的財主，他到了大難臨頭，纔明白這句話的真理。話說，財主日日住在公館裏吃喝宴樂。門前有個乞丐拉撒路滿身生瘡。他沒有每日養生的飯，甚至願意拿財主桌子底下掉的零碎和骨頭，用來充飢。那狗倒可憐這乞丐，無有別法相助，就用舌頭舐他的瘡，乞丐拉撒路用那瘦手撫摩狗的頭，表示親善。但是這位財主，一點也不可憐拉撒路，連一次也沒有請他坐下一同吃喝，也沒有把僕人所剩而不吃的飯，送於乞丐。過不多幾時，

乞丐拉撒路死了，財主也死了，然而窮人拉撒路被亞伯拉罕的歡迎，坐在他懷裏；那財主沉淪在火裏，在那裏渴極，又沒有人給他一點水。他遠遠的看見撒路在先祖的筵席前坐着，就從火裏發出哀求的聲，說：『我祖亞伯拉罕阿，可憐我，求你差遣拉撒路用手指蘸一滴水，涼涼我的口舌，因為我渴的要死』。

他們二人在生存的時候，素無交情，這財主連零碎的一點麵包，不曾施給拉路。到了現在，他也知道，並不敢求從火中得着釋放，也不求喝一杯或半杯的涼水，只求拉撒路用手指蘸一滴水涼涼舌頭。但是亞伯拉罕回答說：『兄阿，那是不能，你我中間，有深淵隔着，你在世間，享受過你的福，拉撒路受過他的苦，如今他得着安慰，你受得痛苦。設若，你在世時，曾給他一點麵包一點食物，現在也不落在火裏，求

水涼你的舌頭了」。

世界上有錢的人，因為他的財產，自高自滿，而且也不願施捨窮人，絕不想及身死的事，以為來生和今生一樣，仍可為一財主。

但是，在意想不到的時候，死亡忽然臨到。話說，有一財主，因為年成收的豐富，想把倉拆了，另造更大的倉以盛五穀；把牛棚拆下，另造新的牛棚，以餵牛羣；把羊圈毀了，再修羊圈；而後對靈魂說，靈魂阿，你有許多財物積存，可作多年費用，只好安安逸逸享受快樂吧。上帝卻對他說，無知的人阿，今夜我向你索你的靈魂，你所預備下的要歸誰呢？

看這財主，一點不想到地上所獲得之收成周濟窮人。但是，正在他夢想享受快樂的那一夜，忽然就去了。次日，分文也不會帶去，獨自被掩埋在土裏。

不會召致窮人愛心的人，不用自己錢財救濟困難的人，他們絕無盼望進入天國。有時，人明白屬於地上世界的事，比較明白屬於天上靈界的事，聰明的多；可以看耶穌所說的靈巧管事人的比喻：他哄騙了主人，快被辭歇，他想，既不能再作管家，便一個一個的叫了欠主人債的人前來，說，把你欠賬，減寫若干，改少數目。這樣如法辦理之後，及至一經辭退，便可以有人願意接濟他。這位管事的叫主人一人受虧，使自已有益，也使別人得益。是個不忠心的賊，誠然不錯，而他的智巧，可算一等。假使人在世上，爲謀靈界的幸福，用盡智力，如同這惡僕謀身體的利益，那樣的靈巧，試想將有多少人受他的利益呢？

若是人不肯悔改，就好像一棵不結果子的無花果樹。然而悔改也要小心，必要全心悔改。因爲若是不全心悔改，其所發生的危險或者更加

擴大。耶穌說：一個被鬼附的，幾經悔改奮鬥，纔把鬼趕將出去，鬼到曠野，走來走去，尋不着安息的地方，就想不如回到老家吧。及至他回去時，看見那老家（即那人的心）是空曠的，而且打掃乾淨，安置甚好，幾乎不認得是老地方，於是，更召致了比自己更凶惡的七個鬼，一同進入那人的心，以後那人的光景，比以前更壞了。

直至末日到了，人纔悔改，陳說自己理由，那便算不得甚麼。因爲到了此時，悔改已經太晚，不成問題。有比喻說：一個漁人把網撒在海裏，拖起來滿了許多魚，揀那好的收在籃裏，把不好的棄爲廢物了。人在世上，有很長的工夫，作悔改的時機。若挨到天國臨到的時候，而後方去叩門，或沒有別的方法，配得進入，便永遠關在門外。又說：有個農夫，撒好種在田裏，在他睡覺時候，他的仇敵過來，盡量的撒上稗子

。過了不久，那田隴青青，僕人驚訝說：『主人阿，你不是撒了好種在田裏麼？何以有如此稗子呢？容我去拔除罷！』農人說：『不要，怕拔除稗子，連麥子也拔出來，不如任牠一齊長起來，等到收割的日子，拔出稗子捆成捆，留着燒，把收成的麥子，收在倉裏』。

這樣看來，耶穌有如好農夫，他有收穫的日子。有一天，有羣衆圍繞着他聽道，他看見人如此之多，又知道他們羨慕仁義如飢渴一般的，就大發慈心，說：『田裏的莊稼多，作工的人少，當求莊稼的主，多遣工人收拾他的莊稼』。

他自己一人的宣傳，不能普及各地，即加增上十二使徒，仍是不足普遍的傳佈福音，所以有必不可少的許多人的傳揚，叫一切受苦的人，一切愛慕公義仁愛的人，都能聆受福音的好消息。

十二門徒

命運因爲要成就人做一個君子，則不能不予人以患難，可奇者，自己的門人往往作了目前的障礙。

因爲作門人的，不能完全明白夫子的訓誨，多是隨各人智力的程度，或明瞭大概，或一知半解，便把他所承受的，向人宣傳。這樣辦法，不知不覺將師尊的教義，精者變粗，大者縮小，顯者變晦，而有種種的改形。

門人二字的意義，不是一個，必有一同作門人的夥伴。其間彼此嫉妬，在所難免。那居後列的，願往前去，而居首列的，更願常保持其第一地位。所以總不免批評他的同伴，或問難他們，而各人常以自己爲夫子的唯一無二的解釋者，能明瞭夫子的教義。

一方面說，門人自己知道僅是一門人，不過把所承受者傳給別人。但是，有時不免妄想：或有心欺人，以夫子的教義，飾爲自己的理說；或把接受的訓誨，而反變其論調。這樣，錯用夫子教訓的門人，實在於其師尊無甚用處。另一方面說，門人是個投靠的承繼者，將來要作雙方的媒介，把所受的再有所施，如交易所的居間人；又如吃大菜被請的客，東取一湯，西饒一肉，而不能咀嚼最硬的食品。因爲有時門人僅僅的解釋夫子教訓的字句，且不免把奧祕的道理，變爲晦暗；單簡的教言，變爲複雜；難明之處，加以解釋，更加難解，埋沒了原理。把附屬物作爲正幹，視正式大梁認爲小廩；又如把醇厚的美酒，多攪以清水，而爲可口的飲料；或是不能像一大火把，照亮四方，而僅能似一小油燈，自己照亮自己。

在具有絕大天才的師尊，似無需乎門人的助力，然而也不能不用。是爲了絕世天才的夫子，與羣衆地位，距離太遠，所以必藉用與大衆較近的幾位門人。那爲夫子的，自然必是想到在自己身邊有相近的人，聽受這教訓，接受這意思，更能把教言和思想，在他生存之年，或在他去世之後，都是一樣的盡力傳播給人。尤其特別的，是具有天才的人，常是像一個無家的漂流者，有時不能不藉着朋友，作其過渡的家庭。更像是一位將軍，他的軍隊，還未正式成立，必是常想早日招募成軍。

凡是世上佔優越地位的人，往往經歷極大的患難。所常見者，那患難就是他自己相近的門人。有時，門人作了他夫子的阻障；有時，作了他教訓上的危險；然而門人終爲優越人物所必不可少者。試看，古來歷代的先知，爲沒有門人，自己受苦；爲有了門人，而自己更是受苦。

基督完全是一君子的氣概，然而既成了人身，爲要擔當人類的苦難，所以他絕不推避的，備受種種的難處，先有相近的朋友，後有對方的仇敵。

那些祭司輩，不過給耶穌一次的死亡，而自己的門人，幾乎是日日叫他受苦。設若只有撒都該人，和兵丁，羅馬人，以及猶太羣衆的丟棄，而沒有門徒當夜的舍棄，基督的痛苦或可減少，不至如是之大。

吾人欲明瞭門人是誰，當想耶穌是加利利人，所以他的門人多揀選自加利利；耶穌是一窮人，所以門人也同是貧者；他是謙遜的人，而其智識超越尋常，所以特於虛心的人中，選出他的同志。他不從富足人中選門徒，因爲他平素反對財主；不從博士，文人，中選門徒，因爲他來要代替法律；更不從哲學派中選門徒，因爲猶太人中本沒有哲學士，即

使有哲學派，也不能選他們作同志，怕他們引用辨論的方法，淹埋了他本來天然的神祕。

耶穌自己知道所選的門徒：靈性誠然是粗的，然而卻爲無病的健者；智識誠然是淺的，然而卻有劇烈的熱誠；所以就用這些樸素的材料，完成他自己的宗旨。有如陶人製器，一團爛泥，加以範型，陶冶，便可成爲精品，永久發顯美術的光輝。但是要完全成此大功，必待聖靈降臨之後，試看，門徒們在五旬節聖靈未降之前，他們總不免屢次跌倒。

那十二個門徒，他們的信德雖不是十分完備，在大體上說，總是信服耶穌，所以吾人不能作過於嚴酷的批評。按照當日情形，有時，他們嘗試的愛其夫子，一如他夫子所期望於人愛他的愛，可說自從客西馬尼園離棄耶穌之後，再沒有忘記他，並且把主耶穌一生的言語，和一生的

事蹟，傳寫出來，留傳至今，千古如新，栩栩生動。

假使吾人對於門徒作詳細徹底的研究，從四福音的記載中，不免爲他們傷感。試想十二人天天與耶穌同在，是何等的一種大幸福，每日同行同伴，一起餐處，對面談話，親聆訓言。此十二人所身受的幸運，乃是歷世歷代所欣羨妬嫉而不可得者。然而在他們中間，時時顯露不配接受此福的表示。

最顯明的，是他們腦力的遲鈍，不能聆受耶穌清澈如水的單簡訓誨。甚至到耶穌死後，還不能十分透徹耶穌所宣傳之天國有何等的高尙正大。對內則缺乏信心，缺少仁愛，缺少彼此原諒，而且時時互相嫉妬。對外則急於報仇，不會寬容忍耐，現出小人態度；而好睡，多疑，愛物質世界，貪財，無勇，都會有的。

其中一位三次說不認識；一位直到在墳墓裏方纔恭敬；一位不信拿撒勒小村能生偉人而有震世的工作；一位不信他復活；再有一位以親嘴爲暗號，把他賣給別人；還有福音未記載他們名字的，大概爲了聽見過於難信的話，便早已退去了。

耶穌屢次責備門人遲悟態度，對他們說：『撒種的比喻你們還不明白麼？』又警告他們防備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酵，他們以爲夫子責備他們忘了帶餅。耶穌看出他們的意思，就對他們說：『你們因爲沒有帶餅就議論麼，你們還不醒悟還不明白麼？你們的心還是愚頑麼？有眼睛看不見麼？有耳朵聽不見麼？也不記得麼？擘開五個餅分給五千人，擘開七個餅，分給四千人，收拾的零碎，還裝滿了幾個籃子麼？』

他們與羣衆抱一樣的觀念，常以耶穌爲屬於世界的彌賽亞，作一大

將軍，作一政治家，恢復大衛的寶座。甚至在基督升天的那一日，還問耶穌說：『主阿，你要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個時候嗎？』耶穌復活以後，在以馬忤斯的路上，兩個門徒對談那重要的話語：『我們向來盼望，那收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

再是，他們爲爭新國的首位，誰要爲大，有時發生衝突，耶穌責備他們，說：『你們中間爲大的，倒要像年幼的；爲首領的，倒要像服事人的』。

復次，他們對外時常發生嫉妬，不願意別人分佔他們的權利。一次，有人奉耶穌的名趕鬼，他們到耶穌前控告那人，說：『夫子，我們看見一個人，奉你的名趕鬼，我們就禁止他，因爲他不跟從我們』。耶穌說：『不要禁止他，因爲沒有人奉我的名行異能，就能輕易毀謗我』。

耶穌對於要跟從他的人，時常發有一種犀利的警告。一天，『有一文士要跟耶穌，說：夫子，你無論往那裏去，我要跟從你。耶穌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窠，只是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又有一個門徒，對耶穌說：主阿，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親。耶穌說：你跟從我罷，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去』。再有一位對耶穌說：『主阿，讓我回去辭別我的家人。耶穌說：手扶着犁耙向後看的，不配進入上帝的國』。

一天，有個少年財主，是素日虔誠遵守誠命的，前來見耶穌，問道：『怎樣可以進入永生。耶穌表出愛心，注目看他，並對他說：『你去賣了一切所有，前來跟從我』。那人憂憂愁愁的去了，因為他的產業很多。

從以上看來，誰要跟從耶穌作門徒，就當先撇下房屋，親人，田地，財寶。這四件爲人生普通以爲最寶重而必不可缺的；而跟從耶穌，偏

要一概棄去。正是爲了耶穌所償還於人的，比較這一切失掉的更覺寶貴。雖然如此，然而人仍是少有敢這樣作的。再者，有人起先願意如此，以後翻悔，又回復了舊態，這也許有的。

總觀這十二門徒，都是窮人，撇去一切所有，本不算得甚麼重大的難爲。雖則如此，但仍不能滿足耶穌的期望。正如耶穌對彼得說：『西門，西門，撒但要求篩你們，像篩麥子一樣』。所不幸者，篩子的洞眼，還留下了一個壞物雜在其中。

稱呼彼得的西門

彼得在耶穌復活以前，似一未琢的璞玉，粗掩其精，其物質的信，大於靈性的信。其眼光一如常人，未能了解先知所預言的彌賽亞的天國，仍盼望彌賽亞爲屬於世界的一位將軍。

一天，耶穌論財主進入天國的事，說：「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入天國還容易哩！」彼得一聽得這樣判決，以爲太苛，就問耶穌說：「我們撇下一切所有跟從你，將來要得着甚麼呢？」這樣，恰似一債主討問利息。耶穌大發忍耐心，安慰他說：「你們將來要坐在十二寶座上，審判十二支派，並且基業要得着百倍，承受永生」。

一次，耶穌對門徒說：「不是入口的污穢人，乃是出口的污穢人」，彼得聽了，還不明白，請夫子加以解釋。耶穌說：「凡入口者，終要落在茅廁裏，惟那出口的惡言・惡念・是從心裏發的」，足證彼得在使徒中，不是高材。他得一綽號叫作磯法，意思就是『磐石』，不僅表示他像一磐石的穩固，而且也表示其腦府，一如頑石之不靈，從耶穌屢次責備他信心太小，是可以證明的。

他不但天才不敏，且亦睡魔過重，在變容的山上，客西馬尼園裏，他都要過一過睡癮的。

但是，他膽略之大，有足多者。耶穌在最後的那一夜，說：『我所去的地方，現在你們不能去』，彼得說：『主阿，我就是同你下監，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穌說：『彼得，我告訴你，今日雞叫以先，你要三次說不認得我』。

這樣，耶穌知道彼得，比較彼得的自知還多。果然，不久，在大祭司該亞法的院中，他雜在衆人中烤火，那邊耶穌正受祭司們的審問辱罵，彼得就三次說出『不認識他』的話。

在耶穌被捉捕的時際，他想用武力敵抗，違反耶穌平日不事武力的教訓，就用刀削掉馬勒古的耳朵。從此又可證明，雖然從主三年，還不

透徹耶穌的主義。倘若耶穌欲自救，早可以逃往曠野，或用別法與兵丁敵抗。耶穌卻治好那人的耳朵，而責彼得不可報復。

彼得對於大事當前，現出小人的氣概，並不止一次，他的氣量，屢是不脫俗態。在靈界的奇蹟中，他只看見屬物質的小物，好像大山當前，看不到山頂，僅看及山腳。在最顯著超越的異象下，他也看爲平常；譬如，耶穌登山變容一事，他一覺睡去；及至醒來，看得異象，不作靜默無聲的崇拜，驀的要搭三座棚，急遽的說：『夫子，我在此甚好，要搭三座棚，一座爲你，一座爲摩西，一座爲以利亞』。聰明的路加，紀錄這事，要爲彼得迴護一些，添記一句，說：『他不知道說的是甚麼』。再有一事，是看見耶穌的履海，他立刻想照樣行去，『及至將要沉下，便喊叫說：夫子救我！耶穌伸手拉住他說：你的信在那裏？』他平生是

一漁夫，很知加利利海的水性，而又和夫子交情最好，所以想照樣一幹。殊沒想到要履海如行陸地，還須有更大的信心。

但是，彼得有一特長，足足掩蓋了他一切之短，就是對夫子有熱誠的厚愛。一次，因為愛到極端，甚至敢反對夫子受死的主義，說：「主阿，萬不可如此」，耶穌說：「撒但，退去罷，你只體貼人的意思，不體貼神的意思」。耶穌這樣的話，是予彼得一嚴重的判決，意思是說，我選你爲的設立天國，正不料你還不脫常人的見地。試考彼得，不曾解脫時俗彌賽亞的束縛，是因為神子的犧牲主義還未進入其腦海中，總以爲萬不會有捨身受難於十字架的彌賽亞。他不明白要拯救別人非犧牲自己不可。更不了解偉大者要拯救卑小者脫離苦海，進入光明，得有新生命，非偉大者犧牲於卑小者之手中不可。彼得對夫子，純然出於赤誠的愛

，然而還未到完全地位者，正爲了認定爲王者不會受苦，爲神者不能受死。而他的心中忍受不住『人子被賣受死』這樣的話。雖則如此，還是他第一個承認耶穌爲基督，而且爲了這承認，得着十二人中第一地位，永久不被攔奪。

耶穌復活以後，彼得化除私見，全改舊觀。及至在提比哩亞海，主向他顯現說：西門，你愛我麼？彼得說：主阿，是的，你知道我愛你。主二次說：西門，你愛我麼？彼得說：主阿，是的，你知道我愛你。耶穌三次又問說：你愛我麼？彼得因爲主一連三次的問，就憂愁的說：主是無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是愛你。

耶穌被賣的一夜，彼得三次說『我不認識他』。耶穌復活以後，向他顯現，一連三次問：你愛我麼？而彼得三次說：主阿，是的，你知道我

愛你。自此以後，他的新智識和愛心，忠心，合併在一起，直至在羅馬城也像他的主那樣的死法，在十字架上捨了命。

雷子

雅各與約翰，兄弟二人，在迦百農撇下了船和魚網，爲的跟從耶穌。以後他們和彼得，三人成了耶穌所特選的。如在睚魯之家，變容之山，客西馬尼園，均是只帶此三人。這兩位弟兄，雖是常與耶穌同在，卻未能一時遽然學成謙遜，耶穌給一綽號，叫作「雷子」，正是表明其性情剛烈的樣子。

一次，耶穌和門徒從北邊要往耶路撒冷去，先差遣人到前面的村莊，備借一宿的住處。那撒瑪利亞人，因爲他們是要往耶路撒冷，便不肯接待。雅各，約翰就想求上帝從天降火，燒燬他們。這兩位弟兄，本是

加利利人，素日以耶路撒冷爲宗教的中心點，而又仇視撒瑪利亞人。他們雖聽過登山寶訓，又聽過「有不接待的，便離那城，跺下腳上塵土」，但因爲心中尙未十分明瞭，而又不願如此實行，如今爲了人的不肯接待，認爲從天降火，燒燬這不接待外客的村莊，爲一最高尙的公義。

他們弟兄，雖然及不上耶穌主義的精神，而猶未覺悟自己的不及。不明瞭天國的正式性質，是要藉着愛心，改變人心。那麼，對於這根本法律，既然未曾了解，所以仍爲自己，求在天國裏座最高的地位。正如「他們的母親，求耶穌說：願你叫我這兩個兒子，在你國裏，一個坐在我右邊，一個坐在我左邊。耶穌說：你不知道所求的是甚麼；坐在我左右，不是我可以賜的。那十個門徒聽見，就惱怒他弟兄二人。耶穌說：你們不可如此，誰願意爲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正如人子來，不是要

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

耶穌乘着他們激烈的性質，發出只有君子能說的一句名言，說：「人子不是求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衆人」。因爲那不會服事人，只受人服事的，是天下的廢物，人間的寄生，絕對的沒有高尚的價值。爲的要作一高尚人，必然服事最卑最小的人。

以上的話，似十分愚昧，是世界高爵厚祿的大人，所不肯聽者。殊不知沒有想到他們虛浮的富貴，算不得甚麼，自己不足，怎能濟助別人。設若，人不會——或不肯——服事別人。他的大病，正是顯明自己的空虛，缺乏，不足；而天才優美的人，自能以其有餘，賞賜其餘一切的人。

服事二字，和聽命不同；不必是作人的奴隸，正如服事民人，那最好的方法，是作他們領袖，用強制的手段拯救衆人。

雅各，約翰，聽見耶穌所說服事人的話，恍然澈悟。以後，約翰作了主最親愛的門徒。在最末後那一次晚餐，他的頭偎倚着耶穌的胸懷；在十字架前，受託奉養耶穌的母親，而代耶穌盡兒子的職。

其餘的門徒

時至今日，多馬所以著名，不是爲了他的長處，乃是爲了他的短處。也可以說，多馬作了某某懷疑新派的開路先鋒，而爲如今不信耶穌復活者的保護人。因爲他考究一事實，甚至自己親目所覩的見證，仍爲不足，又必需親手去摸一摸。他雖然有這樣弱點，然而卻全爲出於熱誠愛主而來，所以配得着赦免。回想，在有人前來報告拉撒路死亡信息的時候，那衆位使徒，都不願意回到猶太省去，認爲那是自己陷入敵人範圍。只有多馬一人說：『我們去，情願與主一同受死』。但是，多馬的殉

道，不在當時，乃在耶穌去世之後，他往印度傳揚福音，在那裏遇難。

馬太是人人所愛的一位使徒。他本是稅吏，出身大概比較其餘的使徒總算有些學識。他雖然是一個稅吏，而他與耶穌的感情卻不弱於其他門徒。試看，經上記着說：『耶穌看見利未坐在稅關上，就對他說，你跟從我來。他就起來，撇下職位，跟從了耶穌，並在家裏爲耶穌預備了筵席，而請他的同人來與耶穌的門徒同坐』。

馬太所撇下的，不是一個破爛的魚網，乃是確有一定工資的一種事業，而且這工資年年增高。試想，人沒有甚麼財產，撇去一切，尙不甚難。而有常職有定薪的人，撇去所有，實在是難能可貴。在米跟從耶穌以先，馬太爲十二門徒當中有錢的人，因爲在聖經再沒有別處記門徒請耶穌吃甚麼筵席。馬太把一個年年增多工資的地位，一聽耶穌的召呼，

便急速的起來跟從，實在爲吾人所不可不極端欽佩的。

十二門徒中，大概不過有馬太與以色列加略人猶大二人能書寫記事。

根據佩皮阿司最古的卷本，說那第一卷耶穌言行的記錄，確爲馬太所寫；那麼，新約上第一福音，就是馬太福音，所記登山寶訓，爲一最完善之本，因此，吾人趕不上稅吏的地方，大而且多。假使沒有他的這種重要記錄，耶穌的言語，將有許多——或是最關重要的——不免遺失了。幸而有這位精細熟悉管理財寶的會計，爲吾人詳慎的會計天下人間無價的財寶，丟棄他原有的職業，成就他無上的名譽。

伯賽大人腓力，也是精於會計的。一次，有無數的飢餓的民衆擁擠在耶穌面前，耶穌問腓力說：「從那裏買餅叫這些人吃呢？」腓力說：就是買二十兩銀子的餅，叫他們各人吃一點，也是不敷的」。他以這二十

兩銀子，已爲不少的數目。然而他傳揚夫子的榮耀：一則引領拿但業來見耶穌；一則外邦的希利尼人要見耶穌，由腓力作一導引。

拿但業又名巴多羅買，是多買的兒子。起初，他一聽得腓力說：『律法和衆先知所記的那個人，我們遇見了，就是拿撒勒人耶穌』，拿但業帶譏笑的回答說：『拿撒勒還出甚麼好的麼？』雖是如此譏笑，仍舊到耶穌面前，『耶穌一見他，就指着他說：這是個真以色列人，心裏是沒有詭詐的。拿但業說：你從那裏知道我呢？耶穌說：腓力還沒有招呼你，你在無花果樹底下，我就看見你了。拿但業回答說：啦吡，你是上帝的兒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穌說：因爲我說在無花果樹底下看見你，你就信麼？你將來要看見比這更大的事』。

還有一位，名字不在十二人之列，而仍可算爲門徒的，就是尼哥底

母。他不願明顯的出來作耶穌門徒。他年紀老了，曾受過啦吡學校教育，爲大公會會員，日常往來的朋友，多是公會會員。只爲聽得有人傳揚耶穌所行的奇事，心中起一種盼望，所以在夜間來見耶穌。意思是承認耶穌，便說：「我知道你是從上帝那裏來作師傅的」。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人若不重生，不能得見上帝的國」。尼哥底母一聽這話，不了解其義，心中有些懼怕，就問耶穌說：「人已經老了，如何能重生？豈能再進母親腹中生出來麼」？耶穌說：「若不是從水和靈生的，就不能進上帝的國」。但是他還不明白，所以又問：「怎能有這事呢」？耶穌說：「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還不明白這事麼」？

自此以後，尼哥底母常爲加利利的青年人作警備的衛護，但不願公然的承認出來。一次，那些大祭司與法利賽人，想要捉拿耶穌的時候，

他竟敢放膽的爲耶穌辯護，說：『我們的法律，若非聽得本人自己的陳訴，就不能判決那人的罪』。細按他所引用的話，明明還是一老派，所認爲法律有效的，不是天國的新法，乃是摩西的舊律。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又是一律法師，只聽得一人的反詰說：『你也是從加利利來的麼？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出過先知沒有』，他便再沒有回聲的辯護。再是，既然爲公會會員之一，耶穌在亞法前受審問的時候，也是在夜間開庭，他爲避免同人的譏誚和附從的嫌疑，不曾出庭。及至次日起來，事情已經判決。直至耶穌死去之後，他倒備辦許多沉香與沒藥，去敷抹耶穌的屍體。現下，『使人復活』那一位，他自己死了；這位『以色列的先生夫子』，他身體雖尙未死，而屬於天國的重生，想永遠是於他無份的。

在上帝審判的日子，尼哥底母作一切冷淡人的代表。他是一個鄉愿，靈性所爲是的，肉體看爲不是。素日屬於文字界的一人；往見耶穌，竟在夜間，而不願在白晝光明中行走；有意願得重生，而不願撇下年事已高的那副老骨頭；恰恰成了今世那般體體面面，深自矜貴，富有學識的人的代表。直到耶穌遇難以後，他知附從嫌疑的危險已經過去，即便有危險，也決不像以前那樣重大，就帶着不少的沉香和沒藥來，抹在耶穌屍體的傷處。殊不設想到這傷痕，在他自己也參加有份的。

瑪門

耶穌是一窮人，家徒四壁，實在是一個貧寒家庭，真可算是貧窮之王。他一生爲窮人中的勞工，因爲他降生的目標，爲的援助窮苦人，平常所與交際談話的，是窮人；常予以周濟的，是窮人。但是他自己本身

，不是疾貧，乃是樂貧，以爲無錢比有錢更爲富足。大概爲了他有特殊情形，窮是他甘心所求的，並且不住的稱讚貧窮，並且作周濟貧窮的一個乞求者。自己無衣，仍予寒者以煖；自己缺食，仍使飢者得飽。更可算唯一無二的神奇家，把世上的富人變爲貧乏，把世上的窮人變爲豐富。試考世間貧窮的來源，或是因爲沒有掙錢的才能，或爲了沒有積錢的好心。他清晨得着，晚上便施去；不過像這樣周濟人的窮人，施捨去的越多，而他自己所得的越豐厚，設若詳細探求他那急公好施的根本，他的錢財好似一個神奇的石堆，取之不竭，用之不盡，越用越加多。

耶穌正是作了這樣的窮人，所以比較的說，他算世間的大富翁。現世的那些金錢大王，他們銀庫裏雖然裝滿了金鎊，美金，銀圓，佛郎，馬克，盧布，鈔票，盧比，等等的寶物，但是比較耶穌，他們仍是窮人。

：赤身露體的花子，飯不到口的乞丐，拿不到工錢的看財奴，天天被人強制着作靈性自殺的生活。這等人的痛苦，可憐而又可怕，他們受罰而作的苦工，是穢泥中尋求石頭，不死不休，勞苦真是到了極端。

擁有多金，是人的一種刑罰，刑罰人作苦工是一樣的。但是作守財奴，比勞工更苦而更可羞。那些作看財奴的富人，好像一個人在不知不覺中犯了大罪，置於上帝震怒之下。也好像在上帝試驗之下，試他能否從經過地上的財寶而進入屬天上的豐富基業。證實的說，世上有多少財主犯了最重大而無可辯護的罪。他本來能以承受天福，但是他偏愛地產；本來可以享受天堂，但是他選擇地獄；本來能有保全靈魂的機會，但爲屬地的物質，把他的靈魂賣去；本來可以得人的愛，但他獨揀取人的恨惡；本來能殷享受福氣，但他反而乞求權力。對於這等人，沒有甚麼

方法予以救濟，因為在他手中的金錢，作了他極沉重的墜命物，直把他壓下，埋葬在地裏不得起來。有如毒瘡，使瘡疔潰爛；又像大火，把他焚身，站在火中，伸直兩隻空空手；又似自埃及墳中取出來作陳列品的那些薰屍，任人參觀，沒人認識，也沒人可憐。

對於這等人唯一的救法，是把他變為窮人，而且必須等他作到正式的窮人時，方可把他作財主時的咒詛完全撤消。然而能毅然定這樣志向，是財主所認為萬難而不能辦到者。因為他久享豐厚，已習慣成為自然。甚至視錢財為自己固有，覺不出有甚麼貨利的迷惑，更不明白撤棄錢財是唯一無二的救法。好似一囚犯，他自己造成自己的監牢，不能越出這範圍，要得自由，必須由自己釋放。

財主永不得作自由的人。他的肉體雖然生存着，到底是沒有生命的

一塊東西，僅僅屬於物質範圍，沒有思想的工夫，也沒有選擇的法子。他的金錢，是他的主人。這位主人，不肯把自己權力分給別人，財主便全心，全意，全力，寶愛這主人，服事這主人，既求加多，又怕減少，既然得來，又怕失去，飽嘗這金汁銀漿發生的美味，那裏有閒工夫顧念到靈魂呢？所以財主的靈魂，是疾病的，沉悶的，殘缺的，嚙蝕的，而財主自己全不知道有病有缺。他一生精神力量，完全聯絡這物質之財寶，甘心作其奴隸，而竭盡力量和心計去服事牠，惟恐牠要失掉；所以不能再有甚麼功夫爲靈魂服務。他愛口量度，完完全全被財寶充滿；他自由的地位，穩穩固固被財寶佔據。

爲其如此，這財主可怕的命運，有雙方的不幸：一是，爲了獲得管人的權利，自己變成拜金的奴僕；一是，爲了得到養小體的一部，而失

掉養大體的全部。

無論甚麼貨利，只視為私有，便變為無有。人除了自身以外，究竟一無所有，如果要有獲得，必需先是棄掉，凡能舍棄的人，才算能獲得的人。設若有人想為自己奪到世界的一份，恐怕因着這一份，連那全體都喪失掉了。忽然之間，走到一個進退失據的地位，認為有的，正式是沒有，這纔恍然大悟，他所能有的，只是自己的一個靈魂而已，然而他是赤手空拳，一無所有。到了如此地步，像這樣的人，在他身上還能有甚麼良好結局呢？

這樣的，算不得甚麼，而且也可以說他沒有甚麼。因為他沒有，所以不能救濟別人。既然他把自己靈魂失掉了，還有何方法改造他呢？既失掉了獨一無二的靈魂，必不能獲更大更美的酬報。

經上有句話說：「人得盡天下財利，喪掉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拿甚麼換生命呢？」耶穌提出這最有價值的質問，好似一種大啓示，直捷了當而且明顯。足可徵實以上我所說的一切，財主不止失掉天上之永福，而且因財利的束縛，常是喪掉地上生活的快樂。

「你們不能又事奉上帝，又事奉瑪門」。這是表示「精神」與「財利」好似兩位主人，不能同時作一個人的主人。因爲上帝和瑪門各要得到各個人的全體，不許那位服事者各奉一半，不全心全力也。雖然有人甘願分作兩半，但這是作不到的事，這二位主人，是不許人在二者之間中立的。重視精神的人，看財利算不得甚麼；重視財利的人，看精神是絕無意識；所以重視財利的，把精神完全抹煞，而且把精神所賞賜的一切，也完全撇棄不顧，如平安，健康，仁愛，喜樂，都是。主張專重精神的

，好似一個窮人，然而他有奇妙的財寶，而且是用之不竭的財寶。主張重財利的，在世界好似一個財主，其實是一種困苦生活，而且這困苦如附骨之疽，是弄不脫的。耶穌在靈界上有一種很神奇的法律，證明我們所說的有理。話說：『凡喪掉生命的，要得着生命；凡保全生命的，要喪掉生命』。根據這法律的意義，人要得着，先犧牲自己；要得着全世界，就必先撇棄一切。然而財主越有越貪，一生沒有知足，也可以說越多越覺少。上帝與瑪門，有最大的分別：上帝的賞賜，大於他的應許；瑪門連所應許的，也不肯賜給。

在教育界負有大名的人，他們研究瑪門所轄之範圍，財利到底爲甚麼發生這不良的惡果。按金錢本身，似一無價值無用之物，然而到了尋求牠的時候，看牠比甚麼價值都重。爲貪求金錢，就肯撇棄其餘之一切

，甚至自己生命，靈魂，快樂也都不顧。以最寶貴之物去調換那沒有價值的東西，終爲人生不可了解之謎。

但是，不要錯會本段的正義，並非說凡是窮人都是有福者。因爲有無數的窮人，他們無錢，是得不到錢，他們正在努力的尋求金錢，他的窮在外面，而他心裏貪求貪得，求財望富的意念，卻不會休息。所以這等窮人，雖然沒有財利，而財主所有一切的不良，窮人也是能有的。

爲了這樣，所以令人能穀得到真福的窮苦，令人在精神上富足的窮苦，全是由人自己選擇。譬如有機會發財而不肯，或是有方法得錢而不去，甘受這窮苦，纔是令人完全自由。進入天國，並不會應許窮人變爲富翁，然而財主要進天國，總先要他拿定主義選擇窮苦。

耶穌因爲財利令人有難測的危險，所以常予門徒以警告。

常人多是把自己的有餘，救濟他人的不足。但是，耶穌對於財主的警告，要他賣去一切，分給窮人。例如：有個少年人來見耶穌說：『我該作甚麼，纔能得永生？耶穌說：你若願意作完全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照這樣的觀念，撇下財寶，不是一種犧牲，一種丟掉，一種傷毀；根據耶穌的說法，令人知道，無論是就人說，是就財說，均有很大的利益。把所有的周濟了窮人，可以有財寶積蓄在天上，在那裏沒有蟲咬，不能銹壞，也沒有賊偷；你的財寶在那裏，你的心也在那裏。所以凡有求你的，你就給他，凡有被奪去的東西，你不必向他討還，因為施比受更為有福。

施捨的時候，不可存吝嗇心，當有樂意的態度；更不可存計較心，想小往而大來，得豐厚的酬報。設若一個人，在施的時候，早已有了收

回的打算，這個人得不到甚麼；因爲在他那施的作爲上，已經算得到賞賜了。要緊的，我的心中萬不可想用我有的東西，調換別人之物；只求清潔和幸福。如有話說：『你請客祇請你鄰舍和愛你的人，有甚麼可酬謝呢？就是稅吏不也是這樣麼？你若善待那善待你的人，有甚麼可酬謝呢？就是罪人也是這樣行。你請客當到大街或籬笆中間，無論癩腿的，瞎眼的，殘疾的，都召他們來，坐滿你的筵席』。

耶穌以前，宗教的領袖，已經有人主張貧窮，勸人撇下一切，可以玉成到一完全地位。特別是印度古宗教，多有這樣教訓，釋迦牟尼也如此勸人。不過他們的主義和耶穌所主張的，似同而實不同。他們撇下財產，爲的是解脫物質煩惱，且可避免人的轄制，而得以自由尋求真理。如古希臘底比斯城，有一富紳名克雷提（Crates）者，是提奧奇尼斯（Diogenes）

的門徒，他把家財完全分散於本城的人，而自己作一乞丐。根據柏拉圖的主張，共和國的勇士，不當有積財，而那士多亞派的人衣則錦繡，食則膏粱，桌子且鑲嵌珠寶，自己這樣奢華，口裏卻大誇『窮苦有福』，何其言不顧行！亞里斯多芬（Aristophanes）是一大詩豪，有篇著名的詩，說：『有一盲神，把他的財寶，分給世上的惡人，成爲一種變相的刑罰』。

但是耶穌所主張的窮苦，與以上所說者完全不同。他勸人以窮苦爲安，不是故意改變自己態度，更不是發現自己驕傲。按照耶穌的講法，克雷提的毀家濟衆，自己仍不算成了窮人，因爲他散財的目的，是出自傲世的心，要在時代潮流中，作一個哲學上非常的出色人物。這樣，他造成窮苦，正是一大驕傲的變態。柏拉圖主張『共和國的勇士不當積財』，這是一種政治手段，使人容易效忠報國。而新造的共和，人非輕財

，則不能興旺，證以歷史，都有實在的證據。那些新造的，青年的共和國，如希臘，如斯帕他，如古羅馬，所以奠定邦基，大開國運，都是爲的在開始時代，不重視金錢。及至以金幣爲寶，看富厚遠勝於樸素，他們的國就頹敗了。然而那些古人，也不是教人輕看貨幣，貨幣到底也是國寶；最要緊的，財寶集中到少數人手裏，那卻是一種極危險的事。

耶穌所說的窮苦，另有意義。不必盡作窮人，而後方可進入天國，更不是說作到窮人，便成了完全人。他說的「虛心」，是靈性上的貧窮，和「貧寒」作身體上的貧窮，恰恰成了一個對照。不過貧窮可作進入天國的初步，因爲無論是誰，自己知道卑下，纔企謀高升，往上走去。設若一個人不肯撇下物質的連累，怎能得到靈性上的基業呢？

一個窮人，能穀貧而無怨，反以貧乏爲榮。這樣的人，他接近完全

的態度，比較富貴人爲近。若是一個富人舍棄一切所有，用以周濟貧窮，而且常與他們來往，這樣的人，比較以貧乏爲榮的更接近完全。因爲能穀這樣撇棄所有，大非易事，非受格外的恩典，必作不到的。所以他既得了這恩惠，可以享受更大的恩施。總括的說，一個人不貪錢財，是種可讚的美德，若是撇去一切，而看輕錢財，更算是完全的標號。

耶穌一生愛惜窮人，一見他們就大發憐憫的心，因爲他覺得窮人在靈性上所需要的，比較富人爲多，更是因爲窮人容易聽受教訓。所以每天給他們一種扶助的機會，飢餓的予以糧食，無力的助以工作，受苦的給以安慰。

耶穌所以這樣愛窮人，特別看他們是天國內最適宜的國民。再是，有了窮人，正是給富人一種機緣，有以行善周濟，成了他們進步的道路

。這些爲天國而撇去一切財利甘作窮人的，尤其蒙耶穌所愛。因爲這富有財的人，棄舍所有的時候，在絕對的範圍中，沒有甚麼價值；但在相對的世界中，卻是很難能可貴。這樣的棄掉，爲的得着一種完全的生命，其中必經過一段最難的，就是先把人生普通的天性壓制得下，然後方得成全。

耶穌誕生在貧窮的家庭中，他是一個窮人，可以說他一生度着窮的生活。然而他能把自己的貧窮變爲富有。他最愛的，是自由甘心受窮的人，也就是富人因耶穌之愛而變作窮人的人。他在世時候，不住的尋求這樣的人，請問到底尋到了沒有？我不敢答覆。然而他心意中如果得着這樣一位不認識的弟兄，一定認他爲同心合志的朋友，比較那些日日在其四圍討求救濟的，更算爲相知同心的弟兄。

魔鬼的臭物

吾人處世，有最可注意的一件事，就是耶穌一生不曾親手摸過一塊銀錢，他看這是一些穢臭不堪近的東西。耶穌的兩手，摸過唾沫和的泥土；摸瞎子的眼，使他能看；摸過死屍，使寡婦子復活；摸過大癲瘋，使他們潔淨；甚至摸過比爛泥還污穢的猶大之手。雖然這樣，而耶穌的手不曾沾染穢臭，始終保全其清潔的，就是不肯摸銅臭的錢。在所引用的比喻中，曾經提說銀錢的事，而他自己不曾摸錢。按照他的觀念，錢是一種最穢臭不堪近的魔物。

一次，向耶穌徵收聖殿的稅，他不取之於朋友所帶的錢囊，而吩咐彼得向湖中網取一魚，口吐金錢，付足殿稅。這件奇事，從來解釋家未得到正義，那正義，爲一件最大的嘲弄。意思是說，我沒有錢，然而錢

是無可輕重的東西，我只說一句話，連水裏的魚，都以錢爲臭而吐出來。湖水中滿了這樣臭東西，如果我要取時，我一直可以任意攫取，足數賣倒一切祭司，賣盡一切君王。然而我不願意用我的手去拿一塊，所以我吩咐從我的人，把你們所重看的錢，從一尾魚口中吐出來，繳給稅吏，使祭司得以餬口吧。那無知不言語的魚，作了盛錢的袋，而有知識能言語的我，是具有靈性的動物，不屑於帶錢。我是與錢無關的，不摸錢，也不看錢。錢本不屬我有，乃是湖與水所公有的，我所有的不是買來的，並且可以白白捨去。因爲我所有的，是永久不壞的財寶，就是我的『生命之道』。

一天，有人要陷害耶穌，而問他：『猶太人納稅給該撒，可不可以？他立刻回答說：「你們拿一塊錢來給我看」。但是還不曾摸過；他們

拿來的，是一塊羅馬帝國銀幣，上有那假冒爲善的亞古士督該撒的像與號。耶穌便反問說：『這像和號是誰的？』他們說：『是該撒的』。耶穌用一句杜住敵人的口的話說：『這樣，該撒的東西，當還給該撒，上帝的東西，當還給上帝』。

這句話的意義，包羅的很富。可以注意『還給』二字，還字是表明原物不爲己有，而後方可說還。那樣，耶穌好似說，銀錢不是你的，是權勢人的東西，可藉以發展其權力，可說是屬於君王。屬於國家。君王是武力的標號，而君王所最不可缺的金錢，正是他的後盾。然而我說的天國，無武力，更無需乎金錢；在天上的君王，絕對沒有造幣廠，製造這東西，用爲調換物品的代價。所以吾人所求的，不是這地上之物，在地暫時所需用的，不過一點陽光，一杯清水，一件衣服，一個麵餅，這

種東西，可以白白的向上帝和信上帝的人接受享用。你們這些不屬天國的羣衆，一生勞苦，爲的使那鑄着像和號的圓形的餅，纍積成堆，所以不憚勤勞，忙個不了。吾人用不着這東西，一有便算有餘，可以還給原來造幣者，既有該撒像號印鑄在上面，叫人知道這銀錢原來正屬他的。

在耶穌自己沒有甚麼可以『還給』，因爲他原本沒有甚麼錢。試看他吩咐他的門徒說：『你們出門的時候，不要帶錢袋』，真可算一外例，而且是一可怕的外例。在福音上有很短簡的幾個字，記着說：令我們知道十二門徒中的一個，『他管同人的錢袋』。這人是誰？就是以後賣他師尊耶穌的猶大。甚至貪錢的猶大，在自殺以前，也覺悟不得不把賣耶穌所得的錢，交還祭司。就這件事可以作警誡，足徵銀錢是種不幸的物，生沒有帶來，死也不能帶去。

這萬惡的錢幣，一日之間，不知經過幾多人的手。所以在錢上所沾染的污穢有兩樣：一是人身的汗污，一是人心的血污。因此，有人說：銀錢是人手所造，世上第一穢臭的東西，而且爲最能傳染污穢到別人的一件東西。

似這一塊圓形的銀餅，兩面鑄有像和字的裝飾，日日流行在世間，從這人的手，入到那人的袋；受這人汗手的摸弄，也受那人穢手的捉拿。論到牠的魔力，非常廣大，能吸人汗，能飲人血。任誰都要用牠，無論爲私竊的小偷，截路的強盜，洋行的買辦，公司的總理，以及最下流奸商，市僧，人人所營求的是銀餅，所貪謀的是銀幣。甚至有時看金錢比自己，的妻小和生命還要寶貴。這種穢臭不堪的惡物：怯夫爲着牠，雇用強盜，可以殺仇敵的頭；貪人

如市上放
印于錢的

爲着牠，盤剝重利，不怕飲飢餓者的

血；這樣看來，不潔淨的錢，是由人的手中所製造出來的一件最可怕的东西。一天之中，爲牠不知有多少人喪掉肉體的生命；更不知有多少人爲牠喪掉他靈魂的生命。牠好似一種瘟疫，傳染人很快而且普遍，比較眞染疫人的衣服，或是疔瘡的毒穢，更有危險。因爲金錢無處不到，無處不通，兌換的櫃臺，私家的囊庫，以及錢袋，錢箱，甚至人的衣襟底，枕頭下，牆壁角，坑洞底，幼童受牠誘惑，稚女受牠試探。最普通而正大的，是世界的市場上，金錢可以隨便來來往往，到處莫不有牠的蹤跡。錢能發展擴大人的心，尤其能擴大人的貪心，因爲貪錢可以連帶的貪名，貪勢，貪榮耀，一直趨向沉淪與污穢的路，快快到底，不死不休。教會中有麵餅，代表耶穌的化身，永永遠遠有生氣；也可以說，錢餅是代表撒但的化身，永永遠遠迷惑人。凡人們喜愛金錢，而且樂意接

受金錢，也可以說樂意接受撒但。那麼，貪銀錢，歡喜用錢，正可以算是摸魔鬼的臭物。

清心的人，不願摸錢；聖潔的人，不願用錢；因為他們的清潔和聖潔，那樣高尚，要避免金錢，與財主人要避免貧窮，有相仿的情形。

國王

耶穌看到他們所拿來的那塊錢，便問道，這像是誰的？

耶穌這樣反問，不是爲了他不知道。他一看就知道是該撒亞古士督的像，而且早已知道該撒的行事，是位少年的屋大維，在政治上有出人意料的幸運，攬得羅馬全地成就大功，尊稱帝號，叫該撒亞古士督。把他那副假冒爲善的像，鑄刻在錢面上，直似一個新被斬下的人頭。

耶穌雖是認識該撒的相貌，但不願親口稱呼他的名稱，因爲心意中

本不承認該撒的權勢。像他這樣不承認該撒，也就是顯明不承認任何人，在別人身上有那樣像該撒的權勢。

該撒是世國的君王，耶穌是新天國的君王。天國與世國，是互相反對的，而且在新天國中，再不有像世國的那類君王。總括的說，該撒是屬過去的元首，武力的大督軍，多鑄銀錢，濫發紙鈔，行不公義的公判。耶穌是將來的君王，奴隸的解放者，撇棄銀錢，白白賞賜，作仁慈之審判主。這樣看來，二人絕然沒有一點相同之處。耶穌來到世間，爲的推倒該撒這樣勢力，銷毀羅馬帝國以及別的帝國權威，然而決不是他自己起來，代替而作一變相的新該撒。他得到羣衆的服從以後，永不復有該撒；他不似一太子，用權術篡取王位，是用平安方法，毀滅王權。該撒當國時候，爲耶穌最有權勢的敵對，然而他得國權，並非由於充分的

實力，乃攬取自半睡半病的民族。忽然之間，崛起這一位健者，使睡者醒，盲者見，懦夫有力，到這樣工作完成之日，就是天國正式成立之秋，到那時候，該撒權勢如大風吹去的灰，四散不復存在了。然而耶穌所代起的新勢力，爲和平的永久存在：不用軍隊，無需警察，人都公義，審判甚麼？有無相通，錢幣何用？這樣的新天國，祇爲一些得到新生命而充滿了仁義的靈魂所公有。

該撒作王的時候，吾人把屬於他的東西，歸還給他，是理所當然。尤其是這新天國的新民，不以錢幣爲寶，更不在錢幣上，認有『所有權』，所以把錢還給該撒，算不得甚麼事。

耶穌不斷的願望在地上設立天國，所以他不多注意世上國家。因爲他所宣傳的天國中，用不着這類機關，天國是聖民的國，何需君王？何

需法庭？更用不着軍隊。這位自天降下的解放者，我們可以說，他的國於世界政治是沒有甚麼關係的。不過只有一次提及世上君王說：「外邦人有君王爲主，治理他們，那掌管他們的，稱爲恩主；但你們中間，爲首領的，倒要像服事人的」。在這理論上，顯明人人一律平等，而首領反爲衆人公僕，也正與平等的說法恰合。換一個說法，也就是有一樣的利權，有一樣的榮耀。雖然在新天國中，人人各有分別，有的在最後的一點鐘進來，有的從清早進來，（如人自孩童時期信主）或是在道德完全的程級，也各有高下不齊的區別，而位次則不分高下，同是爲天國子民。到那時期，強制與權勢的名辭，完全廢除，沒有留存的餘地。用不着甚麼發令，遵命，執法，行法，民牧，小民，避難所，這些稱呼，因爲一體全是靈界，不再有武力的色采了。

到天國實現的時候，你我不彼此嫉恨，又不互相爭財；那麼，世國所用的權勢，在天國則沒有可辦的事。總括的說，達到真自由的那條大路，不多爲『破壞』，乃名爲『成聖』。從這樣的名稱，吾人試爲研究歷來革命偉人所呼號，奮鬥，而求的自由，在革命歷史上，終未尋見，惟有在福音上，人人可獲得正式的自由。

但是，現在天下萬人還不曾完全信仰福音，元首是必需的。設若羣羊無牧，試想將紛亂到甚麼地步呢？所以爲羣羊聽命，莫如有能力的牧者。而屬於動物之人群，因爲驕傲，自生糾紛；有的想多數可以代替統一；有的想勞工可以代替總理；所以現世代大多數的民衆，所歡迎的，不是有權勢的元首，乃是易舉而易撤消的首領。最可奇怪的，掌握強權的霸王，滿口許人民自由平等，其實，用權術榨取民脂民膏。試看全

球之上，君子式的首領，甚屬少見。正顯明人民進化的程度也屬有限，正如浪子在異邦吃豬所吃的豆莢，用以充飢。一方面不願作下等動物，甘心聽命；一方面不配接納真理，享受自由。

刀與火

諂媚的人，每逢諛揚權力的時候，把貪名好戰的人，推崇的高尙無倫，把強權認為美德，不是說武裝可致和平，就是說太平必經過流血；而那一般享受高薪的博士，和瘋狂宣傳的講家，變本加厲，更把基督的溫柔，和異教的殘暴，鎔為一爐，就引用耶穌所說的一句話，說：「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所以無論是誰，要徵明戰爭中寓有美意：往往提舉耶穌在十字架的流血，用以成就他訓誨仁愛的大道；更強辭奪理，引用這「動刀兵」一節書，作主張戰爭的政治家的護符

，用以證：使世界太平，非先經過流血不可。好像把基督看成忽必烈，拿坡侖，一直看作穆罕默德的先鋒。甚至還有擅辯才能文章的博士再把一句接連起耶穌的話來，說：『把火丟在地上』。還有好記性的人，急遽忙追的，又加引了一句，說：『天國被人強取，強取的人就奪去了』。所深可惜的，這些人完全把耶穌的話錯用了。我想，即便有從天降下的天使，或是超出人羣的教師，來到世間，恐怕也難以使這些人明曉耶穌所說的正義。

他們把耶穌的話，從正義的背景攫取一點，好似粗莽的猴子，從名園摘取一朵鮮花。他們絕不看上下文，不問當時為何原因，更不曉得原意與他們所說的意思距離若何遠，全不明瞭耶穌在當時所用字義與平常字義有何不同。

耶穌所說的『動刀兵』，與路加所記的『分爭』，詳細考求當時的語義，是在吩咐門徒出去傳道時候說的，接着向下自己作一解釋說：『父子相爭，母女相爭，婆媳相爭，一家之內，三人五人，各相分爭』。如此解釋『刀兵』，顯然不作國與國交戰的預表，不過用爲比喻，表示各人意見之不合。『刀』之用處，可以作一割兩斷的器具，福音道理，也正有同樣的效果；把一家或一國的人，劃分爲兩起，卽聽受與寒耳，先覺與遲鈍，信服與頑固。

在世人未完全悔改以前，地上必不能免分爭之事，但分爭不必作殺人流血看。那一般作耶穌信徒的，決不是想把不信不聽福音的一律殺盡，一律攻打。在福音上所說的攻擊，乃是向遲鈍不靈的弟兄，用道理，榜樣，仁愛，赦免，作爲兵器，向他們大聲傳揚，用爲宣戰的表示，完

全不是殺人流血的實現。或者，有時信徒演成實際戰爭，正顯明所信仰的福音未完全得勝。如果福音得勝，那麼，人與人，族與族，國與國，一切戰爭，可完全消滅了。雖然在始初教會中，未能免除自爭，是無可飾諱的事，也是爲人不願服從福音的訓誨，而行福音上所說的作爲。

耶穌說：「我把火丟在地上」，只有野蠻人，把這「火」字看爲殺人流血的預表。殊未想到耶穌所丟的火，不是一種毀壞之火，乃是潔淨之火，熱誠之火，犧牲之火，光明之火，仁愛之火。一個信徒的靈，若不充滿了這種種的火，他所宣揚的福音，不過是些空氣虛聲，離天國尚遠。如果妄人類情形完全改變，必少不得經過暴火，使他們感受痛苦，而燒燬他們那自高，自滿，剛硬，冷淡。耶穌發起這一種熱火，作他們黑夜的光燄。

耶穌所生的大火，完全屬於精神之火，要把人心中隱微處一切污穢燒盡。然而不要把這火僅看爲燬滅之火，更要看作永存，改變，復興之火。不是令人滅亡，乃是令人得有永生。

有人要勝過這種火的試煉，少不得有放膽的勇氣。然而此等勇氣，並不是人人所能有的；惟有力強而壯者，方可有之。所以耶穌說：『天國被人強取，強取的人就奪去了』。新約的新繙譯，『被人強取』，按希臘原文，當譯作『被強人所取』。是指明有大力的人，好像勇士，攻取一城，放膽直前。從此，可徵明所用的刀，火，強人，三個說法，並非指殺人強暴的作爲；三者乃是一種比喻說法，用以激發起人的前進思想，破除睡夢遲緩的狀態。用『刀』字，乃表現把全數的人，分爲智與愚，靈與鈍，有兩方的不同。用『火』字，乃表示叫人經過聖潔仁愛的鍛

鍊。用『強人』字，是表明人要進入天國，而改變自己舊人的狀態，非用大力，不能成功。假使有人想用別的意義來解釋這三個名詞，那末，這人不是愚妄人，就是不從門入的強盜了。

耶穌一生，是主張和平，他降生來到世間，爲的貢獻一和平，在四福音全書無非宣傳和平，應許和平。試想在耶穌誕生的第一夜，在天上有天使唱歌，說：『地上有平安，人都蒙恩』，這算是一種最幸福的預言。登山寶訓中也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要得稱爲上帝的兒子』。以後，耶穌快要出外傳道的時候，他囑咐門徒說：『每進入那一家，就爲那一家求平安』。在平日常勸門徒或朋友說：『你們要彼此和睦』。甚至在臨近受難的時候，猶爲耶路撒冷動哀慟的心，說：『我多次願聚集你的兒女，只是你們不知平安爲何物』。最後，在被賣的

一夜，兵丁帶着刀棒前來拿他，甚至交縛他的兩手，他有一句直截的話，判決武力不能成功，說：『凡動刀的必被刀殺』。

耶穌很仔細的知道分爭所結不良的惡果，說：『國與國自相分爭，必要滅亡；家與家自相分爭，必站立不住』。而且在預言末日的時候說：『民要起來攻打民，國要起來攻打國，並且多處必有饑荒，地震，和其餘的諸多災難』。又說：『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

這樣，根據耶穌的教訓，分爭算是惡，爭戰算是罪。耶穌的上帝，不是戰爭的上帝。近今有般醉心武力的人，主張鐵血愛國，武裝和平，他們樂意引用舊約，滿口稱頌說萬軍之主，大能有力的主，殊不作一深印的思想。舊約正是舊時的約，若不是爲了它舊，何必更立新約？而新約之所以爲新，也就是因其改革舊約而爲新也。

不錯，有的戰事是出自上帝的旨意，那正是爲刑罰人的罪惡而有的，這等刑罰，直算是極大的刑罰。試想戰禍的開始，原爲發洩人的恨惡，殺人流血，絕不有所顧忌；總爲人心中早已滿了恨惡，就千方百計，用盡智巧，想以善戰多殺爲功。從此看來，戰爭：一方面是罪惡，一面是刑罰。更可以說因罪而發生的一種重罰，因爲在戰爭未發生以先，早有恨惡醞釀在人心裏，那恨惡積之既久，一旦爆發，便演成殺人流血的慘局。

如果有人取銷了恨惡的心，戰事是不會發生的。那麼，最大的苦難，和最大的過惡，也一同消滅。而先知所預言的幸福，便快快來到了，『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以賽亞先知的預言成就的日子，也就是登山寶訓唯一的法律

實現的時候。

婚姻之喻

耶穌不以婚姻爲不潔淨的事。世上既有君王制度，必不得免金幣的流通；世人未到天使地位，爲嗣續繁衍計，婚姻制度必不可廢。

『家庭』與『國家』兩種制度，以之比擬天上完全的幸福，則此二者都算不完全。然而就地上說，二種制度，是必需而不可少的。蓋爲吾人在世的生活，好似一預備時期；所以要把以上所講的兩種制度，自殘缺變成完美。那君王不可自己覺得高於人民；那夫婦二人，要覺得彼此聯爲一體，既當誠實，又該永久。

耶穌看婚姻爲兩性間的一種幸福，而稱讚舊日的法律，說：『二人要成爲一體』。照此說來，男人不可另外別有戀愛，女人一直到死，不

得另外再戀別人。所以結婚的事，決不是從獸性而發生的衝動，乃是從神祕而生的結合。任何其餘一切，決不可把婚事破裂；因為二人的靈魂已成爲一魂。

從夫婦的結合，產生一新生命。這新生命，乃是雙方的結晶，作爲兩體相合實現的證據。這樣可以說，二人彼此相愛，變爲像上帝的，繼續製造生命。

爲其如此，婚姻的成立，不可玷污，也不可離異。若是有一犯姦，就算沾染污穢；一有離異，就算破裂割斷。根據耶穌的教訓，犯姦與休棄，都是不可以的。犯姦是暗中欺哄的離異，而離異重行婚嫁，乃是法律明許的一種犯姦。

耶穌對這事，有嚴厲絕對的判決，說：將來必有一日，人要變爲天

使，也不嫁也不娶；但未到這時期以前，各人當圓滿各人的量度。不過耶穌的看法，內意比外體尤爲重要。他所認爲犯姦者，不僅在身體的實行，凡看婦女而動淫念的，也就算是犯姦淫了。若是離異別自婚嫁，二人同是犯姦淫的。

連耶穌自己的門徒也看如此判定過於嚴重。就對耶穌說：『既是這樣，倒不如不娶』。耶穌對他們說：『這話不是人都能領受的，惟獨賜給誰，誰纔能領受，因爲有生來是閹的，也有被人閹的，並有爲天國的緣故自閹的，這話誰能領受，誰就可以領受』。

無論何人，若要自己完全犧牲，作成偉大的工作，那是不可結婚的。蓋爲要成就不易成的事業，必需用人的全工全力，連一分一時也不能再有分心，把工夫另給一婦人。按之婚姻根本意義，是一個人把自己交

付給另一個人；但是，這位天下的救主已把自己整個的交付給天下衆人。所以這普世的救主，一時不能特別的扶助一個人，同時又扶持衆人。而且婚姻以生子爲重大責任，好似負起社會的工作。這樣重擔，甚至足能把別的事耽誤了。

欲在世人中作個改變人心的領袖，那末，自己就不能與別人聯合，以免連累別人的自由。設若有妻子而又有大事，多是顧此失彼，往往不能雙方俱到美滿。因爲要完成普世之愛，不得不犧牲一人之愛。『勇士是孤立之人』，幾是一公例。他那孤立態度，一方算是他的苦處，一方算是他的美德。放置了肉身的戀愛，而乘乘相因的，擴展他心內之愛，以成其不世的大功。不肯結婚的勇士，其孤獨是誠然的，然而其精神不被世事的纏累，騰達將不可限量。就肉體方面說，沒生子女；就精神方

面說，是有無數子女，得到從未料及的一種新生命。

但是獨身主義，並非人人所能的，不過『誰能領受，誰就可以領受』。爲建立天國，甚至有人連其靈魂也可以犧牲。

到了末日審判以後，人都復活起來，再不受試探，在天國裏，男女的婚姻戀愛完全消滅了。人世成婚的目的，爲生子繼後。到復活以後，已勝過死亡；既沒有死，焉用再生子？如經上說：『當復活的時候，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使者一樣，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

父與子

一天，耶穌在迦百農一個人的家裏，有許多男女擁擠前來，瞻仰耶穌而聽他的教訓，一似子女仰望父親，或似弟兄觀看失而復得的哥哥，

因爲都以耶穌爲他們的恩主。這般愛慕仁義如飢如渴的人，實在缺着安慰憐恤，他們飢渴似的領受勸慰，甚至使耶穌與門徒沒有吃飯的工夫。直至天黑日落，大家還不忍散去，以致終日之間，不曾得到一刻休息。大概爲衆人平素所仰望的那一位，如今來到眼前了，列祖在困苦忍耐中所等候的，已經過幾千年之久，一年捱過一年，那種決心，幾乎失望，如今曙光已照穿長夜的黑暗，又親自聽見他福音的言語。一般羣衆擁擠不散，直像一羣債權人尋到債主，無論是多是少，總得償還清楚。耶穌看出他們這般如飢如渴的情形，自然也覺得自己一頓不吃飯，算不得甚麼。因爲這些人的祖宗，歷代以來，已缺少公義之糧，忍受飢餓，而他們自身，也歷世幾年，不曾得到靈魂之糧，消除飢渴。

耶穌不顧惜自己飢餓，盡一日之力，教訓全堂的人，對他們說最有

興趣的比喻，和將來的天國。耶穌注目看定面前的人，一似向衆人提出信仰的要求。我們如今的人，甚至可以撇棄一切，爲要得着耶穌當日那樣的注目。不過吾人如果自己注目耶穌，也能聽見感動吾人的心聲，如同當日的大衆一樣。時至今日，那般男女都去世了，他們的骨肉，或化作塵沙，被大風吹散，或變成土泥，被駱駝踐踏。他們在生時，一生是作窮人，本值不得吾人的嫉妬。然而如今我們這般生存的人，不曾親眼看見親耳聽見耶穌的訓誨，沒有他們的幸運，卻不能不動吾人的欣羨。

在這熱烈演講訓誨的時候，忽聽得外有剝啄叩門的響聲。內中一人對耶穌說：「你看，你的母親和你的弟兄，站在外邊要和你說話」。但是耶穌不出去接待，卻說：「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弟兄？於是，舉手說：你看：我的母親，我的弟兄」。意思是說，這屋內誠實接受訓誨

的，都是我的母親和弟兄。

這一句，耶穌好似說，我的家庭眷屬全在於此，除此而外，沒有別的親屬。正義是指明家人真實的聯屬，不僅肉體，也有精神；而精神聯屬，比較肉體更爲重要得多。誰是我的父？乃是在道德上造我與他有相仿聖潔的那一位。誰是我的弟兄？乃是痛哭流淚的一般窮人。我的姐妹是誰？乃是爲天國的愛，而撇下一切世界情欲的婦女。耶穌這樣的話，並不是捨棄母親馬利亞，蓋爲自從自由的離家傳道而後，再不屬於拿撒勒的小家庭，將爲衆人犧牲自己，完成其救世工作，在天下一家的大家庭中哩。

這樣講，父子間的精神聯屬，實遠過於肉體聯屬。正如耶穌說：「一個人若不愛我勝過愛原文作自己父母，妻子，弟兄，姐妹，連自己性

命的，不配作我的門徒』。可見要把愛少數人的愛，變作愛衆人的愛，就是把作舊人的愛撇下，而選擇作新人唯一的新愛。

屬於地上的眷屬，到了天堂，因爲那裏的情形，超越過人類的性情，自然那家庭觀念完全銷滅了。耶穌說：『你們不要稱地上人爲父，你們只有一位父，就是天上之父』。又說：『人爲我和福音，撇下房屋，田產，或是弟兄，姐妹，母親，父親，沒有不在今世得着百倍，並且在來世得有永生』。

這位在天上的父和屬於天國的弟兄，是可靠的，沒有改變，也不能丟棄。但是屬於肉體的，不常是如此，有時殺害你們的，是自己家裏的人。如說：『父親要把兒子送到死地，兒女要起來與父母爲敵』。

實際的說，作父親的，應當忠心至死，因爲根據耶穌的教訓，父母

對於子女的義務，遠過於子女對於父母的義務。按之古人法律，重看父母一方，摩西說：『應當孝敬父母』。他不曾再添上一句說，也當寶愛兒女。在古人僅視子女爲父母所有的產物，蓋爲當初的古人，看性命最爲寶貴，即以爲『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恩，昊天罔極』。看父母賜給我這一條性命，恩重如山，一生就是作父母的奴僕，永遠聽命，也是不能報答萬一的。

在這一點上，有一種反常的說法，可補滿古人的缺欠，就是主張父親當爲子女犧牲自己。設若，所生爲不良之子，或子離去父親，在人面前，成了毫無價值的壞坯，那爲父親的，仍須爲這樣兒子犧牲自己。主耶穌所教誨的祈禱文，其中半是爲子的對於父的祈求，也可以說是子求父的一篇禱文，如說：『日用飲食，今日賜我，赦免我罪，饒恕我債，

不要叫我遇見試探，救我脫離那惡者，一等均是。

爲父的雖把一切完全施給兒子，有時不免被兒子丟棄。然而那爲兒子的，離開其父，在外作成下流，倘若他悔改回得家來，父親還是樂意接受，如說浪子的比喻。若是爲兒子的，爲要去作一種高尚的事功，而棄離其父，譬如去加入天國的工作，在來世時候，仍不失掉他格外的酬報。

無論如何，作父親的，好似一欠債人，他把一種新生命施給人，是負起一件可怕的责任。所以爲人世之父，也當與天上之父有相仿的情形，有求就當施予，連不求的也當施予。那配接受的，固然給他，那不配接受的，也得給他。有東西給在家內常作伴的長子，也有恩賜給在外游蕩新回的少子。給說去而不去的長子，也給說不去而去的次子。作父

的職務，一生不能倦怠，雖是或者被兒子丟棄，父親卻仍然一樣的保持慈愛。

『誰有兒子求餅，倒給他石頭；求魚，倒給他蛇？』爲其如此，若是有一個兒子他不從家裏求得甚麼，而在外作成大工，豈不更當予以最高的賞賜，用以酬報他那無量的大愛嗎？

世界信徒，都可算爲『人子』的兒子。然而就肉體方面說，沒有人稱呼他爲父。試看，地球以上，在萬樣快樂中，最切實的一件樂事，就是抱持所生的小孩子。那種樂趣，是爲了這幼者爲我所生，那幼子看他父親的笑容，又咿呀的想呼他叫父爲爸爸。看到這種光景，很容易引人想退到青年的地步。

耶穌一生在世；雖然沒有自己的肉體之子，卻最喜愛人家的孩子；

雖然他自己清潔無罪，而又常樂意接近犯罪的人。他所以這樣喜愛孩子和接納罪人，都是爲的使救恩實現。至於在無罪的小子使救恩實現，正是爲了他無罪，所以用不着潔除。在有罪的衆犯使救恩實現，是爲了他絕對的有救贖的必需。而處在最危險之中的，不是這兩種人，乃是那些口是心非的偽善者，內心裝滿污穢，外貌像是聖潔，對於這等人，是沒有甚麼希望接受救恩。因爲他們已經失卻小孩子無罪的態度，而自己又不覺得內心臭惡的難聞。

耶穌喜愛小孩子，完全出於慈悲之心，他接近罪人，是出於憐憫之心。所以他愛那清潔無罪的小孩，又愛那自己不能清潔的罪人。試看：他的手，伸去摩弄小兒彎屈的柔髮，他的腳，也不迴避妓女香髮的搓磨。耶穌爲甚麼親近罪人，正爲罪人無力自救，所以讓他們前來，一樣，

也容小孩子到他跟前。而那小孩子有其天性的本能，很知道誰愛他，他就親近誰，並且樂意的到耶穌那裏去。

一般作母親的，也很願把小孩子送到耶穌跟前。那些門徒們用粗暴嚴厲的方法禁阻他們，表示反對。耶穌責備他們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因為上帝的國裏，正是這樣的人』。

那十二位使徒，多是生有長鬚的成人，他們自認是天國中左輔右弼的大座。一點不懂得他的夫子為何對這些小孩子費此無謂的時光；因為這小兒不識字，不能言，不能聽。但是，『耶穌就叫過一個小孩子來，使他站在他們當中，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子，斷不能進天國。所以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裏，就是最大的。凡為我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

這信我的小子裏一個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他的頸項上，沉在深海裏』。

足徵這還是一種反常的行動。按照古人法律，小子應當孝敬長者，服事長輩，一心一意效法成人，事事以大人爲模範；人年事愈高，威望愈重，可以算有完美資格。所以喜愛青年，無非爲他將來能穀作一成人而已。耶穌正是把這樣法律顛倒過來，他教訓成人，當以小孩子爲模範，有反老還童的氣質，爲父的當學他兒子的氣概。在耶穌的當時，世人最推崇的勢力，當以武力爲第一，極端重視的，是能管人，能發財，所以對於小孩子，不過視爲人類的一般幼蟲，本算不得甚麼。然而耶穌來所宣告的新世界，新世界中最大之勢力，是清潔與博愛，所以在新世界的小孩，倒反成了成人的模範，顯明還未完成的人，比較成人更加完美

。這已經長成的大人，算是已經達到目的地。若是叫他們回身轉步，並且叫他的思想反到赤誠的地步，把從前作模範的資格，如今變作效法的資格，自然是從前列爲第一列的，一轉身便變作第二列了。

耶穌自認，始終未脫離小孩子性質，並且絕不羞恥與小孩子爲儕耦。譬如說：『凡爲我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這樣，可以說，耶穌生來是聖潔人，是窮人，又是詩人，而現在更表顯出孩童的態度來了。但是，最後所現的孩童性質，能包括以前的數事。因爲孩童：有似聖人的純潔無罪；而又似窮人的赤身，需人幫助；更似詩人有活潑的思想，和充分的愛慕。

耶穌所以喜愛孩童，不但爲他們能『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作一完人。更爲孩童的赤誠，能爲尋得真理正式的媒介。所以他們的知識，比

文學博士更爲明亮；他們的赤誠，比推理哲士更爲精強；正是一些毫無點污的明鏡，返照出上帝真的啓示。

『父阿，我感謝你，對聰明人就隱起來，對嬰孩就顯出來』。因爲聰明智慧的人，常自己作了自己阻障，除了他腦力所及的，其餘的光，一點照不進去。殊不知坦白能明瞭坦白，無罪能了解無罪，用愛能體諒博愛，所以耶穌的啓示，僅是有幼稚之靈所能得的，因爲他們滿了謙遜，清潔，憐憫。一個人越大，越污穢，越驕傲，越喜愛可怕的恨惡，離天國一日遠似一日，進天國的資格，一天低似一天。甚至到了不能尋到的地步，而且在墮落的路程中，自己誇美。用所得的無用智識，把唯一必需的真理掩埋了，仍是自己誇大。

設若再要重行尋到新天國，（新天國，就是所說的無罪與博愛的國

家，必需重行回到作孩童時的氣質。因為孩童能設自然的達到別人「先難而後獲」的地點。

耶穌不斷的往來在有罪的男女中，惟有住在加利利一羣婦女襁負而提攜的孩童中間的時候，方覺得真正在我的弟兄中間了。

馬大與馬利亞

這是最親愛耶穌的兩位婦女。照肉體說，耶穌也是個人。他離家別去母親，又不曾自立室家。雖然如此，他在世一生工夫，以及受難時際，和去世之後，像這孤身飄流的青年，始終得到婦女界的疼愛，想再沒有別人能及得上耶穌。

婦女具有一種特殊性質，對於不願服從的人，也能服從。照尋常觀察，在婦女身上最有權勢的，不必是她的丈夫，也不必是她的戀人。不

過就法律說，丈夫有正式之權，照情欲說，戀人也有牽制之權。然而婦女所認為在她身上最有勢力的，就是那愛她而不沾染情欲，卻肯爲她犧牲，不求甚麼代價的那一位。正爲了她自己軟弱之故，所以特別愛那不求代價而甘願替她犧牲的人。

在當時的婦女，表示愛耶穌的愛，見其經過，或留步，或轉身，看着他去。有時對衆人講道，婦女成羣去聽，他進入一家，便站在門前。有時大聲稱讚他；有時暗中摸他的衣裳繸子；有的很樂意的供給他，伺候他。好像都贊成一婦人喊叫的話說：『生你的腹，和你所吮的奶，是有福的』。

有許多婦女，跟從耶穌到死。如：『雷子』的母親撒羅米；革流巴的妻子馬利亞，就是小雅各的母親；還有伯大尼的馬大，馬利亞。

這些婦女，願意和耶穌作姊妹，服事他，而且樂意供備食物。甚至爲他斟酒，洗衣，洗他因走路而蒙着塵土的腳，用香膏膏他蓬散的頭。更特別有福的，是給他經濟上的救濟；例如，耶穌和十二門徒周遊宣道，另外同去的：還有抹大拉的馬利亞，耶穌曾從她身上趕出七個鬼；又有小雅各和約西的母親馬利亞；並有約亞拿與蘇撒拿；還有別的婦女。這些人，多是平日以其所有供給他的。

從這些婦女身上，顯出一種普通的道理；就是厚愛好施的心，婦女比男人爲濃郁而且誠實，此乃出自她們本然之天性。

一日，耶穌回到拉撒路家裏的時候，那死而復活的人的姐妹，馬大和馬利亞，充滿了接待的誠意。馬大跑上前來，問道缺少甚麼，便在屋內安設休息的牀，天冷就生上一點火，再出去伺候喝的水，更洗手作

飯，自然比平常格外豐盛，甚麼鹹魚，新雞蛋，無花果，鮮橄欖。向東家借點昨天方宰的肥羊肉，向西鄰借那美而好看的大花碗。更從自己陳舊箱裏取出檯布，並留藏多日的陳酒，一齊擺上。一面照顧爐內的火，壺水笙笙作聲，忙的汗出熱發；一方擺設桌上的飯，從廚房跑到桌子，從桌子跑到廚房，往來不休；更到門口，盼望兄弟拉撒路是否已回；更看見靜坐耶穌腳前不動的馬利亞。馬利亞呢，自從耶穌進入她的門限，一聲不發的那宗恭敬，注目看定耶穌，聽他說的話語，顧不得其餘一切。只覺得在屋內惟有離她甚近的耶穌：聽他講說，心懷裝滿了愉快，銘刻心頭，永不滅沒，即在靜默中也能了解他奧祕的啓示。對於姐姐那般蹣跚不休的煩忙，心中倒有點不耐，以爲耶穌並不是爲吃這一次大餐而來的；及至馬大招呼她作事，她還是坐而不動。不過她服事耶穌的方

法與馬大不同，她以心靈歸服耶穌，是享受心靈的愛，所以她看手忙腳亂的工作是次要的，只行其靜默的崇拜。及至耶穌死後，卻親手用香料抹耶穌屍體，然在耶穌住她家爲客之日，馬大的亂忙，一似與她無干。

婦女們的愛耶穌，大半爲了平日耶穌以憐憫的心，代換她們的愛。試看四福音中，沒有一個婦人來求耶穌而不得滿意回去的：譬如，拿因的寡婦，因爲痛哭，耶穌使其子復活。迦南的女子，雖是外邦，因爲切心懇求，她的女兒，終得醫治。又有一個無名的婦女，腰彎病患了十八年，雖是在安息日，而管會堂的又加忿氣的禁阻，耶穌還是醫好她。更在加利利醫好彼得岳母的熱病；在抹大拉逐去馬利亞的附鬼；使睚魯十二歲的女子，得以復活；婦人十二年的血漏，得了乾淨。

當時的博士，在宗教上不重視婦女，不過容讓她們，可以隨同禮拜

，並不教以宗教的深義：例如，當時有句俗語說：『寧把律法燒掉，勝似教給婦人』。耶穌絕不如此，他對於婦女，很願意教以天國的奧祕：有一次，在雅各井旁，對於撒瑪利亞汲水的婦人，她雖是已竟經過五個丈夫，又是國際上的仇敵。耶穌仍向他傳福音的好消息，說：『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

耶穌正與那婦人說話的時候，門徒回來了。他們一點不懂得夫子作的是甚麼，為何與一異教女子說話。絕不明白夫子所要建設的新天國，婦女將佔有一新地位。

沙土上畫字

一次，耶穌在耶路撒冷地方，看見一個犯姦的婦人，被一群惡少，

聲勢洶洶的，擁擠催迫的把她推到面前來。這可憐的婦人，長髮覆面，雙手遮臉，不作一語，站在耶穌面前。按照耶穌平素所主張最力的教訓，夫婦有一種神聖的聯合，是不可破裂的，而且看犯姦是最可惡的重罪。雖然如此，他看比犯姦更爲可惡的，就是那欺侮弱者而控告婦人的壞蛋。更恨惡那不發憐憫，探人隱私的惡少。最可惡的，是自己不好，而敢放膽要判定別人的作爲。在於耶穌：一方面，不能宣告說，婦人無罪，因爲他明明犯了法律。又一方面說，也不願判決，因爲這些來人，對於這婦人犯姦，他們沒有正式告發之權，而且他們都各人有各人的罪。所以耶穌屈身在沙土上畫字，這是第一次這樣作。在這位含羞無語的婦人面前，耶穌畫的是甚麼字，吾人不得而知，大約歷時不久，這字早被風吹散了。但是那般控告弱者的惡人，還是催促耶穌定這婦人的罪。照

法律，用石頭斫死她。耶穌立刻直起身來，並且定睛一個一個的觀察他們，好像要審問他們的心，當如何思想，就說：「你們中間，誰是無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斫她」。

吾人在世，「一人犯法，全國負責」，這是沒有外例的一條公理，雖可避免富受的刑罰，卻不能卸除當負的責任。試想，婦女犯姦，若沒有對方的誘惑，那能犯罪？所以婦人犯姦，不能說沒有男子的錯。再是，富人若好施捨，盜賊可以減少；經濟以善法流通，土匪可以不生；男子善處室家，娼妓可以消滅。這樣看來，只有無罪的人，有判決他人的權利。然而在這世界，這樣人是少有的；假使其有，他的慈悲，一定勝於判決的公義。

這般吵鬧的份子，他們心中從前沒有想到耶穌有這樣的答覆。一聽

得耶穌的話，真叫他們各人心中有所不安，好似一直揭破他們暗昧中所作所爲的大不義。他們犯了姦，現在卻來告發這婦人的犯姦。他們各人的靈性，被穢臭漬透，似用一石頭蓋藏不露，如今耶穌好像把蓋臭坑的石頭揭開了，就發出令人不可嚮邇的一種臭味。於是，那年紀較大的，犯姦最多，首先溜走了。其餘的漸次一個一個遮遮掩掩的尋着人空子也都散去。那地方除了耶穌和這婦人，一個也沒有了。當時耶穌又復留着身子在畫字，那婦人雖低頭不語，卻是聽得清晰的脚步蹣跚聲，由近而遠，由多而少，直至全寂，也再不聽得喊鬧要斫殺的聲響。雖然如此，仍不敢擡頭舉目，知道前頭仍有一位，就是不曾犯罪，而按着良心能定死罪的那一位。耶穌立起身來，轉身一看，再不見一人，就說：『婦人，那些人在那裏呢？沒有人定你的罪麼？』

「主阿，沒有」。

「我也不定你的罪，去罷，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婦人方敢擡頭，看看這釋放者的面貌。對於耶穌說的話，還是疑惑，不十分了解是甚麼意義。她自己想：我所犯的罪仍爲罪，這一位也看爲罪，所以勸我從此不要再犯罪。雖然如此，他不但叫別人不能定我的罪，而且他自己也不定我的罪，這樣，他到底是誰？和尋常人大有不同：一面恨惡罪孽，一面赦免罪人。這婦人心中忐忑不定，很願意低聲說一句話，「謝謝你」，最低限度，也要嫣然一笑，表示蒙了饒恕的喜樂。這位顏色美麗靈性軟弱的婦人，不敢言謝；但看見耶穌低頭畫字，頭上頂着輝煌照耀的日光，手腕宛轉揮寫而已。

罪人

最愛耶穌到極度的，就是在西門家裏，用膏油抹耶穌的腳，並用眼淚，和自己頭髮拭乾的，那位犯罪的婦女。

這件寫實的事，吾人都記得清楚，猶在目前，好似看見那長髮散開的婦女，珍珠般的淚滴在耶穌腳上，這幅富有詩意的圖畫，常存留在讀者心目中。但是，對於這事實的正義，從古來有不少的人，以粗浮的解釋，往往生有誤會。尤其是吾人的前一世紀，那些墮落份子，如蠅慕羶，如鴉嗜臭，他們特別加意研究四福音所紀的犯罪婦女，而又將她們的事蹟『演義化』，這樣，可以供他們的樂趣。他們最愛提的，就是抹大拉的馬利亞，在耶路撒冷妓場所獲的無名婦人，和叫女兒跳舞而令人可怕的希羅底。

對於以上所提及的數人，尤其容易錯講抹大拉的馬利亞抹膏耶穌腳的那件事。按此事的正義，最是簡單，而且那正義比較衆人所誤會的，

易明而尤重要。試看，耶穌誇獎這婦人，說：『由她罷，她在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事，她的愛多，所得的赦免也多』。但絕不可誤視，耶穌所說的愛，不是肉體之愛，更不是尋常所謂戀愛之愛。

這位婦女，帶着最寶貴的玉瓶，靜悄悄進入西門的家；到了這時際，婦人已不算爲罪人。她這不是第一次看見耶穌，從前已經認識過了，因「聽得耶穌講道，接受了教訓，把以前娼妓行爲完全改變，心內發起最大的覺悟。從前，算爲人的公妻，自悔悟了以後：知道地上有一種『愛』比較肉體上的『慾』寶貴而且高尚；更了解安常處窮的境地比較奢侈的娛樂更爲榮美。所以如今進入西門之家的這一位，與從前誘惑男子那位婦女，前後判若兩人。從前是被人人指摘而目笑的，就是西門也早已認識她，看爲不值一顧的罪人。現在是經過一番重生的，她的靈性，全

已改變，她的方針，已經回頭，連身體也都是潔淨的。臉洗鉛華，口除膏脂，背時橫波目，今日淚流泉，要隨着君王的應許，進入新的大國。

設若不加上這一段解釋，向下的事，就難以完全明白。試想，這婦人來到耶穌跟前：正是一個得了赦免的罪人，來到救主之前，報答赦免之恩。於是，拿了她一生所有的至寶，就是一玉瓶至貴的真哪噠香膏，膏耶穌的頭，豈不是一件很自然的事麼？想這最寶貝的玉瓶香膏，或爲一富人所贈，然而她絕不復紀念那一切。如今，只要拿來用爲表示她愛耶穌的「愛」。

這樣看來，婦人心內重要的意義，就是謝恩。她這樣做法，表明謝恩是公開的，要在衆客面前，感謝拯救靈魂的那位恩主。因爲恩主把她的靈性洗淨，又把她的心從死裏活轉來，把可輕可鄙的地位除去，而又

賜以永久的希望，代替從前污穢的快樂。

她那謙卑的雙手捧着玉瓶，進入耶穌的客房，更羞怯不前的，像小女子第一次進入學校。又似新自牢監釋放的囚犯，不敢擡頭。進得門來，一言不發，唯有一次擡頭，認定耶穌的坐次，戰戰兢兢的走到耶穌跟前。那全房的客都定睛的看去，要知道這婦人要作些甚麼。

她打破玉瓶的小嘴，把一半倒在耶穌頭上，那哪啞膏有似珍珠點滴在髮際。這婦女用手拂拭，直摩得一髮不亂，全發亮光。屋內充滿了膏的香氣，衆人都啞口無聲的，注目看這件奇事。

這婦人還是不發一言。又拿玉瓶，跪倒在耶穌的脚前，右手一彎，左手倒膏，把膏勻附在兩脚之上，慎重之極：一似乳母洗滌拂摩嬰兒，不忍使他少感痛苦。到了這個時際，婦人按捺不住她心中所充滿的愛，

珍珠般的熱淚一點一滴的滴在耶穌腳上，很願意說話，要表明感謝所蒙的赦免。同時，也表明所受的光照，但爲了四圍客人多，很膽怯，說不出甚麼話來，只現得嘴唇顫動，表示她心弦的不安而已。所可見的，尤其是那副痛淚，似斷了線索的珍珠，一滴一滴，越流越多，越流越快，比較那哪嗟真膏更爲寶貴。似乎，用不能自制的熱淚，使她的心稍稍得到一個釋放的安慰。這時，她再不覺得有甚麼人，心內只有一個新快樂，也是從前所不曾感受的，一直充滿了心身，感極而泣，人之恆情，樂到極處，自不能免痛淚爲之下流也。

婦人這樣流淚，一方愧悔從前那種可卑可羞的生活。自己清白身體，被人作踐，不問生張熟李，來者不拒，都勉強歡迎。如今徹底的覺悟到從前的作爲裝滿虛僞。

流淚，一方表現目前的新意念，放下重擔，得到意料不及的一種快慰。所以她的傷感，出於情之不得已。不僅爲了愧疚，因爲慚愧的事，已成過渡：更是爲了得到新生活，感極而泣下。

可見，她的痛哭爲了喪掉靈魂，失了清白，判定罪孽。而如今的快樂，是因爲把喪掉的，失去的，被判定的，一概都恢復了。這樣，可以說快慰多於傷感。因爲已經得到重生，尋獲真理，靈性勝過物質，所以不能不流淚。那哪噓膏和熱淚一滴一滴交相併流，作了心祭的貢獻品，用以報答救恩。

再是，熱淚也有爲耶穌的關係。初時，這婦女用膏膏耶穌的頭，一如古時猶太的君王和大祭司，各有所受的受膏禮。末後，用膏抹耶穌的脚，乃是像富人接待貴客的殊榮，一時雙方俱到。更可以算預備耶穌再

過幾天，要在耶路撒冷遇難而捨身。耶穌自知，這幾日爲其在世末後的幾天，所以轉身對門徒說：『她是爲我安葬作的』。也可以說他在未死以前，首和足先受了婦人的『附油禮』。

耶穌在十架受難以前，另外還要受兩種洗：婦人的香膏，算第二次的洗；兵丁吐在臉上的唾沫，算是第三次洗。一則備受殊榮，一則備受污辱。換一句話說：一方是君王要得全國，勝利而受膏；一方是人之將死，及時而附油。這雙方的神祕，就是表耶穌的生與其死也。

這樣，一個可憐的罪人，是早已被選，而作預言的應驗；可以說她自己也不十分了解其中的奧祕。雖然如此，仍可約畧的看到一點，『愛』在人中具有一種特殊的權力，令人能知未來的事，而且愛的權力，在婦女界比較在男界尤爲偉大。再過不多幾日，耶穌的十字架前，有幾個婦

女，這位也或在其中。及至到墳墓前觀看，卻尋不見耶穌身體，因為到那時際，在筵席間吃飯的這一位，已經又復活起來了。

婦人心中雖有此朕兆，但目前仍止不住的流淚，甚至使全席的人，覺爲驚奇，因為不明白她這樣作，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但見耶穌的腳，已經漬濕，而眼淚的鹽質，和香膏的香質，調和而成一溶液，這婦女無法使其乾燥，又不敢用自己衣服去拭。到無可如何之時，便想用自己的柔潤而長的髮，可以拭之使淨。在從前的生活上，這髮也是一榮美品。於是，除釧簪釵，放鬆雲髻，那烏雲的青絲，作了紅顏的面障，雙手輕輕的蠕揉，直至把全腳拭乾。

眼淚不流，脚也拭乾，他的工作已經完備。但是除耶穌之外，沒有一人能明瞭這婦人所作的是甚麼事，也沒有人知道這婦人爲何始終不發

一言。

她愛的多

在西門家裏全席的客人，只有耶穌了解這婦人所作的是慈善事。不過衆人所認爲奇異的，爲何她不發一言，然而看到那番慎重嚴肅的態度，也無有人敢加以譏笑。各人只是反覆思量，到底是一件甚麼謎局。其中有兩位出席批評的：一個是法利賽黨西門，一個是加略人猶大。第一個，他不出聲批評，而用那種態度，比明說還要清楚。第二個，因爲與耶穌有師弟的關係，就放膽實說。在西門心裏想：「這人若是先知，就必知道這是怎樣的一個罪人」。這位假冒爲善的老人，用他看過娼妓的慣性，久已不將她們齒於人類。然而照耶穌的看法，這老者也是一「修飾墳墓」中的一個，外面潔淨，內裏裝滿污穢。論到他們道德的統系，外

觀似乎修潔，其實不過砌成的無數條文而已。在路旁見一受傷之人，恐怕手沾染血污。見有人飢餓欲死，也不肯周濟分文，恐怕在安息日摸了錢文，是違犯條例。每天暗中侵吞寡婦資財，或行假手殺人不合法之行爲，而明處仍再三洗濯其手，以爲比孺子之手還要潔淨。

像西門這樣的人，對於舊約上的法律，心中非常清晰，譬如說：『以色列女子中不可有妓女，男子中不可有嬰童』原文作狗，娼妓所得的錢，或

嬰童所得的價，不可帶入上帝的殿還願，因爲這兩樣都是上帝所憎惡的。『西門是上流社會所謂道德名譽的人物，又記得箴言的話說：『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塊餅』，意思是說能令人耗盡一切產業。西門心內想，但願這般尤物，不害人方好，因爲她們能把一個財主的家產吞沒下去。而他自己是個有產業的人，因而視娼妓是種可怕的危險物。看見這麼一個

可惡的娼妓進入他的客堂，又向客人用香膏行出種種做作，真令他十分不耐。他深記得妓女喇合使探子約書亞得勝，只有那妓女作了耶利哥獨一無二的得救者。然而又想到一件，那具有大力的參孫，雖爲戰敗非利士的勇士，卻被一小小妓女的誘惑，以致喪掉生命。再是，法利賽人西門，一點不知道，而以爲奇怪的：何以耶穌不曉得這是一個怎樣的婦女，而肯容受這一切。但是耶穌已經看透婦女心內所存的意思，也知道西門所懷的意念，於是，耶穌設一比喻，問西門說：『有一個債主，有兩個債戶，一個欠五十兩，一個欠五兩。爲了他兩人無力償還，就完全恩免了。試問那一個人更愛他呢？』西門說：那得恩免多的人。耶穌說：你斷的不錯。就轉身看着那婦人，而對西門說：你看見這婦女麼？我進入你家，不曾送一點水洗我的腳，但這女人用眼淚洗我的腳，而且用她的

頭髮擦乾；你沒有與我親嘴，但這女人從進入之後，不住的用嘴親我的腳；你沒有用油抹我的頭，但這女人用膏抹我的腳；所以我告訴你，她愛的這樣多，是爲她許多的罪都赦免了』。換言之，誰得的赦免少，就是誰欠缺着愛，便對女人說：『你平平安安回去罷，你的信救了你了』。

由耶穌所設的比喻，與其所加的解釋，足可顯明如今尙有不少的人誤會了這件事的正義。那般人似乎只記得一句：『他愛的多，得的赦免也多』。如果對此作一詳細的研究，可以知道這事的正式解釋，與普通尋常的解法，或是適相反對。按照尋常所見，想耶穌赦免那婦女，是爲他素有愛人之心。而婦女於此時際，藉所供獻的香膏，和眼淚親腳，顯明她對於耶穌之愛。然而細考耶穌所設兩個人欠債的比喻，方可明瞭耶穌的正意。這是一位有罪婦女，誠然無可飾諱，然而已經悔改，所得的

赦免，也正與其罪相當而相稱。爲了她得到這樣大的赦免，她就多愛那使她悔改，使她得救，使她得赦的，那一位恩主。所以她所用的哪唾真膏，和眼淚，與親腳，是藉以酬報救恩的一種外觀表現，乃是極自然合理的——一件事實。假使這婦女在未曾來此之前，全未悔改，仍操賤業，那麼，也得不到赦免，即使她把印度，埃及，所有哪唾膏全都獻上，或是傾盡她的眼淚，也萬不能用此勉強耶穌赦免她舊日的罪過。因此，吾人對於這事，當切實的注意，要知道：這婦女得赦免，並不是因爲以上所說的她的一切作爲之結果；倒反可說她那一切動作，爲她得到赦免的一大明徵。就是因爲所得的赦免，和她所犯的罪相當而相稱。

設若這婦人還不曾悔改，耶穌或者也不棄絕她。但是，大概的說，他一定不願接受這婦人的香膏和種種的動作。而耶穌所以願意接受，就

是絕對的知道這婦人已經頓改前非。所以對她說：「你平平安安回去罷，你的信救了你了。」

主人西門再無話可說。但是，門徒當中忽然發出一種粗暴的聲音來，這說話的人就是猶大，他說：「何用這樣妄費香膏呢？這香膏可以賣三十多兩銀子給窮人」。其餘的門徒都贊成猶大的話，一同恨惡這討厭的婦人。

猶大爲同人的司庫，他是十二門徒中最不好的人，他管理那最不好的東西——錢。他喜愛錢，不但愛紙幣的滑輒而適手，更貪慕金錢萬能的權力。口中稱說給窮人，其實他一點想不到那般散處山間，困苦流離，無聊賴的饑餓者，他心中所說的窮人，就是他自己與其同伴。爲籌備彌賽亞帝國早日實現，不得不急於積財以爲後盾，盼望那時期早日來到

，他可以爲大帝國中的中堅人物，操持大權。所以吝嗇心和嫉妬心一時交集，而發此粗暴的怨言。

耶穌回覆猶大的發言，和回覆西門的不言，大意是一樣，都是爲這婦人辯護。『對猶大說：由她罷，爲甚麼難爲她呢？她在我身上作的是件美事，因爲你們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要向他們行善，隨時都可以，只是你們不常有我；她所作的，是盡她所能的，她是爲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預先澆在我的身上。我實在告訴你們，普天之下，無論在甚麼地方傳這福音，要述說這女人所作的，爲她作個紀念』。

耶穌話語中，包括一種可慘的預言，是說預備他安葬的事。在客座的同人，意料不到，而且也不明白預言的真義。假使耶穌要得勝，必先經過衰敗；得榮耀，必先受死亡；自己知道受難日子快到，說：『只是

你們不常有我，……她是把香膏預先澆在我身上」。這婦人聽見這話，她已明白心中的朕兆快要成就，十分難過，一言不發的出門去了。

門徒也不作聲，而心中疑惑這事究竟如何。在西門願意叫衆人，忘卻他對客人進門接待的疏慢，便忙迫向衆人輪流斟酒，勸客痛飲。然而自經過這番話語，席上已失去歡會的興趣，僵坐無言，有如列尸，燈火熊熊，變作黃光，那死亡的翼已遮覆在衆人的頭上了。

我是誰

耶穌在西門的席上，預說他遇難的話，這話並不是第一次，門徒們從前已經聽過。

門徒們一定想到，以前不多幾時：一次，離該撒利亞腓力比不遠的地方，耶穌向他們問道：『人說，我是誰』，他們也不能不記得彼得的回

答。彼得的答覆，好似從心中發出一火，作大聲的喊叫。他們又不能忘了彼得，雅各，約翰，三人在山上所見的變像。更不能忘了耶穌再三所提說的『我將要受難』。

他們看見那樣事，又聽過那樣話，雖然如此，仍盼望不至成爲實事。因爲真理在他們心中所發之光，忽然顯明，忽然隱去，那能穀認明耶穌爲基督的新人，就是得有重生的新人。倘若重生的光，忽然消散滅沒，他們仍是一般尋常猶太人，半瞎半睡，只看見石磚所造的耶路撒冷而已。

耶穌在該撒利亞路上發的問題，應該作了門徒新生命的起源，應當把真理完全認定。那麼，耶穌到底爲何發此一言，而探問而要知道別人認『我爲誰』呢？按之，尋常好奇的心理，是半信半疑游移的人，或是

智識薄弱的人，不知道自己地位，有如盲人行路，不知何處落腳。但是耶穌，決不是如此。論到吾人處世，或可用此作一發問，就向人探求而欲知『我是誰』？正以吾人無論何人，不正式自知其爲誰，更無人識透自己本性，瞭解自己工作，認清自己名稱。我們的乳名，學名，別號，別字，都不是正式名字。各人各有其神祕的名字，指明吾人正式的性質。但是這名稱不到復活之後，連各人自己也不知道。

在世上沒有多少人敢問『我是誰』。而能答覆這問的，比敢問的人尤少。按照尋常，『你是誰』一問，乃兩人不相識，而彼此相問之意；或是對面而談，各不知心，而心中暗問他是誰。所以，人要十分明瞭『他是誰』是作不到的事。不惟如此，連自己認識自己，也是很難之事。正以吾人自己可算一祕局，乃是一個不知者，在一羣不知者之中生活着。所

以人生在世所有困難，有許多是從不知態度中生出來的。譬如，一個坐在王位的王者，他自稱是王，身穿王服，一切享受王的供奉榮耀；他是誰？絕對的批評，不過自古以來，一般奴隸，一個小人而已。一個審判廳長，坐在審判法庭，外面看，是一大廳長；他是誰？絕對的價值，不過江湖上賣藝之流而已。又一個詩人，負時譽而自認為名流；但也錯走了路，他的縷雲弄月，吟草悲風，如有銀匠雕琢戒指，點綴無謂的花紋而已。再有大督軍，身衣將軍服，自命為大人物；他是誰？照實說，是一小學教員，僅發口令，能說不能行而已。更有十字街頭之宣傳者，宣傳革命主義，打倒帝國軍閥，要喚起人民的同情；他是誰？不過一園丁，鋤去黃瓜，換栽茄子而已。

照以上的情形，人不能回覆『我是誰』。因為人精神的眼目，還看不

清楚，認不出自己本性所有正式的能力。更不能明瞭別人心內所有的正意。所以世人雖各有他的地位，仍可說無人能自知他的正名，惟有天才殊衆的，能穀自知『我是誰』罷了。

說到耶穌，自與常人不同。然而他對當時湖濱的衆人，他們在於他所存的思想如何，可以說無有關係，也可以說早已明透他們所存的意念，那麼，何必問『我是誰』呢？耶穌不但明瞭他人之思想，也十分透徹自己之性質。他那絕對的名稱，是超越自然界，如此，既已自知，又何必問人呢？

那麼，他的發問，不是自己求知，是要叫他們各人知道時候快到成功，該知道當來的正式的名稱，所以有此一問。人說『人子是誰』？有人說是施洗約翰，又有人說是以利亞，耶利米，或是先知中的一位。耶穌

不願接受從外來的粗淺思想，所喜的是人從內心發出的一種見證，而能舉出正式名稱之回答。因為他最高尚的教授法，不是指明人如何行，乃是叫學者自己揭出真理，也是顯明不藉外勢，強人信仰。所以於向來直到如今，人所未知之正式名稱，要他們從內心的愛，發生知曉的效果。

耶穌問他們說：『你們說：我是誰？』

西門彼得驕然得到一超越尋常之啓示。而因此定了他永久作第一個使徒的地位。不知不覺發出大聲的呼喊說：『你是基督，是活上帝的兒子』！

經此一擊打，從剛如磐石的彼得流出解人渴的永活泉水，這是彼得當有的工作，他也受了當有的賞賜。因為自耶穌開始周流宣講之日，第一位跟從的，就是彼得；而今又是他首先承認，世人世代仰望的彌

賽亞。這彌賽亞已經來到，並且親眼看見，一同站在衆人所立的塵土中。

這清潔之王，公義之光，和平之君，應時而來的這一位，就是在國家衰敗刑罰之中，先知所預言者。又看見他的異象如同大光，自天降下，大得全勝；使那貧乏的，受傷的，饑餓的，受屈的，憂愁的，一同得了安慰，有如旱苗得着甘雨。這位上帝之子，人子，也就是上帝，神，藏於人的肉體之中。就是三年以來，僕僕風塵道路上，作同伴的這一位，也就是衆門徒所驚而目之的這一位。

前此預言，現在時候到了，爲何不叫人認識他，而到今日才發此問呢？其中的新義，是從前他們沒想到，大衆中已經來到正式的彌賽亞，就是先知所預言，世代所仰望的。如果僅靠他們的理想，和聖經的文字，一定不能發覺耶穌就是彌賽亞。所以必有從天上直接的啓示，如彼得

所受者，方能明白。耶穌對彼得說：「西門巴爾約拿，你是有福的，因為這不是屬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彼得受了這樣啓示，後來他於教會所得的結果，是給以永遠有效的賞賜。正如耶穌對^{意即}說：「你是彼得^{磐石}，我要把我的教會建立在這磐石上，陰間的門，不能勝過他，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

由耶穌所說這樣嚴重的話，以後在地上就發生了極大的組織，就是教會。這組織比較古來一切組織，獨顯重大而鞏固。他們根據地上的捆綁釋放，在天也有同等之效力，所以這精神的權力，比之世國的武力更覺高尚鞏固。爲了耶穌有這樣的話，自古以來，有多少人殉道而死，或更有人爲反對與服從生出若干的不合。甚至兩國爲道爭戰，實行動兵流

血，亦有所不惜。其實耶穌於此所標舉的正義，最單簡也最顯明，耶穌好似說，你是彼得，你又像磐石那樣鞏固，對於你方纔所承認者，我要建立爲第一教會，就是天國的中心。這小教會不過十幾個教友，然而要擴張到地極，以後雖遇凶惡權力的敵阻，但亦終必得勝。因爲你算是精神團體的表體，精神終要勝過物質，地獄之門，永遠鎖閉，天國之門，常久大開，你奉我名，要捆綁，就捆綁，要釋放，就釋放，用這樣的信仰引導人，奠立教會的根基。

但是耶穌還囑咐彼得一件，要他把這事暫守祕密，『不可告訴人』，意思是，我的時候，快到而尙未到。果真時候已到，所看見的，比較今日所期望的，或適得其反。然而到那日子，我將明明承認『我是誰』，你們也可明明宣傳『我是誰』。

雪與光

黑門爲帕勒斯聽全境最高之山，有三峯並立，比較大泊山尤爲崇峻。正如詩人說：『郇山之露，自黑門而來』。最可注意的，耶穌一生大事，均在山上：如受試探，八福寶訓，變容，釘十字架；其中最高者，爲這次變容的山。

當時，同在者有三人，即彼得，與稱雷子的雅各，約翰二弟兄。磐石的鞏固，與雷子的激烈，正像石，像火。耶穌獨自於較高處，跪倒雪中。按之尋常，雪爲最皎白之物，因爲平素所視爲白的東西，放在雪上一比，就現爲灰色，這是見過雪景者所共信的。但是在變容的這一天，所發現者正與這事相反。

耶穌獨自祈禱，忽然之間，他面貌發光，衣服潔白似雪，窮繪畫家

的能事，不能形容，就是比雪更白，有如日光在雪上返射。

變容的事，算是光明得勝。耶穌那物質之身，於此時變爲物質屬於靈質最近之一種，就是光，而發現日之光輝，正表明他勝過自然律。靈性自經祈禱的感化，一似從身體透露了靈性，正如從暗室透出最有大力之光線。

耶穌發現的光：一是，面上之光，如日；一是，衣服之光，像雪；面光爲靈性的表示，似火；衣則爲次等的物質，如冰。因爲靈性是愛，如日，如火；衣服，無論是外衣，或是身體的外殼，平常均是不透光之物，沒有甚麼生命，即發光也是從他物借來的光。

耶穌滿臉四射日的光輝，這時有兩位偉大的先賢和他同在，就是摩西和以利亞。摩西爲人民的第一拯救者，以利亞爲先知中第一。此二位

算爲民間發光的人，也有火的性情，如今同來黑門山爲最大之光作證，顯明他們的贊成。人與上帝往來，面上自有異光，如摩西下西乃山時，甚至蒙上面帕，免得見者眼暈；以利亞呢，有火車火馬，接他升天；而繼續後來的施洗約翰，他傳火的洗禮，他的臉雖被日光曬黑，而金盤中的頭，血色算爲他的榮光了。

黑門山上這位發光者，比西乃山上的那位更大，他升天方法，比火車火馬更榮。這兩位自有這番和耶穌同在，爲其最後的見證，以後永不再有其工作。也正表示世人再勿需乎他所表的舊法律，和以利亞再來的指望。三人同在的時候，四面有雲彩圍繞他們，旁邊的人不見甚麼，只有聲音從雲中說：『這是我的愛子，你們應當聽從他』。

這圍繞的雲，不是黑雲，反加大光，有如黑雲暴風中的閃電一般，

全空照亮。這樣，雲光好似發射一種火光，把舊約燒盡，而且對於新約，似蓋一火印。那麼，古時，曠野中約櫃上，發光的雲柱，到這時有比雪更白的大光，舊物自變爲灰色物了。

及至雲散和二位作證的消失以後，耶穌的面貌衣服，一如舊觀。耶穌轉身對同人說：『不要怕，人子沒有從死復活以前，不要將看見的告訴人』。

登山變容的事，可以說是升天的預表；然而要登天進入榮耀，必先經過可羞的死亡。

受苦

耶穌一生工夫，早已自知不得盡其天年，並且亦知其死不是平常，乃是可羞卑者。不過他看如此死法，爲一種賞賜，沒有人從其手中奪去

。從來，世上凡救援人者，多是先喪掉自己；或是將別人贖回，先出自己代價。而生命爲個人代價之最重大者，因生命能包涵其他一切所有的價值。譬如：愛仇敵，則可被朋友憎惡；要拯救全國子民，或被全國丟棄；要犧牲自己，則不免捨去生命。甚至一切恩賜，從受者一方說來，或能成爲其人的一種壞事，而爲施者的不幸。我們現今之人，在知識與謝恩上，均是有限的，必俟一個人故世之後，人們纔覺悟，樂意接受他的訓誨，崇拜他的人格。至於人類所最銘刻難忘的，就是在於此人所著作的文字。

猶太人在耶路撒冷所預備的苦，沒有一樣不是耶穌所預先知道的。在未到耶路撒冷以前，猶太人已經有三次想要加害。第一次，在拿撒勒，衆人要把他引到山崖，推下跌死。第二次，在耶路撒冷的聖殿，多人

恨惡他的教訓，要用石頭斫死他。第三次，在冬天過節的時候，他們又想用石頭打他，叫他不敢開口。

但是，在這三次，他們都不能加害，因為他的時候還沒有到。雖然如此，而受過這三次影響，心中總不能忘懷，而且他們願意藉着這事，便跟從的人悔恨他。爲其如此，耶穌若不預先對他們提明這事，恐怕他們必不明白他的主受這樣的死。及至三次被認彌賽亞之後，如『彼得稱之爲基督』，『黑門山上變容』，『在伯大尼受婦人香膏』；自有了這三次事件，耶穌就不能不提明他將如何受死；他很知道十二使徒所有的意思，平素之間，與平民沒有甚麼分別，不會瞭解彌賽亞正式的工作。不錯，門徒有時和常人有些不同，就是一時之間，忽然感受真光的照耀，但是，倏忽之間就過去了。總之，門徒的思想，仍是低級的，他們通常

所盼望的彌賽亞：是恢復他黃金時代的一位大君王，絕不是一位「憂苦人」；是受膏的君王，決不是十字架上的被難者；是奏凱的將軍，決不是被唾棄的辱者；是具有使人復活的大能力，決不至被人所殺。

因此之故，耶穌必須對他們說明將來的苦難。不然的時候，恐怕事情到了失敗現象，他們的信仰，就被打倒了。更必須於彌賽亞未經被判以前，教訓他們學習真理，叫他們知道這位絕對的得勝者，必受外觀的挫敗。而且這萬王之王，受該撒臣僕的侮辱，上帝的獨生子，被上帝的瞎眼僕人釘於十字架。

猶太人三次要殺耶穌，耶穌也有三次向其門徒報告要受死。然而這第三次，乃是在彼得承認他爲彌賽亞之後，最後還是由三等人判定他死罪，就是祭司長，長老，與讀書人也。

終於這慘殺事，由三人構成，即賣師的猶大，判決的該亞法，與執行的彼拉多。而着手辦理的也有三等人，就是逮捕的兵士，喊叫釘十字架的猶太人，和實行釘十字架的羅馬兵。

按耶穌對門徒說，他所受的痛苦亦分三級。先有衆人的譏笑，繼有人的吐唾沫在臉上，和鞭打，終有十字架的刑殺。雖是如此，仍勸告他們，不要怕，不要哭。因為死亡不過爲新生命的過程，再過三天復活起來，就永遠不死。耶穌來到世間，帶來的不是金錢與糧食，乃是永生與赦免；信而聽受的，可享受這賞賜。但成就這永活與釋放二者之恩賜，必需用那相反的死亡和捆綁，作爲代價。這代價也寶重，也慘苦，所以主耶穌的數天的痛苦，和三日的埋葬，爲購得永遠生命和自由，是必不可少的。

不過，門徒輩聆受這話，至爲憂悶，仍不願其師尊出此一途，希望不至成爲事實。然而他的主耶穌已入手進行這痛苦了，並且把將來之苦完全說盡。所以就安上耶路撒冷去，完成他那最後之工作。

馬拉拿他

有一天，在逾越節將近的時候，就是耶穌在世最後的一禮拜，開始作成其最後的工作。這一次，他進入耶路撒冷，好似一位民人所仰望的君主，非等尋常。在平素日子，他進入聖城，不過爲羣衆中的一位，人都不觸目驚心，與衆人一同經過那爛臭的街道，看到聖殿四圍那些刷白的房屋。然而今次不是單獨來的，有同志的朋友，加利利同鄉，好流淚的婦女，和最後要逃跑的那十二個門徒。衆人結隊成羣的來到耶路撒冷，爲的紀念古時一個逾越節期，而在今次也指望有甚麼新事發現。耶穌

這一來，可以說是作了天國的先鋒。所以這一次，不像爲人所不知名的，因爲使人復活的名譽，早已傳播，激動衆人的耳鼓。雖然聖京中有羅馬的武力，紳商的金錢，法利賽人的文字，根深蒂固的蟠踞其中。但有些人仰望着橄欖山，已覺得這山上有一非常的舉動，隱伏於此數日之內了。

這一次，他不願步行進入聖城。這城未作大君的京都，卻先變作人子的墳墓。到了伯法其的一小村，便遣兩個門徒，到前面村莊去，尋找一個拴在那裏的驢駒，尋得着，可一直牽來；若是主人有話問，便說：

『主要用』。

直到如今，人解釋耶穌騎驢進城的事，多爲騎驢是表示騎者的謙卑，表示他要作和平的君王。但如此解釋，似尚欠圓滿。因爲要知道當當時的驢駒，絕不似目今疲乏不堪的驢子，終其身在重轡負馱之下，瘦成

皮包骨頭的架子。在當時驢駒，頗似戰馬。試看大詩人荷馬，在他的名詩中，把大勇士亞查克斯比作驢駒，可知古人視驢駒的尊重，——騰達不可羈絆。而猶太人或別有用意，看野驢爲無知，瑣法勸約伯要學馴服，不當像無知野驢。但以理勸貴尼布甲尼撒王，要回贖他的罪惡，「應被趕逐離開世人，心變爲獸心，與野驢同居」。

耶穌特別騎沒有人騎過的驢駒，正可表現如未受馴服的野驢一樣。大概的說，耶穌今次所用的坐騎，不爲表示謙卑，可說是表示猶太全國百姓，以後要被耶穌釋放，也要受耶穌束縛，正如這強項的驢駒，終被人騎。從來歷代先知，和掃羅以後歷世列王，所不能管束的人民，今天被縛在高踞山巔的羅馬駐防壘之下，拴在那邊，不得自由。實如約伯記所說：「空虛無知，一如野驢，作外邦的奴隸」，不過僅能不時的蹣跚

跌而已。似這樣一個野驢，今天有一人能釋其拴縛，用爲坐騎，加以管束。然而這不受管束的野物，在這一禮拜之中，又要背叛；但亦不能成功。再過不久年代，全城都要傾倒，聖殿也被拆毀，人民四散逃避，一片荒涼；無家可歸，有如被篩的糠，被風吹去，將不知託身何方了。

驢駒的背脊剛硬，耶穌騎著，感覺不適。所以有人把他的衣服搭在上面，作爲鞍子。上橄欖山的石路，又是崎嶇不平，因而有些人把外衣脫下來，墊在路上。這種行爲，乃表示其犧牲精神。從脫卸外衣，作犧牲之初步，由此擴而充之，以達到最高尚的道德——周濟，正是：『有人討你的外衣，連裏邊衣服，也由他拿去』。

時候快近正午，真是日麗天中，光明四照。耶穌在這光榮之下，進

入城去。在他以下，有斫下的樹枝，和衆人所唱的歌聲。

這時正值春天，惠風和暢，時光媚麗，麥隴菜園，十分青翠，蘆葦深處，一碧無雲。似乎上帝自那裏觀看，值此良辰美景，令人心曠神怡，一同稱快。

擁護耶穌，跟隨而下山坡的羣衆，心中覺得這一天非常充滿快樂的希望，而了解崇拜上的需要。所以把前幾天彼得一人的呼聲，今日變爲衆人的呼聲，說：『大衛的子孫和撒那，奉主名來的王，是應當稱頌的』。男女老幼如此歡呼，甚至使十二門徒，雖然記得耶穌以前不多幾時，有將要受苦的警告，然猶另外發生一希望，也附從受了大多數人的影響。

蜿蜒而下的一隊羣衆，漸漸的接近聖京耶路撒冷。這京城此時有如

聾子，已聽不見甚麼呼聲，只是裝滿了仇敵，要制耶穌的死命。但是，一同跟隨耶穌而來的，多是加利利同鄉，各人手執一樹枝，正表示那種鄉村風味，撲進城來。把又臭又窄的小街僻巷，一時都被香氣充滿了，甚麼橄欖樹枝，橄欖枝，楊柳枝，色色俱有，正如過構廬節一般。各人手搖樹枝，口唱詩歌，一面導引，一面跟從，前前後後，擁護着奉主名而來的那一位。

不住的歡呼，高唱：「奉主名來的王，是應當稱頌的，在天上和平，在至高之處有榮光」。這樣的歡呼聲音，傳入法利賽人耳鼓，他們中間幾人跑來，看是爲了何事。尤其是幾位穿文士衣服的，聽得如此呼聲，大爲不快，立刻發生反對，就說：「夫子，責備你的門徒罷」。以爲這樣呼聲，除上帝以外，誰配受得？

但是，耶穌不稍停留，仍往前走，並且說：『我告訴你們，若是他們閉口不說，這些石頭必要呼叫起來』。

照耶穌這樣說法，法利賽人的心，比石頭尤爲剛硬。按施洗約翰說：石頭還可變爲亞伯拉罕的子孫，而耶穌在飢腸如燒之中，不願把石頭變爲餅。有兩次，人想用道旁的亂石砸死耶穌。不過耶路撒冷的城石，和城內殿宇房屋的牆石，多變爲聾石，不知不聞。這一切頑石，比起法利賽人來，還算可以感化，使其點頭。

耶穌用這樣說話，答覆了法利賽人，他就是自己正式承認爲彌賽亞。直接的如同發出最後通牒，表示宣戰，也可以說是一新王進入京城，下了總攻擊的命令。

賊洞

耶穌一直進入聖殿，他的敵對，早已集中於此。當時的聖殿，自經重修之後，已成爲神聖的戰壘，金光燦爛，矗立山巔。舊日在曠野爭戰中，用公牛所拖的約櫃，現在已安置在山上，用石頭作鞏固的保衛。一般飄流民族的戰車，現在變爲白石之堅壘，而且又成羣衆公共之駐所。有圍垣，有游廊，並有軍隊爲之護守。所以到此時的聖殿，不僅有聖所，至聖所，和祭壇，而且成爲人民的集中地。另外有高塔的瞭望臺，有護殿的保衛隊，更有購備祭物的店鋪，兌換銀錢的桌子，直是商場，不敢說是祈禱所。尤其甚者，平常時爲一交易市場，戰爭時可作堅固營壘。對於富人，則有保險的銀庫，對於遊客閒員，則爲棲身的旅社，無不應有盡有。政治家討論國事，醫藥家研究醫理，都在這裏爲集合所。朋友約會，閒人談天，也在這裏爲消遣地。因爲這次聖殿重修的工程，是

外教希律王作的，特爲討上下人等的喜悅，對宗教觀念上薄弱之極。偌大殿宇，平安時作一市場，戰爭時作一營壘，是其本心。所以在耶穌的觀念，於此實爲其仇敵的集中地。

耶穌上聖殿去，爲的毀壞這殿。然而絕不是他自己把石頭一塊一塊拆倒，那事還是羅馬將軍提多率兵爲之。提多把聖殿焚燬，所有金、銀、銅，值錢之物，一併帶去。希律王宮，也付之一炬。然而在當時，耶穌是要毀滅聖殿所有無用的儀文，而完成其中所有的正義。

耶穌這樣上聖殿，直似一衝鋒隊，向保守隊進攻。一方纔經過變容，有生動之力；一方守陳腐文字，重古老之經。一方是新天國的彌賽亞，是福音，是仁愛之火；一方是泥古的法利賽，是律法，是文字之灰。時機已到，衝突在所不免。耶穌和跟從他的人，熱烈的高唱着，一直衝

入敵人所在。然而這不是一條生路，自幼小已經認識。孩童時期，看慣了加利利風塵中的過客。在童子時候，也親自有幾次在衆人擁擠中，日光炎熱裏，腿酸力疲的，眼巴巴的朝拜過素日所仰望的聖殿。進得外院，算目的已達，便覓點蔭涼，歇歇眼睛，求些冷水，潤潤舌頭，聽幾句好聽的話，安慰安慰自己的心。

但是這一次，與從前大不相同，不由父母領帶，而自己作一領袖。這次進聖殿，不爲敬拜上帝，乃爲刑罰別人。早知聖殿外院，鬧的已成墳墓，內裏滿了仇敵，牆面修理的華麗，盡是灰和朽腐的東西。灰可以賣給人家，而自己享受這朽腐物件。進殿所見的第一敵者，就是錢財的惡鬼。

外院佔有聖殿的大部，即所謂外邦人的院子，就是衆人齎集所在。

地用方石砌成，日光曬的厲害，一見這地不是聖所，直接是一市場。人聲囂雜，不可名狀，兌換所，食品店，祭物商，形形色色，無一不有。蹣跚而來的公牛，哞哞長號的羊羔，斑鳩，鴿子，都是祭品；甚至籠盛麻雀，也來求售。那些顧客，摸摸牲畜的腰背，挑肥論瘦。那些貨主，兜攬獻祭的婦女，要大要小。而從外方遠來的客旅，進殿總要獻祭。麻瘋新痊的癩人，獻烏爲表謝恩。最特別的，是兌換銀錢的小商人，耳朵上綴一銅錢，作爲識別的商標，雙手不住的摩弄他的銀錢。而鄉人乍入城市，錢囊怕遭尋手，買物又恐吃虧，畏前顧後，爭多論少，格外忙碌，逾常吵鬧。在這一大熱鬧場中，有一公牛驀地因驚而起，作一長鳴，把羔羊的哀號聲，鄉人的呼伴聲，婦女的笑語聲，銀錢的叮噹聲，一概都壓下去，而作了喧囂中的健者。

這樣場面，耶穌看過不止一次，早知上帝的殿宇，變爲瑪門的巢穴。更知罪人到此，不爲靈性的祈禱，爲求物質的交易，且須得有祭司的准許。但是這次耶穌壓抑不下他心內的震怒，要毀聖殿，先搗市場。這一個窮人和一般附從的窮人，要打倒瑪門和拜金的奴隸。就從地下拾起零碎繩子，擰成鞭子，在衆人中打出一條路。兩旁稍遠的人，都駐足呆看，是怎麼一回事。耶穌順手推倒兌換銀錢的桌子，那銀錢滿地亂輓。銀錢商又氣又恨，大聲喊叫，說：「豈有此理，這還了得！」又打倒賣鳥的籠子，斑鳩，鴿子，各展翅亂拍。賣牛羊的人，看見事情弄大了，就爭先恐後的各人想趕他的牲畜，快出大門。院子內外，人聲鼎沸，吵成一片，反對聲，贊成聲，兩方都有。還有人想擠上去，看這新發生的事，耶穌手搖鞭子，口中喊叫着，再三的，屢次的說：「經上說，上帝的房

屋，要作爲禱告的房屋，你們倒變爲賊窠了」。

於是，那最後幾個兌換銀錢的人散去，如同爛布被大風吹開了。

耶穌這種辦法，不僅是潔除聖殿，而且令人知道他輕視瑪門和拜金的人。按耶穌的觀念，兌換銀錢，實是一詐欺竊盜行爲；市場是公開的賊窠；經理是法律所准許的強盜；這一次來，的確忍耐不下。看到他們種種舉動，盡是人格墮落的行爲，重視物質過於費時用力。所以耶穌最輕蔑的，就是這兌換銀錢的人。設若用一隻羊去兌換，他出的價格，一定低於當值的正價，因爲羊不是一代價，乃是實有生命之物，春天可以剪毛，織紡作衣，夏天能以生羔出奶，隨時可供人的食用。論到以銀換錢，是一種最不自然的詐欺過犯，屬於魔鬼的作爲，期票，息金，令人失色，叫人聽見頭痛，常是使那虔誠人心有不安。論人類的事業，農夫

耕田，裁縫作衣，機匠織布，作利人的工作，取得人的工價，是應當的。若是用一堆金錢，不事工作，專營子母，自己毫不勞苦，而吸收別人血汗，這樣情形，就是意想不到的一件大惡。所以兌換銀錢的人，他心中充滿邪念，想掌握利權，而奴隸別人，一手握盡全權。吾人生當今世，滿眼裏還是看見這種惡鬼，挑撥國際戰爭，操縱金融漲縮，不惜全國全羣窮人的性命，以金錢兌換血汗，造成現世地獄。

耶穌可憐有錢的人，但是恨惡錢財。因為錢財是天國的第一阻障物，使人看不見天國。今次耶穌潔淨聖殿，先掃除殿內金錢，正是爲此。而且也表示在去世以先，顯明他教訓人所持守的正義。不過爲了行使武力的動作，自然惹起全城商人的反感。試想，那些兌換商，和賣牛羊鴿子的，必是跑回家去，報告店東，要求對付搗亂商業的人，加以懲治，

刑責。而且律法師也在富人之列，必是彼此協作。再是，這趕逐商人的行爲，直接的受害的是商販，間接受影響的乃是祭司。因爲聖殿最興盛的商店，由哈南的衆兒子（就是大祭司該亞法的親戚）所設立。那些鴿子，牛，羊，從哈南的大森林廠帶來或販到的。至於在聖殿兌換銀錢，本爲不合法的交易所。爲着他們在祭司前已納上十一的捐稅，祭司每年爲得此捐稅，聖殿遂變爲生財之源，國府的銀庫。

耶穌這種辦法，似乎用銳利的刀，在城內二萬祭司的名譽上，經濟上，加以雙方的致命傷。他輕視法律文字的價值，是害他們名譽；他趕逐生意的商販，是害他們錢財。所以在祭司界想，若由耶穌得勝，直接使全城的祭司和商人同受擊打。於是，便急忙合作，設法把耶穌除去，免得再發生新的險象。在當日的晚間，召集緊急會議，預備一告發的人

，和十字架，用以解決這事。但是果辦成這事，一，要用錢；一，需有人告發而有定罪把柄；一，要有執行權，得以處決；但就目下而論，三方面均可辦到。商人出錢，祭司從宗教上判罪，雙方合作，更請求外邦政府准予執行。

在這時際，耶穌出了聖殿，穿過橄欖園，平平安安，回到伯大尼歇宿去了。

第二天，耶穌回到聖殿的時候，那兌換商，和賣牛羊鴿子的，早已等在聖殿大門之外。而外院也人山人海，三三兩兩的談說昨天的事。

昨天發現的事，驚動了全城人民。因為用鞭子打人，每一鞭子，好像把一塊石頭拋在羣蛙聚處的池塘中。然而鞭子的響聲，使窮人聽得快活，使富人聽得驚懼。

在次日清早，全城的人不謀而同的都到聖殿去。有的來自破屋，有的來自公館，而工廠，店家，各放下工作，齊來探聽昨天發生的新事。還有小工，苦力，染匠，鞋匠，木匠，和剪羊毛的人，破爛花子，及一般下流社會的人，形形色色，無一不有。更有自敘利亞埃及遠方而來的客旅。其中特別穿的體面的，是寄居異邦的猶太人，大有『衣錦而歸故鄉』之概。

最着重的，是文士和法利賽人，他們三五的結夥成羣，同心合意，志在報復。文士是法律界的代表，法利賽又爲施行法律者，文士幾乎盡屬法利賽黨。而法利賽黨中也有少半文士，這般屬法利賽黨的文士，可算特別的怪物：其上焉者，好似一般枯澀無味的教員，而又加以文字的拘執；其下焉者，守文字拘泥的束縛，而又加以乾白無味的教授。

這兩派人上得殿來，外貌有慄不可犯的威嚴，內心裝滿不堪告人的惡想。傲慢作態，妄自尊大，拖有長袍，衣帶飄展，悶氣填胸，口頭嚶笑，鼻翅子不時的掀動，無意中顯出怒不可遏的樣子。因爲一派自願尊嚴的人，感受到意料不及的羞辱。

耶穌站在這萬目睽睽之中，受無形的攻擊，他對如此景事，這不是第一次。從前在各鄉村，各城市，和法利賽人經過幾次辯論。不過從前法利賽人，求從天上發現神蹟，表現他真爲彌賽亞的憑據。在這一點上又與撒都該人有些不同。撒都該人不信有彌賽亞降生，法利賽人信將來有彌賽亞降臨。但是信像他們一般守法律的一位，並且以爲必是確守法律的一條一件，絲毫都不違犯。信彌賽亞必爲大衛的子孫，他來到世上，必不接納那些和外邦有往來而不潔淨的人，不拯救不守法律小節的人

，又不救援不守安息日的人。看到眼前的耶穌，無論如何，實在不符合所仰望的救主。而且他也沒行出偌大的奇蹟，他所作的，不過醫治病人；他立的大教訓，不過一個『愛』字；然而曾親眼見他與稅吏罪人一同吃喝。最可驚異的，他和他的門徒並不洗手，也可吃飯。那不可原諒的行爲，令人忍受不下的，是不遵守安息的條例，以爲在安息日行善事，釋放受苦的人，不但不算爲錯失，反倒以爲榮美，視爲當然。並且明說：『安息日是爲人設立的，人不是爲安息日設立的』。

法利賽人對於耶穌的懷疑，想他：若不是一狂人，就是一個有心欺世盜名者。欲藉試驗以解決之，就對耶穌發有幾次問難，想設一深坑使其自行陷落，或給以辨難的漩渦。惜乎，都沒有甚麼效力。在始初，看那些跟從他的，不過幾位沒有學識，沒有權力的鄉曲漁夫，所以也就沒

有甚麼可值得聞問的。而且以爲這幾個受迷惑的人，時候一到，必定丟棄他，各人只得回到家去，幹各人的舊生活。不料到了現在，他們的舉動日以擴戔，竟率領一般狂熱的鄉人闖進聖殿來，擺出主人翁的架子，大吹大擂；而且使那些無知鄉人稱讚他爲彌賽亞。尤其是在聖殿的行動，一直侵犯祭司的尊嚴，把誠實商人無故驅逐。論這商人，雖不必效法法利賽，然都虔誠的認法利賽黨爲上級人物，自然表示同情。自從耶穌遊行宣講，直到現在，法利賽人與文士自以爲對待耶穌過於寬容，放任。現在再不辦理，就是不盡職務，對不起猶太民族；因爲他們自認爲民族的保障。耶穌這樣污穢了聖殿，公然的自認爲彌賽亞，公然的向法利賽人文士挑戰，自然再不能不加以報復，把這假基督立刻予以除滅。所以到了當天，文士與法利賽人，親自來到聖殿，看看那位公然污穢聖殿

的假基督敢不敢再來。

這時候的耶穌，早已在衆人擁擠中，等着他們。而又在大庭廣衆之前，對衆人說明他對於法利賽人和文士，他所存的思想。並且說：上帝叫他這樣思想，更極力的願意衆人知道，他絕對的名稱是甚麼。耶穌在昨天，已經鞭打了賣牛羊鴿子的人，今天又要刑責這些道德的商販。他們作法律上的市儈，買空賣空。最可惜者，耶穌所判決的，當天沒曾把這人，從人中除滅。直到如今任何時地，還有這種人的踪跡。雖然改變了名稱，而沒改除他的行爲，能穀隨地可看見在他們額角上有耶穌所判而不可抹去的印記，說：「你們這法利賽人和文士是有禍的」。

文士與法利賽人所犯的衆罪，歸根併爲一罪。最毒最重而不可赦免的，是褻瀆聖理，反對真理。而又把最潔淨，最有價值的，真理精神盜

賣一空。毀壞這寶重的東西，就算犯重大而永不可赦的唯一大罪。盜賊不過偷人可壞的東西，土匪不過殺人必死的身體，娼妓不過污穢血肉的軀殼；惟有這假冒爲善的人，他們的行爲，不是關於暫時的，乃是關於永遠的，就是把永生的應許賣出去，而又把靈魂殺害。所以一個人假冒爲善，無論他的衣服，言語，行爲，就無一不假。言語和行爲是相反的，內面是一樣，外面又是一樣。而且爲有內裏的污穢，把外面的行爲敗壞了，尤其甚的，就是他們把重擔加在別人身上，自己連一隻手指也不肯動。重視外表，長袍拖身，佩經，衣縫，又寬又長。爲的使人在街上看見尊敬他，稱他爲夫子。但是把真理的鑰匙隱藏了，使人不見；把天國的門關閉了，自己不進去，也不容別人進去；在廣衆前作很長的禱告，暗中卻侵吞寡婦的資財。總之，重視外貌的潔淨，掩飾內心的污穢。

而又慎重禮節，極細微的瑣事，如洗手，浴身，在所必守。那唯一最大最要不可忘記的，倒置之不問。把薄荷，茴香，芹菜，按時的獻上十分之一。那最重要公義，憐憫，忠信，反倒不行了。對先知的墳墓，加意的紀念，並且極力的敬恭。但是迫害同時的聖人，這是自己證明，是殺害先知者的子孫。所以耶穌說：「這毒蛇的種類：怎能逃避刑罰呢？有先知和聖人到你們這裏來，有的你們要殺害，要釘十字架，要鞭打，或從這城追趕到那城，叫世上所流義人的血，都歸到你們身上，從義人亞伯的血起，直到在殿和壇中間所殺的撒加利亞的血爲止，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一切的罪，都要歸到你們了」。

他們繼續了該隱的職業，作該隱的子孫。把自己弟兄，扎他的頸項，流他的血。又把聖人殺害，先知釘死。但是上帝在他們額角上加有印

記，如該隱的印記一般，保護他們，作了殺人的人，而能不被別人所殺。因爲他帶有印記，同樣，可以說，當時的法利賽人，上帝爲要藉以成全其意旨。照吾人狹的眼光看去，這假手惡人以成全意旨，是一種不合理智的工作，乃多數人所不了解者。然而自古以來，上帝定有意旨，善人多是被害者。換言之，敬畏上帝者，在世上多受屈死，且受可羞的死。在純一謙虛的人，必不殺害聖人，也不殺害罪人，因爲罪人也可以作聖人的幼者，「惟狂克念作聖」。而聖人殺害聖人，乃是必不可能的事，如果行出殺人的行爲，便失掉自己爲聖的地位。因此之故，在歷世歷代中，生有特別人類，如法利賽者，上帝似予一特別印記，別人不能殺他；此等人一生沒有孺子的赤誠，絕不明白得救的道路。據肉體的眼光看去，他們不是罪人，其實他們全身爲不善的結晶。他們的大罪，

是假冒爲善。願意別人認他爲聖人，其實他心中恨惡聖人。因此，他們就成了殺害聖人的一種工具、或者他們也樂意擔負這責任，因爲有印記做他們的護符，別人不能加以殺害也。他們既變成暴虐行爲，殘殺行爲，於是乎此等人的存在，較比帝國主義，逼迫政策，其壽命更爲延長。甚至在今日，也不缺乏這樣的人，外觀，名稱，衣服，雖各有不同，而其手段，前後總是一類。此等凶殘不義的人，滿了世界，且多綿衍其子孫。他們到了不能用釘殺，火焚，刀殺，斧斫，的時際，更能用美妙的方法，致人以死，就是用他的筆鋒與舌鋒。

耶穌在聖殿院子內，日光照耀之下，廣衆作證之前，彰明昭著的判決他們的罪。耶穌也知道他們爲了這樣，必然藉別人的手，加以殺害。所以後來在該亞法，彼拉多前受審問，絕不作聲，也是理所當然。因爲

今天在聖殿內，耶穌判決他們的罪；所以到了日子，他們也要判決耶穌的罪；又何必作甚麼辯護呢。

耶穌在當天對他們的宣判，用的是『死亡』名詞。如毒蛇與墳墓：蛇身滿有可怕的黑色，牙根藏有害人的毒汁；墳墓呢，外有美觀的白色，內藏朽腐的污骨。

當天在耶穌面前站立的法利賽人，和今日繼續其工作的羣衆，都是願意在墳墓裏隱藏他的身體，像毒蛇一樣的隱含毒氣。對於這毒物，太陽的光，仁愛之火，不能使他們發熱。甚麼道理他們都明曉，只有一樣是他們不知道的，就是：『永生之道』。

最可怕的，『是那隱藏不露的墳墓，行走在上面的人並不知道』。然而有一位揭穿他們隱祕的，就是耶穌。以後雖致耶穌以死，他在墳墓

中，也不過僅有兩天而已。

石上不留一石

耶穌與十二使徒出了聖殿，照常往橄欖山去。使徒中的一位（吾人不知道他的名字。或是撒羅米的兒子約翰，因為他年輕，還沒有失掉孩子好奇的心理；或是加略人猶大，因為他多想念銀錢。）問耶穌說：『夫子！請看這殿宇的建築，何等雄壯華麗；看那些石頭，何等的美觀』。

耶穌轉身看到極高的外牆，盡是白石砌成，希律王爲討猶太人的喜悅，所以作得如此美麗莊嚴。便說：

『你們不是看見這一切房屋麼，我實在告訴你們，將來在這裏，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

耶穌一說這話，那位問的門徒，驚的呆若木雞，舌擡不下。其餘的

門徒，一同驚奇：心中反覆思量夫子的話，何其突兀。這種話語，在那些僅是注意於物質的猶太人聽了，實在以爲難信，且亦難聽。更是叫那般眼光如豆的猶太人，心中難過，忍不下去。然而在這幾天之內，耶穌盡量的說這樣不吉祥的話語，不但令人難聽，更是令人難以明白，幾乎使人無法相信。而對於方纔所說的：「一塊石頭不留在石頭上」，比較從前一切更爲難聽難信。

到了這個時際，門徒知道他的夫子是基督，應當受苦而且死亡。然而還有一盼望，就是知道夫子的死亡是暫時的，仍要復起，作一個新的大衛王，把豐富交還給以色列人。又把執掌大權的賞賜，分給十二使徒。因爲與他們一同經受患難，自然也當同享榮耀，他們不但想得受賞賜，並且想把全世界歸於猶太管轄。到那時候，猶太全國，自然被耶路撒

冷管轄，而以此爲其發政的中心地。那一切官吏，當然以聖殿爲集會駐足的中央。雖然目下的聖殿，爲那不忠心的撒都該法利賽人和文士所蟠踞；但是，希望一到耶穌復起回來以後，一定把他們驅逐出去，而另以十二門徒代替他的地位。所以如今一聽聖殿被毀，一石不留在石上的話，他們心裏想：怎麼能有這事的發生，這殿豈不是過去時代榮耀的表現？豈不是將來時代榮耀的中心？

論到石頭，他們的心，比較石頭爲更頑固。從前施洗約翰說：「上帝能使石頭變爲亞伯拉罕的子孫」。魔鬼試探耶穌，說：『你若是上帝兒子，可以叫路旁頑石變爲麪餅』。耶穌榮入聖京的時候，說：『他們若不說話，連石頭也要呼叫』。再者，及至被敵人恨惡，要拿石頭斫他，而他們要用石頭斫犯姦淫被獲的婦女，耶穌能穀使他們把石頭放下。

但是，說到聖殿石頭，門徒對於耶穌所說的話，大不明白他爲何如此措辭。殿石非常巍大，從遠方山巖中，幾費錐鑿，且經長途重載，不知費去多少牛車之力，纔能運來，而又經石匠四面雕琢，再三審量，而後安置妥當，構成此美華的藝術的建築。所以門徒想，萬不能如夫子所云被擊碎，一石不得留在一石之上，與尋常的亂石，一律視之。

他們在行路時間，不便談論這事，大家暫不作聲，但一到橄欖山，對着聖殿坐下的時候，門徒不能不問耶穌。甚麼時候有這事發現？他降臨和世界末日，有甚麼預兆呢？

耶穌的回答，可以說是末日的預言，也可以稱二次登山寶訓。那第一次登山寶訓，是開始的工作，訓誨他們，當怎樣改變自己的心靈，方可以建立新的天國。在這第二次登山寶訓，是工作快要完畢，就對他們

說明，不悔改的人，當受怎樣的刑罰，並且他的降臨，是怎麼一回事。

這篇演講，比較第一次登山寶訓，人多不甚注意，且比第一次寶訓不易解明。這一段言語，本可分爲兩截，因爲這是答覆門徒所發問的兩個問題。先答覆聖殿被毀爲必有之事，並說明降臨以先，所有之預兆。所以這段言語，在福音的記載，算是一段，到底可分作兩段看。因爲耶穌所預言的，明明有兩件事，分界極清。第一件就是在與耶穌同時的人，未去世以前已經成全了。時在耶穌去世後，不滿四十年，羅馬已攻毀耶路撒冷。第二件預言，時候還沒有來到；但是，在吾人的時代未過去以先，或者能有這事的先兆，就是饑荒和打仗的發生。

綿羊與山羊

耶穌知道門徒的軟弱，尤其大的，是精神的軟弱。然而既有肉身活

着，身體軟弱，是必有的。所以警告他們，有兩層不能避免的危險：一是迷惑，一是爲道受害。

先說受假基督迷惑的危險。耶穌說：『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多人，你們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總不要驚慌，因爲，這些事是必有的』。

門徒雖然能避免假基督迷惑的危險，卻不能避去爲信奉真基督而爲人所仇害。如同說：『你們要爲我的名，被萬民恨惡，那時候必有許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惡』。『只因不法的事多起來，所以許多人的愛心漸漸冷淡了，惟有忍耐到底的，必要得救』。

到這時候，刑罰和預兆都發現了。就是，『你們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不要驚惶，而且人要把你們交給公會，在會堂裏要受鞭打，又要

爲我的緣故，站在君王侯伯面前，對他們作見證，但是福音必須傳給萬民」。

這就是那預兆的標號。但是到這時候，世界平常的秩序，算已紊亂。在這事以先，地土還沒發生災難，而地上之人先彼此交攻，人與人，國與國，互相攻擊。向後，甚至地也毀滅人類，在人的脚下動搖，房屋倒塌，而且從牠的腹中吐出灰與火，大山且張開了口，把人吞將下去。人類則彼此相殘，年成則五穀不登。

及至這些事都成就以後，就開始刑罰那些不願接收耶穌基督的民族，和各各他的山城，就是歷來殺害先知的耶路撒冷。如同說：「那時，你們要見耶京爲外軍所圍，外軍或築土城圍困你們，就可知道他成荒場的日子近了。那時候，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在城裏的，應當出來

；在鄉裏的，不要進城；因為這是報應的日子，使經上所寫的都要應驗，因為將有大災難降在這地方，也有震怒臨到這百姓，他們要倒在刀刃之下，又被擄到各國去，耶路撒冷要被外人踐踏，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滿了了。

第一個預言，是耶路撒冷的刑罰，城被攻破，殿必拆毀，直至這聖殿一塊石頭不留在石頭上。

但是，這時候，不過僅是刑罰耶路撒冷的事，還沒有論到耶穌基督降臨的事。

『這耶路撒冷被外邦人踐踏，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滿了』。

試問『外邦人日子滿了』，是甚麼意思？按希臘原文，比較的更為清楚。所說的這個日子，就是外邦人適宜，便利，恰合，的日子。因

爲那日子一到，那些非猶太民族，也要悔改，信服福音。在以前的日子，不是他們的日子，乃是猶太人的日子，專向猶太宣傳。所以在正式末日未到之先，福音應當先傳徧萬國，直到外人踐踏猶太日子滿了之後，福音傳徧了列國，萬民起來爲福音作證，到那日子，就是末日快要臨到了。

耶穌所說的事，算是世界的末日，也算是新世界正當的第一日。但是世界末日未來以先，猶太末日早已臨到，地上已顯有不少的預兆，然而這世界的末日，更有自天上顯現的預兆，就是「日頭就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衆星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現在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着天上的雲降臨」。

爲了耶路撒冷被擊破，不過這地少受震動。及至這世界最後的終局，連天也要傾覆。到那日子，宇宙沉昏爲極黑的深夜，只聽見水濤的澎湃，和人類恐怖的哭號，這真是上帝的日子，也就是先知以西結，耶利米，以賽亞，和約珥，所說震怒的日子。如同說：『你們看見耶路撒冷被兵圍困，就可知道他成荒場的日子近了。那時候，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在城裏的，應當出來；在鄉裏，不要進城；因爲這是報應的日子，使經上所寫的，都得應驗。當那些日子，懷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禍了，因爲將有大災難降在這地方，也有震怒臨到這百姓，他們要倒在刀刃之下，又被擄到各國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踐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滿了』。

這是天父的日子，在穹蒼有黑暗，在地上有哭號，這日子過去，即

發生了人子的日子。

這次人子的降臨，絕不像馬棚的誕生，乃是從雲際裏顯現。這次，不是隱藏的，貧窮的，乃是明顯的現在榮耀裏。如同說：「他要差遣他的使者，用號筒的大聲，將他的選民，從四方，從天這邊，到天那邊，都招聚了來」。在這恐怖哭號的聲裏，死人也都醒起來，就是審判的開始，也是審判的大日。如說：『當人子在他的榮耀裏，同着衆天使降臨的時候，他要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們彼此分別出來，好像牧羊的分別綿羊山羊一般。把綿羊安置在他右邊，山羊在左邊，於是王要向那在他右邊的說：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爲你們所豫備的國。因爲我餓了，你們給我喫；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

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裏，你們來看我。那些義人要回答說：主，我們甚麼時候見你餓了給你喫，渴了給你喝？甚麼時候見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體給你穿？又甚麼時候見你病了，或是在監裏，來看你呢？主要回答他們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主要向那在左邊的說：你們這些被咒詛的人，離開我，進入那爲魔鬼和他的使者所豫備的永火裏去。因爲我餓了，你們不給我喫；渴了，你們不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不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不給我穿；我病了，我在監裏，你們不來看顧我。他們也要回答說：主，我們甚麼時候見你餓了，或渴了，或作客旅，或赤身露體，或病了，或在監裏，不伺候你呢？主要回答他們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不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

是不作在我身上了。這些人要往永刑裏去，那些義人要往永生裏去」。

耶穌在這次審判榮耀裏，還不曾忘記他第一次到世間時所憐憫的窮人。他本身降生在人的中間，就如作了那一「最小的」，在富人門前行乞。他實際爲人的生活，是在提比留在位的時候。處身寒微，作一貧窶的人，時常需求人的愛。處在本邦，有如外客，不得兄弟同情的相識。他爲給別人穿上衣服，不得不把自己衣服脫去。一生作一憂苦人，沒得別人的安慰。以上是神進入人身，直是落在身軀的監牢。所以他降在人中，算是一位神性者，卻需要人的靈魂，而又時時供給了人的信仰，更像自美麗天城而來的一位外客。在這審判的大日，仍如在世的日子，不把自己事放在前頭，仍關心顧念別人的事。今昔的榮辱，雖大有區別，那不爲自己打算，仍是一樣。

審判上憲典根本的意義，就是公義和憐憫。自耶穌第一次降生，直到他二次復臨，在這最長的時間中，耶穌好像在各處擔負了一切憂慮，貧苦，疾病，殉義，飄泊，傷感，奴隸，種種人生身受的痛苦艱難，好像都實現在耶穌身上。所以在審判的日子，要奉他自己的名，和感受者的名，實行報應此一切。惟有不肯接納他，而又不可憐這種身受痛苦者的人，必被定罪。因為他們不憐恤這樣的人，就算是不可憐耶穌。他們驅逐外邦客旅，如同是驅逐上帝。不願把一塊餅，一杯水，給那餓者，渴者；把一件衣給那寒者；直是強迫了人子親身受冷，受渴，受飢，一般。上帝天父本無需乎人的濟助，因為宇宙萬有，全爲他所有，有時人咒罵他，他還是愛人。然而既做到人，就應當愛天父所創造之人類。所以不愛人，不願把一杯水，一塊餅，給予飢渴的人，他自己將不免永受

飢渴；不願把一件衣，給予一赤身露體的寒者，他自己將不免受永火痛苦；不願意到監裏看望病人，他將不免落在陰間；不願意接待外客，他自己將不得進入天城；不願意安慰病人，他將不免哀號切齒。

在正式的審判大日，這位偉大的窮人，他要用自己無量的旨意，按照公義報復一切。前此，有誰肯爲那最小的犧牲自己，如今就可以接受永生；誰不肯這樣做，將不免受永刑。到這時候，發現諸多別的日頭，比較從前的日頭更大而光輝，星辰發現異彩，連天與地都更新了。在這時享受永生的人，他們度的生活，絕沒有今世獸性的態度，完全是天使的模樣。

永不廢去的言語

以上所說的事，果在甚麼時候發生？耶穌已經說有何預兆，有何方

法；但還未說在甚麼時候。試問，到這事成就的日子，吾人是活在日下，或是長眠地中呢？還是我們的子子孫孫，長此以待事之實現呢？

十二使徒，對此問題，遲鈍之極，他們的心有如頑石：真理在其眼前，看不出來；真光照亮他們，透不過去。有時且如硬石，或作粗而笨之常石，爲聾石，盲石：僅能返光，不能發光；或能接受外光，而不迴光。因爲在他們目下的時間，還不曾了解耶穌不是一平常之美術家，加略人的弟子，更與占星家無干。他們更不了解，假使說明末日一定的時期，於人且有妨害，對於驚醒上必然疏懈，失掉磨煉的精神。因爲人格的訓練，警醒爲必不可少者。所以十二使徒，始終未徹底明瞭耶穌在橄欖山的啓示，指明兩件事情，種類不同，且時間相隔。他們到底未脫鄉村漁夫的見解，眼光如豆，認加利利湖爲海洋，看猶太爲天下，所以最

容易以耶穌所說的猶太國的覆亡，即爲人類的末日，以耶路撒冷城破滅，即爲耶穌二次的降臨。

耶穌這一段言語，在三福音內，記載的雖有些複雜，卻是很清晰的，預言兩個終局：

第一終局，就是猶太國的傾覆，耶路撒冷的刑罰，聖殿的破滅；第二終局，是人類世界的末日，耶穌第二次的降臨，善惡的審判大日。新天國的開始。對於第一終局，耶穌說的期限甚近，如謂：『這時代沒有過去，這些事都必要成就』，僅關於猶太一國，耶路撒冷一城。至於第二次終局，沒有人知道在甚麼時間，然而在人類的末日以前，必然有一些事，成爲事實。不過這等事發生的甚慢。最顯明的，第一次終局僅關乎耶路撒冷，第二次終局則關係萬邦。

關於第一局的，對照耶穌所說的，一一都成就了。就是在釘十字架後未滿四十年，那時還有親自見過耶穌的人活在世上。關於第二局的，乃耶穌的復臨，吾人直到今日，還是在等候。因為我們信耶穌所說的一句話：『天地有廢去，我的話永不廢去』。

耶穌所預言的第一件事，在他去世後不幾年的工夫，就開始而有不少的發動。例如，有無數的假先知，假基督，假使徒，前後興起，好似猶太山坡上，一經太陽照熱，那群蛇都蠢蠢而出。當方伯本丟彼拉多還未離開猶太以先，在撒瑪利亞省已有一位欺詐者，膽敢欺人說，他能尋獲摩西在基利心山所埋藏的舊日帳幕中之聖品物。蓋為根據撒瑪利亞人的觀念，這聖品物重新發現之時，就是彌賽亞臨世的朕兆。因此，有一般狂暴的人，聚集在基利心山。不久，羅馬軍隊來到，把他們攻散了。

自紀元後四四年至六六年，此間駐在猶太的新方伯，名叫克斯皮法督（Cuspius Fadus），當時，有假先知丟大，自稱大人，滿口倡言，他能行奇事，有四百人出來附從他。但是，終於被捉將官裏去，斬決而死，他的從人也就四散了。其後，又有住在埃及的一位猶太人，在橄欖山嘯聚了四千匪徒，帳棚駐紮在山上，他宣告說，待他興兵的日子，傾覆耶路撒冷，一如耶利歌城，自己傾圮。但是，一經羅馬方伯腓力斯的攻擊，他們便鳥獸散的逃往曠野而去。

同時，在撒瑪利亞有一個爲自己製造大名的，就是所說『邪術的西門』。他曾行了許多怪誕的事，引動不少人的信服。他說，他有自上帝而來的大權。崇拜他的，實也不在少數，這一位曾親眼看見彼得所行的奇事，自己也想加入教會。在他看福音道理，不過是一種祕密方術，一

經學過，便可得到許多能力。西門自經使徒彼得責備之後，即作了教會上異說之鼻祖。以後教會所發生的神哲主義（Gnosticism），都是從他發起的。例如，神哲主義的大領袖西林瑟，就是西門的弟子。還有他的一位徒弟，自命爲世界的救主。更有一位，妄解亂談上帝所立之舊約和新約。又稱說『道成肉身』的道理，不僅是在耶穌一身，另外還有不少的人也是如此。看看那時代的歷史，當時有很多的邪說，試觀於保羅給提摩太的書信，勸他留心許米乃，亞力山大，腓理徒，因爲他們都是這類的人。保羅以他們爲假使徒，這些事是證明耶穌所說的第一件事，在當時已有些成就。

在這假先知以外，還有表示耶穌預言成就的大事，就是教友受的逼迫。主的使徒，開始傳道，自耶路撒冷做起。不久，便有彼得，約翰，

被捉下監。他們得釋放之後，又被捕捉一次，而且也受鞭打，那官長吩咐他們，不可再奉耶穌的名宣講。更有教會熱誠執事司提反，由祭司們慫恿，把他推到城外，用石頭斫死。

亞基帕在位的時候，發生的逼迫，是在紀元後四二年。他先把約翰的兄弟雅各打死，並且收彼得第三次入監。在六二年，耶穌的兄弟雅各，在聖殿的月臺上，被石頭斫死。在五〇年的時候，羅馬皇帝將住在帝京的基督徒一律逐出城外。再過了八年，因為有一羅馬尊貴婦女信服了基督教，遂發生很重大的逼迫。在六四年，羅馬皇帝尼洛，為成就他的實寫詩景，故意縱火，焚燒羅馬全城。以後怕衆怒難犯，便嫁禍於駐帝京的基督徒，就發起了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六逼迫。這時候羅馬全國，各處各地，有不可紀數的信徒殉道而死。有的在十字架上釘死，有的身上

塗油，縛在柱上，當作帝園的火把燒死。更有蒙上野獸之皮，使狗噬齧而死。復有擲在戲場，作了許多猛獸的食物。試看希伯來書十一章，便可知爲道所受的逼迫是怎樣重大哩！

使徒保羅也殉道而死。傳說，他是被一斧斬首而死的。綜核他一生工夫，自悔改直至去世，盡沉在苦楚災難之中。在其去世之十年前（即紀元後五七年）已經被猶太人鞭打五次，被羅馬棍打三次，有七次下監，三次在海上遇着船壞；尤其是在路司得，人用石頭斫他，以爲已死，終得逃生。論到其餘使徒，多有相仿的結局。按之傳聞：多馬在印度殉道；安得烈在帕他拉斯被釘十字架；巴多羅買在阿米尼亞遇害；還有錄銳的西門，和馬提亞，也同是被釘十字架而死。

那時候，戰事與戰事的風聲各處紛起。耶穌被釘十字架的那一年，

西方天下，算是太平，猶享受該撒亞古士督，統一西方的治安。但過了不幾年之後，正是這一國攻打那一國，這一族攻擊那一族。及尼洛爲帝時候，不列顛人民叛亂，殺死許多羅馬的駐防兵。帕提亞人也背叛，驅逐羅馬的駐軍。阿米尼亞，敘利亞，前後爭謀起事，想得自由。高盧人更加奮興，悍然大逐羅馬駐兵。四境既如此紛擾，而羅馬自己軍隊中，也悖逆朝廷，軍人擁戴賈爾爲皇帝，迫逐尼洛下野。雖然換了帝主，而亂事日益糾紛，一直造成擾攘時代。自此以後，一直經過幾十年之久，羅馬全境，陷於搗亂時代，全國沒有太平，正是應驗『打仗與打仗風聲到處都有』的話了。

耶穌所預言的其餘災難，也相繼而有了。羅馬有一瘋帝，名加力苟拉，他公開的自己悔恨的說，在他爲帝時期中，可惜沒遇有極大的饑荒

，瘟疫，地震的災難。不過自此以後，在繼續的兩輩皇帝時代中，那大饑荒就發生了。至尼洛當國之日，國內不但有饑荒，而且還有瘟疫，死的人不可紀數。

當紀元後六十一・二年的時候，小西亞與希臘有極大的地震，許多城邑受害，其中尤以歌羅西城最爲劇烈。再過一年，義大利南部有大地震，傷人毀物。又過三年，義國沿海一帶，屢有海嘯爲災，許多人物被水淹沒。這一些災難，都是表示耶穌所說猶太受刑罰的開始，大難時期已到。

自耶穌被釘十字架之日，當天的地震，猶太國的平安，就算開始破裂。自那時候一直到了四十年，耶穌撒冷城破，聖殿被燬，真是一塊石頭不留在石頭上。

這大災難的原因，是爲了猶太人在這個時代，屢起叛亂。羅馬政府對這些糾紛，要下一直截痛快的解決，所以就遣派惠西葩西安爲征伐猶太的大將軍，攻進加利利省。不久，大將軍被舉爲皇帝，因而把將軍職權交託給太子提多，提多率兵，把耶路撒冷圍個水洩不通。在這圍困期中，城內人民，受的艱苦，筆墨難以形容。這樣，一直有數月之久。不但有外兵環攻，尤有黨人內戰，鋒銳黨不顧國家阽危，還分門別戶，自相殘殺，各自爭權，將城中街市作爲戰場。

鋒銳黨一部佔據聖殿，爲大本營。另一份敵黨，就佔據城市。那些附和的羽黨，便互相廝殺。又加以饑荒，城中糧食，早已告絕。猶太歷史家約色弗詳記當時情形，令人不忍卒讀；記有婦女食其親生兒子。在八月間，聖殿已被火燬。雖然這樣，守城官吏，還不讓投降，直至九月

七日，城內糧粒搜羅全空，方纔開城。

到了這種時際，耶穌所說預言，都算成就了。提多將軍吩咐把城牆拆毀，聖殿已被火燒，羅馬兵又羨其多金，更加以搜刮，摧殘；正是一石不使留在一石之上。那些忍餓未死的餘民，不是被刀殺，就是擄去充作礦中苦力。僅留下幾百個身體偉壯的男子爲俘虜品，留作回國奏凱時的紀念物。

這樣，正應驗「這時代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的話了，以上所說的事，全在耶穌去世四十年以內實現。真是時代沒有過去，主的使徒，猶有生存的。至少有約翰，能爲耶路撒冷的破滅，作一見證。這樣說來，耶穌所說的預言，似乎一句一字都是用人的血寫出來的。

第二次降臨

以上所說第一次終局，是耶路撒冷和猶太國的末日，耶穌預言者已竟成就。聖殿的石頭，散亂堆在灰泥之中。而且素來在聖殿敬拜上帝的人，有的在患難中受痛苦而死，有的流離散住在萬民之中。

但是，還有一預言，即第二次終局，也就是耶穌第二次降臨的日子。試問，這『先有黑暗和天使號筒的聲音，而後在雲際中顯現』的人子的降臨，果在甚麼時候呢？耶穌說：『那日子沒有人知道』。然而在聖經上卻有些比喻，說人子是怎樣降臨。有處比爲『閃電，從東邊直到西邊』。有處比爲『盜賊夜間忽然臨到』。又比爲『出門的家主，在想不到的時候，忽然回來，看其僕人，如何作事』。所以人常要儆醒，不可懶惰，更當預備潔淨，因爲不知道人子甚麼時候臨到，在他回來時，沒有預備好而偷懶的，那人便有禍了，如同說：『你們要謹慎自己，恐怕因貪

食醉酒，並今生的思慮，把你們的心累住了，那日子就如同網羅忽然臨到你們，因為那日子要這樣臨到全地面上一切居住的人。

耶穌雖不明說他第二次降臨的日子，但是卻說那日子以先，所要成就的事。所成的事，有兩樣：其一，天國福音，傳揚到萬民中；其二，耶路撒冷不再受外邦人管轄。吾人試看目下的歷史，可以曉得這兩件在我們的時代，已經成就。因此，便有人說，第二次降臨日期，已經臨近，快要到了。說到其一，看現今天下萬邦，無論文明野蠻，沒有甚麼民族，沒聽見福音的，而且傳播福音的人，幾乎徧及全地。說到其二，在歐戰以後，自一九一八年，外邦的回教人，再不管轄耶路撒冷；而且有幾個政府，主張由猶太人另組織一自立國。根據何西亞的預言，說以色列民族，在天下列邦飄流多年之後，他們終要回到本來的地方，承認耶

穌爲他的彌賽亞，且要誠心悔改。到那時候，第二終局就近了。

這樣說來，第一終局，就是耶路撒冷的末日，預言已是成就。至於論到第二終局，也必確實的照着耶穌的預言，按時成就。在吾人現在的時候，主耶穌二次降臨，已經不能很遠。試看戰爭與戰事的風聲，各處都有，而那饑荒，瘟疫，地震，內亂，也不在少數。再是，福音真道，已傳徧萬國，聖經已譯爲列國方言，到處有人爲道作證，耶路撒冷現今已歸信仰基督的人掌握之下。

可惜，人類很肯忘記（或不注意）耶穌所說的預言。試看世人目下的生活，那種忙迫娛樂的情形，世界似乎沒有耶穌二次復臨這回事。以爲地球將永遠存在，沒有改變景況的可能。然而耶穌有話說：「挪亞的日子怎麼樣，人子的日子也要怎麼樣，當日他們又喫又喝，又嫁又娶，

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洪水就來，把他們全都滅了。又好像羅得的日子，他們又喫又喝，又買又賣，又耕種，又蓋造，但在羅得出所多馬的那日，就有火和硫磺，從天上降下來，把他們全都滅了，人子顯現的日子，也要這樣。耶穌所說的，正可以表現現今世人的態度。

吾人近今の時代，雖有許多戰事，許多瘟疫，使無數人喪命。但是，那些醉生夢死的人類，仍然喫喝嫁娶，經商作賈，營求娛樂，惟日不足。絕不想到有自天降臨的人子（將如盜賊忽然而來），即經上所說：『沒有人想到這位家主忽然回來，也沒有人擡頭看天上自東方到西方的閃電』。

今世人類的的生活，好似繭裏的蛹；又似生熱病的人，輾轉不能睡去；從外表觀看，是活着的。但是他們的生活，極不完全，只知畏人，不

知畏天，前途的沉淪，將伊於胡底。

人所不喜歡的那一位

耶穌判定耶路撒冷和聖殿的命運的時候，聖殿主理和城的主人也籌畫如何判斷耶穌。

耶京的上級人物，凡是有錢的財主，和掌教的啦吡，以及一切掌權的，同心合意，都是尋求一機會，怎樣能穀自己不受危險，而可以白白致耶穌一死。因爲凡是有名的，有位的，以及學界，商界，宗教界，無一不反對耶穌。有他們想，除滅了他，便可以拯救自己。殊不料及致耶穌於死的日子，正作了他們刑罰的開始。

論到全城內種種的人都恨惡耶穌，到底爲何如此，實爲一大怪事，幾令人墜五里霧中。究其所以，最恨惡耶穌的，不外宗教，教育，商業

三界的領袖。那唯一的大原因，是爲了合城的人，名譽上是服事上帝，其實他們都是依賴宗教爲啗飯生活。其唯一特別的情形，猶太教界，只有在耶路撒冷，能穀給亞伯拉罕的上帝獻祭。假如在別處舉行獻祭，按猶太法律，那祭是枉然的。所以凡係獻祭時，都當到耶路撒冷。尤其是在特別節期，必有不可計數的人，從各城，各鄉，各村，以及散處羅馬各省的，結隊成羣的，都到聖殿獻祭。爲其如此，聖殿一方爲唯一無二之聖所，一方爲絕對生財的利源，有幾萬人賴此生活，使全城人坐享其利。凡係外來的客，不止奉上祭物，且納十一的捐輸。另外還有各人的化費，這一些總爲城居的人所享有。按之約色弗的記載說：過節時期，耶京有時可至三百萬客旅，亦云盛矣！

城內土著的居民，或直接，或間接，多半以聖殿爲餬口的生涯。例

如，賣牛羊的，販糧食的，兌換銀錢的，以及有房出借的房東，和食力作苦的小工，他們所以能有飯喫，就是因為城內有聖殿。說到祭司界，更不消論了，除了利未人之外，亞倫後裔，當耶穌在世時候，他們身列祭司界的不下二萬人。他們飲食的來源，徵取人民土產十分之一。且收聖殿稅金，利長子的贖金（每個五舍克勒）。再是，祭牲除脂與肺焚燒外，其餘均歸他們食用。而首生的羊羔，和先熟的穀果，也是他們的。最普通而苛的，為每家作麪包，須留二十四分之一，歸祭司公有。從前已經說到，有的祭司，以販賣祭牲為生意，亦有兼營兌換事業者。而祭司中有營聖殿銀庫保管事業的，人民樂意把錢交託祭司銀庫，以為十分可靠。

由以上情形看來，耶路撒冷的聖殿，好似一大中心點，其效力可支

配全國，一直分散到最小房屋之家。而祭司則專靠聖殿爲養生的銀袋，衣食費都是取給於此的。有的商人財主，又利用聖殿爲生財存財之所，增加自己福利。一般人民因爲對於聖殿有敬畏的觀念，絕對的是不敢窺伺生心的。因此，富商與財主，藉聖殿爲交易所；祭司與富商，因金錢關係，也多有往還。至於來自外鄉的客族，和一切大小的工人，都作了財主和商人的點綴品，夾雜其中。

看到猶太當時的宗教，已成爲耶路撒冷城內唯一無二的大商業。誰在宗教界有份，誰就可以坐享其利，否則不免飢寒。爲其如此，若是有一人起來反對宗教外表的組織，或是反對宗教界的代表，必然被京都人的仇視。尤其是宗教首領，和有錢紳商，更看那反對者爲仇敵，除之惟恐不早。

耶穌的福音，直接的侵犯以上所說種種人的地位。假使律法上所說條件，都包括在一個『愛』字，那麼，法律還有何用呢？假使上帝不悅納祭物，但接受人心靈的祈禱，那麼，成千成萬的祭司，必需退職；賣牛，羊，鴿子，班鳩，麻雀，的商人，必得改業。假使上帝只憐愛人革心的重生，不必飯前洗手，飲前洗杯，謹守律法的小條件，那麼，法利賽人的權勢，何以存在呢？假使彌賽亞已經來到，而說聖殿不必爲最高的機關，祭物不爲必需的貢獻，那麼，耶路撒冷左右全國的勢力，何以維持呢？勢必一落千丈，日減一日，直至變爲沙漠中一個村落而後已。

耶穌喜悅坦白純潔的漁夫，勝似公會的會員；贊成窮人，勝似財主；喜愛無知小子，勝似拘泥文字的文士。爲其如此，所以招利未人，商人，啦毗，三界人的恨惡和反對。他們到了不得已的時機，請求素所輕

蔑的羅馬人，除滅這可恨的耶穌。他們只要能成就自己的私圖，不惜媚外，用以殺害本國慈善的同胞。

耶穌未到耶路撒冷以前，根據法利賽人所說，已經有希律王要殺他；因而逃往該撒利亞腓力比，在那裏與門徒預言自己的受難。

耶穌自入耶路撒冷以後，即受祭司長，法利賽人，文士，三者的包圍，日設坑坎，使其陷落。他們因而留心他的言行，尋求破綻。再遣暗探相隨，不多幾日，暗探便變爲假見證人。據約翰所記，他們以嫉妬之深，曾使警察捉他，但警察不敢。及至耶穌在聖殿，趕逐賣牛羊鴿子和兌換銀錢的人。而且嚴厲的高聲責備法利賽人和文士。又說，聖殿要被折毀。這三件事，已滿了他們的忿怒之杯，再也不能容受一分。所以敵黨定意殺害，愈速愈好。當逾越節的日子，京內滿有外客，和自鄉間而

來的農人，其中多有信從耶穌的，誰敢保事機一發，不惹動大亂。而且鄉人絕不得沾有城居的利益，尤易於生心。假使惹起亂事，爲了人數太多，外客叢集，平息必難。所以他們召集大會，商議以法律名義，置耶穌於法，越快越好。

猶太人的大公會，其實是貴族和首領的公會。其中三種會員：一爲祭司，代表聖殿，而以聖殿爲生活者；一爲文士，代表律法，保守法律的尊嚴而傳遺後世者；一爲長老，名義上作人民代表，其實是代表上級社會者。

會員都贊成用欺詐方法，謀害耶穌。說他是違犯安息，且褻瀆上帝。僅有一會員，怯怯的嘗試着，想阻止這事，這人就是尼哥底母，『說：不先聽本人的口供，知道他所作的事，難道我們的律法還可以定罪麼？』

「？但是，同人立刻杜住他的口。該亞法遂提出一大理論，是政治上的
一種理論，明明假公濟私，而名義上還要遵守法律。」

該亞法本年爲大祭司長，作公會主席，他聽得衆人紛紛議論，便提出一議案，說：「一個人替衆人死，是有益的」。在當時該亞法以假冒爲善的口吻提出這原理，真是最陰險不道德的原理。但是，若把這句話提出大公會範圍之外，實包括一種極高尚的原理，與耶穌所抱持的犧牲主義實相符合。這道理以後成爲基督教的中心勢力。然而絕不是當時該亞法所知曉的。

基督教義，最是神祕奇絕，蓋爲根據耶穌的教訓，與其行爲：只有義人能贖人的不義；只有完人能補人的缺欠；只有聖潔人能潔淨人的穢污；且只有上帝能贖罪人的過惡。這種教義，據常人觀念，似乎不但愚

昧，且背反常理。然而這正是上帝的大能，大智，造到極端之處。吾人敢保這種思想絕對不在該亞法意念之中。他們的計畫，唯一的是殺害耶穌，並無所謂深奧道義的存在。

這種無罪人擔負人罪的道理，在古昔的異教中，亦有其說。希臘羅馬兩國古時神話，常有如此之事，以爲一個人能代替衆人。有的自己甘願犧牲，有的被人強迫處死。特別的觀念，同以爲殺一人可以救衆人。試看，兩國的歷史小說：有的或爲朋友捨命；有的或爲父親當罪；有時君王爲國家投水；某某地方，每年必殺一人，用以救贖全國；此等事蹟，希臘羅馬史中，實在不勝敘述。

如此犧牲的事，或救一人，或救一國。有的出自甘願，是從親愛的情感而起；有的出於強制，是從迷信而來；其實同爲一件惡事，算是罪

上加罪，不能把原來罪人的罪除去。

但是，自古以來沒有一人爲着萬人的罪而犧牲自己；更沒有一神降入人身成了肉體，用以拯救人類脫除獸性變爲神性，救援人類自可憐的地躋至榮耀天城。然而在該亞法作祭司長的時候，即發生了一件自古以來所不曾有的事。就是完人披上了人的不完；聖潔人擔了人的污穢；義人代替了人的不義。在當時算爲人所丟棄而且輕視，且將就死，也就是從加利利省來的一位，已到了橄欖山，距離大公會會議之地不遠。這七十個議員，正通過一議案，在逾越節以前捉捕住他，置於死地。卻一點不瞭解這爲人犧牲而捨命，正是耶穌所情願作的。不過這般怯而無勇的人，懼怕百姓，便想用一欺詐方法，掩飾衆人耳目。如說：『當節的日子，不可拿他，恐怕百姓生亂』。恰巧，來了一位逞快惡人計劃的，這

人就是耶穌的門徒猶大，他素日是管錢囊的一個會計。

猶大的謎局

在世界上只有兩個人，瞭解猶大的謎局：一是基督耶穌；一是猶大自己。

自猶大到如今，已經過六十餘世^{廿年爲一世}。基督徒對於猶大的事，這樣那樣，紛紛議論，其實直到今天，未得一瞭解的定評。雖然自猶大產生了不少的徒弟，卻還沒有一個人真正明瞭猶大之所爲。猶大在四福音內，可算唯一無二難明白的人，如希律的梟獍凶悍，法利賽黨的狠毒不仁，大祭司長該亞法的報仇震怒，彼拉多的懦弱無能，這種種人的人格與其行爲都容易明白；惟獨猶大的罪惡行爲完全無從索解。四福音書中並未提及他爲甚麼去賣耶穌。

僅有一句話，說：『撒但進入他的心』。這不過是說他所犯之罪，而並未講明他爲何種緣故犯罪。有人說，撒但進入猶大的心，是突然而不及料的一件事。大概在撒但未進入他的心以先，他絕不受惡者的束縛。但是，可以問：爲何突然之間陷入深坑，大大變了態度？更可以問：爲何撒但不進入其餘使徒中一人的心，而獨獨進入猶大的心。

說到爲『三十塊銀錢』，算不得一宗大財氣。猶大既作一貪財者，這三十塊錢，也不算滿足其量。況且三十塊銀錢，也不過僅抵如今的三十圓銀幣而稍強，即說在當時的價格效率比較如今爲大，仍不足令一人買他的師傅。有人說，三十塊銀錢，是古人賣奴的價，或是出埃及上說，主人的牛，若傷及別人，牛主可償還別人三十舍克勒。這等說法，似與猶大所得三十塊銀錢沒有干涉。

有一部份幫助吾人，多少可以明瞭猶大的行徑的，就是他在十二使徒中所佔的地位。十二門徒中，既然有從前作過稅吏的馬太，把同人的銀錢事務託他管理，必然勝任，何必託猶大呢？因為一個軟弱的人，銀錢常從手裏經過，自是一種危險的試探，好似人住在傳染病的房子裏，呼吸總有些危險。約翰說：「猶大是個賊，他管理錢囊」，所收入的捐錢，可以隨意使用。

以上所說，誠然是不錯，但仍不能瞭解猶大的謎局。假使他果真是貪財的，為何與這般窮使徒同處？假使是個賊，靠偷竊度日，何以不離去這團契，而另外結夥，多行其偷盜行爲？再是，假使很缺乏三十塊銀錢的需用，何不別尋方法，或是捲那錢囊逃走呢？

照以上的議論，是從始初教會，直到如今，有許多人詳細討論猶大

的本心，到底何意。因爲作出這罪大惡極的事，必然有相當的因果。

在始初教會時候，有異教派說，猶大賣耶穌，是根據成就聖經上的預言，而且服從上帝天父的旨意。因爲耶穌是必定被賣出去的。猶大因此完全犧牲了自己，毅然不辭這羞辱的擔負，爲的叫聖經的預言，與天父的旨意，完全成就。照如此說法，猶大不但不是惡人，反而在救人大功上成了很重要的份子，是爲了他情願擔這不名譽的責任。所以吾人生當今日，不必詛咒他的名字，反而當崇敬他爲殉道的勇士。

別有一說，加略人猶大最愛國愛同胞，而且極盼望人民得享政治的自由，他或偏屬於鋒銳黨，所以當耶穌出來傳道的時候，他立刻跟從，盼望耶穌是當時人民所仰望的彌賽亞，盼望耶穌作一大君王，恢復以色列的國家。但是，以後漸漸認出自己的錯見，看到耶穌的言行，與自己

素有的盼望絕不符合，因而大大懷恨，作一報仇計畫，就賣了耶穌。但照如此觀念，不過是出自臆想。考之古卷，無論是正經，是外傳，絕無有一次提及這事。假使猶大存那樣思想，他決不再和其餘十一人常相共事，早已投入敵黨了。

還有人說，猶大賣耶穌的主因，是爲了他失卻信仰和畏罪。根據這種觀念，猶大始初的信仰是很正確的，以後方始把他的信仰失掉了。試追考他失掉信仰的原因，是爲了耶穌講自己的遇害和受苦，而且要在耶路撒冷落在敵黨手裏。至於耶穌的勝利，似乎成功太慢而不切於人情，所以猶大不能再靠賴耶穌，看不見將來的天國，只見眼前的十字架。再是，他常與人往來，時而聽得民中謠傳，大公會決心壓制下這天國運動，希圖殺死耶穌，而且要重罰一般附從之人。因此，猶大起了畏罪懼禍

的心，要保全自己的性命，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去見祭司長，而作倒戈的告密。若照這樣說，猶大的賣主，是因爲失卻信仰和畏罪。

有一染鴉片癖的英人，對於猶大事，想出一極怪誕的解釋。據這位英人說：「猶大賣耶穌，不是爲失卻信仰，正是爲了信仰過甚。猶大深信耶穌是基督，他想造成一種時機，促進耶穌快快顯明自己爲彌賽亞。在他想，耶穌一經大公會的審判，不能不立刻承認，顯明自己有彌賽亞的地位，而且有方法使衆人深信不疑。猶大對於這事，盼望很大，甚至深信無論如何耶穌不能遇害，被殺。設若耶穌一定受死，絕對知道必然立刻復活。在上帝的右邊，顯現給衆人看見，作以色列全世界的君王。所以猶大爲促進這大功成就，特意造一時機，使耶穌有以早顯明爲上帝兒子。更盼望作成這大功之後，他可以得着恒心作使徒的酬報」。照這

樣說來，猶大賣耶穌，並不是一種罪孽，不過是一種神經過敏的失敗。因爲他沒有徹底瞭解耶穌教訓的真正意義。所以，猶大賣耶穌，正式的說，不是爲三十塊銀錢，不是爲報仇，也不是爲失卻信仰和畏罪，正坐神經過敏，被聰明所誤耳。

但是，有許多人以報仇觀念，爲猶大賣主的主因，言之也極能成理。據他們說：『人賣人，沒有恨心，是做不到的，所以必有恨心爲根』。這樣，試問猶大爲何恨耶穌。按主張這種觀念的人，他們想，不多幾天，耶穌在以色列西門家裏坐席，爲了婦人用哪噠香膏抹耶穌的腳，而猶大認爲妄費，當時耶穌責斥了猶大。主張這種觀念的人，他們說，耶穌責備的話，猶大心中容受不住，尤其是受這樣嚴厲的責備，這不是第一次。因此，猶大以小人之心，尋得了一個機會，既於自己無害，而又可

以逞快他報復的心願。

試問，猶大想賣脫耶穌，結果即爲釘十字架麼？或是想，敵黨不過加以鞭打，遂即釋放，以後禁止他對人民宣講，也就完了。我們考四福音的記載，就曉得耶穌被釘十字架，在猶大，一方是意料所不及，一方是悔恨的過劇。根據馬太的記載，猶大看見耶穌已經定了罪，便大所失望，表示他重大的悔恨。那三十塊銀錢，在手中有如炭火燒灼，跑到祭司前把錢交回，他們不收，猶大把錢扔在殿內就出去了。心中的憂悔，仍是不解不安，就自己上吊，和耶穌同日去世了。

因此，猶大的謎局，往後年復一年，代復一代，不但沒有解決，而且謎局上加添謎局。直到今日，吾人看到這人那人種種不同的觀念，還沒有提到在這件事上。至於智識最完全的耶穌自己的觀念是怎樣呢？論

到弟子賣師，這事的正式原因，耶穌所了解的，當然比較猶大更加清楚。僅有耶穌能看透人心內的意念，我想在猶大還沒有作出賣師的行爲以先，耶穌早已知道他的本心。所以只有耶穌能將這事完全了解。

耶穌選猶大作十二使徒中的一位，和其餘的十一人一同傳揚天國的福音。設若耶穌早已知道猶大是一個不可感化的匪類，難道仍收留他爲這小團契的一個，和那十一人一同飲食，一同作伴。爲甚麼不試驗幾天，早些趕他出去，而仍舊把最寶貴的福音工作，叫這麼一個壞人共同負擔呢？

從四福音的記載裏，看不出耶穌對猶大，和其餘的十一人，有甚麼分別。不過直到最後的那一晚上，發現了一種分別。即便說到當天的晚上，喫餅喝酒的時候，仍是一同喫聖餐的筵席；在洗腳的時候，也一同

洗過猶大的腳；甚至猶大去賣耶穌以後，而雜在兵丁當中，在火把刀光之下，和那些人一同來到園中，他走向前和耶穌親嘴，耶穌不用手推拒，反倒對他說：

『朋友，你來要作的事，就作罷』。

『朋友』！這是耶穌和猶大最末後的一次說話。耶穌絕對的不曾改變稱呼，仍呼他爲朋友。想是自第一次召他爲門徒的時候，稱之爲朋友，直到最後的那一夜，賣師的時候，耶穌仍用一樣的稱呼。按照耶穌這樣觀念，不算猶大是個黑暗之子。雖然在半夜中，就把他交給兵丁，但還算一個朋友。從前不多幾時，一同在席間吃羔羊肉，喝葡萄汁，和平常時候，衆使徒大家一處休息，在一樹蔭下，大家歇涼，一同聽受寶貴的教訓，仍是一樣。現在呢，猶大已經處在敵人中間，耶穌也沒改變從前

的稱呼，還是與他爲朋友。他們在一同吃晚餐的時候，耶穌曾說：『看阿，那賣我的人的手，和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着預定的去世，但賣人子的人有禍了，那個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但是，到了現在半夜的時候，賣的手續已經完畢，衆使徒又都在跟前。不過猶大於耶穌的身體上，又加以親嘴的污點。耶穌在這時，不想到『那個人不生在世上倒好』的話，只照平日說法：

『朋友，你來要作的事，快作罷』。

吾人看到耶穌這樣對待猶大，更使謎局上增加謎局。設若耶穌明知猶大是賊，雖是如此，仍把錢囊交他管理；明知猶大是個惡人，雖是如此，仍把比較銀錢更寶貴的真理託付給他；明知猶大要賣他，雖是如此，仍把聖餐酒餅交給他吃；明看見猶大來捉拿他，雖是如此，仍照舊稱

他爲朋友。

據這樣觀察，前此的『那個人不生在世上倒好』的話，不必看爲是耶穌判決猶大的話，倒可看爲憐憫之語。因爲是這個人逃不脫這不可避免的命數，所以心中起了一番憂愁。好像說，可憐阿！『那個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不是咒詛，乃是憐惜。猶大恨惡耶穌，但是吾人看不出耶穌有報復的心，然而可以很清晰的，看出耶穌還是愛惜猶大。耶穌深深的知道這三十塊銀錢，不義的買賣，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以後再過不多時，彼拉多的軟弱無能，該亞法的剛愎震怒，兵丁的戲弄侮辱，都是不可避免的。一種必需。甚至十字架的兩根木頭，和喊叫釘他在十字架的人民，穿透手心的釘子，同是一些不可沒有的必需。和猶大的買賣行爲，在這大事上，完全是一副工具。所以耶穌絕對的不咒罵這一切，只是對猶大

有一請求：『你來要作的事，快作罷』。

照這樣看來，猶大的謎局，以吾人智識，是不能完全了解的，謎局仍舊是謎局。

吾人考查聖經，無論用甚麼事來比較這段事，總得不到甚麼助力。考舊約上賣人的故事，有雅各的兒子約瑟，曾被他弟兄所賣。他弟兄中有個名猶大的，和猶大同名，而約瑟被賣的身價，是二十舍克勒。雖然可以說約瑟作耶穌的預表，但是他被賣，不是交給敵人，意思也不是致他一死。再是，他被賣以後，也沒被釘十字架；他被賣以後，反倒大發其財，登高位，握大權，而且能救濟了他父族的全家。

『被賣』，涵有兩種意義：一是金錢的；一是情義的。耶穌的被賣，兩方面都感受了，好似雙方商人作成一件交易：一面交貨，一面交錢

猶大爲十二使徒中管錢囊的，便習慣成一個生意經紀，甚至賣了主人的血。這樣的生意，也是猶太人歷來所經營，所明曉的，如今他們作猶大的一個顧客，自然也是合適。猶大一生唯一的大生意，是賣了耶穌。但是他在生意上，沒有享受甚麼利益，只沽得一個惡名而已。

假使，耶穌沒有被他門徒所賣的事，那麼，他所成全的救贖大功，在羞辱上仍算缺少完全。再是，設若所賣的價格，爲高貴的，如三百金，或用黃金爲代價。那樣，雖不能因此種情形，就算免除羞辱，仍可以說減少羞辱。但是，自永始已估定耶穌爲最低廉的身價所賣，而又少不得有錢的關係。蓋爲早定了一絕對有價值的行爲，用一最污穢的物作爲代價。基督犧牲的行爲，其價值是無限量的，所以因這件事在世上所生的效驗，其適用也自然是無限量的。不過在耶穌的自身，犧牲愈大，那

羞辱也愈大。而被賣時價格愈小，那羞辱反愈大。這樣說來，要使他的犧牲顯然有超越自然的價值，那麼，必用一種最微小，最可輕，的價格，交換這無限量的價值。

倘使耶穌被賣去作一奴隸，從當時情形看去，本一極平常的事，沒有甚麼羞辱，而且也不能成就救贖的大工。因為賣人爲奴，已司空見慣，不過一主人用錢買一活動有生命的工具而已。然而耶穌的被賣，卻不如此，直似屠宰廠買一羔羊，殺了而零星售去。那屠宰主人該亞法，向後再無從購到如此重要的一個犧牲品。直到今日，可以說有無數的基督徒，好像猶喫羔羊的肉。而且這肉越喫越有，不曾減少；越喫越愛，更加旨美。兩千年以來，信徒和主基督往來親密的情形，可以說實在是這樣的。

凡信仰基督的，都可算是出了一份代價，從猶大手中所犧牲的耶穌，購到一份。換言之，番人都算在買耶穌的三十塊銀錢中，也有一部份，而託該亞法作了我們的代辦者。以後猶大所不肯用的錢，所買的法克大馬（譯意即爲『血田』），也成了我們一份的基業。因爲這塊地，是用耶穌捨性命的代價而買的，而且凡信仰基督的人，也是靠他捨命的行爲而得救的，然而爲了用耶穌的血所買的田，現在確有特殊的擴大方法，擴展到兩半地球，且有無數名城，佈滿其中，裝修極盡華美。但是，說到猶大所拋棄的錢，在聖殿也有相仿的特殊擴展，自從他縊死之後，還有千千萬萬的人像猶大一般的賣耶穌，使猶大的謎局日益滋大。甚至使聖殿院子容受不下那三十圓一代一代所產生的孽債。

拿水瓶的人

猶大賣耶穌的事，既有成說；等不多時，就一方付錢，一方交人，這也是循生意手續上的常例。按照祭司輩的計畫，在逾越節前，了結這段事件。大節期是在禮拜六，而商辦這事時候，已經到了禮拜四。

這樣，耶穌在世，僅還有一日的自由；也就是他最後的一日，可以隨意作事。

耶穌在離開朋友以前，就是在半夜裏所撇下的朋友臨別以先，還願意和他們平平安安，共同的伸手在盤裏，喫一次晚餐。在兵丁吐唾沫臉上蒙羞以前，先自己跪倒洗門徒的腳。這腳要走徧天下，傳揚他的死。他的血在未從手，腳，心，流出之前，願意先把自己的血給門徒們喝了。因為這些人和他要成一團體，而且也成就「他作工直到死」的話。在十字架渴而喝醋以前，願意和門徒喝點葡萄汁。據耶穌的思想，這筵席

可作一新天國筵席的預表。

這禮拜四的早晨，就是預備逾越節的日子。「門徒對耶穌說：你喫逾越節的筵席，要我們往那裏去預備呢？」

可見人子尙不如一個狐狸，狐狸有自己的洞，人子沒有過節的房屋。拿撒勒的故家，早已撇棄。迦百農西門的家，雖然可以自由居住，而離此尙遠。馬大馬利亞的家，雖在城外不遠，本可以到那裏去作一日的主人，然爲成就要成的大功，也不能前去。

耶路撒冷城裏，有耶穌的仇敵和膽怯的朋友。例如亞力馬太人約瑟，平時不敢招待耶穌；必俟耶穌死後，方敢請將耶穌安葬在自己墳墓。

但是，這一天，按照耶穌的情形，城內房舍，他都可以借用。正如一個將決的犯人，隨便可請求討取一些便宜。耶穌就靠天父指明他一個

暫時安適之所，喫他所設的晚餐。所以他差遣兩位門徒前去，對他們說：『你們進城去，必有一個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來，你們就跟着他，他進那裏去，你們就對那家的主人說：夫子說，『我的客房在那裏，我和門徒，好在那裏喫逾越節的筵席』。有人說，這家的主人是耶穌的一位朋友，早已預約定規好了。但是依我見解，殊不謂然。假使早已定規好了，可以直接的去，何必生出拿水瓶人這番周折。

因爲在這一天的早晨，過逾越節的日子，已經開始，必有許多人自西羅亞水池而來，各拿着水瓶汲水。而耶穌吩咐門徒說過，見第一個人就跟着他。我想這個人必素不相識，相識則必交談，不必追蹤跟隨。而且這個人既是伺候人的一個下人，其主人就不是窮戶，家中當有餘閒的房子，可以在那裏借爲一次『晚餐』之所。再是，這主人在近日中，必

聽得傳說耶穌的事，所以耶穌向他所請求的事，就不能不允其所請。如門徒說，時候到了，「時候」，就是說到耶穌的死亡離世，所以任誰也不能推辭那快要離世的人的請求。

那兩個使徒前去，遇着拿水瓶的人，跟他進入他們所進入的房子。對主人說明耶穌所請求的事件，便在那裏預備喫過節的羔羊。把羔羊的肉用叉烤熟，圓圓的無酵的餅，以及苦菜，紅色醬，謝恩的葡萄汁，熱水，樣樣齊備。席間應用的座位，靠枕，都圍繞着桌子擺好。桌上且有新洗淨的白布，盤子按着人數擺開。更安置燭臺，和盛滿了葡萄汁的大瓶。最注重的，只備一個大杯，意爲輪流而飲，以示聯絡之意。這兩個使徒，是一熟手，從幼時已經見慣這事。在他們加利利湖旁的故家，已經看過家人，如何安排預備喫逾越節的羔羊，早已牢記在心。而且和耶

耶穌逾越節羔羊，這不是第一次，乃是末一次。雖不是十分明瞭，但心中有一朕兆，覺得爲了這一次的緣故，心中滿有憂愁，在預備上格外小心；然而一方是愁前途的不幸，一方是喜師弟尙能同在一席快樂也。果然，在這晚餐之後，再過兩天，此十三人中便有二人去世。此爲耶穌在世上喫末一次的羔羊，所以從正式的方面說，是舊約最後的一幕。從此，耶穌與天下萬人另立新約，把上帝與亞伯拉罕所立的舊約加以成全和廢棄。

太陽一落，耶穌和那其餘的十人，連袂而來。都在桌前坐好，大家卻靜默不言。使徒各人心中似有種不可了解的朕兆。而且用驚懼的眼光，面面相覷，一同記得在法利賽人西門家裏，席間那婦人的哪嚙香氣，和兩淚橫流的情形，如在目前。而耶穌在那一晚上，和這幾天，屢屢提

說他受苦的事。又感想到，城內目下所發現謀害耶穌的標號，一天多似一天，是無可飾諱的。

但是，此十三人中，有兩位比較其餘的十一位有特別的感觸。而那感觸的原因，卻是相反的：一爲賣師的猶大；一爲被賣的耶穌。再過兩天，即一同去世：一爲上帝的兒子；一爲撒但出胎即死的兒子。

猶大也到了現在的席次，他的辦理，已算完畢，那三十塊銀錢，只好緊緊包裹，藏之袋中，恐其叮嚀有聲，使同人生疑。銀錢雖藏匿妥當，而心緒終不平安者：一方尙有師弟的餘愛，愛耶穌的心尙未十分全消。看見耶穌坐在圍繞的老友之中，面色還是不改常度，從容平安。然而猶大別有肺腸，似乎覺得耶穌早已知曉他的行徑。而又看見耶穌的手臂，血是如常流通，但又想到將在十字架破裂流下。想念及此，幾乎返悔

，恨不得把這事打銷。……但是，一轉念間，覺得萬不可返悔：一則錢已到手；再則，猶太的掌權的，萬不能再等。所以必不得遲誤的，今宵解決這一段公案。但是，猶大不免生一懼心者，自己想：『耶穌已參透這事，倘若明明告訴其餘十一人，我將何以自處？』同人爲拯救夫子的緣故，就羣起而攻，把猶大捆綁而殺之，也是情之所能有。所以他的懼心，終不解除。再是，耶穌一告明同人，即使這事成就，仍不能免除危險，那十一人終要爲夫子報仇。

爲了這種思想，自然面色改變，現出非常不安的態度。就不住的微窺耶穌的臉，揣測他有怎樣思想。

當大家正在靜默無語的時候，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到我在上帝的國裏，喝新的那日子』。

看這一句話，顯出耶穌愛門徒，何等懇切熱誠。在他平生的話語中，再沒有別的話，顯明他的愛，像這一句清楚的。雖然明知喫這次逾越節的羔羊，是自己死的預兆，然而仍是盼望來喫。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我不再喝這葡萄汁」，那是真實懇切的說出來的。但是使徒們到如今仍不瞭解夫子的愛是何等深厚。這一次晚餐，耶穌好似一行路倦客，切盼得到一食憩的站。雖然明知出站以後，即進入痛苦的路徑，而仍盼望到站一歇。再是，晚餐爲一種最寶重的食品，正如兵丁以得勝爲重寶，比賽者以得獎爲珍物。耶穌熱誠的和使徒喫這末一次晚餐，從前與門徒已喫過幾次逾越節的羔羊，而平常的共餐，又不止幾百次數。或在朋友的家室，或在生人的居所，或在富家大餐，或在窮人一飯。而路旁，山坡，小河之邊，大樹之下，常是一同飲食。但最熱誠懇切的，就是今

夜的晚餐了。

到此時際，再不想念從前的光景。那加利利北方的藍天，和晚風前湖山的景色，都成往事。幾日前斫下樹枝，鋪在路上，高唱的頌美，均爲泡影。眼前所見的，不過素日幾位同志，算是最先朋友，也算是最後朋友。雖然因着賣師緣故，減少團體聯屬的感情；爲了害怕緣故，各自離棄而逃走；在耶穌看，仍算是朋友。在今宵的燭光之下，正是師弟一席，心上有同情的憂愁，前途有隱約的明光。

耶穌到了今天的晚上，已經飽受憂苦。然而全是爲利他而受的，不是爲的利己。他一生行程，很仰望這一次的晚餐，因爲這晚餐是他成就大功的起點。爲了抱持這樣思想，面色就發現愛的光輝。雖然再過不多幾時，臉要受人的攔打，而現在所發現者，乃是一種無上奇妙的愉樂。

洗脚

耶穌愛他的門徒，到了快要離別的時候，他願意用一不平常的方法，顯明其最後之愛。自從宣告他們爲使徒以後，天天愛這一班人，甚至連猶大也是一樣的愛。可見耶穌愛門徒的愛，超過一切，愛有時滿溢了，以致門徒們的窄狹的心，不能容受。因爲在這一次，快要離別的時候，把一生之愛，有似作一時的集中。

在這一次晚餐，耶穌本站在家長的地位；雖然如此，他卻行出一件事來，比父親還慈愛，比奴僕還卑微。正如：君王自卑而服事臣僕，師尊自卑而伺候弟子。實際是上帝的兒子，自己卑微，甘願作了人所輕視的一種賤役。以身居第一地位的，而跪倒在門徒之前，作了最末後的一個。這種行爲，正實行符合他平素對門徒講的一種道理，在他們發現驕

傲與嫉妬的時候，耶穌屢屢說的：『爲首領的，倒要像服事人的』。又說：『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是要服事人』。又說：『在前的將要在後』。雖然這樣講，而他們中間，還是爭論誰要爲大，居席的首位。

以我們智識有限的人，常是就行爲與言語，作比較的觀察，就容易得到有力的實驗。此理也正符合耶穌所行，而也願意門徒照樣去作。所以在當天晚上，要藉着行爲，證實平日常用言語所教授的道理。據約翰記着說：『耶穌從席上起來，脫了衣服，拿一條手巾自己束上，隨後把水倒在盆裏，就洗起門徒的脚來，並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乾』。

這晚上耶穌所作的這件替人洗脚的事，僅有母親對於兒女，奴僕對於主人，所能作的，在別人就有些難能。作母親的，爲着心中充滿了愛，對兒女是甘心作的。作奴隸的爲着受命令的驅使，對主人是服從作的。

。論到這十二位使徒，不能算是耶穌的兒子，更不能算爲耶穌的主人。而耶穌的自身，爲人子，又爲上帝之子，有雙方作子的高貴。他的地位，自然比較世上作母親的一切都高。再是，他將來作天國君王，天國比較世界列邦，更合理而有公義，他作那天國之王，自然是萬王之王，比世上平常的主人一切都高。

他的地位，雖如此的高，還是甘願把那二十四隻腥臭僵硬的大脚一洗淨，又用自己繫的手巾擦乾。全不覺得這是卑賤的執役，只要在使徒心中銘刻上一種深深的印記，叫他們記得這謙卑的道理。這道理，也就是他們心中盛滿驕傲，屢次所不肯受的。從前用言語來教訓，如今用行爲來實現，正是，「凡自高的必降爲卑，自卑的必升爲高」。

耶穌洗完了門徒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對他們說，我向你

們所作的，你們明白麼？你們稱呼我夫子，稱呼我主，你們說的也對，我本來是。我是你們的主，你們的夫子，尙且洗了你們的脚，你們也當彼此洗脚，因為我給你們作了榜樣，叫你們照着我向你們所作的去作，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僕人不能大於主人，差人不能大於差他的人，你們既知道這些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耶穌作的這件行爲，不但顯明謙卑之心，而且表示完全之愛。如同說：『我要賜你們一條誠命，要你們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人爲朋友捨命，人的愛沒有比這個大的，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你們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再是，這行爲上，不但有謙卑，有博愛，而且更有潔淨的意義。耶穌說：「凡洗過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乾淨了，你們是乾淨的

，然而不都是乾淨的。」

從另一方面說來，十一使徒對於領會明瞭耶穌訓誨上，雖是粗笨；然而就跟隨上說，可算是十分服從。所以夫子這一次洗弟子的腳，可以說理所應有，不爲無因。回想自從這次出行，過一月又一月，行一程又一程，從加利利而至猶太，僕僕道途中，東走西奔，到處飄流，大街小巷，風塵泥土，都經飽受，無非爲的跟從這位賜生命的主。不但如此，即是耶穌去世之後，他們更要年復一年，代復一代，拚上他們的腳。有時長途奔波，有時雨雪載塗，那風沙泥水的苦楚，都會有的。而且，時或行經素所不識的路，進入從未知名的國，在這大千世界中，那穢爛泥土把傳福音報平安的腳蹤埋沒而沾染，這也是能穀隨地發生的事。

拿喫

師弟十三人一席聚集，從外面看去，直是隨着祖宗的舊規，共同守一節期，用爲紀念上帝子民出埃及而得釋放。這十三位也如常人，坐在桌子四圍，等着喫飯，白布以上，陳設齊備，有發香的羔羊肉，和美色的葡萄汁。

外觀雖是這樣，其實這是饑別的筵席。此十三人中，再過不到一天工夫，就有兩位遭慘酷的死，而離開世界。不過情義是絕對相反的：一爲上帝兒子；一爲撒但差役。其餘的十一人，到了明天，也各自逃生，有似乎一夥工人，在田中忽遇大雨，四散奔跑而去。

但這次晚餐，不作終局的標記，正作一奇妙的開端。將猶太人自古以來所守的逾越節因着他們十三人而變成一種高尚的，奇妙的，無可倫比的一個禮節，就是基督教世世代代共守的「聖餐」禮。

照猶太人說，逾越節爲紀念出埃及的一個大節，自歷史上觀察，猶太人雖經過許多異邦人的管轄，然而始終永久紀念這個節期，不忘其祖宗在埃及所受的大苦。正爲了從此得着釋放。也雜有許多奇事，明明顯有上帝的引導。這節爲紀念一忙迫的節期，成爲一年節，名「逾越節」。守節方式，是一特餐；紀念先人在逃跑前急忙的情形，餐物爲烤熟的羔羊，或小山羊，和無酵餅。烤是最單簡方法，無酵又不費時日。喫法也特別，腰間束好了帶，腳上穿好了行路的鞋，手上拿着行路的杖。喫要快，作起行的表示。而所喫的苦菜，表明掙取自路旁，不及做作。至葡萄汁，則別有意義，是表示得釋放的喜樂，而得一應許地，有如一葡萄園，正表示謝恩之意義。

耶穌在當時，照着遺傳的規矩，祝謝以後，把盛汁的杯，輪流而飲

。同時，大家一起感謝上帝。後又將苦菜分給同席的人。再斟滿這杯，又輪流而飲，表示同人聯絡之意。

試問，耶穌拿起杯來祝謝，說：「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等到上帝的國來到」。而猶大同時也喫這晚餐，試想，他銜汁在口中時候，當作怎樣感想？因為耶穌一方憂愁，一方盼望。在猶大則自己思量，這事是否與自己有關。

『拿這個，你們大家分着喝，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等到在天國喝新的日子』。

耶穌這樣的話，是一種憂愁辭別的話。但另外又重新涵帶一種寶貴的應許。門徒在當前，只明白第二義，就是一大應許，爲了他們向來同作窮人，從主的應許，便引動他們，極意的想到天國永不散的筵席。更

想到相離不久，他們的主，按着應許，快快回來，一回來，便招呼他們到那永不分散的大宴。他們所以這樣存心，大多數想，我們一班同人，年事俱已不小，有的髮已蒼白。設若這新郎耽擱時期，回來的遲誤，我們這些人，已離世界，都不在了，對於這應許，豈不引起不信的人種種的譏笑。

他們因爲抱存這樣心懷，深信師弟復聚的事爲期必不在遠，所以心中滿了快樂。就照着猶太人素有的規矩，唱幾首謝恩的詩篇，也就是服事上帝的人讚美上帝所常用的。如同說：

『大地阿，你因見主的面，就是雅各上帝的面，便要震動。他叫磐石變爲水池，叫堅石變爲泉源。……他從灰塵裏擡舉貧寒人，從糞堆裏提拔窮乏人，使他們與王子同坐，就是與本國的王子同坐』。

他們爲存着這樣思想，就滿口唱的高興，而且唱的時候，從慣熟的舊話中加上了新義。他們正像貧寒人，要從灰塵中得着擡舉；他們正像窮乏人，要從糞堆裏得着提拔。要與王子同坐，要與萬王之王——就是上帝的兒子——同坐。從污穢地提拔他們出來，再不作乞丐，倒作無限豐富的人。

耶穌知道門徒們的思想，也很感想到他們的缺乏。所以就拿起桌上零餘的餅，望着天祝謝了，擘開分給他們，而且每人分一點。再用幾句話，爲的設法更正他們心思的錯會。就說：『你們拿這個喫，這是我的身體，爲你們捨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爲的紀念我，直等到上帝的國來到』。

耶穌這句話，正所以叫他們知道回來復聚，不必怎樣的快。按照耶

穌的意思，復活以後，和與他們同在以後，那正式的復臨，必致遲延時日，而且這時期也許很長，甚至令許多人連耶穌和耶穌的流血受死都忘記了。

『應當如此行，爲的是紀念我』，如今教會中公共所領受的聖餐，乃是等候主復臨的一種記號。推求此中意義，好似耶穌這樣說，你們每逢擘這餅的時候，不但我在你們當中，而且因着這個禮，你們可以與我有密切的聯絡。一塊小餅，在我手裏擘開，猶之乎我的身體被裂開。你們今天晚上喫這一點餅，這餅到明天成爲你身體的糧食。同樣，我貢獻我的身體，我的身體就成爲信我的人的靈糧，且能使人喫得飽足。直等到有一天，天國麥倉的門大開了。到那時候，你們便如天使一般，且是永永遠遠住在天父面前。所以今天我所留給你們的，不僅是些紀念話，

而且把我自己也留給你們。因爲在這餅裏，有我的神祕的存在，凡用心喫這餅的人，那人必得着靈魂之糧。而且他必覺得我與他同在，一直到世世代代。

今天晚上，你們喫的這無酵餅，是人手所作的平常的餅，不過用一點水和一些麵粉，加火烤熟。爲了用法我自己的手擘開，而且由於我的愛心，餅好似變爲我的身體，作了你們的糧食。

人在世上，與朋友同席大餐，是一件樂事。席上嘉餚美珍，陳列滿前，香氣襲人肺腑。回想這幾年工夫，我們大家到處飄流，傳揚福音，常是大家在一起，向朋友討得一餐。向後你們要奉我的名，一生常是這樣到處行乞，免不了有時喫人所剩餘的陳飯，或刮鍋所得的殘屑，連狗都不敢喫的，你們或者也喫過這些殘餘的東西。但是，你們自有生以來

，食貧居苦，已習爲故常，一時就喫些不好的飯，也算不得一件新事。你們身體的衛生是健康的，牙牀骨是有力的，習慣了喫那硬而難化的冷物。所以我勸你不要因此灰心喪志。即使那財主們，不請你們在桌子喫飯，你們又何必介意呢？

再有一勸言，不可把我方才提的事看的過於重要。那最重要的，最喜樂的，就是我把我的身體貢獻給你們，作你們每天的靈糧。不要忘記我所教授的禱告文：『我們日用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可以想念，今日的，或是永遠的，那正式糧食，就是我的身體。凡喫過這種糧食的人，就永遠不餓；反言之，凡不喫這種糧食的人，他將永遠沒有飽足。

他們喫完羔羊，餅，苦菜，以後，耶穌又拿起杯來，第三次斟滿了葡萄汁，遞給靠近他身邊的一位使徒，說：『你們拿這個喝，這是我的

血，也就是新約的血，爲多人而流的」。

在這時候，他的血還未流出，還未曾與客西馬尼園橄欖樹下的汗一同下滴，未曾在各各他被釘穿而下流。不過爲了他犧牲的熱誠，竭力把自己交付給使徒。因爲被熱誠毅力促迫這欲望的成就，甚至令耶穌看未成的事，一如已經成就，又令他想這事有實際的可能。換言之，餅表身體，血表性命。舊約上「上帝曾吩咐挪亞說，你不可喫牲畜的血，因爲血是牠的性命」。可見在舊約常以血代表性命，而且亞伯拉罕的上帝，雅各的上帝，與以色列所立的約，就以血爲基本的重物。及到摩西受律法以後，要與人民立約，就宰殺童牛，把血一半盛在盆內，一半灑在壇上。以後，「將血灑在百姓身上，說，你看，這是立約的血，是立約的憑據」。

但是，經過幾百年的工夫，上帝屢次藉着先知，報告說，舊日所立的舊約終要廢棄，必定另立一新約，這牲畜的血失去效用，另用一種比較牲畜更寶貴的血，方能立一新約。自古以來，上帝想了許多方法，要使選民進入得救的門，然而這門是窄的，曾有所多馬，蛾摩拉的降火，挪亞時代的洪水，埃及的爲奴，和曠野飄流的饑荒，這種種都令選民懼怕，甚至令他們謗讟上帝，而不能使他們悔罪向善。

現在來了一位釋放者，比較摩西有神性，而更有完全的人性。摩西所成的功，雖和耶穌有些相似，而也有極大的分別。論其相似處，摩西拯救本國子民，在山上與上帝有來往，而有提及有一新的應許地。說到區別之處，耶穌不僅拯救本國人，也拯救天下萬國人，他的法律，不是刻在石版，乃是銘於人心。他的新應許地，不是有美草，有葡萄，流乳

如蜜的地；乃是有聖潔，有永生的天國。尤其不同的：摩西在救他子民以先，曾殺過一個人；耶穌卻在救人以先，使幾個死人復活。摩西在埃及使水變血；耶穌在迦拿變水爲酒。摩西在暮年，孤獨的在山去世，使人民思慕頌仰；耶穌以青年在廣衆面前受死，被所愛的人的唾棄凌辱。

這牲畜的血，是地上污穢動物的血，而且又不是自願犧牲的，真是不能適用發生效力，所以舊約應當廢除。自從這天晚上訂立這新約，如同一經簽押，便成爲事實。這押是藉着耶穌親口的話，如同說：『這是我的血，也就是新約的血，爲你們流的』。

耶穌所立的新約，並不僅爲目前的十二使徒。據他的觀念，十二人正代表萬人，不但代表當時生活的人，也代表世世代代萬國萬人。各各他所流的血，在萬代的人身上是有效力的，即令人用盡各樣方法使其失

效，也是不可能的。這血正代表耶穌的生命，是爲萬人捨去。萬人的意義，包涵着願意承認這效力的人，也包涵不願意接收這效力的人。正顯明主的血，也爲了仇敵而灑。十字架的流血，也可以說是他的最後的洗。回想自有生以來曾受過幾次的洗：先有約翰約但河的洗；再有西門家裏婦人眼淚的洗；更有猶太人羅馬兵唾沫的洗；最後，這十字架上流血，正是被賣者對於賣他的人，交付手續上一種最大禮節，而演成這種大慘劇大流血的洗。

試再推想耶穌的意義，好似說：我今天分給你們喫的餅，正如把我的身體裂開，而且我願意藉這末一次喝的葡萄汁，把我的血交付給你們。設若你們常是如此行，爲的是紀念我，那麼，你們將永遠不再飢不再渴。這樣，我在今天交付給你們的飲食，超越過世上一切的飲食。

古時，希臘有一個勇士，曾請求將軍，在赴戰場以先，盡量給兵丁們喫餅喝酒，因為餅和酒是產生力量和勇敢的。按照希臘人的觀念，肢體耐勞的氣力，是由於餅生的，殺敵致果的勇敢，是由於酒來的。從此看來，人喝了酒膽壯，乘醉能以彼此相殘，而餅又加以力量，令他殺人有勁。但耶穌賜給人的酒餅，不是如此作用，餅不是爲的使人身體有力，乃是爲的使人靈性有力，酒不是令人醉，乃是叫人發生完全的愛，也就是以後保羅所說：人看爲『十字架的愚拙』。

十二使徒領受這酒餅的時候，猶大也不曾除外。他雖然喫喝了他所賣的人的肉和血，心裏絕沒有憂悔感想，膽敢直接痛哭流淚的，跪倒耶穌面前承認自己錯處。假使他果有如此行爲，在耶穌一定與他表同情，一同流淚，猶大雖不會發生悔心，而耶穌仍發一警告，使他有回轉的餘

地，說：

『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賣我了』。

那十一個使徒，一聽這話，恍如青天裏響了一個霹靂，驚駭萬狀。他們雖是膽怯，再過不多工夫，敢雜在該亞法的差役中，各自逃散，然斷不敢爲得一點錢就賣他的主耶穌。所以就很驚異的面面相覷，心裏儘自在想：如何方能得到一個情虛的臉上顯露破綻的狀態呢？又各自一一問道：

『是我麼？是我麼？』

連猶大也故作驚異的假態，掩飾他內心的懼怕，而發聲問道：

『主阿，是我麼？』

但是，耶穌不願明明的控告人，使人難堪。直到明天他在該亞法前，受人控告，也不爲自己辯護。所以在這晚上，不過提出一句，他要被

賣的預言，說：

「同我蘸手在盤子裏的，就是他要賣我」。

那其餘的人，還是很驚奇的瞪着眼注視耶穌的臉，心裏仍裝滿了疑惑。所以耶穌又說：

「看阿，那賣我的人的手，與我一同在桌子上」。

主再不和他們說別的，就隨着守節的老規矩，要完成這禮，便倒滿了第四次的杯，叫他們每人再喝一點。於是，十三人一同唱那節上最後所常唱的詩篇，這節禮便算完備。耶穌雖知詩篇所有預言是指着自己，好似大軍出發的軍樂，然而仍和他們同聲而唱，如：

「有耶和華幫助我，我不必懼怕，人能把我不怎麼樣呢？……他們如同蜂子圍繞我，好像燒荊棘的火，……我必不至死，仍要存活，並要

傳揚耶和華的作爲，耶和華雖嚴嚴的懲治我，卻未曾將我交於死亡，給我敞開義門，我要進去，稱謝耶和華。……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頭塊石頭，……耶和華是上帝，他的光照了我們，理當用繩索把祭牲拴住，牽到壇角那裏」。

唱完了詩，舊節禮完畢。然而新的節禮正算開始。獻祭的祭牲，新羔羊已經備好，到明天，全城的人都要看見這新祭物獻在新壇上，不過這壇不是石頭作的，乃是用松木和鐵作的。但是，這般使徒在此深夜的時候都是半睡半醒的，雖一同唱詩，卻不明白詩中的意思。

唱完了詩，立刻出去，在那黑夜暗洞之中，猶大便溜去不見了。其餘的人靜悄悄的跟隨耶穌到了橄欖山。

阿·爸·父

山上有一園，名叫客西馬尼，意思爲壓酒處。耶穌和門徒，每天晚上回到那裏，爲了他們鄉居已慣，不耐城內空氣的污濁，此間空氣較好。再是，避城內的煩囂，又可防仇人的耳目，免得被其捉獲也。

他們到了園內時候，耶穌對他們說：

『你們坐在這裏，等我到那邊去禱告』。

當這時際，耶穌的心：一面憂傷，一面不安。更不願孤獨的一個人去，便叫着所愛的三個門徒（彼得，雅各，約翰，）同去。說：

『我心裏甚是憂傷，幾乎要死，你們在這裏等候，和我一同儆醒片時』。

現在，不知道這三人是否應許，更不知道他們怎樣回答。但只是能知道一件，就是那三人沒有正式的安慰主的心，當時也沒有和他的主表

示同情。因爲看記載的說，仍是耶穌自己一個人往前去禱告。

『就跪倒在地下，低下頭，這樣禱告說：

阿爸，父阿，倘若可以，求你叫這時候過去或作叫這一杯離開我』。

在這時候，耶穌是位孤獨者，在深夜黑暗之中，沒有人看見他，只有上帝看見他。所以他不憚現出自己軟弱。因爲雖是上帝兒子，到底爲着成了肉身，完全具有人類的肢體呼吸，而且知道在這身軀上破裂毀壞的日子快到，這副奇妙的機體，即快告停止。手脚要被釘子扎穿，血要流在地上。

這是耶穌第二次受的大試探，按福音的記載，撒但在曠野施行第一次的試探以後，話說：『暫時離開他』。這暫時離開的撒但，如今又來施行他大有魔力的二次試探，這新式樣的曠野，就是在半夜三更，耶穌自

已獨在的園中。在撒但總想有法叫他跌到。在第一次的試探，按馬可記載，『有野獸同在一處』；今次呢，野獸已變成長衣寬帶的博士。第一次試探，撒但以國度，榮耀，奇事，爲餌；今次呢，就反其道而行，以耶穌的軟弱爲餌。在第一次受試，爲耶穌開始的工作，心中抱有絕大希望，而且他的愛心還未曾被人輕視，所以能抵擋得住，未會上當以致跌倒；今次呢，耶穌的工作，快要完畢，被所愛的人撇棄，被素日相隨的使徒所賣，被敵人得而甘心，和第一次情形，大有不同。撒但想在第一次所不能得勝的，今次因爲他所抱存的怕心，總可以打倒他，使其失敗。

但是，這種種試法仍不能使耶穌跌倒，耶穌已經知道他要離開世界，而且死亡爲必要的。因爲自天降下的大目的，爲的受死；藉着死亡，可以實現所宣揚報告的永生，所以對於自己的死，是不想逃避的。而且

是情願受死，不但爲朋友死，且爲恨他的仇敵死，更爲將來的未曾生在世界的萬代萬人死。再是，他去世的事，已經對朋友說明，所以如今死到臨頭，就爲了苦楚時候已到，一定請求他的天父把死亡掃除了。復次，耶穌已經把他的訓誨銘刻在人的心中，而這種方法，不免使人容易忘懷。如果要使所傳揚的真理永存在地上不會滅沒，那唯一的方法，是用自己的性命和血寫之。這樣所寫出的真理，就是經過世世代代的大雨也不能沖洗，使牠滅沒，牠的紅色也不能因此減少，所以十字架必成爲登山寶訓的收場。從此，可知世界上無論是誰，如提倡愛心，必受人恨惡，那唯一的抵擋方法就是逆來順受，而任憑他的裁判。

吾人一想到耶穌的神性，立刻就瞭解他不會被撒但所勝。假使他因爲懼怕死亡的懼怕，便願意放棄那犧牲的大工作，很有機會，可以逃避

而去。況且仇敵的計劃，在幾天前頭他早已知道，所以吾人不能說他沒有脫逃此危險的可能。甚至到末後那一晚上，還有方法可以脫逃。只要率領眼前朋友，從小徑上落荒而走，用不了許多時間，可以到腓力比的轄境，在那裏便可以沒有危險。在路上也不會發生捉捕，因為猶太人素無巡警法的組織，那捕人的智巧，是非常薄弱的。然而耶穌不肯出此，正顯明他主意已定，不推脫死與死的痛苦。若是僅從人的方面上觀察，這種犧牲，雖然假手於人，其實無異自殺，正如歷史上的勇士，或為殺身成仁，或勢逼無奈，就請朋友（或分付僕人）把自己殺死。在於耶穌，這時他言語的訓誨已算完畢。但還缺少一種實行的榜樣，使平日的訓言有實現的效驗。而且為的叫使徒永不會忘記，就是流出自己的血，可以促醒他們，永不能再睡。

但是，作再進一步的研究，若說所要離開的杯，不是死的懼怕。那麼，試問，所要離開的，究竟是甚麼呢？難道是猶大的盜賣行為麼？是彼得的三次不認麼？是衆門徒的撇棄逃走麼？即或不然，還是全國子民的拒絕不受又從而加以難堪的凌辱麼？試問在以上的事件，果是那一樣呢？

或者，另外有別種動作，更足引起耶穌的難受。到這一天晚上，一的活現於耶穌眼前，好像已經親自看見了。如在他去世以後，使他們所受的痛苦，或是，始初教會聖先賢所受的逼迫，或教會黨派的分別，彼此的紛爭，以及一切殉道流血的慘事。再者，教會領袖的缺點，教會的分裂，異說的朋興，假先知的蠶起，假改革家的說教，貌基督而心魔鬼的信徒，基督徒與基督徒的互相殘殺，無數信徒的背棄教會，新興起

的法利賽人，文士，的振講聖經，拘泥文字而自縛的奴隸，最甚者，則爲將不可言宣的道理而加以強辭曲解的教師，這一切險狀，都是爲耶穌的苦途。

總而言之，耶穌所求離開之杯，不是爲自己的痛苦，乃是在別人所受的苦難。不僅爲當時，且是爲後世。這樣不求天父從十字架死亡裏救他出來，是求天父把衆人頭上的重累，從他們離去。可證明這些祈求，不是爲懼怕，是爲愛心。

這以上所提，也不過可以說，或是如此。到底敢說沒有一人能說明所請求離開之杯，究竟是甚麼？從前，有法蘭西偉大的聖徒，稱客西馬尼園圖，爲『耶穌的謎局』。按照福音書的記載，猶大的賣師，爲人性不可解之謎局，客西馬尼的禱告圖，爲神性不可測的謎局。

汗與血

耶穌禱告以後，回去看見那三個門徒，已經裹緊外衣，躺在地上，穩入睡鄉，就是素日所認為忠勇的彼得雅各約翰，這時他們已被睡魔戰勝。但這也不必深刻的怪他們，因為一連幾天的工夫，百感交集，身心都是疲倦不堪，而又加以夫子對他們說的話語，前途大有惡劣的現象，那晚在樓上聚餐時的一段話，更令人難堪。這種種的事，都足以引起身體上的不快，到了半夜合眼便已睡倒；然而終不能算為平安的大睡。

正在這時，忽有夫子回來的足聲，並且說：『怎麼樣，你們不能同我儼醒一時麼？你們要做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

吾人不曉得他們，在睡眠朦朧中，是否聽明夫子的話，又不曉得他

們有甚麼話答覆。或者一直沒有甚麼回答，即便有，試想要說甚麼呢。

耶穌又離開他們，往前去禱告，心中比前次更加憂愁。他所警告門徒的那些話，免得入了迷惑，心靈願意，肉體軟弱，種種試探，是否他自己也要做醒防備呢？另外，還有試探，對這犧牲大功，是逃走呢？放棄呢？以武力反抗呢？是以別人性命，作自己代價呢？否則，求天父把這大苦從身上挪去呢？

現在耶穌又孤獨的前去禱告，好似在這茫茫大地上，只有他自己一人。到這時候，心內還想，離此不遠，尚有些朋友和他一同做醒，而且爲他素日所疼愛的人，卻不想到他們因爲困乏的緣故，已經睡去。那麼，在當夜爲心靈的撇棄，到明天就爲身體的撇棄，各自逃走了。

這些使徒，把他孤獨的撇棄，可見他所請求的要求，他們仍不會給

他。回想耶穌所賜予門徒的鴻恩賞賜，本無有限量，然而連這一時的同情，些須小事，還不會報答。他願意流自己的血，又加以許多的應許，又增加以無限的愛，要換得一時同情的微醒，仍不曾得到。在他們穩睡之中，耶穌獨自經受心上的痛苦，劇烈的攻擊，到底不是爲着自己，還是爲的那般睡覺的人，他的犧牲完全送予人，而自己的酬報，完全一無所有，可算最後落空的一夜。所祈求的，沒有一樣得到，在天上的父不聽他，在地上的人也不聽他。

這時候連撒但也不見了，在這茫茫的大地，只留下他孤獨的一個。那種態度，正好像在地上越過萬人的豪傑，往往得不到人的同情，常是暗中自己受苦，卻爲的把光明給別人。試觀於已過的歷史，古來的大勇，至聖，多是遺世獨立，衆醉獨醒，正如過渡茫茫苦海，他作了一個領

港者，而衆人都在船底下睡其大覺。

耶穌孤獨的態度，比較歷史上所說的勇士聖賢，更有甚焉者。在他四面的人，都入睡鄉，京都人士，完全穩穩的安臥在汲淪河兩旁，刷白的房屋之中。而天下各國各城，這一般快要過去的人，醉生夢死，均都沉睡不醒。那不肯睡去的，惟有寒燈下憂愁的母親，等候她的浪子回家。或是暗隅蹲踞的強盜，伺候逞兇作惡的機會。還有在此在彼，三五個哲學家，窮究思索，是不是有上帝的存在。

但是，此夜中，京城裏有一般不曾睡去的人，就是猶太的掌權者和他手下的差役。愛耶穌的人，應當保護耶穌的人，不會保護，最低限度，當表同情安慰的，也躺下睡去了。然而那恨惡耶穌想要把耶穌殺掉的該亞法不睡，十二人中也有一个不睡的，就是猶大。

這樣，耶穌還是孤獨者，他的同伴，不過只有他的憂傷心，和將要死亡的靈。所以又禱告天父，很願意再求天父把這一杯離去。這時心內的戰爭，越發厲害，甚至連身體也現痛苦的狀態。於是，把全身的力量集合起來，總要戰勝撒但的戰爭。力量到用至盡處，全身委疲頹頓，精神用完，終於得以勝過。

精神既勝過肉體，而肉體在戰爭以後，惟有作爲犧牲品流血之物。因爲戰爭既如此劇烈，已經把身體的根本搖動，所以雖然沒作甚麼勞苦工作，而費的力量，比勞工尤甚，不免全身出汗，這汗不比尋常，更另外和之以血。這樣在十字架所願意犧牲的血，未死以前，已經有血汗一點一點的滴在橄欖山的青草上，如此在心身交瘁的憂傷上，倒算是得到一點解脫。

到這時候，耶穌又出一新禱告，說：「我父阿，這杯若不能離開我，必要我喝，就願你的意旨成全」。

看到如此的禱告，可謂完全得勝，耶穌將自己意旨交託上帝，願意爲極端的服從。他深深的知道，除了服從在上帝範圍以內，人不能得到自由。耶穌的服從，到了如此態度，好似已失去他個性的價格，只餘下一人，就是與上帝聯合的人，與上帝合而爲一的人。如同說：「你所願意的，我也願意，這不是我的意旨，乃是你的意旨」。既有如此服從的態度，把死亡完全打倒，因爲他深信凡與上帝聯絡的人，必永遠不死。正如耶穌素日所說：「凡要保全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喪掉生命的，就得着生命」。

耶穌心中，既滿了這樣安慰，便從地上起來，回到門徒那裏去，看

見他們仍是睡覺。

他們第一次受責的時候，因過於乏倦，聽不明白。但是這一次主不呼叫他們，因為再勿需乎他們的安慰，從上帝那裏，已經接受到極大的安慰，遠過於人所能給的安慰。所以再跪在地上，對上帝重說，要擔當這犧牲的大事，說：

『不要照着我的意旨，但是要照着你的意旨』。

照這樣的說，上帝再不算作人的奴隸，任憑人肆意取求。可惜直到如今，還有人祈求上帝，認上帝爲人的幸福庫，只出上一點代價，或是唱詩，或是祭品；而就祈求說，我要福樂，我要健康，我要這個，我要那個，我要有力量，我要好豐收，我要仇敵受咒詛。但是新來的這反常者的禱告，他完全反過來，他說，不要照我所願意的，要照着上帝所願

意的。如同說：『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耶穌看，完全的幸福，在於人完全服從上帝的旨意。再則，人的意旨，要與上帝意旨合而爲一，那樣可以從心所欲，恰合帝旨。爲了如此，耶穌便想，假使上帝意旨，要我落在暴虐人的手下，把我掛在一塊木頭上，如同被人所輕視的野獸，那待算得甚麼呢？我信我的父，我信我的父愛我，我也曉得他愛我，過於我自己的愛我，而且我知曉他的智識，遠過於我的智識，所以無論如何，總是不外乎要成就我之福樂。雖然目下光景，照常人眼光，爲最不幸，爲至惡劣，然而深信既爲上帝意旨，必然是至善，至美，耶穌抱存這思想，照今人的觀察，愚昧之極，有類瘋狂。但推求到底，他的瘋狂，還遠超乎吾人的知慧。而且他所身受的殉義的苦楚，更遠勝於吾人世上的盲目的愉樂。

到了這時際，門徒們睡與不睡，耶穌不算孤獨者。在這大試探得勝之後，就很樂意的赴殉義的戰場，甘心捨生，連那劇烈的痛苦，也視為平安。

於是，振起耳鼓，聽聽猶大是否已來。

耶穌方才那如小鹿突突亂跳的心也停息不再跳了，因為賣他的人已經不遠了。就停步站立，忽聽得樹葉磨擦聲，人行腳步聲，而那燈籠火把的光忽隱忽現的透穿了疏林，就是那捉人的差役，緊跟着作引線人的猶大。

於是，耶穌就近那般睡覺的門徒，很放膽的對他們說：「你看，時候到了，人子被賣在罪人手裏了，起來，我們走罷，你看，那賣我的人近了」。

其餘的八人，離道路近些，聽得人的腳步聲，早已驚醒。他們還沒有工夫回答耶穌甚麼話，那羣豬狗差役，已促到跟前來了。

黑暗的時期

前來的這般羣衆，是一向靠公會度日，在聖殿大門外最無聊賴的一般寄生物。甚麼掃地夫，看門卒，今夜裏忽然放下簪帚，鑰匙；拿着刀，裝出兵的模樣，做起勇士來了。他們明知道耶穌同他門徒不過祇有二個人；按福音記載，他們來的人數確實不少，說：『來了許多人』。足證一個不事武裝的君子能使十個帶兵器的小人懼怕。

那麼，這班龐雜的脚色，帶着燈籠，火把，好像夜間過一種節期，使徒們黃白的臉，和猶大灰黑的臉，一同在燈火紅光之下，閃爍動蕩。而耶穌面色，帶着流過血汗的痕跡，卻滿有平安，發出一種比燈光還亮

的色采。猶大在這時候，便搶近前來一步，要與耶穌親嘴，耶穌就對他說：

『朋友，你來作甚麼，你用親嘴的暗號賣人子麼？』

耶穌好像說：『你作的事，你已經知道。而且你要知道，現在親嘴的行爲，就作了你以後不能擔當的苦楚的第一件』。猶大用這暗號，爲的使這般無用的東西認明耶穌，因爲猶大曾對祭司長說：『我與誰親嘴，誰就是他，你們可以拿住他』。想必在路上同來的時候也和這些寄生物照樣說了，這樣，可以免得捉拿錯了。但是，猶大的親嘴，不但爲記號，而現在便成爲一種行爲，把猶大污穢了。在於取耶穌方面，更是一件污穢事，比較兵丁的唾沫，猶太人的掌頰，十字架下滿了海絨的醋，更加難堪。因爲從前這嘴，承認耶穌爲朋友，爲夫子，而且用一個杯子喝

過葡萄汁，共一個盤子喫過飯。

有了這暗號，那羣人中幾個大膽的，就向前捕上來。

『你們找誰？』

『找拿撒勒人耶穌。』

『我就是！』

耶穌一說完了「我就是」，這般狗差役，嚇的往後退。或是爲了耶穌的聲音鄭重，或是爲了他的面貌發生異彩。耶穌爲解脫那十一個人的危險，重說：

『我已經告訴你們，我就是，若是找我，可以讓這些人走』。

這時候的彼得，夾雜在亂人中，也儆醒了，也不怕了，立刻拔出刀來，削掉了大祭司長的僕人馬勒古的耳朵。試看彼得，這一夜的工夫，

有幾次變化，真令人無法了解。方纔說，無論如何，他不離開主。但一到園中，便大睡其覺，不肯醒寤。及到羣衆前來捉拿耶穌時候，他忽然又顯出壯士行爲，拔刀相助。再過不多時候，又發誓的不認得耶穌。

不過西門這種愚昧而不合時宜的行爲，立刻受耶穌的責備。

『收你的刀入鞘，凡動刀的，必被刀所殺，我父所給我的那一杯，我豈可不喝麼？』

他說完這話，就雙手自奉交給與他最近的那些人，他們就用繩子捆好了。不過在這個時候，耶穌控告這般無勇無膽的人說：

『你們帶着刀和棒，出來拿我，如同拿強盜麼？我天天坐在殿裏教訓人，你們並沒有拿我』。

耶穌是世上的光，黑暗要掩住這光，充其量也不過僅能在不多時間

加以遮掩。正如暑熱時期，黑雲也能遮住太陽，但是被風一吹，雲就散去，顯得太陽的光，比從前更明亮。那些前來捉耶穌的雜役，各人要急忙的回去，領取他們的工價，所以各人連一句話也沒有回答，只是趕快把耶穌捉住，擁擠着走下山坡，正好像宰牛的人，把一個要殺的牛拉到下處。按照馬太的記載：『到了這時候，使徒就撇下耶穌，四散逃走了』。因為耶穌當場禁止他們，不要用武力方法自衛，可見這位彌賽亞，但不給敵人以厲害的反抗，反倒自己拱手獻上，任他們捆綁。救主來，不是爲的拯救自己，門徒們到這時候，到底應當如何，只是四散逃去，免得和耶穌一樣，同被捉去，到掌權的面前受審。在從前，門徒想他的夫子得國，把有權的人，取其職而代之。如今忽然掌權的人，又大施起他的權威來。不過僅有兩個人不會逃跑，遠遠的跟隨，而這兩人到該亞

法的院中，始得再相見。

當夜客西馬尼園中發生這事，當然不能十分安靜，一場喧鬧，在所不免。在榨酒處一所小房，有個少年睡在其中，那少年從睡夢中驚起，急於要探聽外邊的事，顧不得穿衣，赤身披着一塊麻布。那些雜役，想這也是一個逃去的門徒，就下手捉他，那少年撒下麻布，赤着身子逃走了。很難知道這少年是誰，他好似從一個不知地方而來，向一個不知地方而去，只穿過這一條路而已。有人說，這少年就是記載這事的馬可，自從那夜以後，想把耶穌的歷史記在書上，而成爲第一個作者。

亞那

過了不多的工夫，把耶穌解到亞那的公館，他女婿該亞法當下作大祭司長。這時候半夜已過，雖然那般謀害的人，已經知道耶穌快要捉住

，但爲了夜深，各人也各自回家睡去，所以不能立刻加以審問。在那作領袖的，願意把這事從早解決，爲的：一則防備引起人民的騷動；一則免得彼拉多思多生疑。不過這睡魔作怪，不但纏住義人的朋友，也迷了惡人的夥伴。因此，不得不再遣差役，到四下裏招呼那文士和其中領袖速來聚集。在此時間，這位老年的亞那不曾合眼，他自己就把假先知（耶穌）審問一次。

亞那曾作過七年的大祭司長，在提比留登位的那一年（即紀元後十四年）被羅馬人強迫去職。然而在猶太人看來，仍以亞那爲宗教界正式的中心人物，他是撒都該人，在幾家教閥中，屬他爲唯一的家長，當卜他女婿作大祭司長，他五個兒子，以後都作過大祭司長。其中有一個仍叫亞那的，他主張把耶穌的弟兄雅各用石頭斫死。

耶穌到這麼一個人面前受審問，是一件絕大的事實。就是拿撒勒人木匠之子，第一次與宗教界作對面的戰爭，這人可算耶穌正式敵對。從前所經過的文士與法利賽人，都是附屬的軍佐，如今正遇着大將軍。從前在聖殿裏，耶穌說，某某有禍了，是居訐告人的地位。如今在大將軍前，是居被告地位。這是在當日經過第一次的審，而在幾個時辰之內，經受掌權者四次審問，兩個屬於聖殿的，即亞那與該亞法，兩個屬於地方的，即安提帕王與彼拉多方伯。

亞那所要審問第一要事的，爲誰是他的門徒，這位年高多智的老亞那，政治眼光比宗教眼光還高。好比看病，要探求其本，絕不似一個尋常撒都該人，注重彌賽亞來的虛話。他所要知的，是怎樣的人，跟從這位新出的先知。又要知道這些附從的，是屬社會上那一階級。從此方法

觀察，便可以決定耶穌的運動，是不是可發生危險。然而耶穌絕不作聲，僅注目看他。哎呀，這位賣鴿子的老板，是存一種輕蔑的心，以爲耶穌就賣出相隨的朋友。不料這位抱持高尚風度的君子，連賣他的那位使徒也不願賣出。

耶穌既不肯回答，亞那就再問他的教訓是甚麼？耶穌說：『那不必問我，我在衆人面前，宣講公開，在聖殿，在會堂，和衆人聚集的地方，我在暗處並沒有說甚麼，你爲甚麼問我，可以問那聽見的人，我對他們說的是甚麼』。

耶穌這樣回答，純屬實在的事。有時雖然和門徒似有專留的教訓，但是還勸門徒在房頂上傳揚出去。所以對於耶穌的訓誨，不能說是隱祕的，可以說是公開的，不是專爲幾個宣講，反倒可以說是普遍的，爲萬

萬人的。雖然，沒記亞那再問甚麼話，大約可以說亞那一定怒形於色，因為站在旁邊的差役，就批耶穌一掌說：『你這樣回答大祭司長麼？』這一次的掌頰，算是耶穌赴十字架的路，第一次污辱。試想臉上受這個下人掌擊發紅的指印，是何等難堪。

「耶穌就轉身對他說，若我說的不對，你可以指證我的錯處，若我說的對，你爲甚麼打我呢？」

——這個小人，看見耶穌安靜溫和的這樣對待，自己倒羞愧無地。而那亞那心中倒想到，這人不是一平常賣嘴之流，越想越有危險，就下決心非剷除不可。但無論如何，不能強他說出甚麼口供，只好解往該亞法處，再開虛偽的審庭。

雞叫

在那十一個逃走的使徒中，僅有兩位，因為憂悔自己無勇便遠遠的，悄悄的，抱着畏怯的心，循着城根的黑影，跟着閃爍的燈火，仍一直前去。這兩位：一是約拿的兒子西門，一是西庇太的兒子約翰。

約翰是該亞法的差役，素所不認識的。所以和耶穌前後差不了多少工夫，就相隨進到大祭司長的院中。這西門或為怕有人相識，或為過於膽怯，就停立在大門以外。約翰在裏面，回頭看不見同伴彼得，爲了有伴可得彼此相慰，而且一同聽審，可以記得清楚，所以出到院外，招呼彼得一同進來。他先對看門的使女說了一句話，及至他二人一同回來的時候，那使女向彼得一看，就對他說：

『你不也是這個人的門徒麼？』

但是彼得似很不以爲然的樣子，說：『我不是。你說的甚麼，我不

懂得』。

他們二人往前去，坐在一堆方生的火的旁邊，那使女放心不下，再跟上前來，要在火光之下，仔細看看，有人對他說：

『你不也是與拿撒勒人一起的麼？』

但是，他又重新起誓的說：『我不認得他』。

那使女搖著頭回到大門去了。而那些一同烤火的人，爲了彼得這樣發急的不認，因而大家更發起疑心，人人都定睛看他的面色，就說你一定和這個人是一夥的，而且你的口音也是。

彼得仍是發咒起誓說：『我不是』。恰巧有一個人，是馬勒古的親戚，不等彼得的話說完，就插嘴說：

『我不是看見你同他在園子裏麼？』

正在這個時際，雙手受縛的耶穌，要從這廂過到那廂，經過院子到該亞法處受審，親耳聽見彼得起誓說『不認得他』的話。耶穌轉過頭來，看了彼得一眼，卻不是怒目而視，乃是半愁半疑的。而彼得一經他夫子的注目，想起他神性的態度，心中有如潮湧，無法按捺。可憐那個漁人，從這數天以來，爲了事情過多，委實沒得到一點平安。不過自從經過耶穌這一次的注目，使他往後一生不會忘懷，這一瞥的工夫，比較對他用一段長篇演講更爲有力的多。

好似耶穌對彼得說，可憐阿，你也要賣我麼？平常日子，你本是使徒中的一個，也是我心中多存盼望的一個。在同人中你作了最剛直而有熱誠的人，沒有學問，卻大有熱心。獨不記得在該撒利亞腓力比的路^上，承認我爲基督麼？我一切教訓，你都曉得，這現在說不認得我的話，

就是出自平素與我親嘴的口，目下這般人要謀殺我，你爲何就說不認得我呢？我從前曾責你攔阻我，曾責你體貼人的意思，不體貼上帝的意思。你既明曉我將不免一死，你爲何不與別人一樣逃走？你不明白你自己的力量不足，你不會喝我從前所說的那一苦杯。現在不如快去，使我不再見你的面。一直等到我得着釋放以後，等到你藉着信心，接受了重生，而後再相見罷。你既害怕喪命，在這裏作甚麼？假如不怕喪命，爲何說不認得我呢？連猶大還有點相認，他明明的和我的敵對一同來尋找我，不說不認得我，反倒公然認我，用嘴親我。西門，西門，我曾對你說過，你要和別人一樣離開我。但是現在的樣子，比較別人，更加添了我的憂苦。不過我已饒恕你的錯失，並且我還是保持我的愛，不知道你自已能不能自恕，而有悔心否？

西門彼得經耶穌一瞥的注目，無形中感受不可言傳的影響，就低下頭去，心中暗想。再說不出一句甚麼話，臉上發紅發熱。面前所烤的火，已經變成地獄的火，引起心中無法名狀的憂悔，身體忽冷忽熱，再三揣想方才所說不認識他的話。耶穌雖是一瞥遂即過去，而彼得這次醒悟，比較從前更大而多。甚是可以說，這是他正式看見耶穌的第一次。

他少心無力的，蹣跚着踱出大門之外。那時天近黎明，在萬籟俱寂的沉悶中，遠遠的農村中，一隻荒雞叫了一聲。這本是活潑而快愉的聲音，但是西門一聽，使他的心有如夢醒。聽得雞叫，就想起從前耶穌說「雞叫以先，你要三次說不認得我」的話。好似人隔了一世，忽憶及前生。又似人久離故鄉，一聽得鄉談，想起老家。爲了一聲雞叫，令西門想起從前和耶穌同在的光景，清晨的訓誨，天將破曉加利利湖水的平靜

，一切都歷歷在目，而無法擺脫心緒之憂苦。在這東方將白的沉寂中，蹣跚的走下山坡，用外衣蒙頭，聳肩搖抖，一似羞難見人，不覺的流淚痛哭起來了。

可憐的西門，這時你的哭，正是上帝賜給你的恩典。爲你自己哭，爲夫子的痛苦哭，爲賣師的同伴哭，爲逃走的同人哭，爲夫子的死亡哭。再是，你痛哭的淚，要爲你以後世世代代不認識主的人而流。甚至有人在不認主以後，絕不悔改的，要爲他們所發現的跌倒而流。吾人各自揣想，是否有一次效法彼得，說，不認識我們的主。有人自幼稚已經認識耶穌，在他面前祈禱。但爲了同伴一時的譏笑，甚至能說『我不認識他』。

彼得雖是跌倒，卻憂悔而痛哭流淚，用外衣蒙頭，一似羞愧難當，

無顏見人者。所以再過不幾天，從死裏復起的耶穌，又和他親近，把他的眼淚，永遠擦乾了。

撕裂的衣服

該亞法的真名字叫約瑟；該亞法是一綽號，與磯法同爲石頭之義。這位不幸的人子，正受擠磨在這二石之中，石西門可表無勇的朋友，不能施行拯救。石約瑟可表耶穌的敵對，必要致之死地。這樣，耶穌好比一生命的糧，被磨在上下二石之中，上有跌倒不堪的西門，下有存心恨惡的約瑟。上有將來教會的領袖，下有將滅的教會的首領，其中的耶穌作了一粒麥子。

這大公會的會員，已經在聖殿聚集，等在那裏。有亞那，該亞法，又有約翰與亞力山大，另外還有別的巨頭。平常所有的會員，爲二十三

個祭司，二十三個文士，二十三個長老，有正副二主席，共有七十一人。但這一次有多人不曾出席；有的爲懼怕惹起大亂，那種懼怕心，比恨惡耶穌的心還重；有的不願參與這事；更有的不願定義人的罪，但不敢出席公然保護，如夜間然的門徒尼哥底母，熱誠的亞力馬太人約瑟。

但是，雖些有人不曾出席，而到者已足法定人數，可以判定這義人的罪，而有手續上合法的做作。到會的會員，願意從速解決這公案，爲了有三等人，報仇志願過於深切，就是宗教界，法律界，和上級社會的資本界。都以爲時候一到，立刻決定，不可再誤，轉生變局。試想這次法定，滿了這種脚色，在這燭影火舌之下，好像一羣死鬼，召集五更大會。有年紀很老的，寬膀的，大鼻的，掀鬚瞪眼，那種不耐的樣子。各人都穿白色的制服，頭上裹着一塊大布。有人更修飾作態，慢慢舒整其

于思的長鬚。他們作半環式坐定，好似被催眠術催迷的一般活死尸。其餘的那空場，就有這般人的親友，和聖殿的雜役，執刀棒的兵丁，全堂充滿了墳墓的空氣。

雙手受縛的耶穌，被推向前來，直像一個判定罪名的人，擁到大戲場，受野獸吞噬。亞那因為在第一次審問時候，得不到回話，因而稍存戒心，怕不能加以死罪，所以早預約下許多作假見證的人，免得在審理時間發生意想不到的困難。既有虛偽的法庭，必不可少的就是假見證人。

其中有幾個人站起來，作見證告他說，我們聽見他說：

「我要拆毀這人所造的殿，三日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

這種控告，按照當時猶太法例，算是「褻瀆毀謗」罪重惡極的事犯。因為聖殿是天上上主的居所，唯一無二神聖不可侵犯的。若有人威嚇

聖殿，與威嚇聖殿的主，有同一的罪名，而且也是褻瀆了人民的主宰。耶穌曾有類似這樣的話，在說預言時候，說：『將來這殿沒有一塊石頭留在一塊石頭之上』，卻不是說他要拆毀聖殿。在別處講道曾說：『人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重造起來』。乃是用爲比喻，說他復活的事。類似如此見證，也是各不相合。如果耶穌要爲自己辯護，用一句話可以推翻他們，而耶穌卻是不作回答。

大祭司長忍耐不了他這不回答的態度，就起來，站在中間，大聲的說道：

『你甚麼都不回答麼？這些人作見證告你的，是甚麼呢？』
但是，耶穌仍不言語，甚麼也不回答。

耶穌這樣的不回答，比較用口才辯護，更有力量。不過因這種態度

，越發惹動審問者的震怒，更要定以死罪。他對亞那不回答，對該亞法也不回答，以後對安提帕，彼拉多，均是一樣。但是他的不回答，不是無話申訴，乃是當說的話已經再三對人說過了。倘若在審問之下，給他一個正式的答覆，那審問者或是不明白，或可把他的答辭，作為定他死罪的一個新把柄。況且凡係超越人羣的真理，多是難以言辭解說，只有博愛的力量，或可表示真理的萬一。而且此種言語，只有熱誠研究真理之人才能接受。甚至這人明白真理萬一的一份，仍不是藉着言語方法得來，乃是藉着他自有的直覺而得。

耶穌的不回答，對於四面觀審的羣衆，臉上絕不顯露不平安的狀態。倒還是他們各人臉上，有不平安樣子，覺得他自己受了耶穌的審問。於此等小人面前，若是一個小人，可以用自己舌鋒辯護，倘是一個君子

，何必爲自己辯護呢？所以耶穌不回答，即便勉強對他們說話，也不過直接的幾句很短的話。

主席的該亞法，爲了耶穌這樣不答話，就大發雷霆，要勉強他說話，問道說：

「我指着永生的上帝，叫你起誓告訴我們，你是上帝的兒子基督不是？」

他們的審問，或用假見證方法，謊言上疊累的加上謊言。或問耶穌常說的話，要重新得一把柄。耶穌均不回答。但是，該亞法一說到指着永生的上帝，耶穌不能再不回答，就一直在衆人面前，把心內隱祕的話，全說出來：

「我若告訴你們，你們也不信；我若問你們，你們也不回答」。

於是，那裏的會衆很忙迫的起來，手指着耶穌，問道：

『你是上帝的兒子基督不是？』

問到這地步，耶穌再不迴護，不能像西門彼得的樣子，不認這事。

雖然爲這事受死，也不能稍爲掩飾。於是，耶穌在猶太子民面前，一如在萬代萬人面前，直接擔負這責任。大凡無論何人，能負全責的人，就能解決一問題的全責，所以耶穌到此地步，不能不完全回答，正如在該撒利亞腓力比的路上，由別人高聲說明他的地位與名義，而且他自己也承認這名義。所以如今到了死亡地位，仍是承認。耶穌對他說：

『你說的是，然而我告訴你們，後來你們要看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駕着天上的雲降臨』。

耶穌回答這樣的話，何待大祭司長定他死罪，他自己已經定了自己

的死罪。在這怒形於色，口吐白沫，要殺人流血的一羣衆人面前，敢放膽的說出這樣的話。在從前不過僅是對知心朋友說的，他的朋友能賣了他，但是他不能賣自己，更不能賣他的天父。現在事機已經成熟，任憑那一羣怎樣待遇，都不必計較，應當說的，一概說出。

該亞法聽得這話，算得了勝。修飾作態的，站在主席的地位。一聽耶穌的話，好像沾染了污穢一般。就急忙撕開他身上外披的大衣，大聲說：

「何必再用見證呢，他親口所說的，我們親自聽見了，你們的意見如何？」

那一羣狗，隨聲亂吠，都說：

「定他該死的罪」。

那會衆不再問甚麼話，也沒有人否認這定案，就是假先知，應當得一死的罪名。

到了這種時際，假法庭算告完畢。衆會員心中好似放下一個重石。大祭司長卻撕掉一件衣服，繼子落在地下。他穿着撕破的外衣，直似大將軍奏凱而回的那面颯爛的大旗，好不榮耀威風。該亞法絕不曉得再過一天，更有一件裂開的衣服，比較他這一件還要寶貴。又不曉得他撕裂衣服，就是他那大祭司長地位破裂的預兆。從他以後繼位的祭司長，都是有名無實，仰人鼻息，再過不多幾年，連那大白石所作的大祭司長的駐所也被人破壞無存了。

蒙着的臉

在虛偽令人輕蔑的法庭，和罪名的叛決，過去了。

但是，還有一件必不可少的，是得請求羅馬方伯的許可。所以衆會員另退到一處，密商有何方法可以得到這許可證，而且請求要當日執行。處在這種情勢下的耶穌，失卻公權的保護，如同獵獸被棄的陽子，群狗都可爭食。甚至聖殿那些下役，也要乘機會，尋一嬉戲的玩笑。可見人類所有獸性並未完全消滅。常見有人，設若他知道刑罰人，而自己可以不受報復時，對於不能自衛的人，好施一種不情的苦待，這足可證明那人獸性的存在。雖然在平時加以壓制，一遇機會，便能無心的發作。明明是人，而就支獠牙，伸虎爪，作獠笑，口中的話，一片狗吠狼嚎聲。遇有一滴血，爭着去舐，因爲血的醉性比較任甚麼酒都有熱力。

最顯然的徵驗，是在人多會集的時候，用戲弄方法施行暴虐行爲。如同猛虎有時可變作頑童，而頑童有時可變作猛虎。對於被捉獲的耶穌

，這些猶太領袖，去請求外國長官的許可證，用以殺戮本國一個最無罪的同胞。在這往返請求等候的時間，還想趁此小機會，好似使他在未受大苦之前，先嘗戲弄的滋味。這一般野蠻人，就以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彌賽亞，作爲可笑弄的玩物。或者，他們以爲此等戲弄，爲理所當有的，他們爲了一夜工夫，不曾睡覺，而且出城到橄欖山，經過一次可發生流血的冒險。顯然的實事，也有一個人被削掉耳朵。在一個快樂的大節期之前，感受這般勞苦，已覺不滿，而又失掉不少節上可賺錢的機會，所以作一侮辱的取笑，也覺爲正當，而爲應該有者。

但一時，想不出開始動手的方法。現在雙手被縛的耶穌，朋友都不在面前，是一個孤獨者。然而這般敵黨，一方面不免稍存一點懼心，是爲了看見耶穌的眼光，好似直接參透他們內裏的意念，一如日光照亮人

的暗幕。一方面又生出一點敬畏心，看見耶穌站在面前，他的態度，全身疲乏痛苦，臉上帶着舊血痕底下出的新汗，直是一個最可憐而沒有保護的鄉下人，而且已受了最高尚最聖潔的大公會的判決。再過不多時，就奴隸強盜般的釘在十字架上。他已喪失人的資格，變爲一件玩物，長官可以送給下人，任意戲弄取笑。然而耶穌站在當中，不說話，不歎息，也不流淚；而他的眼光中，卻滿了愛惜。正如慈父注目看他那些發了狂瘋的兒子，得熱病快死的好友，爲了這樣，他們又生出一點敬畏。

正在這個時際，不知是一文士，或是長老，走過耶穌身旁，就吐唾沫在他身上，作出輕蔑的榜樣。大概這人很重看禮節上的清潔，早已用水洗過手，不敢用手摸上帝的敵對，而尚口帶活氣的這個死屍。然而還想用身上排洩的一種廢物，表示他凌辱的心，唾沫實在是合適的東西。

旭日的光，和神性的光，內外交輝，變爲博愛的新光，充滿了耶穌的臉。卻被猶太人無情的唾沫，玷污而掩蔽了這血痕的榮光。

但是，這些下人差役，不像以上的文士，長老，怕沾染污穢，不敢用手摸耶穌。卻是要效法上人的榜樣，想加以戲弄。以爲吐唾沫不足盡致，於是，那接近的就用手打他的臉，稍遠的就用拳打他的背。尤其難堪的，是那些惡言穢語的訕笑，比較擊打的傷更覺重大。

先是，耶穌雪白的臉，經旭日的照耀，變爲金黃色。如今因爲受掌擊的重，變爲紫黑色了。以他平日柔和多愛的身體，衝激在這群人的波浪中，委實站立不穩，而四面七言八語不堪的話任意衝口而出。然而耶穌絕不回答，從前在該亞法面前，曾向打他的人，說：『你打我，可以指出我的錯處』。如今在這些不法的人手下，就再沒有甚麼分辯。

這不法的人中，有一個人用一塊穢布遮蒙了耶穌的臉，結緊在後頭。他把四圍的人推開一點，滿面帶笑的說：

『讓我們捉迷藏吧？這人自以爲是先知，他可以猜猜打他的是誰。於是，把布蒙住他的眼。這樣作，可以算有意料不到的好處；或者，這人有意爲之，特意遮了耶穌注射到人身上的眼光，免去他們各人心上不安的懼怕。』

這種捉迷藏兒戲的作弄，有的扯衣裳一下，有的打一拳，或是從後驀地向前一推，或更有用棒照頭擊打一下，說：

『基督阿，你可以作先知罷，說打你的是誰』。

這耶穌怎麼不作聲呢？從前不是會說預言，聖殿怎樣被毀，怎樣戰爭，怎樣地震，和種種的異事。如今何以不會說打你的是誰，如今是失

掉以先的權能呢？還是個作阱自陷的假先知呢？咳，那些加利利粗而愚笨的鄉人，容易欺哄，我們城裏人不肯上當，不易欺瞞，一見可以認出真假，照這樣欺人的假先知，早除滅了，也就罷了。路加於此有記載的一句話，說：「他們還用許多別的話辱罵他」，爲的是反對他。

在該亞法和其他領袖，認爲解決這事，越快越好，經過衆人這番戲弄，已經够了。不如快引渡到彼拉多面前，而請求一執行死刑的許可證。因爲大公會雖是一法庭，而處決權猶操之羅馬方伯。於是，吩咐人用一條繩子，牽引到方伯公署，在後面的喊叫的衆人，個個爭先，要搶進入羅馬方伯的大堂。

本丟彼拉多

自紀元後二十六年，羅馬帝派彼拉多爲駐耶京的方伯，管轄猶太全

地。考之歷史，彼拉多未蒞任猶太以先，關於他的記載無多，或謂其祖系出自被釋的奴隸。

彼拉多作方伯，在任也不過有幾年工夫，但是猶太人恨他已到極點。歷史上不詳他的事蹟，所可知者，都是出於猶太人或基督徒的記載，目爲可恨的仇敵。很清晰的，於紀元後三十六年，敘利亞總督叫彼拉多上羅馬，爲一控告案自己去伸訴。未到羅馬京城，而提比留已經宴駕。按一遺傳說：那位嗣君，流放彼拉多於高盧，不久，彼拉多自殺。

猶太人所以恨他的原因，爲其輕看猶太的規矩。他看猶太人爲下級民族，有如毒蛇，非用武力與棒，加以痛擊，別無良策。吾人試一看他對於耶穌的審問，可以略略看出他性情的如何。他是一個懷疑的人，極受希臘文化的影響，不信本國的衆神，更不信他所轄管的民族的上帝。

像這般穢污不堪，徧衣生蟲的種族，而又有嫉妬，營私，裝滿分爭的祭司，上帝而肯選此民族，由這般人作爲代表，那麼，所謂『上帝論』者，不過是一卷複雜的野蠻的神話而已。彼拉多的宗教觀念，只行他職務上的欽崇，除敬皇帝而外，別無宗教。他與猶太人第一次的衝突，即由宗教而起。當他派軍隊進入耶路撒冷的時候，並沒吩咐兵丁，除去旗幟上羅馬帝的銀像。爲時正值半夜，人民未曾立起反抗，及到天明，全城騷然。按之羅馬寬容政策，對於屬地，凡無關重要的事，概從本地禮節。而彼拉多這種行爲，是違犯向例。猶太人看到帶着銀像，進入聖京，以爲忍無可忍，即時派出代表，到該撒利亞向彼拉多請願，要求除卸帝像，彼拉多不允。代表用了五天的工夫，熱誠的向其哀懇。彼拉多以後不勝其擾，派兵拔刀向代表施以威嚇，如再懇求，即用刀殺死。代表不但

不怕，反而伸頸請死。彼拉多見他們這樣誠懇，終於將銀像卸除，運到該撒利亞。

雖然如此，卻未能減少猶太人的恨心。這是因為再過不多幾天工夫，彼拉多進駐了希律王的王宮，在宮中安設羅馬先帝的牌位。按照猶太的教典，耶路撒冷不可有別的神位，爲了如此，猶太人求彼拉多撤去，他不聽其請求。猶太人即說，如不允所請，將向羅馬帝京請願，他仍不應允，終於猶太人上訴於羅馬帝，帝下一諭令，把牌位移至該撒利亞。

照這樣說，彼拉多與猶太人的衝突，兩次都是彼拉多失敗。及至又發生第三次，彼拉多卻大獲勝利了。彼拉多來自羅馬，看慣羅馬城內，石修的水渠和浴室，有非常的便利。因此，他一到耶路撒冷，看到飲料的供給極感困難，就定了主義，在耶京城內，用石造一大蓄水池，而又

開一長渠以通之。但是，此種大工非有巨款不能舉辦，於是，便想從聖殿庫支動這一筆大款。按之聖殿銀庫，年來收蓄很富，爲有各地的猶太人，每年進殿，有納捐義務。而那些不能來的，也設法輸納一份，這些年積月累，收貯極豐。雖是如此，而那些祭司極不願意彼拉多以修池名義，支動庫款。就挑撥百姓，趁彼拉多到耶路撒冷的時候，有幾千人包圍了他的行宮，就是希律王的故宮。彼拉多機警多謀，用帶有短棒的便衣隊，雜散在衆人之中，及到他們大聲喧鬧時候，出其不意的，那便衣隊劈頭痛擊。經過不久時間，民衆都各自逃去，彼拉多得以自由的取去庫款，修造了自己的浴池。

這事發生，不過是幾年前的騷動；而時到如今，大變從前光景。在從前，祭司長要想革除彼拉多，因爲他是代表羅馬的勢權，污穢他們的

宗教，強取聖殿的儲金。如今到了無法地步，不得不向彼拉多祈求，爲的要除滅新生的恨惡，比較恨惡彼拉多更爲強而有力。然而在內心仍十分委曲，以自己無權判定死罪，不得不如此辦理也。

在這禮拜五的清早，彼拉多緊裹着外披的大氅，朦朧呵欠的在宮裏等候，十分不耐猶太人以宗教的糾紛，來驚擾他的清夢。認爲這些於他無關的小事，使他不安，大不值得。

那羣控告耶穌的衆人，已擁擠到彼拉多宮門之外。但多是不敢進去，怕沾染了宮內有酵餅的污穢，便謂一日不潔，不得喫逾越節的筵席。咳，流無罪人的血，不算沾染污穢；而接近一點有酵的餅，便爲不潔；何其輕重倒置！

有人報告彼拉多說：「大衆到了」。他便走到門口，問道：

「你們告這個人，是爲甚麼事呢？」

站在彼拉多面前的人，素日認彼拉多爲仇敵，而他們所告發的人——耶穌，也被他們認爲仇敵。彼拉多和耶穌既同被他們認爲仇敵，於是彼拉多不知不覺就偏袒耶穌。不過他的偏袒，不是出於愛護心理，乃爲如果證實耶穌是無罪，便可藉此大大反對衆人的喊叫。

該亞法一聽彼拉多的發問，身上如同觸電，就立刻說：

「這個人若不是作惡的，我們就不把他交給你」。

彼拉多既不願爲宗教上的論辯，枉費時光；又不曉得本案的發告，爲致人於死。就絕不猶疑的說：「你們帶他去，按着你們的律法審問他罷」。

就彼拉多這樣說話，已經露出他的人格和性情，願意釋放耶穌，不

負殺人的責任。像如此寬讓，在尋常本可以討該亞法與衆人的喜歡，然而在這一次，反惹得衆人的不滿。因為彼拉多的話，更令他們想念到自已沒有判定死罪和執行死刑的權柄。

所以他們回答說：「我們沒有殺人的權柄」。

彼拉多一聽這話，方知道他們決意要殺害耶穌，所以就要根究耶穌所犯的是甚麼罪。因為在猶太人所視為當死者，在羅馬或認為末節。然而聖殿的一般領袖，早已防備這一着，未發告之先，已擬定下一種控辭。設若，一直控告耶穌，說他傳揚天國，那麼，彼拉多必付之一笑，不與審理；於是不得不撒謊。可證明人一犯罪，不能不罪上加罪，是種很自然的道理。他們想到有唯一方法，能控制彼拉多，就是在於他對於羅馬的忠心，所以從政治一方面措辭。假如控耶穌自稱彌賽亞，彼拉多必

一笑置之，如告耶穌是一犯國法的，挑唆人民背叛羅馬，那麼，彼拉多必處耶穌以極刑了。

他們就控告耶穌說：『我們見這個人，誘惑我們的百姓，禁止納稅給該撒，並說自己是基督，是猶太人之王。他煽惑百姓，在猶太遍地傳道，從加利利起，直到這裏了』。

像如此捏辭妄控，都是謊話。耶穌非但未曾禁止人納稅給該撒，反倒說『該撒的東西，當歸給該撒』。而且他教訓人的時候，絕不論及關於羅馬權勢的如何。不錯，他自認是基督，但絕不似猶太意想所望者，而為政治上的君王。再者，不但絕不煽惑百姓生亂，反倒要使那些命運不好的人民，變為有幸福的人民。

彼拉多一聽所控告的話，雖是如此緊要，然而不能不發生疑心。據

他自己揣想，這些前來告發的人，前日都是恨惡羅馬官府，也恨惡他本人，而且也有幾次上帝京控告，想要使他革職，就是在睡夢中，也絕未忘記他們排外的思想。爲何如今一變平素的常態，而來作效忠羅馬的行爲。今前來所控告的，爲一個反對羅馬的事犯。爲何把一個本國人欲成就國人素日志願者，反而控於羅馬人前，必致之一死爲快呢？

彼拉多由懷疑的心理，引起研究的觀念。爲推求所以，便退入公署，吩咐人把耶穌帶進來。彼拉多不追究小節，直接就大事上審問，問耶穌道：

「你是猶太人的王麼？」

但是，耶穌不回答。他之所以不回答，是爲了無論如何，不能使一個絕對的不曉得上帝的羅馬官，尤其是一個無神派，像彼拉多者，能明

白道理，而會了解天國的意思，以屬於靈界的勢權，銷除武力的勢權；他所崇拜的，惟有皇帝提比留，焉能領悟像耶穌這樣的一個王位呢？

耶穌早已參透彼拉多所藏的深意，所以不肯回答，和從前對於亞那，該亞法的態度仍是一樣。而這位羅馬方伯，他不曉得耶穌爲甚麼不作聲。最奇怪的是，死的罪名快臨到頭上，爲何不替自己作一言半語的辯護。所以這位羅馬方伯就說：

「他們作見證，告你這麼多的事，你沒有聽見麼？」

但是，耶穌仍不回答，連一句話也不說，以致彼拉多越發奇異。在他的心意，不肯爲等在外邊的人，稍示退讓，因爲那般人不但恨惡耶穌，也恨惡他自己。所以要翻來覆去的問，要藉耶穌的反駁，得一機會，即行把耶穌釋放。

『你是猶太人的王麼？』

假使耶穌說我不是，那麼，對於他要成全的工作，算是自己賣自己而放棄了。況且，從前有門徒跟前，和在審問他的人面前，自己承認是基督，到了現在，必不爲救命而說謊言。所以就不直接回答，卻照他從前方法，在別人問上，另生一問，便說：

『這話是你自己說的呢？還是別人論我，對你說的呢？』

以致彼拉多幾乎認耶穌是有意得罪他。便說，我豈是猶太人嗎？『你本國人和祭司長把你交給我，你作了甚麼事呢？你是猶太人的王不是？』

吾人如果詳細推論彼拉多的意思，看出他有意要釋放耶穌。好似說，我是甚麼人，你豈不知我是羅馬人嗎？我和等在外邊的你的仇敵，信

仰上絕對不同，告你的不是我，是祭司派。他們勉强的把你交給我，爲了他們不能定你的死罪，如今你的命懸在我手，大可以從實清清楚楚說明。如果告的事不合，我可以釋放你。

耶穌不願意逃避死亡，又不願失掉爲真理作見證的機會。在耶穌想，天上無所不能的父，能否要使這位羅馬官悔改，而作我死到臨頭，末後工作的一個效果。所以對彼拉多說：

『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僕必要爭戰，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是從這裏來的』。

提比留的大臣，不懂得『這世界』的對方，而有『那世界』。據他想，那世界若是天上，這世界便是地下。天上爲衆神所居，衆神的有無，則不敢必，如果有，有護人的善神，也有嫉人的惡神。說到地下，

無非一個陰間，死人的魂的居所，而魂的有無，有誰知道呢？據他所知的，人的身死，或火燒或蟲喫，同歸於盡。所以他對於人生的寫實，只有今世，就是許多國家所有的世界。就問耶穌說：

『這樣，你是個王麼？』

到了如此地步，耶穌不能否認。在別人面前傳揚的真理，也要在瞎子面前傳揚，所以就說：

『你說我是個王，我爲此而生，我爲此來到世間，特爲給真理作見證，凡屬真理的人，就聽我的話』。

彼拉多聽到這渺茫的話，乏倦已極，就出了一句問話：『真理是甚麼？』彼拉多的這句話，直到如今，沿爲泰西的成語。

一發這問，不等耶穌的回答，起身要走，這樣，正表示彼拉多爲一

懷疑派，他已聽慣了哲學家反來覆去，頭緒紛雜，空虛的論辯。他想真理或者有其存在，也是人所不能參透的一件東西，絕不想到是站在階下，滿面血痕的一個猶太死犯，所能發現的。真可惜阿，他失此絕大機會。這一天真理實現在他面前，已經看見生活的真理，成了肉身，穿着衣裳，就是臉帶批打的指痕，雙手受縛的那一位。彼拉多處在這意想不到情形中，更不知道他死去以後歷世歷代有多少人羨慕和嫉妬，他有這千古難得的好機會。假使在當時有一個人對他說，你得以留名千古，就是爲了對於耶穌的問答和釘他在十字架。那麼，他必目這個人爲劇烈的瘋狂。

彼拉多這種瞎眼的態度，是不可醫治的。然而耶穌還願意饒恕他，因爲這個瞎子，比較平常人更「不曉得他所作的是甚麼」。

彼拉多的夫人

彼拉多正在坐堂的時候，忽然進來一個下人，傳報信息，說是從他夫人那裏來的，夫人傳話說：「這義人的事，你一點不可管，因為我今天在夢裏，爲他受了許多痛苦」。

四福音書沒有一句記載，說：彼拉多如何回覆他的夫人。從別的記述裏，知道夫人的名字叫克羅狄亞浦洛古拉，(Claudia Procula) 按這克羅狄亞氏，爲羅馬城內歷來有權有勢的名族。從此，可想這婦人在社會上的地位比較他丈夫尤爲重要。有人說：彼拉多的方伯職位，是依仗他夫人的權勢資緣而得的。

彼拉多聽見夫人勸告的話，不能不注意一番。雖然不敢十分確定，然可以有一證據，知道他對於夫人平日愛情極篤。按照羅馬法律，駐節

外邦的大臣，不准攜眷。而彼拉多與夫人同來，非經過向提比留帝的請求而許可，是不可以的。

這位夫人所以發生有此干涉的緣故，未記載清楚。考之馬太所記，說：『在夢中爲義人，受了許多的痛苦』。或者他已經聽見這新先知的名譽，或在這幾天內曾親見耶穌的面貌，絕不像一個平常的文士。雖然他自己不明白猶太人的方言，而公署中有不少繙譯，因而也許略微聽見這位先知所講的道理。因此，絕不信像這麼樣的一個人，而能作一個犯法的人。

正當這個時代，在羅馬人民中，尤其在婦女界中，有許多人已經覺悟自己本國的宗教，不鑒足人的需求。因而很仰望東方的宗教，是否能適應而滿足人的欲望。其中特別的缺欠，是在於個人的永生。西方宗教

，所注重的，是法律上的官樣文章，國家按時藉着獻祭的犧牲，要買上帝的喜悅。所以在羅馬城內，已經有不少上流階級的婦女，學了腓尼基，埃及，的宗教，其中也有多少偏重要信猶太教的。在提比留當國的時候，居住羅馬城的猶太人，曾有一次被驅逐出境。按約色弗史家的記載，說這次的事變，是爲了猶太人誘勸一羅馬富家女子，信奉猶太教之故。還有別的著名的史家，也說信猶太教者，不只這一位女子，實在大有其人。

彼拉多的夫人，既住在猶太，或者要乘此機會，學習他丈夫所轄治地子民的宗教，願意考察從加利利傳入耶路撒冷的新道理。但無論如何，他總覺得耶穌是個義人，由夜中所作的夢，越發叫她心中不安。所以就用夫人對於丈夫所能有的權利，勸告了彼拉多一段話。

對於這件事，最可注意的，是這位羅馬婦女，把猶太人所急於要殺戮的那一位，稱之爲義人。福音書內提到三個外邦人，對耶穌存敬仰的態度，一是迦百農的百夫長，一是迦南的女子，再則是彼拉多的夫人。直到今日，希臘教以彼拉多的夫人爲聖，列入聖徒之中。

彼拉多本來已抱持中立的態度，不願定耶穌的死罪，因爲一方認該亞法等爲仇敵，一方對耶穌懷疑惑，不是罪犯。所以一聽到夫人的勸告，就將原有的中立態度更加堅固。夫人來的勸告，不是營救，乃是叫他干涉這事，與他所存的原意十分符合。在彼拉多心中，深覺得此中必有祕密難明的大事，所以很不願把一個自以爲王的「怪誕之丐」定以死罪。早已對猶太人說過，你們可以自己辦理。時候到了如今，他又心生一計，想卸除自己責任，便問耶穌，是加利利人不是？

彼拉多爲要卸除這責任，一聽到是加利利人，便以爲是屬於希律王安提帕權下。恰巧爲了過逾越節，安提帕王正來到耶路撒冷，適合於彼拉多卸責的道路。既可順從夫人的規勸，又可解脫自己的危險。再是，這樣辦去，一方面有意討猶太人的歡心，因爲肯以定死刑的大罪託付猶太人，得以自由行事。一方面難爲希律，把這棘手難辦的事，由他負責，因彼拉多恨惡希律爲提比留帝的暗探也。所以就吩咐兵丁把耶穌解到安提帕王那裏去了。

華麗的大衣

第三次審問耶穌的人，就是流血之豬大希律王的兒子安提帕，爲大希律五個兒子中的一個。他與其父，有相似的脾氣，他苛待他的弟兄，正如其父苦待兒子。及至他兄弟亞基老爲人民控告，安提帕用全力排擠

，定以流放之罪。當他十七歲的時候，已有加利利比利亞，兩省分封王的名義，諂媚提比留帝，自薦爲猶太地的耳目，偵探分封王和方伯的舉動，報告帝座。一次，在羅馬看見希羅底，便發生愛戀，希羅底爲希律的姪女，亞利多布路的女子，已嫁於腓力爲弟婦。他不顧這雙方的罪名，誘惑希羅底而納爲夫人，棄絕前妻，前妻也是某王的公主，公主大歸父家，父王爲兒女興兵，和希律連戰幾時，希律戰敗，受虧不少。

以上所說希律的事，正在施洗約翰著名時期。一次，約翰公開的指摘希律與希羅底二人的罪惡，希羅底叫希律把約翰下在馬克魯監獄，以後，當希律生日，希羅底的兒女，跳舞爲王壽。王喜，就起誓，女子凡有所求，便可給她，女子聽她母親挑唆，求約翰的頭，王吩咐人到監，斬了約翰，把頭交給女子帶去。

施洗約翰雖然死了，而希律王卻惴惴不安。甚至有人論說耶穌的事，他以爲就是他所斬的約翰從死復活。

從那時候起，他就留心窺看耶穌所行的事，有人說他想對付耶穌，一如對付約翰，想再施辣手。所以這樣存心，或出於一種政策，或出於一種迷信；總而言之，他和先知再不想發生關係，所以設法早使耶穌離去他的轄境分封地。一次，有法利賽人，大約是希律王差遣的，來對耶穌說：

『你可以離開這裏罷，因爲希律要殺你』。

『耶穌說：你去告訴那狐狸說，你看，今天，明天，我治病趕鬼；雖然這樣，今天，明天，後天，我必須前行，因爲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喪命，是不能的』。

時候到了今天，耶穌到了耶路撒冷，而且要在狐狸前受審，像這樣一個污穢的，姦淫的，殺害約翰的仇敵君王，要把一個無罪的人，定爲死罪。論到耶穌稱希律爲狐狸，十分與其性情符合，他比較老虎（彼拉多）更爲狡猾，不肯上他的當，而且也不敢侵佔他的地位權勢。據路加的記載：『希律聽見耶穌所行的事，久已想要見他，並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蹟』。

希律想要看耶穌行一件神蹟，是爲了他素日以爲耶穌是東西奔走的魔術家，有些奇事，到處重演一番。其實他是恨惡耶穌的，而恨心乃出於怕心。先知主義的教訓，是他所不承認的，他怕的是死約翰起來報仇，要他的命。因爲，自從殺了約翰以後，他的命運，漸致走入倒霉地步來了。

站在希律前的耶穌，看希律直是木偶，神蹟是萬不可行的。希律問了許多話，耶穌卻一言不答。從前在亞那，該亞法，彼拉多，面前，先是不答，以後還有話。但是對於這個衣冠的傀儡君王，實在不值得作一言的答覆。亞那，該亞法，是彰明較著的敵對；彼拉多是暗中摸索的瞎子，還想設法拯救耶穌。不過對於這不及人格，怯弱的狐狸，殊無有可回答的價值。

那些祭司和文士們，恐怕希律王缺乏定耶穌死罪的膽量，他們便跟着前來，作凶狠的控告。一方這些人說話很多，一方耶穌不答一語，這雙方都惹動希律生氣，所以就藐視而戲弄耶穌。最後給他穿上一件華麗的大衣，又把他解交到彼拉多那裏去。

這樣看來，希律王和羅馬方伯，一樣的都不願意定耶穌死罪。但是

這兩人的心，各有不同。而希律想是施洗約翰從死裏復活，起來復仇。不過在解交送回的時候，所送的這件戲耍的大衣，在無意識之中，卻恰合了耶穌的正義，此衣正是猶太君王的大禮服。在安提帕的思想，故意加以譏笑，你是個王，給你穿一件王服吧。

衆人齊喊除掉這個人

當彼拉多把耶穌解交希律的時候，他想，這件公案總算卸責了。不料希律又送回他來，並且看見耶穌穿着華麗的王服，彼拉多便定了主義，無論如何，定當有個辦法。

一想到祭司們控告的這樣厲害，定然要他一死，又想到自己夫人勸告，不干涉這事，更想到耶穌所回覆的話，目下又看到安提帕這樣不肯負責的態度，種種情形，湧上心頭，越發叫他不肯照付猶太人所要的這

條命。再是，趁這般人一起到希律那裏去的時間，彼拉多詢及與耶穌相熟的人，得知耶穌所行的事，沒有該的死罪名。因為他所講的道理，沒有使彼拉多不放心之處。反倒有許多話叫他很表同情，尤其是於羅馬帝國權勢多有益助。

耶穌教訓人愛仇敵，而猶太人恨惡的仇敵，就是羅馬。耶穌說貧窮人是有福的，便是勸人民忍耐，不起叛亂。又說，該撒的東西，當歸給該撒，也是勸人盡納稅義務。又反對法利賽人拘守禮節的儀文，正是要銷除猶太羅馬兩國國際上的阻障。並且不過於拘泥的守安息日，而肯與稅吏，外邦人，一同喫喝。及至自認為王的時候，則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那麼，那世界的王位不與提比留的帝位發生甚麼危險關係。

彼拉多想到這種種的事，反而另生一個盼望。認為耶穌在猶太國內

既有許多相從的人，比較一個鋒銳黨，自然有益的多。

彼拉多定意要救耶穌，但在其中予一譏刺，特意對祭司輩加以難堪。一則藉以報復祭司們三次反對的冤仇，一則恨惡這次殺人的事，利用他爲工具。所以他口口聲聲用『猶太人的王』五個字，好似說，你們看，這樣的王，就是你們這些下流民族應有的王。是鄉村的一個木匠，飄流無家的乞丐，瘋狂的先知，宣傳的是將來的天國。信從者，只有素無學識的漁人，村夫，和幾個女子。你們看看，他到這樣地位，也是爲了你們的工作。現在何必要他一死，不如留他在世，恐怕你們君王再沒有比這一位更好的，我現在也照你的做法，打他一次，使他受苦，而後叫他去罷。

於是，叫人把耶穌領到外邊，自己站在門口，對着那些等候判決擁

擠的衆人，說：

『你們把這人送到這裏，告他煽惑人民。但是，我在你們面前，審問過他，查不出你們所告的罪。希律也是如此，所以又把他解回來，我實在查不出他有該死的罪，要責打他一次，即行釋放』。

這樣判決，絕不是他們的盼望。於是，院子內那羣失了人性的野物，齊聲喊叫，有如虎嘯的說：「除掉他！除掉他！除掉他！」。

他們看責打一次，刑罰太輕。因爲他所反對的，不只是亞伯拉罕的上帝，萬軍的耶和華，而且敢反對聖殿的主宰，他們的大財神。所以聖殿內的大商人，爲的要耶穌流血，不是要打幾下，而說一套寬容的話。

亞那，該亞法，和其餘的衆人，一唱百和的齊喊。有法利賽人，祭司長，賣牛羊鴿子的，兌換銀錢的，販夫，走卒，聖殿的雜役，穿禮服

的博士，出放銀錢的跑街，以及大祭司的下人，公署的差役，異口同聲的喊叫說：「除掉他！除掉他！」

彼拉多站在門口，冷眼冷笑的，等着他們吵鬧稍微止息，然後向他們說：

「這稱爲基督的耶穌，我怎樣辦他呢？」

他們極力喊着說：「把他釘在十字架！」

這羅馬方伯不以爲然，就問說：「到底他作了甚麼惡事呢？」

他們越發喊叫說：「釘他在十字架上！釘他在十字架上！」

耶穌穿着戲弄的華麗大衣，面色灰而白，眼光溫而厲，觀看周圍的衆人。對於自己的犧牲受死，這羣人算是助力成功，而屬於神的一種盼望，自己的死，爲的拯救衆人。但是，他們如此包圍，似乎是防禦不使

這個死者脫逃。耶穌的朋友，在此尋不到一人，所見的都是敵對。而且誼屬同胞的，要掛他在一木頭上。只有一位保護的，倒是外邦人，尤其是羅馬人，並且又爲一個無神派的人。這位何不大發慈心，立刻處死，了此公案，免得用這無謂的保護，延長加重身受者的痛苦？試想：耶穌平日講愛人，現在人卻恨他；使人復活，自己卻受死；他要拯救人民，人卻要除滅他；是無罪者，卻作了罪人的代價；這豈不是一適當如此，罪有應得麼？

彼拉多處在這種情勢之下，想法要救耶穌不死，他極不願意讓這般喊叫的猶太人得勝；但是，也不願意允許耶穌不語的苦訴，速速了結，免其延長痛楚。主意是想無論如何，決不讓猶太人再如從前兩次之勝利。

想着把殺人重擔，推卸在安提帕身上，那方法既沒有效果。現在又

無法對於這些虎狼的猶太人證明耶穌之無罪。而這些猶太人在這幾天大節期之內，非見一次流血，是不能逞快心志的，所以他們很願看見一件釘十字架慘殺的事。因此，彼拉多轉生一計，想用一個殺人的凶犯，代換無罪的耶穌，而藉以滿足他們見血的欲望。

「彼拉多第三次對他們說，我查不出他有甚麼罪來，但你們有一個規矩，在逾越節我必釋放一個人給你們，你們要我釋放你們的王耶穌給你們麼？」

人民想不出彼拉多葫蘆裏賣的甚麼藥。他們心裏，只對付一個人，要求處他以死，沒有甚麼別的問題。但是，現在這位外邦人，爲設法把一個犯褻瀆罪的猶太人，而調換一個凶犯名字，是把一件事情，故意變成複雜，另生一個問題。他們想，彼拉多要將耶穌責打一番，不處以死

，而把我們要殺的耶穌，另換上別人。人民心裏正揣想這辦法的時候，那些長老，祭司，讀書人，卻沒把單簡事看爲複雜的。極不願意把已經捉到手裏的魚，讓他順水溜去了。所以立刻衝口說出要作的來，不等彼拉多二次再問：『要我釋放誰』的話，他們異口同聲的喊叫說：

『不要這個人，要巴拉巴！』

巴拉巴

彼拉多想供獻一人，作耶穌的挽回品。這人非尋常，他的事蹟不十分清楚。按遺傳說，他並不是偶然殺人的，他素日以強盜爲生。就他的名字加以討論，知爲屬於法律博士的範圍。第一『巴』字，是兒子之義，『拉巴』二字，乃夫子之意；所以統觀『巴拉巴』三字，即『夫子之子』的意思。不是說父親是一教師，也是自己爲一學徒，或『小子』之意。可

見從名字所攷證之結果，或出於書香世族，或本人係一個士子。以『巴』字乃兒子，『拉巴』是士字之義也。按馬可路加所記，巴拉巴『在作亂的時候，曾殺過人』。可以說是一個政治犯。大概的說，是屬於鋒銳黨的一份子，因為他自幼就受了文士的觀念，極盼望猶太國復興，而推翻外邦人的權勢。所以在亂事發動時期，他就乘機活動，想成就所妄成就的。在擾亂時期中，殺人本屬常事，不過在這一次，他是個失敗者罷了。果然如此，法利賽人，撒都該人，或是很樂意的保護巴拉巴。他們雖然公開的不贊成鋒銳黨的行爲，然而暗中的主張，對於他們目標，仍表同情。所以現在若是殺了巴拉巴用以代替人們視爲公敵的耶穌，那是萬萬不可行的。

巴拉巴雖是一個凶犯，卻爲殉國愛國而作的，不幸終被屈服迫壓於

外邦帝國主義者的權下。耶穌雖然未曾殺人，他所犯的，所要行的，比較殺人更壞。他所要作的，是打倒摩西法律，毀壞聖殿。從這看法，而作一比較，巴拉巴是恢復國家的勇士，耶穌是破壞國家的仇敵。若是就他們二人中選擇一個，自然不成問題，所以異口同聲的說：『釋放巴拉巴，除滅這個人』。

按照這種舉動，彼拉多的辦法，都不能收得效果：一方不能拯救耶穌；一方自己不能推卸定罪的責任。他看當這時候的猶太人，好似一羣狗，耶穌好似一塊肉，既已咬定，再不肯放鬆。他們需要耶穌的命，正如需要空氣和糧食一般，不得，便不能生活。假如，他們不看見耶穌釘十字架，寧肯不回家喫飯，不回去辦公。

若論彼拉多的人格，是個游移怯弱之輩。先怕作事不對，定無罪人

爲有罪；又怕反對自己的夫人；更怕退讓任仇敵得勝；復怕把耶穌暫寄，改日再審；怕出命令，使兵丁驅散在外生事吶喊的人；尤其怕直接的說：『耶穌無罪，我釋放他，巴拉巴死罪，我殺戮他』。一個正式的羅馬人，有黃金的人格，不作一點不公的判斷。設若有這樣人格的羅馬人，果然見耶穌犯罪，必不貸其一死；假使見他無罪，即一定釋放；而且驅逐生事的羣衆，向後公然作這無罪者的保障。

然而彼拉多失掉舊日羅馬人的人格，他的政策，是游移的，複雜的，問這個，問那個，出半含半吐的命令，作進一步退三步的計畫。像有這種態度，早晚必落到仇敵要他到的地方。不過在久候不決的情勢之下，已經惹起猶太領袖的生氣，甚至連街上的人民，也有不穩而騷動的樣子。既然鬧到如此地步，彼拉多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讓他們，而定耶

耶穌一死；一是不讓他們，而敢冒不怕起亂的危險。在這當節的日子，猶太的全民衆，有三分之一聚在耶路撒冷，所以在這幾天之內，即沒有耶穌的事，已有發生暴動的可能，而況有這關於宗教的大案，自然更有危險之可慮。

彼拉多抱半信半疑的態度，又聽得外邊的亂喊，便再發問道：

『這稱爲基督的耶穌，要我怎樣辦呢？』

『釘他在十字架上！釘他在十字架上！』

『他到底犯了甚麼罪呢？』

『釘他在十字架上！釘他在十字架上！』

按照在外久候的羣衆，心內想，這個外國方伯，怎能知曉耶穌所犯的大罪呢？照我們的宗教，他是個欺罔者，是個褻瀆者，人民的公敵；

所以他是該死的。雖然他沒行出甚麼不合理的事，而仍然是該死的。因為他的教訓，比較任憑甚麼惡行為，更加危險。所以

『釘他在十字架上，釘他在十字架上』。

於是，彼拉多放出高大的聲音向衆人說：『你們自己把他釘十字架罷，我查不出他有甚麼罪來』。

『我們有一律法，他是該死的，因為他自稱是上帝的兒子』。

在這種複雜喧擾之下，耶穌默默不作一語，這四面圍着人形的野獸，急欲喫他的肉，而他則如熟視無睹，不見有甚麼。他知道在萬世前的太初，命運早有預定，這日子現在已經到了。活現於眼前的，演成這雙方的戰爭，那多寡的比例，爲數太不均平。一方是一個外邦人，不認識耶穌，據目下光景，無論如何，要作他的保護人而救其命。然而他行此保護

，不是爲愛護耶穌，乃特意要與反對他的猶太人爲敵。而且他保護耶穌不是彰明較著的，是想用各樣手段；不是怕作事不公，乃是怕百姓生亂。那一方是祭司派，抱着恐怖態度，還有一些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最容易受人的慫恿。既釀成這種情勢，爭戰的結局，可不言而喻了。

但是，彼拉多還不肯完全退讓，把巴拉巴釋放了。而又不敢直接釋放耶穌。所以再重說要責打他一番。以爲用鞭打的痕，和流出的血，可以滿足猶太人的期望，就再不想把他釘在十字架上。

彼拉多已經說查不出他有甚麼罪來。雖然如此，而仍要用鞭子打他，這明明的是使無罪者枉受刑罰，一件大不公允與理反背的事。尤其是彼拉多用這種方法，仍不能拯救耶穌，反倒於自己後來的名譽更加壞了。

卻惹動那些猶太人，越發喊叫說：『釘他在十字架上！釘他在十字架上！』

於是，彼拉多再回到公堂，把耶穌交給羅馬兵丁叫他們鞭打他。

戴冠冕的君王

目前的羅馬兵，不似古時候軍隊。按之古羅馬的軍制，『兵丁爲國家的保障，越是財富者，越該當兵』。而今變爲雇募制，大半由無賴下人，爲餬口而應徵，所以品格最下而性情亦劣。至於駐在遠藩屬的兵，尤其多爲不法。這些兵丁，聽得彼拉多一聲吩咐，就非常踴躍，況且自從開始審問以來，兵丁盡是呆呆的站立，對於外邊的喧鬧，更莫名其妙。只能了解一件事，就是他的將軍似處兩難，而有些失卻方伯的尊嚴。再是，看到那般猶太人生氣的形色，又見他們搖手喊叫，而彼拉多

急於爲自己找一出路，而竟不可得。這種情形，好比獵狗注目於舉鎗不定的蠢笨獵漢：『目的物已在眼前，爲何還不發鎗？』

目下發生最清楚的一幕，是有可戲弄之機。若鞭打一個猶太人，豈不甚好。而且又是猶太人所恨惡的猶太人，打了更沒有生事的危險。他們在這久立無事可作的時間，又在天氣寒涼的清早，做一番活動，自然是樂得而爲之。

於是，在院子裏的兵丁，把耶穌的華麗外衣脫下，又將他的裏衣剝去。刑房已竟將鞭子拿出來，分散給那些有力的兵丁。他們很會用鞭子，一見就知道他們是行刑的老手。

耶穌上身是赤裸裸的被縛在一柱子上，免其彎曲，使打者不便。他在這時間，爲打他的人，暗中祈求天父，正適合他從前的教訓。曾說：

『你們的仇敵要愛他，恨你們的要待他好，有打你左臉的，可以把右臉轉過去給他打』。所以在這時那唯一報答打他的人，就是求天父饒恕他們。因為他們受吩咐而行，不是自由作的；並且也不曉得用玩耍的精神，用鞭打的手段，所對待的是誰。大概的說，這些兵丁，從前爲不守規則，沒有一個沒受過鞭打的。現在方伯叫他打一個羅馬屬下的犯事的平民，絕不見得有甚麼希奇。

假使對於打耶穌的兵丁，試作一勸告，你們絕然不知現在耶穌流在地上的血，也正是爲你們流的，這可算是第一次爲別人滴出來。前次與門徒喫晚餐的時候，血如葡萄汁，在客西馬尼園，汗出似血，同爲屬於精神作用。而到了現在，所流出之血，全爲了別人的緣故，就是一羣兵丁，代替富有勢的人所作的。他們先用鞭子，打出肩背的血，後用釘

子，釘穿手心的血。試想，一個徧受鞭打腫脹的脊背，再使緊靠一塊不平的木頭，其痛苦將是怎樣。你們現在可以住手罷，院子地上已經沾有耶穌的血。這地上的血痕，或可以叫僕人用水洗去，然而彼拉多手上的血痕，永遠不能洗去，要時常發現血光的。

兵丁照例鞭打，算是完畢了。然而看耶穌仍是一玩物，不願放手。方纔的打，是受別人的吩咐，趁這機會，還願意自由的戲弄一番。聽說這位向來自稱爲王，所以他們想，莫如給他戴上一個冠冕：一方我們自己遊戲，一方叫那般不認他爲王的人生氣。

一個兵給他脫卸華麗的大衣，又一個兵解脫自己平日的紫袍；再有一個向他拋擲着披上。回頭看有生火的荊棘，順手取來圈成冠冕，壓在他的頭上。再有個奴隸，取一條葦十，勉強塞在他手裏作爲手杖。以後

一羣兵擁擠推到一處，強迫他坐下。而一個一個的經過其前，跪而戲弄，連譏帶笑的說：『恭喜，猶太人的王阿！』

還有兵丁，以爲這樣尙不足盡興，不算滿意。而一個比較更狡猾的，拿取耶穌手裏的葦杖，向荆棘冕上用力一敲。甚至使荆棘所刺的傷點點出血，和身上穿的那件紫色袍上下齊紅。

正在還想試用別的方法，而方伯彼拉多聽得外邊的喧笑，出來一看，也知道兵丁暗中的意思，便吩咐人領耶穌出到公堂的大庭，用手指着，向外邊的猶太人大聲說：

『你們看，這是那個人』（Ecco Homo）！

於是，叫耶穌轉身，向那羣獸性的人，使他們看耶穌受傷的背，和流出的血。彼拉多意思似說：『你們可以看你們這個王，你們的王是這』

樣的，止該受鞭打，該戴荊棘冕，他的禮服，就是一個雇兵常穿的紫衣，手杖是條枯乾的蘆葦。這樣的王，正配用這樣之物。你們不是要喝他的血麼？現在他的血已經流出來了，你們看罷，每一鞭有流出的血，每一刺有滴出的血，所流出者還不足麼？到底他犯了甚麼罪？我所以如此苦待他，正爲了你們之故，爲要使你們滿足心意。現在領他去罷，我再不願費此無謂的時光。

但是，衆人聽見彼拉多的話語，看見耶穌流血的傷痕，還是不滿意，不足心，想鞭打一次，戲弄一番，算不得甚麼。彼拉多的心意，本也有些侮弄猶太人的心意，現在看到他們的樣子，知道這事，非同小可，決不是一譏笑時候，心中正懷念從前的與猶太人兩次的爭戰，於是，那些外邊的衆人又喊叫起來，說：

「釘他在十字架上！他釘在十字架上！」

現在彼拉多自己曉得落在難關，無論如何，不易逃脫。或者認如此覺悟已經遲晚，因為所提出判決的方法，都被猶太人用特別精神打消了。在他，總不料及猶太人有這樣激烈的反對，末後他無別話可說，只說

「你們看，這是那個人」(Ecce Homo)。

這句話，難以譯得清楚，原文，至少有兩個意義，一是說，你們看，就是這一位。已經受過痛苦，從加利利而來，你我爲他交爭的先知。一是可說，你們看站在面前這個人，是代表全人類的。不過彼拉多說這話時，他不瞭解其中涵義的宏富，他有意無意說出這話，正可作他從前問『真理是甚麼』的一個正回答。這句話比較希臘羅馬一切哲學所包羅者

更爲豐富。在彼拉多原不知道，爲甚麼耶穌可作爲萬人的一個標準。試看今日全世界的人類，不是受凌辱，受痛苦，被領袖掌權者所賣，被偉人博士的欺哄，每天被上官釘在十字架麼？再是，資本家使勞工受虧，財主使窮人流淚，甚至宗教界的領袖，供養自己的肚腹，比較餒養人的靈魂，還看爲要緊。以賽亞所預言的那位「憂苦人」，已經被人丟棄，代替萬人受死了。然而耶穌是上帝獨一無二的兒子。他是穿上人的形像，必有一日在新榮耀裏降臨。到那時，這一切都變爲新的，大有權勢，大有榮耀。但是在今天現在，那時候還沒有來到。據彼拉多的眼光和耶穌的敵對的看法，耶穌不過是一個可憐之人，無關輕重之物，可受鞭打，可釘十字架的一個奴才，一個人卻不是人類的準格，是個能死的人，不是個不能死的神。果是這樣，彼拉多爲何不把這樣的奴才交出去，快

算完了，還等甚麼？

彼拉多還不願意交給行刑者，因為耶穌這不作聲的態度，使彼拉多那不清楚的怕心，更加發展。這是在他方伯任務上，從來不曾經過的事。他自問，這人到底是誰？人民願意殺他，我卻願意救他，而不會救他。於是，便轉身又問耶穌說：

「你是那裏來的？」

「耶穌卻不回答」。

「彼拉多說，你不對我說話麼？你豈不知我有權柄釋放你，也有權柄把你釘十字架麼？」

那受凌辱的君王 於是擡起頭來，便說：「若不是從上頭賜給你的，你就毫無權柄辦我，所以把我交給你的那個人，罪更重了」。

按照耶穌這樣說法，那犯有重罪的是該亞法和他的同伴。其餘的衆人不過一羣受挑唆的狗，或是聽命的工具。而彼拉多則爲一種悖逆的工具：一方面反對恨惡耶穌的祭司；一方面不願成就上帝的意旨。

這方伯因爲心緒撩亂，一時找不出甚麼方法，逃脫這難關，不得已又回到從前的說法，

『你們看，你們的王』。

這些猶太人又聽見他們最不願意聽的逆耳的話，不免心頭怒火橫生，忽然喊叫說：

『你若釋放這個人，就不是該撒的忠臣，凡以自己爲王的，就是背叛該撒了』。

猶太人用這條方法恫嚇彼拉多，當然足以把他壓倒。因爲羅馬官職

，不分多麼大小，統本於該撒意見的愛惡。假使猶太人果然用此作把柄上控於羅馬政府，彼拉多也可因此撒職。而且彼拉多又曉得猶太人慣好控告他們的長官。雖然如此，彼拉多還不放鬆，不肯判定這事。於是，又發出一句最不明瞭的問話，說：

『我可以把你們的王釘十字架麼？』

祭司長覺得快要得勝，就不怕發出最大的謊言，說：

『除了該撒，我們沒有王！』

四周圍繞着的衆人，異口同聲的贊成祭司的話，喊着說：「除掉他，除掉他，釘他在十字架上！」

彼拉多完全失敗了。要免除猶太全省叛亂，就是定耶穌的死罪。然而照他自己的良心，也覺安靜無愧。爲救這人，已經費盡心機，許多方

法都通不過，所以也覺得這不算爲自己的過失了。

他先想把耶穌交給公會辦理，明知公會無權定以死罪也。又想卸責送交希律王。又說，查不出有該死的罪。又想用巴拉巴代替耶穌的流血。最後，想用鞭打出血，認爲藉此苦刑，可以解除猶太人的恨心，而且顯示給大眾看明，以爲可感動他們，發生慈心。但是，這一切方法統歸無效，所以現在再不願爲此小先知的事，惹動猶太全民的生亂。更不願爲了一個平民的事，引起人的控告，使自己失職。

彼拉多心內這樣思想，即便定了耶穌死罪，其擔負也不在自己頭上。他不但這樣想，並且用一種外面的做作，使人人都得看見，就吩咐下人拿一盆水來，在大衆前洗手，說：

「流這義人的血，罪不在我，你們承當罷」。

『衆人都回答說，他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

於是：『彼拉多吩咐把巴拉巴釋放了，把義人耶穌交給兵丁，釘十字架』。

彼拉多爲卸除責任，用水洗手，萬不能使他乾淨。直到如今，他的手滿了無罪人的血，而且直到永遠不能改變。他本有拯救耶穌的權能，卻沒有決心與膽量。所試用的方法，都是表現無勇與懷疑的結果，使耶穌就各各他死地者，正是在此。假使認耶穌爲有罪當死，即釘之十字架，原不爲錯失。但是他明知耶穌無罪，而其夫人又告以這是個義人。這樣看來，以有權有勢之人，爲了懼怕自己喫虧，就不惜把義人釘死，這樣人被人的輕視，實在無辭可以自解。按之公理，長官應當從強暴手中救援義人，反倒置之一死。據彼拉多自己的辯護，必是說：『我已經

想用許多方法，救他出來」。但此等辯護不能成立，因其所用方法，均不合理，不正當。那唯一勝利方法，未曾想到。那唯一方法，就是犧牲自己，然而爲怕失職失名，不願冒此盡義務的危險。猶太人恨惡耶穌，平日也恨惡彼拉多，但是在這件事上，也因諸多的譏誚更惹動他們的生氣。彼拉多提出巴拉巴，代替耶穌，人民不允。如果彼拉多把他自己供獻，調換耶穌，可以滿足猶太人心意，而且他也不必是一定捨命，充其量猶太人上控到提比留；人民的權勢，不過如此而已。

那麼，彼拉多的大不幸，革職或是流放，還可保留着他的一顆平安的良心。何況他所畏懼的刑罰，終久仍未能免去，再過不多幾年，猶太人和撒瑪利亞人控告他，敘利亞總督將他革職，流放到高盧，無論如何，終未逃避所怕的刑罰。試想，在高盧時際，耶穌的死蔭常跟隨其前，

使他不安。回頭一想，在猶太所作都是徒然，所修的大水池，不能予以安慰，在人民前用水洗手，而一生的血痕，不能滌濯淨盡。

逾越節的預備日

太陽已經東升，而且現在快到上午。一方是無力無罪的個人；一方是怒氣填胸，力加攻擊的羣衆。這雙方的爭執，半日工夫，快要用完，所以要急於辦成。按古來摩西傳下的律法，那受死刑的屍首，不能留到日落，必得移去。而這逾越節的節期，正當四月，白晝天氣不長，因此，必須趕快的辦理。

再者，該亞法非常放心不下，非等到耶穌的腳，一步不能動移，而且釘在十字架上，不能安心。因爲他很記得不過前幾天工夫，耶穌騎着驢進耶路撒冷，有前前後後的人擁護，甚至用櫻樹枝和衣服鋪在路上，

表示歡迎。他不怕本城人生亂；但在這過節時候，從各方來的人多，且是外方人，鄉下人，和京城裏的人生生活意向本來不同。據前幾章所提，城內人多賴聖殿度日。尤其可慮的，是自加利利省來的人，與耶穌有同鄉之誼，誰敢保他們不暴動起來阻擋這刑事的執行。

彼拉多也願意把這事趕快完結。爲這麼一個無罪的人，已經麻煩許多工夫，再也不願把耶穌的印象留存在腦中。以後巴不得完全忘記『耶穌注目看他』的事，又十分願意忘記耶穌所說的話語，更願意忘記心中所發生的類似的悔罪。不過兩隻手雖是用水洗淨，又用布擦乾，然而心懷上所顧慮的，不是他判斷了耶穌，乃是耶穌判斷了他。以後，心意上受的痛苦比較釘十字架尤爲難當。大概的說，據他當時的思想，他變爲受罪者，耶穌變爲法庭的判官。然而在最後，還想用一方法，向猶太人

作一惡意的報復，現出他恨惡他們的表示。就是叫書記書寫一牌子，這是向有的老例，先繫在死者的頸項上，以後安放十字架上。他所吩咐寫的名號，是「猶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穌」，而且是用三國文字，紅字白底書寫在一根木頭上。

猶太人的領袖，正站在那裏，看彼拉多如何辦理這釘十字架的手續，一看見這牌子，知道明明有侮辱之意。就向彼拉多請求說：『不要寫「猶太人的王」，要寫「他自己說我是猶太人的王」』。

但是彼拉多極端的不允，說：『我所寫的，我已經寫上了』。

按歷史方面的記載，這是彼拉多最末後的一句話，且是不可不注重的一句話。彼拉多的心意，好似說，我是勉強的把這人的性命斷送在你們手裏，但是，我已經說出的話再不能收回。耶穌是個拿細耳人，他是

個聖人，又是你們的王。我看他爲一可憐之王，我願意萬國萬代的人，知道你們是一個壞種族，如何對待你們的聖人，如何對待你們的君王。我用希伯來，羅馬，希利尼三國文字，使各方來此過節的人都明曉這事。他們回到本地，都傳揚這事，說猶太人在耶路撒冷把他的王釘在十字架上。我對你們的容忍，可算到了盡頭，現在可以散去罷，『我所寫的，我已經寫上了』。

同時，那兵丁給耶穌脫去紫袍，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項上繫上寫好的牌子。有別的兵丁，從刑房裏拿出松木作的三個十字架，另外錘子，釘子，樣樣備妥。彼拉多按照律法上當作的，吩咐把耶穌帶去，那般獸性的羣衆，也一同都走開了。

這羣衆一齊要往各各他去。前頭有騎馬的百夫長，後頭跟着帶軍械

的兵隊，耶穌圍在當中。還有一同受刑的兩個強盜，也是被判決釘十字架的。按羅馬法律，死犯各人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在後面跟隨着吵吵鬧鬧無數的人，越往前走，人越加多，喧嘩聲越加大。每逢過街里巷口，有人僅是看看，有的則對耶穌加以恨罵。

這一天正是預備逾越節的日子，到明天好喫逾越節的羔羊。街旁房頂上，曬有濕軟帶血羔羊的皮，家家煙囪裏，冒着先直後散蓬鬆的煙。鷹鼻的老嫗站在巷口，一見耶穌，指罵幾句。滿臉帶灰的孩子，肩頭背着木柴，也擠上前來。兩腮生鬚的長者，肩着羊羔，拽緊驢繮，馱有裝滿的酒筒也擠上去。無知少女，看見外來的生客多，她們個個都注目瞻望，視爲一件新奇的事。家中主婦，偏是忙個不了，專辦明天的食品。因爲太陽一落，就不敢動手，一直二十四點鐘，甚麼不准動作。這當節

的羔羊，剝去皮，割開肉，預備着上火，生苦菜，葡萄汁，各都齊全。一家之中，不論男女老少，各忙當作的工。

這時候沒有一個閒坐的人，沒有一個不想到明天的安息，一家老少，平平安安，喫當節的筵席，喝感謝上帝的葡萄汁。家長坐在首席，卑幼團團圍坐，且必想到有眼不能見的一位客——就是上帝——。到那時大家同唱讚美上帝的詩篇，表示與上帝素有往來。當節的日子，作窮人的，比較平常，也算少有幸福；作富人的，在節上，也故意多爲賑濟；作兒子的，覺得更要孝敬父母；作婦女的，覺得她的地位似乎高貴。

街上雖熱鬧非常，不是生亂，正是預備過節。這時正值春天，天氣格外明媚，草色青青，樹木油碧，大好春光，普照全城。

在春光媚麗之中，值人事愉樂之日，預備宴樂大節的民族，其間有

以上所說的這般羣衆，慢慢的一步一步往前行去。擁護着背負十字架的三個可憐的人。那周圍的人，都有生命的活現，快樂非常，這三人卻是就到死地。在當天晚上，人人都歡欣坐喜樂的宴，舉葡萄汁的杯，飯後臥偃息的牀，等待度明天一年中最盼望的大安息日。可惜，這位背十字架的耶穌，親戚朋友，絕對的分別了。不但沒有安歇的牀，而且背有污穢的架，身體受盡痛苦，別人又加鄙視，沒有酒喫，反給醋喝；最重大的，是在日落以前，要歸到陰翳的死地。

街頭行走的羣衆，一聽得百夫長的馬蹄聲響，不由得向兩邊分開一條道路。也是藉以留步，觀看那出汗受苦背負十字架的三個人。那兩個強盜，到底仍是土匪本色，強健有力。不過走在前頭的一位，就是所說的『憂苦人』者，挨一步，似不能再行一步了。他自前晚夜間被拿以後

• 半夜工夫，已經過四次審問，走到那邊，回到這邊，更受兵丁的掌擊，棒打，和鞭撻；臉上沾滿了血，汗，唾沫；甚至他的朋友，也不復認識。到了現在受最後的痛苦，已完全失去本來面目。路旁的人，或者彼此對問說，這個可憐的死犯，就是前不多幾天在聖殿拿繩子作鞭子，趕散賣牛羊鴿子的那個人麼？他美麗容顏改變了，眼眶腫脹了。那肩背上的鞭傷，使血和衣服，黏合在一起，分外難堪；兩腿酸軟，負着十架重的擔，已經站立不直。從前他曾有一句話，說：『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回想他從昨天晚上到現在，受身體的痛苦，是有哪些呢？猶大的親嘴，朋友的逃棄，雙手的受縛，審判的恫嚇，和訕罵，差役的戲弄，彼拉多的懦弱，更有衆人催命的喊叫。再則，有羅馬兵丁的凌辱，鞭撻，到了現在，背着這般重的苦架，而且還受周圍人的譏笑辱罵。

至於過路的客人，不知道耶穌，只認爲是個罪有應得的死犯。但是，有般素日識面的人，看見他頸項上繫的牌子，偏要左右窺看寫上的是甚麼罪名，最不情的，是素日認識的，特意指而目之說：『那就是耶穌』。有人願意跟隨前去，要看幾個人受死。有人因爲事忙，一看便爲了事。不過一般從前相信，以後失了信心的，如今看到耶穌沒有勝過敵人，反倒落在人手裏，像小賊犯的模樣，爲要討祭司和長老的喜悅，故意高聲的重罵幾句。有少數的幾個人，不知是爲本性的慈悲，或是思念舊情，看到耶穌這般光景，心中發生無限憂愁，還可憐這位夫子，從前如何疼愛窮人，如何治病，如何傳揚一種天國，比較地上的國更高尙，更公義。然而這少數的人，爲存了這番好意，總不免受大家的嗤笑，那看熱鬧的羣衆，大多數認爲看死亡也是過節的一部份快樂。

只有幾個婦女，頭上蒙着布，遠遠的跟隨着羣衆。暗暗的擦抹滿眼流下的熱淚，免得別人看見，受無情的反對。

離城門不遠，還沒有到的時候，耶穌因爲力量不足，踢絆的跌倒在地下，而且沒有氣力再起來，就躺在那十字架底下。臉色灰白像紙，眼皮腫脹不開，僅有一縷的呼吸，使人認明尙不是一個死人。

於是，大衆都停步，擁擠着四面圍上來，伸頭舒頸的向耶穌觀看。那般領袖人物，如祭司，便大大生氣，不許亂講說甚麼。他們還是喊叫，說：『他假跌倒，假裝死，喊他起來，不要欺哄我們，背着十字架直到死地，這是法律上不可違背，避免的事。他不起來，用踢驢的法子，踢他一脚，叫他快走』。

還有人說風涼話，譏笑的說：『看這位君王，要想設立許多國度，

連兩塊木頭都擔不起來，怎好佩帶鐵製的武裝。他從前以自己是超過人類的，如今正像婦人女子，一出汗就暈倒了。從前說，能使癱腿的行走，如今自己卻站立不住。不如給他一點酒喝，使他的力量奮興」。

不過百夫長是經過多事的聰明人，看這光景，耶穌失了力量，無論如何不能背十字架，直到各各他。爲急於了結這不願意辦的事，就轉身四下裏觀看，找個有力的好漢，代替背這十字架。那時，正有個鄉下人，進到城裏來，是個古利奈人，名叫西門。他看見一羣人圍作一團，就用他有力的膀背，塞向前去，看是怎麼一回事。一面看到那架子底下可憐的臉，一面現出他自己慈悲的心。百夫長一看，這人正恰合要找的人，就吩咐了一聲，你可以背負這十字架，跟我們一塊往前去。

這位古利奈人沒回答甚麼，就遵命而行。他這樣聽命，不知道是出

於慈悲，或是出於勉強，不敢推辭。因為羅馬兵丁，對於屬下的人，有勉強人幫助的權力。當時有位歷史家，曾有一句記載，勸勉人民說：『假如有個兵丁，要你作一件事，你不可推辭，不可發怨言，免得受棒子擊打』。

說到這位可憐耶穌的古利奈人西門，用他寬而有力的勝背，幫助了耶穌，另外再不曉得有甚麼，只知道他是亞力山大和魯孚的父親。以後這兩個兒子作了基督徒，大概的說，那原因就是爲了父親回家時候，詳細的作見證說耶穌的死。

有兩個兵丁，把耶穌從地上扶起來，並且推他往前走，這些羣衆，也跟着往前行。但是這兩個強盜，唧唧咕咕發怨言，他倆的十字架，爲甚麼沒有人替他背着，這是大不公平的事。怎的對於耶穌的假量跌倒，

就有人替他背負呢？尤其是據別人的說法，耶穌犯的法比較他們倆還重。所以從這時候，又引動了同伴而行的強盜的嫉妬和謾罵。

猶太飄流人

在吾人所知耶穌受苦的記述中，有加入自古來的一個傳說，此說約爲紀元後一千年來所發生的，或出自基督徒的幻想，沒有甚麼根據。然而能從此傳說，發現一種很有意思的象徵，甚至令人不能忘懷。並且有許多詩家在文學上，引用爲題，抒寫出若干著名作品，越發使此傳說永留千古。

話說，當耶穌跌倒在十字架下的時候，在猶太人中，有一個比較其餘更凶暴而殘惡的，及至兵丁把耶穌扶起，就上來了所說的這位猶太人，用手向耶穌的肩背上擊打了一下，大聲呼喊說：『起來，快快走吧』。

根據這個人以後自己說，耶穌轉身，定睛的向他注視，急遽的對他說：『你也要快快走，永遠飄流，直到我復臨之日』。

這人一聽此言，立時放下所抱的孩子，就開步走了。並且自從那日直到如今，還是在普天之下飄流，每到一處，不曾經過三日的淹留。他的腿腳不倦，生命不死。在中時代，有多人曾看見這位猶太飄流人，記述他的形態，身材不高，皮色黃瘦，額凸眼凹，鬚髮稀疏。他會說各國的方言，與人說話的時候，絕不擡頭看人的眼目。他自己說，不過僅有一次到過耶路撒冷，就是這京城被破滅的日子。他在周流走路的時候，都是赤足而奔，不帶錢囊，任誰也不知道他的用款從何處得來，沒有餘，也沒有不足。假使有人周濟了他，他仍把餘錢周濟窮人。他的名字很多，最普通的，是叫『棄神』，就是棄絕上帝之義。

這種傳說，在基督教史上，並沒有甚麼根據。然而在其中很有意義，比較任甚麼歷史都顯着真確，而且所包涵的真理，是猶太人最可怕的真理。

當耶穌釘十字架的時候，有無數的人譏笑他，又苦待他，這是據歷史記載，吾人所知曉的。論到現在，有一民族失了本國，而飄流在萬國當中，直等到耶穌再來的日子，這也是一種很清楚的證據。這民族是那一族？就是猶太人。他們在耶穌釘十字架以後，不多幾年，就被羅馬人驅散了，正如經過燎原之火的那些畜牲，各自逃生一般。所以到今天各國均有猶太人的飄流的足跡。甚至他的子孫在此生身，還算是一外人，被別人疑惑，沒有穩當的居所，沒有自己的國家，從故國，就是祖宗流血所得來的故土被逐出了。這民族也就是殺害耶穌的民族，卻被所殺害

的耶穌，加給他一種永不能滅沒的態度，使他們子孫承受祖宗所說：『他的血歸到我和我的子孫』的應許。因此，可以說猶太人不但在從前作了耶穌受苦的見證，不但帶着摩西的法律，和先知的訓誨，而且在現在仍得回心轉意，等候耶穌二次的降臨，而信仰這童女所生的人子。

這樣看來，這位猶太飄流人，有許多人說，是表全世界的人類，世代代，處在污濁世界，受那要死不得死的永久漂泊，在各人頭上，戴有該隱的標記，正表示要行彼此相殘的惡行。但是依我看來，這位猶太人不表全人類，乃是獨表猶太民族，並且不表個人，乃是表一族。他具有長久不死的狀態，正可令人驚異，卻很像今世的猶太族永不滅沒的樣子。按歷史上的記載，自從耶路撒冷破滅以後，直到如今，猶太族已受過許多苦楚；有時被殺戮，有時被驅逐，有時被收沒一切財產。雖是如

此，而這族人民仍是存活，猶保守其自己的方言，和自己的法律，與別的民族大有區別。甚至人都看他們爲歷史上唯一無二的異態。有一歷史家，一次，他的朋友問他：「你信上帝的存在，甚麼是一最可靠的證據」。答覆說：「最可靠的，莫如猶太史」。

但是，這民族至今仍不悔改，而且與傳說的「猶太飄流人」情形適爲相反。這飄流人不肯帶一個錢，而猶太族多是積財致富。猶太族喪失了國，另把金錢，權作一國，甚至執金融界的牛耳，爲世界的主人翁。且歆動了別人，受貨財引誘，墮入下流。

從此，可說猶太飄流人也不是猶太富足人的正式代表。另外各國還有一種猶太人——就是窮人——多是赤足行路，飯不果腹，頭髮不剪，滿身蟲子，穿的衣服，盡是舊貨。每年從歐洲中部，爲謀衣食，往別處

遷居，以冀脫離此苦海者，不可計數。像這位猶太飄流人，就可算爲他們的正式代表，但是仍沒有看到耶穌復臨。更有一種奇異的預言，說「猶太人沒有信服耶穌，基督即不復臨」。然而如今的猶太族，不是沒帶錢囊，反倒滿了錢囊，到各處要收集猶大三十塊銀錢所產生的餘利，直到聽得耶穌用極大的呼聲說，快把你們所有的，周濟窮人，而來跟從我。自天降下的大窮人，就是你們的主耶穌。

『青翠的樹木』

向死亡而去的那般羣衆，直赴各各他而行，越向前，人數越多，凡在節上沒有事可作的，都跟着前去。有些婦女，起先時候還怕進前，所以遠遠跟隨。但到了現在，到快要失掉他夫子的時候，就放膽的近前一點，而且竟公然失聲而哭，一點也不顧忌側目而視的祭司。

耶穌現在不背十字架，所以有力氣會說幾句話，就轉身對流淚的婦女說：『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爲我哭，當爲自己和自己的兒女哭。因爲日子要到，人必說不生育的和未曾懷孕的腹，未曾咽過的奶，有福了。那時候，人要向大山說，倒在我身上，向小山說，遮蓋我們，這些事既行在青翠樹木上，在那枯乾的樹木，將來怎麼樣呢！』

耶穌身體，滿了痛苦，而且明明知道，再過不多時間，要用釘子掛在木頭上，如同被劈開的羊肉被掛在架子上。但是耶穌也曉得再過不多幾天要回來，和門徒同食共話，而且要升天，在那裏坐永不散的宴筵。目下婦女們的號哭，是本於他們的愛心，沒法按捺，究其實，不當爲耶穌哭，應當爲自己和自己的兒女哭。因爲快要受耶穌所預言的將來的大災，並且知道日子快到，所以他加上一可怕的第九福，說：『不生育的

『女子有福了』。

猶太人所要求的耶穌的血，速速要歸到他們身上，而且快有一日子，這棄掉耶穌的城，街道滿了他們兒女的血。再有一火，燒燬該亞法的公署，一塊石頭，不在一石之上。到那時候，這可憐而滿了懼怕心的婦女，向那不會出聲的山岡，祈求說，倒下來遮蓋我們，遮去土匪和羅馬兵的刀劍。因為當那日子，耶路撒冷城被羅馬兵困破了，其中的人，彼此殘殺，久等在外邊的羅馬將軍提多和他的軍兵，城破之後，更要以洗城爲快；所以婦女們向山岡祈求，可惜石成的山，如同城人向日的心，一樣的剛硬，不聽人的哀求。反倒發出學人的回聲。不免有多少婦女親眼見她的子女倒在血泊中。這不是流耶穌血的一部份的報復麼？

刑罰的日子快到了。『青翠的樹木，既是這樣，那枯乾的樹木，將

來怎麼樣呢？青翠的樹木是怎樣？牠的根還有生力，享受涼土的栽培，枝葉還受陽光和雨露的照潤，而有情的小鳥，棲在濃密的枝葉中，看爲可愛惜的居所。行路的旅客，在綠蔭深處，作休息會涼亭。而又開花結果，供人美觀，養人生命，長柴生火，解人嚴寒。再是，青樹可作聖人的標號，把所生的一切，作爲賞賜，分散給人。外皮雖似枯燥，內中卻富有生力。

枯乾的樹木，怎麼樣呢？是一棵不結果子的樹，也就是園丁用斧子斫伐跌倒的樹。爲了樹心已經朽爛，不能作建築的材料，只可作柴薪之用。這正表無用而貪財的人，只會作惡，不會行善，在其中沒有活潑的精神，盡是朽腐糟粕。像這樣的人，終必如約翰所言：「被斫下來，扔在不滅的火裏」。

假使猶太婦女的丈夫和子女，膽敢把賜生命而無罪的，釘在十字架上；那麼，犯死亡而有罪的，應當怎樣受罰呢？

說話之間，羣衆已趕到了各各他，那兵丁便七忙八亂的挖坑，預備豎立十字架。

百夫長早已在石圍的短牆外駐馬了，他放眼流覽四圍菜園的風景。按例，不能在耶路撒冷城內執行死刑，因為如果那樣，怕玷污了法利賽人的道德，損傷了撒都該人的慈善，所以每逢有定死罪的犯人，必送到城外執行。

他們到這『髑髏地』，因為是個圓而白的小高邱，所以有這個名稱。這地方作刑場是很相宜的，適當往約帕和大馬色的兩條大路交岔之處，過路的客商，往來的鄉人，公私的信差，來往的很多。在這公共地點

刑一十字架犯，大有「與衆共棄，示人不敢再犯」之意。

這時正值春天，大塊文章，分外的美麗，日光照耀白色的邱岡，和軍兵的刀鋒，交相輝映。四圍花園的風景，別有深致，花間遊蜂，枝頭好鳥，雙雙斑鳩，飛翔自得。城外這一片美地，耶穌今天一看，不能不引起他故鄉的感慨，回憶在加利利的時候，安享太平，和親友在橄欖樹下，葡萄園邊，或行路，或訓人，有時談心，有時共飯，當那日子，好像這福氣是永久長存的，如今一想，都成往事了。

試向耶穌致一段弔唁的話，說：「基督的耶穌阿！你現在作一孤獨者；雖有圍繞的兵士，是爲你預備苦架；雖有同釘的強盜，也要向你譏笑；至於這般犬類，是要喝你的血。這都不算爲同伴，不過爲一起廢物虛設的點綴品。你昨夜如何孤獨，今天仍是一樣，連太陽在你的身上都

失了煦和。世界的時光，你僅有半日的餘剩，今生的行程，你已經走到盡頭，不再有飄流，現在可以休息吧，這觸體地就是終點，再過幾點鐘，你身軀內囚禁的靈可以完全釋放了。」

耶穌臉上發出冷汗。那兵丁每向架子敲一次，如同向耶穌的頭打下，他平素最喜愛日光，用爲表示恩賜的比喻，如今的日光，反倒叫他眼睛受傷而痛。滿身疲乏戰抖，需求歇息，但是用盡精神，極端反抗，爲的感受痛苦直到盡處，不求推脫。而心意越懷念朋友，越是愛他們，甚至爲釘架子出汗的兵丁，和致他一死的祭司，也都愛他們。於是，把以先存積在深心的愛，如今用言語表出來，說：『父阿，赦免他們，因爲他們所作的事，他們不曉得』。像這樣的思想，完全是精神戰勝肉體。耶穌在十字架上所說赦免人的話，可算是一首得勝歌，實現精神勝過

肉體。

像這樣赦免的祈求，自古以來，高尚道德，沒有大於此者。不像一個人祈求上帝，乃是上帝祈求上帝。因爲在那時候以前，沒有人想到有這樣的高尚祈求。人類在平素饒恕的德性上，是很有限的，對於平人，常是難得赦免。說到得罪我要殺我的人，赦免那幾乎是萬不能的。總而言之，耶穌能饒恕殺他的人，在人則不能有此思想。

『因爲他們作的事，他們不曉得』，耶穌所以饒恕他們。按以上的記載，是爲『他們不曉得，作的是甚麼』。足可徵明人在世上，無知妄作的態度是如何重大，能穀自己了解自己所作的人究在少數。試問吾人的行爲，大概的說，由何而起，可舉幾樣；由於始祖亞當傳遺的『惡偏』，由於倣法別人的做法，再則由於個人的習慣，和情欲與血肉密切的

衝動，從此種種，可發生行爲。有人說，意志爲行動之主。我看作主仍是假說，作主也僅是服從而已。

他們在當時，該曉得而『不曉得』的，耶穌已明明的教授他們，到底學會的有多少人呢？試看跟從耶穌的幾位門徒，雖然曉得他的夫子是基督，但爲了性命連帶的危險，各自逃生而散去。他們所以逃跑，也是入了『不曉得作的是甚麼』的範圍。說到那法利賽人，更不曉得作的是甚麼，他們只有一種自私的觀念，都是要保守自己的權利；律法師要維持其優先權；富人怕失去財產，彼拉多怕失去職位；其餘的人，無非服從領袖而已，更不曉得作的是甚麼。以上的一切人，不曉得基督是誰；不曉得耶穌來到世上所作的是甚麼事；更不曉得耶穌的受死正式的緣故是爲的甚麼。在其中有幾位後來的曉得了，可惜爲時已晚，並且要曉得其

中的所以然，須曉得耶穌代他們祈求上帝賜以曉得的智識。

耶穌在快要去世的時候，說出『求父赦免他們』的話，把最高尚最聖潔的教訓重說明白，正顯明教吾人對仇敵也要愛他。到了現在，已完畢了在世的工作，所以甘願聽人釘之十字架。面前的三個木架，豎立已妥，那兵丁用土和石頭擁栽了架根，敲培堅固，免得把人掛上以後，因重而仆倒。

耶路撒冷的婦女，帶着瓶子，盛有乳香，沒藥，調和的葡萄汁，給耶穌喝，用以稍止痛苦。這也是對死犯常有的通例。但耶穌一嘗，不肯喝。在這時候所求的，不是止痛的藥物，乃是安慰的言語。然而在這一天，除了兩位強盜中的一位，沒有一人說一句慰心的話。

婦女們所供獻的乳香，沒藥，和從東方來的博士所獻的是一樣。但

是這次沒有黃金，倒有黑鐵，漸因血漬變爲紅色。再是，她們所供的葡萄汁，和迦拿的婚筵，與昨夜的晚餐，所喝的，色香氣味也大不相同。

四個釘子

髑髏地的高岡上，三個木架並列的豎起，從遠方望去，映照在蔚藍天中，如同三個大人伸張兩手，預備捉捕一人而噬之的模樣。這一日的天然風景，十分明媚，很有怡人心志的恩賜，絕不致使人想到竟有慘殺的流血。然在一般祭司文士和法利賽人，心中裝滿了恨惡和躁急，一點不顧及天然之和暢，只盼望羅馬兵快快了結這段公案的手續。

百夫長出了一句口令，兩個無情的羅馬兵，東扯西拉的剝去耶穌的衣服，按古卷有一句記載，說：「凡被釘十字架的，必赤身受刑，如赤身進入澡池一般」。

剝去衣服以後，用繩子勒住兩腋，扯上架去。早在架子中間，釘有
小木橛，使他得以暫坐。內中一個兵丁，爬上搭在十字架橫木上的梯子，
拿着釘子鏈子，先把耶穌的右手釘在木頭上；從前這隻手，曾祝福孩
童，醫治病人。把那長而銳利的釘子，敲一次再敲一次，直至釘頭留在
手外。兵丁絕不顧及他手上的流血。釘完這一隻，照樣再釘那一隻。

四圍站立的人都不作聲，僅指望聽得受苦者的哀號。然而耶穌在十
架上，如同在受審問時一樣的不作聲。

釘住兩手，釘腳就不用梯子。按羅馬例，所備的十字架並不甚高，
站在地上可以做到，因此，假如死尸掛在架上略爲長久，狗與狼可任意
啖喫其肉。

釘腳的時候，兵丁稍爲屈折耶穌的腿，使腳伸直緊貼木頭上。以後

，再把寫好的牌子——「猶太人的王」——釘在架子的頂上。

兵把鏈子釘子丟下來，辦理算是完畢，左右看他的同伴是否將那兩個強盜也如法釘好。按照羅馬法律，死犯的衣服，歸執行死刑的人所有。於是，把耶穌的衣裳分爲四分，每兵一分，只剩下一件裏衣，是上下一片織成的，分裂既爲可惜，而且也不復能用。其中的一人提出了辦法，說：不要分開，遂拿出腰包內素有的賭具，用拈鬮的法子，看誰要得着。現在猶太人的王，失掉一切所有，只有一個荊棘冕，釘在十字架上時，還依然戴着。

釘架的事，一概做妥，耶穌的血，從手足的釘痕滴滴下流：在架子木頭上成一條彎曲的路；漬在架下，成一血團。現在耶穌不能逃走了，像他這樣說褻瀆話的嘴雖然開着，但不能說出甚麼。這些殺耶穌的猶太

人，算爲滿意，對羅馬的作法，也算滿意。因爲據他們看，叫人生亂而且反對聖殿和在聖殿交易的那一位，現在已經這樣釘在十字架上，自今天晚上以後，他再不會發生擾亂，大家可以高枕無憂了。

站在十字架四面的羣衆，忽然發生一種喊叫和笑聲，說出暴戾的話語。像這樣譏笑說：咳，這梟鳥已經掛在木頭上。從前只有一件衣服的，如今赤身露體，一絲不掛了；從前沒有枕頭地的飄流人，現在靠着木頭可以安身了；從前用各樣方法欺人的，現在雙手釘在架子上，再不能用唾沫和泥抹瞎子眼睛了；從前自稱爲王的，現在坐架子的木欄上，作他的王座了；從前恨惡耶路撒冷的，現在被釘在城外了；從前有許多跟隨的弟子，如今僅有兩個強盜爲同伴。耶穌阿，你何不叫你的父，差一隊天軍釋放你，用火焰的刀，把我們逐散呢？那樣，我們可以信服你是

基督，並且要聽你的話，俯伏拜你了。

又有幾位祭司，也搖着頭譏誚說：「你這拆毀聖殿，三日建造起來的，如今可以從十字架上下來罷」。

祭司所說的這句話，正如撒但在曠野試探耶穌所說的話：「你若是上帝兒子……」，這祭司好像撒但，要求一件奇蹟。他們早已屢次求看奇蹟，所以現在他想，如果耶穌能拔脫手脚的釘子，從架子上下來，而且從天上發現大光，用以刑罰猶太衆人，那麼，他們就不能不信。但是，耶穌不作這樣的事，那釘子依然釘着他的手脚，在天上，在地上，都不現甚麼異能來幫助他。

同時，其餘的衆人，也是一樣的譏笑。有文士，有長老，有兵丁，甚至兩個同釘的強盜，雖一同受苦，也還譏誚。

『他救了別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現在可以從十字架上下來，我們就信他。他倚靠上帝，上帝若喜悅他，現在可以救他，因為他曾說：『我是上帝的兒子』』。

耶穌傳揚福音的時候，曾說，他來到世上，爲的賜人生命，但是他現在免不了死亡。他自稱是上帝兒子，爲何現在上帝不動手，把獨生子從十字架救出來。既是如此，從前所說的這兩件事，豈不是謊言。從前常說救人的道理，到底沒有效果，常說上帝是他的父，終久沒有憑據。在這兩件事上說謊，其餘一切，所以也不能令人相信。他受這樣苦，是適當其罪。我們早已知道他是個欺人者，不用等到今天這件事，才知道他是欺世的。如今越發可以證明他是個假先知，越叫人明白，越叫人放心了。若是果然在今日有奇蹟的顯現，已經不早，而況從架上下來的奇

事，是不能發生的。

最可惜的，羅馬人取消我們治褻瀆罪的刑罰。不然的時候，我們大家用石頭斫死他，使一個一個的都有份義務。從前曾有一次，我們要用石頭斫死一個犯姦的婦人，因為他的干涉，以致我們不得執行。你現在為何不發言，為何不對我們講道，為何不從十字架上下來呢？你還不願意使我們悔改麼？設若，你果真要我們跟從你，而且要我們愛你，總得明顯的叫我們知道上帝是愛你，甚至能作出大奇事，救你的命。

但是，耶穌不作聲。他全身發炎的疼痛，比不上猶太人說這樣話叫他所受的疼痛。

悔改的一盜

與耶穌同釘十字架的兩個強盜，在沒有到各各他的時候，他們倆已

經發怨言，爲了有人替耶穌背十字架，沒有人替他們。然而這一天沒有人注意他倆個的事。衆人們都奚落耶穌，譏笑耶穌。其中有不少的主要人物，如法利賽人，文士，和財主，都前來看他受死。那些流淚的婦女，現在越發下痛哭的淚。連百夫長看見耶穌的態度也受感動。所以可說耶穌這一件事，爲目前大事的中心點，凡人都看他如君王一般。

這兩個強盜中的一個，他自從聽得耶穌說出「求父赦免這些人」的話，他立刻再不作聲。像這樣禱告，他從前沒有聽見過。連想也不會想到世上竟有饒恕仇敵的道理。一生的工夫，心中絕沒有這樣思想。不過曾記得在作幼童時期，還未犯罪時，聽說，有一位上帝看顧地上之人，凡求他的可以得到平安。雖然曉得有這樣的上帝，也記得在家庭唱詩篇讚美上帝，卻一點想不起耶穌所說赦免仇敵的話。耶穌已就死地，口中

還能說出這樣反常的話，真也奇怪。但這句反常而奇怪的話，落在強盜心中，好似一粒種子，落到肥美地土，一想到他自己所作的事，也進入『自己不曉得作的是甚麼』範圍之中。更想到別人這樣待他，假如有別人在他身上現出點愛心，餓了給他一點東西喫，冷了給他一件衣服穿，那麼，或可免除搶劫的行爲，到不了今天十字架上的地步。他心中好似這樣說，正是爲了沒有人以愛心待我，我也不曾報復人以愛，現在四面圍繞觀看的人，他們不都是賊麼？利未人把聖殿當作商場，法利賽人侵吞寡婦的資財。那財主對窮人就盤剝重利，不同是一樣的偷竊麼？定你們死罪的，就是你們自己。在從前既然沒用你們的權利救我，現在爲何用你們的權利殺我呢？

這強盜在十字架受痛苦的時候，存着那樣思想。因爲絕氣的時候快

到，又聽得耶穌說出求父赦免他們的話，更看到周圍站着的羣衆，面上那種恨惡的氣色，爲了這種種情形，心內受得非常的刺激，發起一種從前絕對不曾有的感覺。

三位一同釘十字架以後，那第二個強盜，雖是一樣在痛苦之下，還是重說猶太人常說的話，咒罵耶穌，說：『你不是基督麼？可以救自己和我們罷』。

在這個強盜的心想，假使耶穌真是上帝兒子，必然先救自己，而後也救與他一同受苦的同伴。他爲甚麼不發慈悲心呢？既是這樣，這周圍站着批評他的人，是有理的；不錯的，他無非是一個欺世盜名的，是個飄流浪跡的人。這個強盜，爲的失卻指望，所以格外咒罵耶穌，覺得自己受欺，和別人受了他的欺哄是一樣的。

但是，那一位較好的強盜，一面聽得衆人罵耶穌的話，又聽得他的同伴咒罵耶穌的話，他就對同伴說：『你既是一樣受刑的，還不怕上帝麼？我們是應該的，因為我們所受的，與我們所作的相稱，只是這個人，沒有作過一件不好的事』。

這個較好的強盜，起先多懷疑耶穌的事，但如今確信耶穌是無罪者。他自己承認他所犯的罪惡，是犯了當死的刑律，而又覺得耶穌並沒有這樣過失，而竟自受一樣刑罰，所以衆人的這樣咒罵，是最不公道的。於是，對他的同伴說：『你為何還咒罵他呢？你現在要使一個無罪的人受痛苦，你還不懼怕上帝麼？』

在這個時際，這較好的強盜，心裏多想到耶穌所辦的事。從前或是已經聽見過，只是不大清楚。曉得耶穌所傳揚的，是一和平的天國，又

聽說耶穌還要再來，設立這和平的國，而他自己作這國的君王。心裏潑洩着這樣思想，驀地發起一種新信仰，就對耶穌說：『耶穌阿，你在你的國裏降臨的時候，求你紀念我』。

按他的意想，好像對耶穌說：『我們現在一同受苦，你進入榮耀的時候，豈不紀念在你身旁同釘十字架的那一個苦伴麼？就是別人罵你而不表同情的那一位』。

耶穌在十字架上時候，人任憑對他說甚麼，他總沒有回答。然而這個強盜，和他說話，便立刻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

耶穌對於一個在十字架上快要死亡的人，若允許賜以地上的幸福，是沒有用處的。如果從十字架上下來，手足因為釘穿的緣故，不免成爲

殘廢，即便在世再活幾年，也不過作討飯的乞丐。那強盜也很明透這種情勢，所以他不求耶穌使他逃脫目前的死亡，乃求去世以後的幸福。而耶穌所允許於他的，比較他所求的還大。求的是在將來的國裏，得有紀念；允許的是今天在樂園裏，得有永享的幸福。

這強盜本來是一個罪犯，曾做出罪大惡極的行爲。他搶掠富家的金寶，也劫奪窮人的資財，種種不法，免所難免。然而耶穌對於犯罪的人，時常發寬恕的心，因爲看待罪犯，如同看待病人，其實罪病比較身病更爲可憐，而且重大。像耶穌這種作爲，不是暗暗作的，乃是公然行之，甚至令人評議他爲罪人的朋友。試想，他來到世間，不是尋找失迷的羊麼？這罪犯豈不是因爲自己所犯，才受刑戮麼？耶穌不能白白的饒恕人一切的罪，若果是如此，實在是不按照公義行事。不過只要人有悔罪

的心，耶穌就樂意恕人之罪。這個強盜，雖是一生作惡犯法，到了最後的時候，爲了發起悔改心，立刻就得着耶穌的赦免。

這位幸運的強盜，是耶穌在世，使人悔改最後所拯救的一個人。論到這人，不知道他的詳細，據外傳只知其名字，叫作狄馬（osDism）。

黑暗

耶穌心脈短促，呼吸漸漸不靈，頭重好似受了極大的擊打，心弦亂跳，弱而無力。蓋爲釘在十架上最難堪的苦痛，就是發熱而渴，身子不能動移，又因體重而下墜。按古來歷史的記載，釘十字架爲最苦最慘之刑罰。在軟弱的犯者，因爲發暈，快快的死去，不覺得甚麼；在強健的人，甚至有掛兩天三天而後絕氣者。

耶穌經受的就是這種苦難。可惜，一個一生好行憐憫的人，而竟有

此下場。在平日：對渴者，他就給他喝；對死人，還招呼他出墳墓；癱腿的，叫他快快樂樂的拿他自己的褥子走去；被鬼附的，叫他得有自由；對哀哭的，就表同情的傷感；對犯罪者，不但不罰，且設法使他重生。所以他一生行的異能，全是在受痛苦受刑罰的人身上表現他的慈愛。最可惜的，他醫好人的傷痕，人反將傷痕加在他身上，他赦免罪人，反死在罪人手下。而且處以苦架的慘刑，作兩個強盜的同伴。他愛人到了極處，甚至不配受愛的，仍施以厚愛。但是，到如今，在他身上卻是叢集了衆人的恨惡。平日他以公平爲基礎，如今卻受到最不公平的待遇。他來到世上，爲賜人以生命，人反使他受死，且予以最凌辱的死法。

照以上所說，實在是一種看不透的奧秘，而且也令人輕看，不肯接受。但是無論何人，如果沉心體諒耶穌死十字架的痛苦，不能不受感動

，而想到耶穌爲挽回世人的罪孽，才甘願作此最大的犧牲。如今已經過了一千九百年，在這很長的時期中，有許多人因爲耶穌的犧牲，悔改了他們的行爲，而且進到一個認識耶穌的地步。更有許多人用他們的行動，表現了愛耶穌的樣子。也有許多人爲紀念耶穌的慘苦，流了同情的淚。但是，即便集合萬世萬代全人類的眼淚而爲一個大水池，終不能償還髑髏地耶穌眼淚的一滴。近世有一個著作家，在他的名著中有一句話，說：『集大下一切的珍寶，抵不上荊棘冕的一刺』。

上世史記着法蘭西一個最早的王，他曾有一句話，是值得稱述的。這王不識字，而且性情凶暴。一日，着人讀福音書給他聽，聽見耶穌受苦的事，這野蠻的王，心中不覺大受感動，又歎息，又流淚，甚至止不住他的抖戰，不由的拔出刀來，驀地站起，大聲說：『咳，但願我和我』

的兵，在那裏』。這位暴躁易於動怒的王，從誠懇中發出劇烈的愛，甚至要拔刀相助。但是這類的話，和耶穌在客西馬尼園有相反的地位，因為只發生一點憐惜的狀態，和流下一些無謂的眼淚，終算不足。要緊的是爲基督的愛，和自己的心交戰，把牠打倒。雖非慘殺流血，然也要斬除邪魔，把一切罪惡叫我能戰與基督隔絕的障礙完全取消了。

自耶穌被釘苦架以後，已經一千九百餘年之久，有無數人爲紀念耶穌在禮拜五所受的苦，流出他的熱淚。然而在那一日當天，除了幾位婦女之外，不是流淚，倒是譏笑。譏笑的人，現在是死了，而他的子子孫孫，直到今日，在我們的四面。獨不思念，用我們的哀哭，尙不能洗掉罪孽。那麼，人們的譏笑，將有怎樣的結局呢？

吾人試一想到當日在十字架下譏笑耶穌的人，有耳大，毛長，脣粗

，便便大腹的祭司。有黃皮枯瘦的文人，他們日日在文字中覓生活，以羊皮和墨爲食物。此外，還有大富翁，他們專意侵吞窮人和寡婦的資財，以窮人的苦忍，和少女的美麗，奴僕的血汗，爲他們的玩具。再是，有那些存心不公的兌換商，樂於使生客和鄉人受愚，慣於用假錢調一真幣。更有律法師，本意爲社會的保障，但多是反其道而行，往往使有理者屈受。還有一些無產階級的平民，他們如同一羣狗，終日伏在富人的桌下，假如不給他一點食物，就猙獰而視，若是踢他一脚，也只得溜腿而跑。

自古以來，這一切的人，都能作耶穌的仇敵。從外觀上看去，或者有時對耶穌表示笑臉，其實心內滿了恨惡。試想這一羣人：其中必不免前夜有與鄰婦犯姦的；前天爲得不義之財，妄作見證的；有的使了不公

道的秤，偷賺了人的銀兩；有的見了憂傷的人，絕沒發些微的憐憫。

譏笑而且咒罵的這樣一羣小人，圍繞在十字架下，正是善與惡，無罪與有罪，光明與黑暗，昭昭然的陳列着，要經過精確比較的一個平衡。甚至當日的天然界，似爲這事特意改觀，天忽然黑暗起來，有黑雲包住世界，把日光遮蔽了，如經上記着說：

『那時候約有午正，徧地都黑暗了，直到申初，日頭變黑了』。

『拉馬撒巴各大尼』

有許多人爲了天上忽然發生的黑暗，就懼怕起來，急忙跑回家去。然而還有多人不跑。當時天氣雖然發黑，但沒有暴風和別的不安。所以有不少的人留在十字架前，要看這事究竟如何。

十字架上的耶穌，時間越長，痛苦越重，而其靈性上的痛苦，或比

身體上所受的，更覺重大。他想人人都離棄他，先前所疼愛的窮人，和所祝福的孩子，所醫好的病人，甚至素日所教訓的門徒，現在都離棄他。只剩下這一般犬類圍着，要索其命。

然而有幾個婦女沒離棄他，離十字架不遠的，有他母親馬利亞，抹大拉的馬利亞，又有小雅各和約西的母親馬利亞，以及雅各，約翰的母親撒羅米。許還有別的，未記其名。她們爲怕強暴的猶太人，以先離十字架還遠。她們心裏裝滿了憂傷，緊等着耶穌絕氣。這時耶穌雖痛苦欲絕，轉眼一看到母親，立刻發起孝心，就託於約翰，奉養他母氏的天年。以後，因爲天更加黑，再看不見甚麼人，心中愈覺爲孤獨，只有他自己一個與死亡交戰。在別人想，他素日和門徒常說的天父，現今何在呢？在教訓門徒時，每每說天父是大發慈悲的父，而且常和人同在，無論

缺少甚麼，天父就施行救濟。現下他處在這種情勢，天父爲何不來拯救呢？爲何不發現一異兆顯明在他跟前。最低限度，也該使耶穌快快斷氣，免得經受這時間延長的痛苦。

於是，在黑暗當中站立的人，而聽得耶穌有一句聲音，說：

「以羅伊，以羅伊，拉馬撒巴各大尼，譯出來，就是說，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爲甚麼離棄我」。

耶穌所說，是一詩篇的頭一節。這詩篇，素日耶穌常說，內中有好些是作他的預言。到了現在，疲弱已到極度，無力說出全詩，不過用力念出第一節，用以表現他心內所想詩的全意。好似說：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爲何離棄我，爲何不救我，不聽我的呼聲。

我的上帝阿，白日呼求，你不應允，夜間呼求，並不住聲。

但你是聖潔的，是用以色列的讚美，爲居所。

我們的祖宗倚靠你，他們倚靠你，你便解救他們。哀求你，便蒙解救，倚靠你就不蒙羞。

但我，是蟲，不是人，被衆人羞辱，被百姓藐視。

凡看見我的，都嗤笑我，他們撇嘴搖頭。

說，他把自己交託耶和華，耶和華可以救他罷，耶和華既喜悅他，可以搭救他罷。

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懷裏，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

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裏，從我母親生我，你就是我的上帝。

求你不要遠離我，因爲急難臨近了，沒有人幫助我。

有許多公牛圍繞我，巴珊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

他們向我張口，好似抓撕吼叫的獅子。

我如水被倒出來，我骨頭已脫了節，我心在裏面，如蠟鎔化。

我精力枯乾，如同瓦片，我舌頭貼在牙牀上，你將我安置在死地的塵土中。

大類圍繞我，惡黨環繞我，他們扎了我的手，我的腳。

我的骨頭，我都能數過，他們瞪着眼看我。

他們分我的外衣，爲我的裏衣拈鬮。

耶和華阿，求你不要遠離我，我的救主阿，求你快來幫助我。

這一篇詩的全義，耶穌記得很清晰，但在旁邊站着的人，他們聽得他呼叫以利亞。這是爲了當時的名人，常想基督是和以利亞同來，一同顯現。所以人想，他呼叫以利亞。

當這危急時際，有個兵丁趕緊跑去，拿海絨浸滿了醋，綁在轎子上，送到耶穌的脣際。

『旁邊的人說，且等着，看以利亞來救他不來』。

這位羅馬兵不願多事，便把轎子放下了。但過了一霎的工夫，耶穌就說：

『我渴了』。

那個兵又拿海絨蘸滿了醋，綁在轎子上送到耶穌口邊，耶穌受了那醋，就說：

『成了』。

試想耶穌在世，是常解人的渴望。而現在呢？他是向人渴望，不但
是水，而且要人的愛心。可惜所能得者，不是加利利山澗的清泉，更不

是晚餐樓上的葡萄汁，乃是羅馬兵日用所常帶的一點醋水。雖是如此，而一個外國兵向耶穌發此愛心，不能不算是一種好感。難道他的天父，就全不顧念他麼？不過耶穌所喝的苦杯，現今快要完畢，不得不收集剩下的殘喘，作最後的一大呼聲，說：

『父阿，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裏』。

耶穌說完這話，低下頭，氣就斷了。在這大喊叫的聲裏，把他的靈魂，從身體裏釋放了，而且這聲音漸散漫到普天之下。據馬太記者說：『忽然，聖殿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爲兩半，地也震動，盤石也崩裂，墳墓也開了，睡了的聖徒的身體，多有起來的』。

但是在十字架下的人，他們的心比盤石還硬，不會裂開。雖然有死人復活，而他們活着的，爭赴死地。

直到現在，經過一千九百年工夫，耶穌所說末一句話的聲音，被吾人社會上紛擾的喧囂掩沒了，使人不多聽見。雖然如此，無論人煙稠密的都市，或是荒僻黑暗的村區，仍是有許多人沒曾忘記耶穌末後的一句話。

基督現在已經死了。是死在十字架上，照着人定的方法，也是天父和耶穌自己所選的方法。他斷氣而亡，猶太人滿意歡喜；他是把工作做到盡頭而死的。不過猶太人不幸的命運，世人的大刑罰，自那日開始，直到今日，還未曾有一日的止息。

無形的十字架

現在耶穌死了，然而他的身體，如同掛在一個無形的十字架上，使普世界一切受苦受難的人，都到架下得着安慰。甚且任憑多少猶太一類

的人，不能把十字架拔將出來。

不過像該亞法這般譏誚的人，還沒有滅絕，那樣的人不能死盡。因為該隱和該亞法的子子孫孫直到如今仍是不斷的殺人和施行譏笑。據他們看，十字架終屬愚拙的。

他們心意好似這樣說：你們爲了這麼一個人，死在十字架上，就有無數的人，寫出無數的書，演成無數講篇，極口稱道，他是神，不是人。殊沒有想到你們自己的無知，吾人曾經用自己聰明，也用所有學問，和強大的知識，去考察世界一切古卷，及過去的史事，因而憬然有悟，知道具有半神性的勇士的慘死，究竟算不得一件新事；從前已有不少。爲何對於耶穌的死，你們就說他是神，若耶穌者，不過勇士中的一個，也就罷了。

然而我要對懷這般觀念者，作一答覆。你們所說古卷和勇士的歷史，我們也如你們有同一的知曉，同一的讀過。但是考察所說的古昔勇士，用以和耶穌比較，其分別不在高下大小上競短長，乃是在質性上大不相同。古昔勇士，詩人多藉爲題目，發抒其意志，究竟還是多屬神話的描寫。耶穌不是如此，是道成了肉身，而且住在人的中間，經過了常人的生活，記其生平言行歷史的，又是出自他的日常的伴侶。再是，古昔勇士的捐軀，多是爲個人的私事，絕沒有一個是爲了別人而肯犧牲自己生命的。

但是，該亞法的子孫更加有一類評議，說：世界上除耶穌以外，還有不少自己犧牲的人。也有別的義人，爲要在人中傳揚真理，設立宗教，而且爲使其主義得有成效，且不憚犧牲自己作爲代價。假使承認爲完

成自己主義情願犧牲自己如耶穌者爲神，爲何不以別人爲神？

吾人爲駁覆此說，再作以詳細的比較，仍是尋不到有何人能與耶穌相提並論。如中華的孔子，周遊列國，席不暇煖，以後退修詩書，傳道及門，到七十三歲，平安去世。釋迦牟尼生活了八十年，終以食豬肉脂肪過多而死。說到蘇格拉底，雖死於非命，未得天年，然亦享年七十，得世大壽。但是自古以來，人總不以他們爲神，也沒人以他們爲上帝的代表。因爲他抱持的目的，不是爲的拯救世人，爲的用適宜方法，救濟本城的人。且是，他所講授的是哲學，而耶穌所講的是傳揚天國；他所應許的是智力改良，而耶穌應許的是永生幸福。再者，他受人的強制裁判，叫他仰藥以死，未受慘酷的疼痛，且得與親友盡永訣的話；而耶穌則一個徒弟賣了他，其餘的離棄他，又親身備受殘酷的痛楚，而後方得

畢命的。

耶穌所教訓的，比較一種哲學系統更有力量。他的目的，是叫人有完全的改變，如以西結先知所說：『我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裏面，又從你們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

耶穌教訓信服他的人，效法上帝，親近上帝，且被上帝直接的管教，這樣，方算得着一個完全自由。他的教義，可混括的說其大概，如人類應當有上帝的聖潔；應當有上帝的完全；應當饒恕別人的過犯，如同上帝饒恕你們的過犯；應當痛愛別人，如上帝疼愛你們。

假使你們能設這樣的行去，地上再沒有爲奴爲主的分別。再沒有窮人受屈的哀哭。再沒有殺人流血的暴行。然而卻有和平公義的天國，拭去從前的眼淚，叫你們把所受的苦楚完全都忘記了。

耶穌的工作，就是這樣工作。在創世記有話說，樂園的蛇，引誘夏娃說，你們要明亮如上帝，而其目的是叫人違背上帝。耶穌是勸人效法上帝。可惜人失卻服從的力量，是爲了上帝離人甚遠，而人身又有肉體的拖累，想把這必壞的東西完全擺脫下去，又是一件不易的事。

所以他們把耶穌所貢獻的死，拒絕不受。雖然耶穌屢屢設法，爲叫人承認這事，他們仍然不受。而且用釘十字架的酷法除滅他。總爲懼怕失掉地上的財寶，不怕把無罪的人子釘十字架，致他以死。

水與血

基督耶穌死了，他死的方法，正是他本族領袖所求的方法。而且用其最後的呼叫，也不曾把他們喚起，醒悟過來。據路加所記載的，有多少人看見耶穌斷氣之後，他們「捶着胸回去」了。但推求他們爲何這樣

捶胸回去，大概的說，不必爲了體貼耶穌的痛苦，多半因爲所見忽然的天變，引起無限的懼怕。

然而有一個外邦人，就是百夫長，他自始至終，觀察這段公案，不發一言。及至看到耶穌絕氣以後，他心中忽然醒悟，和彼拉多的夫人有一樣的意思，就說：

『這真是個義人！』

百夫長素日連耶穌的名字都不知道，但他如今看見一切，卻見證這人不是一個罪犯。百夫長這樣的作見證，在羅馬人中已是第三個爲主作證者，這正預表後來最始初的基督教會的中心，自耶路撒冷京城，要移至羅馬京城。

這時候的猶太人，其唯一的思念，假使不能穀早早的把死屍移去埋

葬，這次的逾越節就不能成禮。現在，眼看日快平西，而且太陽一落，那大安息日，就算開始，所以快差人去求彼拉多請他下令，打斷犯人的腿，可以預備速埋。按這打斷腿的方法，爲的使犯人快死，免得如從前所提，有掛兩三天而後死的。兵丁既然受了這樣吩咐，就立刻打折兩個強盜的腿。

兵丁看到耶穌，知他早已氣絕了，所以免去這次擊打。然而另有一個兵，順使用扎鎗，向耶穌肋條猛刺一下，最奇怪的，有血和水流了出來。

有一不甚確實的遺傳，扎耶穌的兵，名叫耶基挪（*Longinus*）。傳說，那血水滴在他素日生病的眼上，從此痊愈了，因而以後信了基督。在猶太人全體棄絕耶穌的日子，一連有幾個外邦人，顯明有承認接受的樣

子。

但也有幾位猶太人，沒忘了耶穌。現在耶穌已死，再不能傳道，不能作事。到了這時候，以前藏在家裏膽怯的朋友，才敢出來。有的暗暗中信耶穌的道，而明處不敢承認。有的贊成耶穌的教訓，但爲了自己的位置，也不敢公然相助。這正像耶穌所說，燈放在牀底下了。不過這樣朋友，直到如今，在世界上，仍是常見。他們的第一難處，是『畏人多言』。所以這等人，在衆人不及見的時候，可認你爲朋友。及至你遇見甚麼評議，或是你落在患難中，他絕對不敢前來幫忙。只是到你去世時候，他可就大發慈悲，甚麼大花圈，墓碑文，他都可以贈送的，讚美的。從外觀上看去，你生在世上，他實在是一知己，忠心的朋友，甚至可說他看你的死，如同他失掉了一半。

耶穌傳道訓人的時候，和在十字架上的時候，正不缺少這樣朋友。試看在他去世的那一晚上，就來了這麼樣的兩個人。他們在耶路撒冷是尊貴體面人物，且爲大公會的會員，又是資本家，即所說的亞力馬太人約瑟，和尼哥底母。這二人不願意在定耶穌的死事上有份，所以在聚會時藏在家裏，不會出席，或是心中很體諒耶穌的苦難。但是因爲膽怯，便不敢公然出頭。他們以爲用這樣體貼耶穌的思想，可以安慰自己良心。其實絕沒想到，那是萬不能的，殊不想念；若有機會而不敵拒惡事，因爲膽怯就不去敵拒惡的成就，和自己贊成惡事，正是一樣。這樣說來，約瑟與尼哥底母，二人不能說在定耶穌的死事上，脫離關係，沒有份子。而且他們所發的好心，雖或可以把罪減少一點，卻不能因此把罪完全塗抹淨了。

到了當日的晚間，大公會的議員，見耶穌已死，各人從髑髏地回到本家，算完全滿意了。那兩位夜間的門徒，正前去設法，給耶穌一適當的安葬。

據馬可的記載：『亞力馬太的約瑟，他放膽進去見彼拉多，求耶穌的身體』。彼拉多託美耶穌已經死了，就叫了百夫長來，從他的口供，方可信這事的實在。以後，便把耶穌的屍首賜給約瑟。按彼拉多這樣准許約瑟領屍，還是顯明他心量寬大，因為按照羅馬法例，官方必收到屍主的錢，才准領取，否則不許。再是，看約瑟是一貴人，願送一人情。尤其是，彼拉多爲耶穌的死，覺得已經終日麻煩不了，而在死後，還有人前來多事，不如快快着他領去，完結這段公案。

約瑟得允許領所要求的耶穌的屍體，就拿一疋上好細麻布，上到髑

體地去。或在路間，或到了那裏，便遇見尼哥底母。他二人平日本是朋友。尼哥底母這次前來，急於往觀體地一行，大約和約瑟有相仿的意思。已經不怕化錢的置備了一百斤沒藥和沉香。

他二人趕到十字架前，那兵丁正是要從十字架取下兩個強盜的屍體來，同時，也要把耶穌屍體取下來。

約瑟和尼哥底母謝絕了兵丁，由他二人彼此相助，先很費力的把耶穌腳上釘子拔出來。兵丁所用梯子還在那裏，二人中的一位，上到梯子，把釘手的釘子起出來。那一位就小心照顧，免得屍體從上墮下。或者還有別人相助，他們把屍體維敬維謹的放在耶穌的母親馬利亞腳前。他們二人齊到離此不甚遠的一個園子，內中有早已修備的洞，預備在此安葬耶穌。這園爲約瑟所有，洞爲他全家的「生墳」。按猶太當時的習俗

，富貴人多有早爲一家備好的「生墳」。

這兩位貴人，一到園中，便吩咐人取水，預備洗濯耶穌的屍體。而那三位馬利亞。就是耶穌的母親，拉撒路的姐姐，和抹大拉的馬利亞，仍在各各他，耶穌受死的地方。她三人相助爲理的雖然十分忙迫，然而仍要爲耶穌裝飾一適宜體面的安葬。她們用纖纖敏巧的手，卸除頭上的荊棘冕，又拆散因血黏聯的頭髮，看到他那素日多有愛心的眼，和善於講道的口，都緊緊閉攏了。她們不由的疼心的淚珍珠般的滴在耶穌臉上。這樣用熱愛的流淚的洗滌，比較約瑟所要預備的井水自然更加寶貴而愛惜的多。

但是，耶穌的屍體沾滿了從前的汗，和血，和土，從手脚的釘痕處，還有透出的血漬。她們洗好以後，就用尼哥底母帶來的香料，徧體抹

上，一點不顧惜這價值很貴的沉香。當時的抹大拉的馬利亞抹耶穌的屍體，不能不想到她在西門的家裏用哪噠香膏抹脚的那件事。

直到把一百斤香料，完全用完，她們就用細麻布裹耶穌身體。又用很長的一條麻布裹耶穌的頭，僅僅露出面孔。以後又用一塊細麻布蒙在臉上。

約瑟的生墳，從來沒有葬過人。在約瑟想，對耶穌生前，不曾救他，現在對耶穌死後，情願把自己的生墳讓給他。於是，這兩位大公會的會員高聲誦念送死的詩篇，小心敬謹的安放在墳裏，又把大石頭堵塞了墓門。以後便大家靜默無聲，心懷裝滿了憂傷，各自回家去了。

然而那幾位婦女，不曾跟隨着一齊回去，還是捨不得離開那地方。心中似乎十分不忍撇下耶穌，令其孤獨自在。她們想到墳墓中的黑暗，

以及快要臨到的黑夜，越發叫她們心中不安。她們不住的默默的低聲祈禱，又彼此互相安慰。更斜倚墓門之石，呼喚耶穌的名字，用各樣的話表示各人心內所存的愛。

但是，夜色越深越黑。她們也只得回去。滿眼流下熱淚，腳下一絆一跌，一面前行，一面約定，一過這節，就趕快再回來。

睡人的釋放

徧體滿了傷痕的耶穌，如今安靜，再不受疼了；臥的是石牀，且是放在地宮。身上又裝滿了香料。他身體雖死，然而精神不死。耶穌的靈，自身體得釋放以後，不曾住在墳墓。回想，耶穌生活在世時候，先把國天福音傳給生活的人。但是他們卻用死亡方法報復他的好意。如今他要下到陰間，將天國福音，傳揚給已經死亡的人。

說到耶穌下入陰間之事，吾人未受上帝甚麼別特的啓示。然而教會有很古的外傳記載，有些爲耶穌復活作見證的人，他們說，曾「聽得自天上發出的一聲音問他說，你把福音傳給陰間的人沒有？自十字架有回答說，是的，已經去傳過了」。再是，看彼得前書也證明有這件事，記着說：「耶穌藉着靈，曾去傳道給那些在監獄的靈聽，就是那些從前在挪亞預備方舟，上帝容忍待候的時候，不信從的人，當時進入方舟，藉着水得救的人不多，只有八個人。這水所表明的洗禮，現在藉着耶穌基督的復活，也拯救你們」。尤其是，保羅明瞭上帝的事，所知道的，比較所說的更多。也說：「既說升上，豈不是先降在地下麼？」又說：「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傳給他們，要叫他們的肉體，按着人受審判，他們的靈，卻按着上帝活着」。從這兩處的話，可證明耶穌曾下到陰間傳道。

另外，有別的古卷，多說耶穌基督下到陰間的事，大半過於怪誕，不可信靠。如同說：『基督戰勝了撒但，把陰間的門，大大開放了，一羣死人，都從陰間出來』。又有別的古卷，說，基督升到天上時候，先遇見以諾，以利亞，他二人是肉身被接升天的，不同常人有一同的死亡。又看見一同釘十字架的那個強盜。似如以上所說的話，過於幻想，不曾給人一種徵信。總而言之，基督徒對於這事不能十分了然，然而可說，基督下到陰間是確實可信的事。

空墳墓

七日的頭一日，就是如今我們的安息日，天還沒有破曉，那幾位婦女又往葬埋耶穌的園子去。不過從東方山頭上已發生一種曙光，似乎已經要破除黑暗，使夜色裏晨星漸少，使日間的陽光漸大。

這婦女們心中滿了憂愁，滿五更黎明中，往前行去，從中也有她自己所不解的新望。她們再回到墳墓，究竟要作甚麼呢？要再看見已死的耶穌麼？難道要用所預備的香料，再抹耶穌屍體，比尼哥底母所供給的還要好麼？她們在路中彼此說：

「有誰能穀把墓門石輾開呢？」

她們這樣談話，爲了她們雖有四人，但同是女流，力量不足，而又因爲經過幾日的勞頓，力氣更加疲軟。

她們一走近墳墓地方，忽然停住脚步，非常的驚奇，爲甚麼墳墓門已經大開了！她們想或是朦朧不清，迷離不辨；其中一位大膽的，向前用手摸去，就曉色微茫中，看見石頭已經從墳墓口移開了。

一見如此景象，驚懼之極，就四面探望，果有甚麼人在。意思是夜

中發生這大奇事，想必是猶太人在夜間把耶穌的屍體偷去的。因為在他們看耶穌安葬的過於尊貴，爲洩他們的餘憤，就偷去拋擲在十字架罪犯的萬人坑裏了。

她們雖有此思想，但沒有甚麼蹤跡。所以再要進到墓中，看耶穌身體到底還在沒有？一方沒有人敢進去，一方在未查明這事以先，更不願意回去。直等日光把墳墓照亮些，那時她們才放膽的進去。

進去一看，墳墓是空的，更發生一種新的懼怕：忽然之間，看見一位穿白衣的少年人，在黑暗當中，他的衣服白得像雪。這少年坐在那裏，似乎特意等候她們的，並且說：

「你們不要懼怕，爲甚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這裏，已經復活了。當紀念他在加利利的時候，怎樣告訴你們，說，人子必須交在罪

人手裏，第三日復活」。

婦女們聽少年人的話，心中滿了奇異，也沒有甚麼力量回答，但是少年人又對她們說：

『你們可以去告訴他的弟兄，他在你們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裏要看見他』。

這四位婦女又戰兢，又喜樂，要快快跑去報告少年人所告訴的話。但走了不多幾遠，快到園子的門，抹大拉的馬利亞，忽然停步，其餘的三個仍往前去。馬利亞這樣留步，連她自己也不曉得爲了甚麼，或是忽然怪異所見的空墳墓，再想回去觀察一次，到底這位少年人是誰？

馬利亞轉身之間，忽然看見一位少年，是她所不認識的，並且對她說：

「婦人，你爲甚麼哭？你尋找誰呢？」

馬利亞聽見這話，認爲管園的早起來作他的工作，就對他說：

「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請告訴我，你把他放在那裏，我便去取他」。

這一位聽到馬利亞這樣悲傷的痛語，就用他素日教訓人滿了愛心的聲調，只說：

「馬利亞」。

馬利亞如同夢中驚醒。這位憂傷的婦女，忽然得着所失掉而要尋求的，就急忙說：

「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

不由的暈倒在濕草地上，要向前摸耶穌的腳。耶穌說：

『不要摸我，因我還沒有升上去見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裏去，告訴他們說，我要升上去，見我的父，也是你們的父，見我的上帝，也是你們的上帝，並且叫他們往加利利去，在那裏要見我』。

立刻耶穌往樹林中去。

馬利亞注目觀看，直至看不見了。於是，從濕草地上起來，臉上滿了喜樂，再向前追趕那三位同伴。

她三人早已出了園子，回到弟兄們藏匿聚集的房子。並且早已對他們述說所遇見的事，說：園內的墓門如何大開？又說，看見怎樣的白衣少年，並報告耶穌已經復活，而託她們報一消息。

但是，這些門徒，爲了這幾天遭遇的事，多是灰心。不願意聽受婦人們奇怪的消息。在弟兄們彼此面面相覷，以爲婦人們發瘋病狂，不知

看見甚麼，以爲耶穌復活。不錯，耶穌曾說，他必要再來，那事我們知道。但目下尙非其時，因爲按照他所說的，他回來以先，必有許多嚴厲的大事爲之預兆。

門徒們不是以耶穌復活爲不可能。是信到衆人復活的時候，耶穌一同首先復活。決不信現在耶穌已經復活，所以對於婦女們的報告，認爲總是神經上的幻想，演成眼前的怪誕事。

正在彼此談論的時候，抹大拉的馬利亞像一陣風的跑進來了。她一開口所報告的，證明她們所見的。又報告她親眼看見，親耳聽見，親口對他說話，特別是看見他脚上的釘痕。所以再不用疑惑，並託我們報一消息，說他照着所預言的，已經復活了。

西門與約翰大受感動，就開了門，像賽跑似的，爭着往約瑟園子去

。約翰年少，比較彼得跑的更快，就先到了那裏。一到就伸頭往裏看，看見細麻布還放在那裏，落在地上。不久，彼得喘吁不停的，也上來了。他一直進到墳墓裏去，看見有些細麻布在那裏，又看見裏頭巾是另在一處捲着。於是，約翰也進去，看見就信了。他二人不作聲的回到衆弟兄聚集的地方。

但是，耶穌自從向馬利亞顯現以後，他已離開耶路撒冷了。

以馬忤斯

逾越節一過，各人仍是照舊營業。

有耶穌的兩位朋友，一位名革流巴，也是和門徒聚集在以上所說的那間房屋裏，到七日的頭一日，照例應當到以馬忤斯去辦事。以馬忤斯是一村落，離耶路撒冷二十五里，有兩點鐘的行程。這兩位聽得約翰，

彼得，自墳墓回來，傳報耶穌復活消息以後，過不多時候，二人就動身了。他二人一方走路，一方揣想所聽得各樣消息，只覺得奇怪，沒有正式確信復活的事。因為這兩位雖然學問不多，卻有很深的常識，不容易輕信，所以對於所聽聞的，越想越詫異，心想如果耶穌屍體，暗中被人偷去，不是不能的事，不必即認為復活了。

革流巴與其同伴，均是正式的猶太人，雖重視物質事業，也為靈性留有相當的餘地。不過所留的餘地不大，若一與常識不符，就不願領受，不能成立。他們和其餘的使徒有同一的希望，仰望降臨的彌賽亞，是位釋放以色列的彌賽亞。不多重視為上帝的兒子，是多重視為大衛的子孫，來擴展帝國主義。他來時，不作步行的平民，是作騎馬的勇士；不作撫慰婦孺的窮人，是作戰勝仇敵的健者。耶穌在世所傳揚的福音，公

義，雖未反背彌賽亞主義，然已經與人素所仰望者不符；及他被釘十字架，就羣相不復信其爲彌賽亞了。他們也愛耶穌，也爲耶穌所受的痛苦表同情。然而對於耶穌的十字架的死法，和凌辱的經過，竟絕無一點反抗動作，這樣，與他們所存彌賽亞的仰望，未免大相反背。在始初，亦或想耶穌來爲一謙遜的救主，只騎馴驢，不騎戰馬，至於靈性上力量之大，並不是他們急切所望的。那麼，他們雖不甚贊成這樣的救主，然不能不承認有這樣救主。然而絕對不能信的，就是死在十字架，不能拯救自己，也不能拯救別人，束手待斃，並不曾設法發生一點反抗，更不能符合先知所說榮耀的彌賽亞，竟自被殺於平民，且死於外邦土匪式的官吏之手。因此之故，他們很體恤耶穌十字架上的死，而且也誠心哀憫他的死，不過看耶穌是自欺，看耶穌的死，正是證明他自認爲彌賽亞的失

敗。

這段行程中，二人談論，不知費了多少工夫，有時且發生意見不同的爭辯。忽然之間，看見地下有人的影兒，照近他們身邊。他們轉身看去，另有一位行客，快接近他們，好似留意探聽他們談論的是甚麼。按照習慣規矩，便留步，向那人請安，且邀他同行。這兩位使徒，看客人面貌，似舊相識者，但想不起是在何處見過。那一位突然問道：

「你們走路，彼此談論的是甚麼事呢？」

革流巴爲年事較長者，便很怪異的說道：

「你在耶路撒冷作客，還不知道這幾天在那裏所出的事麼？」

那客人問道：「甚麼事呢？」

「拿撒勒人耶穌的事，他是個先知，在上帝和衆百姓面前，說話行

事都有大能；祭司長和我們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釘他在十字架^上。但我們素來所盼望要贖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這事成就^{已經}三天了。再者，我們中間有幾個婦女，使我們驚奇，她們清早到了墳墓那裏，不見他的身體，就回來告訴我們說，看見了天使顯現，說他活了。又有我們的幾個人，往墳墓那裏去，所遇見的，正如婦女所說的，只是沒有看見他」。

這位客人說：

「你們的心，信的太遲鈍了。基督這樣受害，又進入他的榮耀，豈不是應當的麼？於是，從摩西，但以理，以賽亞，和衆先知以及經上所^指着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明白了」。

尤其他用特別高大的聲，稱述詩篇和以賽亞所說「憂苦人」的事。

那兩個人留心聽去，也不作聲，也不答辯。因為這客言論風生，且於講解中滿了新義，而又有充分的熱誠。甚至引用一句很熟的話，也能發現很新的意味，從前是死的，如今是活的，似乎是聽得一種新聞一般。而且從聽受的話，心中好似發一回聲，叫他們重新回憶從前加利利湖邊等訓誨。雖滿了如此反應，然而仍是模糊不清。

如此討論之下，已到以馬忤斯村頭，客有似告別，猶要向前行去。但是兩位願意挽留這客，再作一度長談，說：

「時候晚了，日頭已平西了，請你同我們住下罷。」

二人便挽着客人的手，進到他們要到的屋子。

及至按照主客座次坐定的時候，客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遞給這兩位主人。革流巴一見這樣動作，和他的同伴，眼目大開。兩人正如

晨夢方酣，日光直射到眼簾，爲之豁然一朗。二人一同面上現有喜色，心頭突突亂跳，立刻認識明白，心中說，這正是國人所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也就是我們所疑惑的那一位。但還沒來得及和他親嘴，或摸他手，耶穌已經忽然不見了。

那兩個門徒遇見這位行客，看其面貌，是不認識；聽其言談，雖是正像耶穌生活時候的聲韻，仍是不認識。及至耶穌拿起餅來，他們忽然就想起耶穌每逢在坐席時間，都是這樣作的。試想，耶穌在未釘十字架以前，兩人已經作他的朋友，不曾正式認識耶穌。及三位在路同行時候，耶穌作他們的教師，仍是不認識。直至在席次的座上，耶穌行擘餅的規矩，他們的眼睛方大大的睜開，認清了是他們的主。

耶穌走了之後，二人顧不得喫飯，並且忘記身體的乏倦，立刻起來

，再回到耶路撒冷去。

在路上時候，彼此心中，未免有些羞愧，就說：

「他和我們說話，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我們的心豈不是火熱的麼？」

到了耶路撒冷，急忙的去見了使徒，而且述說他們在路上所遇，和席上的事，又說：直到擘餅，方認識是主。其中有別人也說：

『主果然復活，已經顯現給西門看了』。

到了這個時際，主耶穌已有四次的顯現，而且有四次見的人作的見證，但是仍不足使衆人都信，不生疑惑。據大多數信徒的看法，這樣的復活，總有些難信，因為成就的太早，而且半夜三更，在城外的園子裏，其中有種種令人可疑之處，所以衆人看復活不是實在可靠的消息，不

過出自愛耶穌的人悲苦與希望而已。

據衆人這樣說，耶穌復活了，到底有甚麼人看見？首先說是看見的，無非是從前被鬼附的一個婦人。再有一位狂熱易於受感，而也會說『不認識他』的西門。其次，則爲以馬忤斯路上兩位膽怯的弱者。而且這兩位也不是正使徒。耶穌爲何早早的向這樣的人顯現，而不向可靠的衆使徒顯現呢？抹大拉的馬利亞，或是看見一個白衣的猶太人，就認爲是異象。西門的熱性，是不願落人後的，以爲她看見了，我也看見了。說到路上那兩個人，雖未必是捏造欺人之談，充其量也不過見了一種異象。假如耶穌一定復活了，爲何不到此地，使衆人都看見？爲何東一個，西一個，還有甚麼選擇呢？更爲何獨獨到一鄉村的路上，而不一直來耶路撒冷呢？

人人都信有復活之道。但是所說的復活，是在世界大日以前，先有各樣預兆，先知所說的預言，一一都得成就了，以後方有復活的實現。似如現在這幾個人所傳說的復活，實在令人難以接受。因為這種說法，與以前所存於腦海的正相反背。設若，耶穌定能復活，必然爲上帝的兒子。如是，眞爲上帝的兒子，難道不能打消這等羞辱的死亡。如果他的爲勢能從墳墓復起，爲何不將審判的猶太首領，立刻倒斃？爲何不將彼拉多頓時滅絕？爲何不使兵丁的手不能拿上釘子？一位無所不能的神，權何讓這般無知的民，無用的兵，這樣處置了以後，方才作出這愚拙的奇事呢？

使徒中免不了有人存這樣思想，因爲他們雖然聽到四個人的見證，卻是還沒有觸發而瞭解耶穌復活的正義。不過雖然有人這樣存心，卻沒

有人敢如此出口。所以仍是等待再發現別的甚麼事實，方能決定自己的信或是不信。

討取食物

衆使徒匆匆忙忙的喫完了這頓毫無興趣的飯。忽然之間，耶穌進到他們中間來了，而且面色光榮，聲音響亮，站立在桌子之前。先向他們一個一個的徧看了一週，隨跟着用柔和悅耳的話，說：

「願你們平安」。

衆使徒沒有一個回答。因爲他們的驚異比較歡喜還大，以致不謀而同的沒有一個敢作聲。主耶穌看到他們臉色，知道他們心上的疑惑，而且明曉衆使徒一同懷疑，而又不敢開口直問的，就是，大家所見的是個活人呢？還是一個鬼魂呢？所以耶穌說：

『你們爲甚麼愁煩，爲甚麼心裏起疑念呢？你們看，我的手，我的腳，就知道實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無骨無肉，你們看，我是有的』。

說完這話，就伸手反覆的給他們看那釘痕，並解開衣服顯示肋旁的扎痕。在這時候，已經有幾個人俯伏在耶穌的腳前，看見耶穌腳上有不平的釘傷。

但是，他們沒有人摸他；怕的是，如果觸手一摸，那魂就立刻消散，不會存在了。

使徒們看耶穌的面貌，聽他的聲音，正是從前他們的夫子，但是又加上經過十字架痛苦以後的一種新樣子。然而也不能不看出發現與前不同的區別，乃是沒法可以用言語形容的。即便信心最軟弱的門徒，也信

站在面前的就是從前的夫子，而且看見這夫子，心中似想夫子是開始另有二次的生命。雖然如此，同人仍抱有一種疑惑，所以都不發言，直似心內充滿了懼怕，說不出甚麼，又像大家入了夢境，直等到醒寤，方才將眼前的異象，消除一空。甚至最好領頭說話的西門，也不作聲。他不肯作聲的原因，非因信仰不足，乃因懼怕開口，防備未及開口說話，必不免放聲大哭也。他心中好似說：「幾天前頭，我曾說不認識他，而且我一生忘不了在祭司長院子中，夫子的注目的向我一看」。

耶穌爲要解除他們的疑惑，就問他們說：

「你們這裏有甚麼喫的沒有？」

耶穌這樣發問，很有些希奇。他現在無需乎肉體之糧，他現在所需求的乃是他從前屢求而未得的；衆人的信就，是他的食物。但是爲了站

在面前的人，大多數仍屬於肉體的需求，所以願意降格相從，在他們面前發現一個屬於肉體的證據。蓋爲，凡注意肉質之人，注意物質，即爲屬於肉質的證據。回想，耶穌在最後的那一夜和他們喫了晚餐，這一次也是一樣要和他們喫晚餐。所以問道：

「你們這裏有甚麼喫的沒有？」

他們飯已喫罷，盤裏剩有半條魚。西門把盤推送到耶穌面前，耶穌向前一湊，接過來在他們面前把半條魚一塊餅一同喫了。同時，衆門徒都瞪着圓眼，不轉睛的一直看夫子喫完。

耶穌喫完以後，便舉目看着他們，好似這樣說，現在你們確信是我麼？或者還是不明白呢？你們想一個魂能喫食物麼？我的喫不是和從前一樣麼？從前我們同伴的時候，常責備你們信心不足，或心太剛硬，現

在我仍與從前一樣，沒有改變，不願意你們不信那看見我的人所作的見證。獨不記得已經告訴過你們我要成就的事麼？但是，你們有耳也聽不明白，有眼只能讀書，不明其義，從前不是告訴過你們，先知預言的和我所說的一切都要成就麼？基督應當受害，到第三日復活，而且他的名字，自耶路撒冷，直傳到天下萬國。現在你們要爲我作證，而且天父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由我執行。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凡信父的，必被拯救，不信父的，必被定罪。我不過再留幾天工夫，要往加利利去，在那裏我們可以再會，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了。

耶穌這樣在門徒中間的時候，他越說話，門徒的面貌越顯喜色，正像心中所失掉的盼望，如今復興起來，並且在眼目中發現爲實事了。真

可算是一個大快樂，也是在經過痛苦之後，一樣的快樂，而意味反覺得深長。現在確信上帝和他們同在，又信從前上帝也未曾離開他們，將來且永遠不離開他們。因為在從前所不會想到的，如今在眼前已成就爲實事，而且又親眼看見了耶穌。耶穌的仇敵，從前似是大獲全勝，現在卻是完全失敗。先知舊日所預言的，現在全都應驗，甚至對於耶穌所受的痛苦，比較以前也明透了許多。

在門徒想：如果基督已經復活，那樣，他所設立之天國，成就必不在遠，弟兄們再不至被人凌辱逼迫，而且要與主永遠作王。從這樣思想，動了興趣，促起熱心的甦醒，冷淡的回頭，而又清晰的紀念耶穌在世的時候，所宣講的許多可奇異的教訓。一念及此，門徒們有說不出的高興平安，發生熱心，又發生彼此相愛的精神，甚至要聯結一個永不解散

的團體。假使夫子已經復活，我們也不必再死了。主既能從墳墓出來，這是他所應許的，已經實現，又徵實他是從上帝那裏來的，自然那應許的必成就到極端。這樣，從前的信仰並非徒然，自今以後，他們不再作孤獨者。從這十字架的經過，好似從一日的，暫時的，黑暗，變為永久的，每日的，不減的大光。

懷疑的多馬

那一天晚上，復活的主，與門徒喫晚餐的事，多馬不在那裏。到了第二天同人到他那裏，急忙的告以昨夜耶穌所說的話，並且說：

「我們已經看見了主」。

多馬在這幾日中，因為十字架的羞辱，心中痛惡鄙視，已不可名狀。一次，在耶穌使拉撒路復活以先，多馬曾說，願與主一同死。及至在

客西馬尼園的那一夜，他看見那些雜差從橄欖山下來的火把燈籠，怕連帶的危險，也如別的門徒，各自逃跑了。雖然耶穌早已告明了他安受痛苦，但是多馬還是不信他的夫子，果能出此。基督決不以此爲其終局。及至看到雙手受縛，毫不反抗的就到各各他死地，正如羔羊被牽到宰殺場。這件事的影響，令多馬失望，比較失掉夫子耶穌更覺心疼。所以只就十字架的慘劇而論，正表現耶穌的自欺，而又令從他的受欺了。從此，可證多馬的信的根柢不深，非從種子生者，好像移植的花木，一經太陽的曬，容易枯乾的。當耶穌與他同在的時候，時時受着澆灌，還能生存，及至一失掉夫子，他的信即消散無有了。他本來不是不信天國，但是所信的天國，多_屬於物質的天國，能飲食，有座位。

這樣看來，多馬不容易信復活之事。只聽見旁人的告訴，他是再不

肯信的。因爲他想已經易信而一次上當，決不再有二次的上當，所以對告訴的人說：

『我非看見他手上的釘痕，用手指探入那釘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總不信』。

多馬抱持這樣態度，好似放棄他眼目視官的權能，只依賴他肉手觸官的指示。

多馬因爲懷疑不信，所發揮的言語，遂叫他的名譽，傳徧後世普天之下，而成爲懷疑派的鼻祖。蓋爲非常之名，必出於非常之人，能言人所不能言，並能言人所不敢言，他絕不像月薪三十圓的著者，枯坐講臺的教授，神經半死的教師，引經據典，前人所未曾道及之理，他不敢多說一句；循規蹈矩，先進所未曾行過的路，他不敢多邁一步。這等凡庸

之人，生而無聞，死則已焉，正所謂與草木同腐，碌碌無能之輩者。一生只是謹小慎微，安一步再進一步，踏實一脚，再踏一脚，必不能作高飛的鷹，又不能作深躍的魚，不能成事，並且也不能成名。似此之人，正是沒有膽量，精神界上的落伍者。然而這等人也有其所持之理由，說來也非不娓娓動聽，必是這樣說：『我不像自詡的偉人，隨便的說，黑暗中得着光明，靜默裏得了聲音，到曠野自由宣傳，在死亡得着存活。我絕不敢仿效旁人的愚昧，非實在能見的，我不敢信，非真確能摸的，我不願信』。哎阿，似此小信的人，他所愛慕，完全看爲實在的，就是在能看能摸的物質，像金錢，田地，地位，名譽，均是，目中所見，見到的在是，手中所摸，摸到的在是。可憐阿，這等人只學到多馬之偏，未學到多馬之全，未曾深深研究多馬的事，多馬不待摸到耶穌就信了，

所以他不是是一位小信，乃是一位大信。

再過八日的工夫，十幾位使徒，仍聚在前日會集的屋子，這次多馬也在那裏。多馬一直等了七八天之久，心裏盼望他也得見復活的主，有時也自己疑惑，我所以不得見主，總是爲了我不信的態度。這一天的會集，忽然之間，從門口發生一種聲音。說：

「願你們平安」。

他們都轉身，看見耶穌已站在門口，耶穌周圍屬目，似特意尋見多馬。這一次主耶穌的來，也可以說特爲多馬，爲了主對多馬身上所有的愛，比較多馬的輕視疑惑他，更大而多。於是，就呼多馬的名，而且走近了那位懷疑的使徒，似特意使其對面看清，更對他說：

「伸過你的指頭來，看我的手，伸出你的手來，探入我的肋旁，不

「要疑惑，總要信」。

多馬滿身戰兢，大聲說：

「我的主，我的上帝」。

多馬所說的這末一句話，皮相的看，是很單簡的請耶穌的安，其實內有涵蓄之深義。這話是承認自己懷疑的失敗，而更承認基督復活之得勝。自今以後，多馬再不存屬己的私心，完全歸服了基督。作為屬主的人，在從前僅看耶穌為完人，比較其餘的人為完美，但猶不以之為神。現在不但承認耶穌為上帝，而且承認為自己的上帝。於是，耶穌又有回答的話，說：

「你因為看見了我就信，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是有福了」。

耶穌所以說這樣的話，是為多馬總沒忘盡他以前懷疑的態度。可

以說耶穌於八福外，又加上末後之一福，就是說：「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是有福了」。

這話中包涵的深義，乃是說那絕對的真理，是人的肉眼所不能看見的。反言之，也可說，真理是不屬於物質範圍，乃是自天上產生的。如果人完全被物質束縛纏繞，是絕對沒有接受肉眼所不得見的真理之可能，直等到他身體脫離轄制得有釋放以後，才能看得到真理。

耶穌復活還有人否認

耶穌的門徒，確信他夫子復活了。始初看他的主，如同平常的囚犯，一樣的受死，死後用尼哥底母帶來的香料，抹上而埋葬在墳墓中。但是經過三日以後，他們確信好似一位神，從死裏活轉來。他們所以有了現在的信，實在不是容易得來。試看四福音的記載，他們原來很不願意

接受復活的信仰，而信他的夫子即出於這種態度。然而能毅然接受基督復活，實在是經過許多倔強的反抗，由種種經驗而後才信服的。

雖然使徒是這樣信服，然而直到今日，還有許多人，正援引使徒爲據，而用以證明耶穌沒曾復活。在存這種觀念的人說：「這一段無可證實的，耶穌復活之小故事，純是出於使徒們的設想而傳揚開的。按該亞法與其同伴所說，那些使徒夜間進到園子，將耶穌屍身偷去，後來就四下裏散佈他的主復活的消息，使那般智識淺弱的人聽見信服，他們這樣繼續的欺哄人，正與耶穌生活時候，自欺欺人，有同一的步驟。按之馬太的記載，說：猶太人出得銀錢，買了作假見證的，叫他們說，夜間看見彼得率領其餘的人，輾開墓門石頭，扛去屍首，好似一捆白布，一直出園而去。」

近代反對基督復活的人，他們把這等假事都放置不論。而且也很清晰的認定了彼得和其餘的同人，他們的聰明，數不上能辨出這種欺哄衆人的大事。因爲看他們是一般鄉曲的庸人，沒法欺弄耶路撒冷聰明的猶太人。並且他們自己容易受人之欺，而不容易叫別人受他們的欺，上他們的當。所以如今好批評而不信基督復活者，不是說彼得與其餘使徒想法以欺人，乃是說他們受了別人的欺哄，或者是自己欺自己，見過異象的鬼怪罷了。

再是，這樣批評基督沒曾復活的人，說：耶穌的使徒，早已急切的盼望耶穌正式的復活。因爲看到十字架的那種羞恥，使徒們必需有一種相當的反應，一直到於不知不覺之中，而信素日所仰望的，如今這樣成就了。正在衆使徒處在這種情勢之下的時候，那個素好附鬼的抹大拉的

馬利亞說，她見了異象：彼得又是個不甘居人後的，也說看見了主，那便足足作成復活的根基。至於其餘的使徒，因為很不願信他的夫子是欺騙他的，所以一聽得旁人說，看見了耶穌，也就立刻的信了。於是耶穌復活的信息，傳揚的越大，信的人越多，信的人越多，傳揚的越大，直至從這信息，足敷成立第一次教會。

像存這種見解，批評耶穌復活的人，他們無非要藉着彼得的胡塗，用來解說彼得胡塗的熱心；但是，有一些緊要大事，他們全然忘記，絕不提記，怎麼說呢？

他們所忘記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保羅作的見證。保羅不是鄉村的漁夫，是屬於法利賽黨，迦馬列門下的高足，而且耶穌被釘十字架的時候，保羅已經是個青年學生。當時雖然還不是耶穌的敵對，卻不能不曉得

他老師，即法利賽首領，對於耶穌所抱的態度。然而自他從主的兄弟雅各聽受了第一次福音之後，又從西門聽受了一些，以後便對異邦人對猶太人，作很懇切的見證，說：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聖經所說，爲我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並且顯給磯法看，然後顯給十二使徒看，後來一時顯給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還在，以後顯給雅各看，再顯給衆使徒看，末了，也顯給我看，我如同不到產期所生的人一般」。

使徒保羅達教會的第一書信，就是哥林多前書，即便最嚴刻的聖經批評家，也不能否認第一書信，非保羅所寫者。而且寫此書信的時候，必在主耶穌釘十字架後三十年之間，至晚不得過五十八年春天之前。當

時四福音還未出世，而此第一書信已經教會風行了。當這時候，還有許多多生存的人，親自看見過復活的耶穌，設若保羅在第一書信寫的失實，他們很容易提出否認的反證。再是，哥林多城離猶太人住哥林多城的，尤不在少數，來往非常便利。況且保羅這信，明爲公函，從這一教會，傳達那一教會，又在信徒禮拜時，公開的宣讀，或且由人鈔錄出來，分散給散處的教友。這樣說來，論耶穌復活，保羅在哥林多前書所提說的，不能不傳到耶路撒冷，而且在這京城裏，釘耶穌在十字架的那些敵黨，還不曾死盡，何以他們不用別的見證，反駁保羅言之非真。這樣，保羅大無畏的敢公然傳佈這件大奇事，而不怕敵人提出反證來，證明耶穌復活之不真。從此，足可以證實耶穌復活的事，不是爲鄉村漁夫的妄言妄信，甚至大學問家如保羅者，也公然的承認爲實在。

的，真確的，並且無論在何人面前，都堅確的作見證而承認爲是。論到保羅所提說的五百多弟兄，除了他自己所記之外，再沒見別的甚麼記錄，但也不能因此就想保羅所說的事沒有根柢。因爲看到他一生人格的高尚，決不至有欺人之謊報，況且他本人原爲一法利賽黨，又用很長工夫逼迫信耶穌復活之人。從此，可想這五百信徒乃是在加利利湖旁的事，保羅親自認識了其中的幾位。

還有憑據，證明耶穌復活，而反證別人說「使徒是妄言妄信」的，就是四福音的著者。這四位記載耶穌的復活，各本其所知，未免有複雜之點，不甚一致，然正顯明他們自己，在最先的時候，使徒們不但期望復活，而且看復活爲不可能之事。甚至有人向他報告，也不願信服。吾人如留心讀四福音書，可以在幾處看到，即便在耶穌實現復活時候，

還有人存疑惑之心。例如，第一日的清早，使徒聽得婦女們報告墳墓空了，他們以爲她們是「胡言」，癲狂了。又據馬太所記，在加利利耶穌顯現復活，有許多人俯服下拜，然而還有人疑惑。再如，在那一晚間，同使徒們喫晚餐的那一次，有的門徒還不敢信。至於多馬，則說：「非親手摸過，不能相信」。

總而言之，使徒一點不期望耶穌復活，甚至他們第一次見主時候，不是喜樂，反是恐懼。如說：「他們卻驚慌害怕，以爲所見的是個魂」。依這樣看來，他們何嘗是容易受感容易受欺的。再是，在見耶穌顯現的時候，還有人不認識他，如抹大拉的馬利亞，認爲是約瑟看園的管事。革流巴與其同伴，雖然與復活的主同行十幾里，猶認爲路遇的生客。彼得和其餘同人，在加利利湖打魚，對面見復活的主，猶不認識。假使

他們滿心期望他的主復活起來，何必這樣游移而又這樣遲鈍呢？吾人讀四福音的時候，不能不發覺有此種種印象，使徒們是不期望他的主能從死復活的，不但不肯散佈復活的謠傳，反倒是逼緊一步，信服一步，這樣一級復一級，而後才勉強承認了。

試問，使徒爲何一步一步相逼而來，而後方認耶穌復活呢？蓋爲按照猶太人自古以來，傳統的觀念，少有人信有復活之可能。即便耶穌生前訓誨門徒時候，也沒曾完全化除了門徒這種牢不可破的成見。因爲猶太民族，注重的仍不脫物質範圍，所以復活的信德，是與他們古來的思想，是背馳的。在舊約不多提復活之事，先知書，也不多見此說，僅有但以理何西亞二先知稍微言及一些。到了耶穌時代，猶太教名人，不過有一派信『復活』爲世界末日以先特別奇怪的一件大事。撒都該人極力

反對此說，法利賽人雖然承認，卻也僅信在末日一切義人都復活起來，決不是零餘的一個人，可以隨便從墳墓起來。

猶太人對復活觀念，既抱持這種態度，所以連耶穌門徒，也難以信服實有其事。或有人說，門徒豈不已經見過死人復活麼？如拿因城寡婦之子，睚魯的女兒，更有三日而復起的拉撒路，如果他們把這三件大事都已忘懷，足徵對於復活的思想，終沒曾脫離物質範圍上的觀念。

雖然有許多批評家，反對派，終久未能把耶穌復活的信仰，剷除而消滅，他們不過想盡其能事，力加攻擊罷了。如猶太人散佈的誣報，或假見證提出之捏辭，使徒們的懷疑，仇敵們的手段，以及後起的異派的邪說，唯物派的理論，批評家的否認。特別是選民想把耶穌致死，釘之十字架，以後即可以不再發生甚麼事端。雖是如此，然而尚有不止的人

，不能因此即否認耶穌，仍是接受基督，承認他復活，甚至有人肯爲他捨命。

那些缺乏信仰的人，不願信服耶穌第一次復活，與其第二次復臨，他們也不信有永生。像那樣的人，乃是自己棄絕自己的生命，可算是行尸走肉，像是活着，實是死的。他們身體雖熱，生氣還存，但是早已變爲僵尸。這樣的人，到了末日復活，正可算爲他的一件可怕的大事。

海岸上的顯現

以上種種的事都已完畢，在這個時間，耶穌與他的使徒同是先經過極大的苦難，而後各回到本來的事業：如兒子歸到父家，君王歸到王國，大祭司歸到祭壇，漁夫歸到漁村而理其魚網。

那些魚網，擱置日久，這時大概早已腐爛了。在西門彼得的妻子，

雅各約翰的父親，多馬那個學生的弟兄，各爲他的親人看守着魚網，但想不到他的親人何日能穀回來。得天國是件好事，誠然不錯，眼前的大事，還是盼望預備得糧餬口。作聖人也是尊貴事，但生在世上必需喫飯，一個人當飢餓的時候，今天碗裏有條魚，勝似再過一年得個王位。所以他們留在家中的人，免不了心中時或有這樣思想。

有一天，跟從耶穌而去的漁夫果然回到家來了。這一般得人的漁夫，如今一旦回來，少不得再拿起舊日撒下的網。他們這樣回到加利利，仍是遵行夫子的吩咐，因爲復活的耶穌，曾叫他們回到加利利去。他們永久沒忘記夫子耶穌；彼此談論，談論夫子；對人宣傳，宣傳夫子。因爲復活的夫子清清白白的曾對他們說：在加利利可以會面。所以就決意離去可憐的耶路撒冷，離開殺人流血的慘地，一直往北行去，回到他們

可愛的故鄉。

那甜美的故鄉，蒼茫樹色，漸次入目了，村舍依然，房屋如故，不過粉白的牆，因為潮溼，剝落的不少，但不因此而減去愛慕的情感。院子裏晾着洗過的衣服，隨風招展，牆腳邊開着自生的野花，紅黃不一，而苔痕的綠，草色的青，更別饒興致。及進到屋裏，還是搖動不穩的桌子，高下不平的土地，粗大冒烟的爐竈，在城市有力之家，若看見這些東西，不值一顧，然而在彼得等看來，倒算一美觀。再則有鄰舍的稚子，街頭的頑童，這個光着膀子，那些沒有褲子，都是經日光曬黑的皮臉，爭着前來看回家的生客，而且帶滿了魚腥的氣味。然而故鄉風景，最使人不忘的，莫若加利利一湖：有時水面平鋪，好似一塊藍玉；有時天陰，則又像一褐色寶石；朝暉夕陰，氣象萬千，一日十二時，所生的美

麗變化，比較起來，正不知數那一色最爲宜人。至於歸來的釣艇，一帆風飽，天空的飛鷗，任意上下，都是湖色的點綴，那些以船爲家的人，對這湖更視爲他的第二世界，船板或是朽爛，仍存無量的愛惜；若看到一隻新船，船主人那種高傲自足的氣概，真可令人發笑。

這種環境，這樣景況，正是耶穌門徒原來的景況，自從聽受夫子宣召以後，便撤下這一切，去作了門徒，但終不免有時發起思家的概念。現在呢，遵守復活的主的吩咐而回鄉了。他們並且知道回鄉也不過是暫局，那將來正式事業，並非在本鄉作事，乃往各處傳揚福音。但是在太工作開始之先，盼望在可愛的故鄉再與夫子作一次會晤。不過這次歸來，人物依然，面目全非，所最望念不忘的，不知前途的究竟，所以居家猶如作客一般。於百無聊賴之中，看到舊日的網，依然晾着，前哨的船

，仍舊泊着，因此又想再去打魚。

一天晚上，在迦百農有七個使徒，聚在一起，就是西門彼得，多馬，拿但業，雅各，約翰，還有兩個，未記其姓名。西門彼得說：

『我打魚去』。

『他們對他說，我們也和你同去』。

於是，他們都上了船，終夜之間，並沒有打到甚麼。到了黎明的時候，大家有些失望，想回到岸上去。在離岸不遠朦朧的黑暗中，有人站在岸上，似有意等候他們，但卻不知道是耶穌。

這位站在岸上的，大聲喊着說：

『小子，你們有喫的沒有？』

『他們回答說，沒有』。

『你們把網撒在船的右邊，就必得着』。

他們便照那樣撒下網去，得的魚很多，費了很多的力量，方得拉上來。他們都害怕，不問而知那一位是誰。

『約翰對彼得說：是主』。

彼得顧不得回答，披上一件外衣，跳在水裏，以爲比別人趕快些到主那裏。這時船離岸不過有二百肘，（二肘約爲今之一尺半）過了不久工夫，衆人一齊都到了。絕沒有一個敢問，因爲都認得是主。

岸上生有炭火，並且其上煨有幾條魚，和餅，另外有一塊麻布。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來喫早飯』。

耶穌拿起餅和魚，擘開分給他們。喫完以後，耶穌轉身向彼得，就問道：

『約拿的兒子西門，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

從前那說『不認識他』的彼得，一聽到滿有愛的詰問，就憂愁起來，真叫他無可措辭，不知說些甚麼方好。因爲他的心，又另想到一地方，不是湖岸上，乃是一院子裏，那裏有火，也有別人向他詰問，更想起清清楚楚當時的回答，而又想起耶穌向他注目的一視。因此，他不敢回答多少話，也不復如前敢說壯膽的話，然而絕對不能說不愛他。所以說，『主阿，是的，你知道我愛你』。

彼得這樣說話，不敢像從前那樣自任，也不敢加上比別人更深。

『耶穌說：你餵養我的小羊』。

第二次又對他說：約拿的兒子西門，你愛我麼？

彼得心中憂愁，不曉得怎樣回答，就說：

『主阿，是的，你知道我愛你』。

彼得心中好似這樣想，爲何使我如此作難。在我未曾說話的時候，你豈不已經知道我愛你麼？你豈不知道我現在所有愛心比從前更大，而且現在情願捨命，也不說不認識你了麼？

『耶穌說：你牧養我的羊』。

但接着第三次對他說：約拿的兒子西門，你愛我麼？

耶穌這樣一連三次問彼得，意思是令彼得有三次的答案，用以抹除他從前三次說不認識的話。但是彼得不明透耶穌的意思，所以令他心中越發憂愁，就說：

『主阿，你是無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說：你餵養我的羊』。

耶穌試驗彼得的話，到此完畢了。耶穌又說：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你年少的時候，自己束上帶子，隨意往來，但年老的時候，你要伸出手來，別人要把你束上，帶你到不願意去的地方』。

這是耶穌預言彼得老年的死，曉示他殉道之事，正是，彼得後來的死，也是和耶穌一樣的被釘十字架。意思好似對他說，你現在不知道愛我的意思，後來你要知道『愛我者死』，我愛了你，人把我殺了，西門阿，你要記念你現在與我所立的約，怎樣影響你前途的命運。從今以後你眼目不能再見我，得我的饒恕，所以我升天以後，更當小心，不可再犯從前的錯失，說不認識我。而且在我升天之後，你的責任，格外重大，永不要忘记餵養我所託付你的羊和小羊，然而你爲羊費盡了一生心

力，後來的酬報，終不逃脫兩塊木頭，四個釘子。但是另外有你的永賞，你現在可以選擇吧。這一次所選定的，以後再沒有更變，直到對主人結算的日子為止。「你跟從我罷」。

彼得就聽命，跟從了耶穌，轉身看見約翰，就問耶穌說：

「主阿，這個人將來如何」。

「耶穌說：我若娶他等到我來的時候，與你何干，你跟從我罷。」彼得要藉着殉道，為主作見證；約翰是藉着長生，為主作見證。約翰後來在島上見了異象，啓示了將來的新天新地。

雲彩

耶穌門徒得人的漁夫，又到耶路撒冷去，這次放下魚網，是長久放下，再不拿起。這一次的起行，是其長期漂流的出發點，直到死日，才